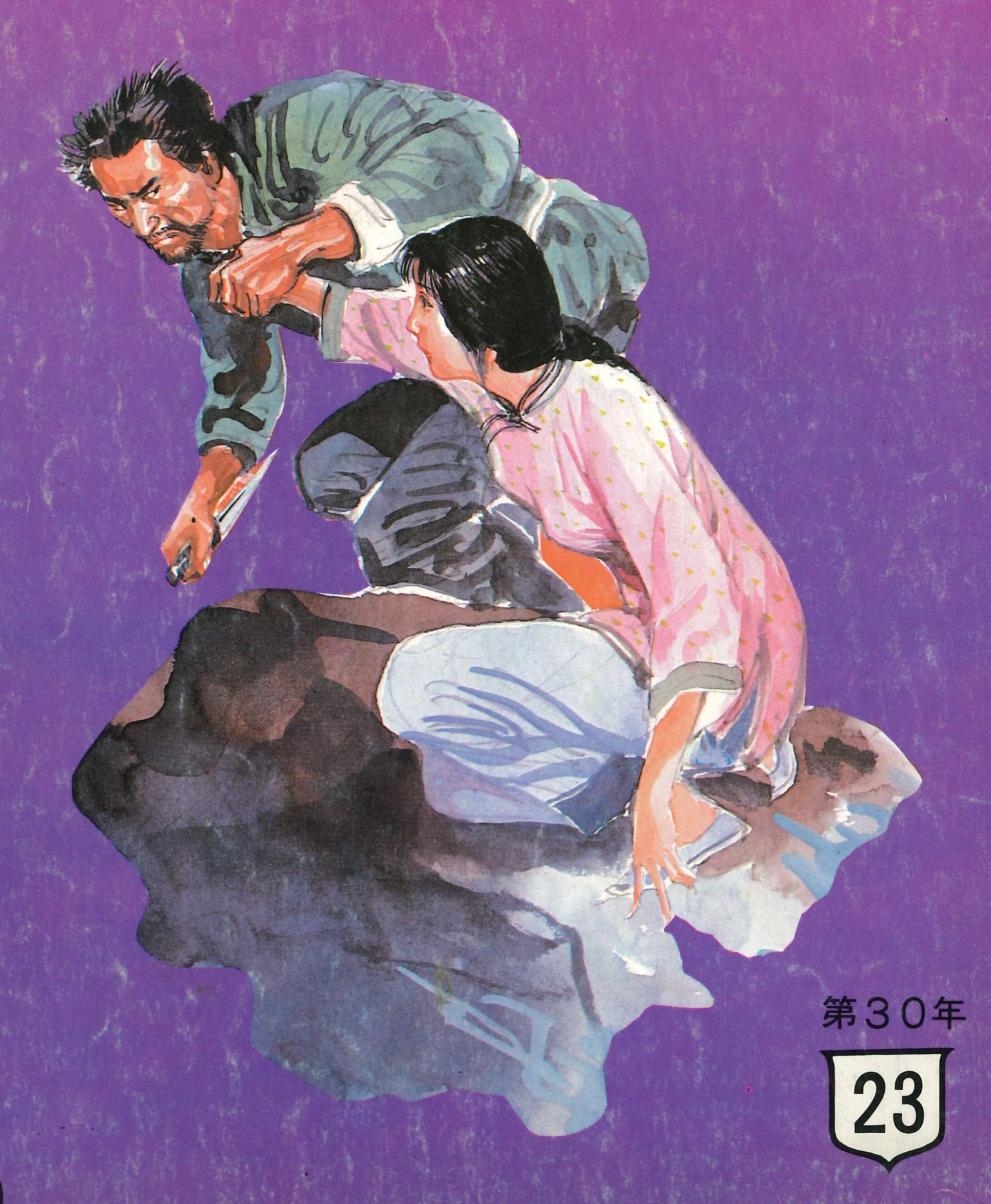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流氓警官（社會偵探倫理故事）吳中龍・著

數個月來，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同性戀者及愛滋病帶菌者被殺的命案。有流氓警官之稱的劉尚文督察被派調查此案，調查期間，他的一位女朋友竟因此慘被姦殺……內容曲折緊張，不容錯過！



第30年
23

$ 8.00

編者話 吳中龍先生佳作「流氓幫辦」在今期和大家見面，吳先生向以文筆流暢，題材新穎，故事情節出人意表稱著，在本文中更有特出的表現，故事主角劉尙文，是一個不修邊幅、吊兒郎當的警官，但是他却有屢破奇案，表現出色的紀錄，這回他又接到一項任務，就是調查近來多位同性戀者被殺的重案，憑着劉警官的機智才華，抽絲剝繭，終於讓他查明眞相……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張林先生的長篇小說「紫電青霜」於今期開始刊載，另一新篇為三川客的「蠻荒遊俠」也於今期刊出，多篇佳作展現眼前，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另一新作「雷震九天」，渾小子雷狗兒無意間毒死他的盜墓師傅，闖入四大無常的聚會墓室，撞上使人聞風喪胆的四大兇神，轉折之間，吞下朱蛤，又被蜈蚣螫傷……故事情節詭異莫測，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流氓幫辦（社會偵探倫理故事）
劉尙文着手調查一宗離奇命案，在調查期間，又遇上連串命案發生，結果……吳中龍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桃園結義（三國演義之一）◀二▶……徐正 41
蠻荒遊俠（一期完短篇故事）
說明前因後果 息怨排難解紛……三川客 47
覆雨翻雲（三期完俠義奇情故事）◀下▶
悔不當初心胆裂 山窮水盡故人來……黃木 5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恩仇未了情（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三▶
遇釣叟傳招贈劍 赴約會救人受困……上官雲龍 66
豹俠（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救摯友有心無力 慘劇生一死一傷……東方白 76
錢莊風雲（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
一場空歡喜 証人遭暗殺……蕭萬貫 86
塞外風雲錄（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驅虎又來狼 生命一何賤……西門丁 96
賭國豪雄（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
使詐險勝入選 排名已定出局……歐陽雲飛 104
斧環傳奇（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擄人目的各異 救生致命不同……東方玉 11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紫電青霜（新派武俠長篇）◀一▶
名匠造贋品 冒充奪魂釘……張林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 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23期
（總號151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流氓警官

社會偵探倫理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噁心命案 變態兇殘

這是一間名叫「地庫」的酒吧，顧名思義，它是位於一地庫中。

地庫酒吧地方不大，沒有豪華裝修，沒有漂亮的女侍，沒有歌星演唱，更沒有時下流行的鐳射影響設備。

它有的只是酒，以及一批固定的捧場客。

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期，地庫酒吧每晚都是熙來攘往，座無虛設。

可惜近半年來，這裏的生意一落千丈，雖不算門堪羅雀，但也無復昔日的熱鬧場面。

理由很簡單，因為地庫酒吧是某·些人的樂園，一些有某種特別嗜好的人的聚集處。自從那些令人聞皆色變的傳染病肆虐全世界後，這裏的客人便急劇減少。

酒吧老闆看見那只有三四成客人的場面，不禁搖頭歎息，懷念着昔日擠得水洩不通的情景。

驀地，一聲大叫從廁所方向傳了出來。片刻後，酒吧間的小張臉色蒼白的跑到他的身前，驚惶失色地道：「老闆，廁所裏有……有人死了。」

酒吧老闆大吃一驚，連忙跑到廁所一看。

這裏的廁所，為方便客人，內格特別寬敞，即使擠進兩個人，也不會有擠迫的感覺。

這時，只見其中一格裏，一個人跌坐在廁所板上，下身赤裸，大腿盡頭之處，應該有的東西不見了，只有血——令人觸目的血。

「立即關上了門，任何人不得出入。」酒吧老闆吩咐小張後，立即跑去打電話報警。

＊　＊　＊

劉尚文走進中央警署，找着值日沙展，道：「請問何 SIR 在那裏，我姓劉，是新來的。」

值日沙展抬起頭，打量着案枱前的劉尚文，隨即眉頭為之一皺，因為眼前這人簡直太不像樣，頭髮蓬鬆，臉上鬍鬚參差不齊，也不知有多少天沒刮過。衣着更使人看不順眼，褪色的無領T恤，殘舊不堪的風褸，那沙展更肯定被案枱所遮擋的褲和鞋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他不悅地道：「新來的！新來的甚麼？你的『搜查令』呢？」在他心目中，這新來的簡直像個流氓，那裏有半點警察應有的形象。

劉尚文這才想起，道：「噢，對不起，我不知道這裏喜歡這一套。」連忙從口袋裏拿出委任咭，掛了出來。

那值日沙展一瞥咭上名字和階級，登時嚇了一跳，忙道：「對不起，原來你便是流……劉 SIR。何 SIR 在右手第三個房間，讓我帶路。」

「不用了，謝謝！」劉尚文轉身去。果然不出那沙展所料，他的褲子已穿得起了鏡面，那雙運動鞋更是骯髒得好像剛從泥濘地方回來。

房間裏坐着一個四十餘歲，身穿整齊制服的高級警官，肩上的徽章顯示出是一個總督察。

他看見劉尚文，連忙站起來，伸出手道：「噢，劉文，你來了！歡迎你再和我合作！」一看他那熱情表示，便知道他和劉尚文是老朋友。

「老何，很久不見，在這裏還開心嗎？」劉尚文也伸出手來和那人熱情地相握。

「還不是一樣。來吧，署長正等着見你，已問過我好幾次你來了沒有。」

「老何，為甚麼要把我拉來這裏？」

「你不喜歡和我拍檔？」

「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你那『黑面神』署長的作風，可令我吃不消。」

「算了吧，劉文，你又不必每天都見他。」老何拍了拍劉尚文肩膊，笑道：「他這個人雖然講究紀律，人倒是挺不錯的。」

署長不但不是「黑面神」，反而是臉色白晰的人，他只不過名字叫作克捷臣，一個典型的英國名字——應該說蘇格蘭人的名字。

他打量着劉尚文，對老何道：「你先回去做你的事吧，我有幾點要和劉督察詳談。」果然是蘇格蘭口音。

老何離開後，克捷臣改操不鹹不淡的粵語，道：「劉幫辦，請坐。」字音雖然不大純正，却總比一些上海人說廣東話來得好。

劉尚文一面坐下，一面心裏想，如果這傢伙說「攬着老婆跳海，佢有救，老婆冇救。」定會笑死人沒命賠。心裏雖然這麼想，口中却道：「THANK YOU, SIR。」他說的却是英語。

「劉幫辦，你的大名，我早已聽過很多很多次，我亦詳細研究過你的紀錄。直到剛才，我才明白為甚麼以你的表現，這麼多年來仍停留在兩粒花的階段；不消說，你一定是過不了面試那一關。」克捷臣邊說邊搖頭。

「我又不希望當超人，要三粒來幹甚麼？」劉尚文毫不在乎的道。

「你說甚麼？超人？是甚麼意思？」克捷臣這趟說的却是英語！

「你難道沒聽說過一個謎語嗎？謎面是一粒、兩粒、三粒。謎底却並不是見習督察、督察、和高級督察；而是三齣電影的名稱。」

「我怎會聽過，是和警察有關的？」

「沒有關係，我還是告訴你吧，免得你睡不着覺，那便是『半邊人』、『普通人』和『超人』，我只是普通人，有『兩粒』便滿足了。」劉尚文笑道。

克捷臣實在想不到劉尚文在他面前也是這個模樣，苦笑道：「劉幫辦，難怪全警隊的人都稱呼你做『流氓』，你實在不像一個警官。」

劉尚文辯道：「那只是因為我的名字罷了，與我的言行及形象扯不上關係。」

克捷臣道：「你不是軍裝，我不便強迫你改變形象。不過，我忠告你一句，若你能改變那吊兒郎當、不修邊幅的作風，以你屢破奇案，表現出色的紀錄，實在大有機會升爲總督察，甚至警司的。你考慮考慮吧！」

劉尚文搖搖頭，道：「我根本沒有興趣升職，何況我現在只有三十歲，當上警司也不像樣，別人只會認爲我的皇冠是偷來的。」

克捷臣實在沒有他的辦法，無可奈何道：「近數月來，這裏發生了不少嚴重大案，我們……呃……人手不足，何總督察向我大力推薦你過來幫手，所以把你調來這裏。稍後，何總督察會詳細和你說的了，希望你在這裏工作愉快。只是，我得提醒你一點，不得把這裏弄得一塌胡塗，要是每個人都學你這個模樣，我可要瘋了。沒有其他事了，你出去吧！」

「YES SIR。」劉尚文如釋重負的跑掉。

總督察何均聽了劉尚文說出剛才在署長房間裏的情形後，大笑道：「多年不見，你這傢伙一點都沒變，要不是克捷臣極需你這種人才來幫忙，他能容忍你才怪。」

「老何，你找我來，是不是爲了那『摧鳥狂魔，後門殺手』？」

「也不是完全爲了這件案，另外還有數宗懸案需要你幫忙的，只不過這件案件比較着緊一點吧了。怎麼你給兇手起了這些名詞？」

「受害的都是『後門』嚴重受創，『鳥兒』被割掉，更被搗得稀爛，那兇手不叫『摧鳥狂魔，後門殺手』叫甚麼，難道叫摧花手？那些死掉的人渣，怎可以叫做花？」

「各有所好，別人喜歡幹甚麼是別人之私事，何必這樣看他們？他們只是一些可憐蟲吧了，有些還只是爲了生活才這樣做的。」

「生活，哼！我說他們是貪圖享受才眞。這裏的失業率接近零，工廠、寫字樓大量缺乏人手，空缺多到要向政府施壓力，要求准許從外地輸入勞工，我不相信不爬在地上給人糟蹋便沒飯吃。」劉尚文大發牢騷。

「不要說這些了，這問題已存在千百年，不是你和我能了解的。這三個月來，已發生三宗類似的案件，屍體分別被發現在古廟旁之公厠、樓梯間和地庫酒吧的男洗手間裏。手法同出一轍，先以『哥羅芳』把受害人迷倒，再以硬物猛插受害人的肛門及把生殖器割掉，被割掉的器官都在現場發現，已全部給硬物搗得稀爛，三個受害人都是因爲失血過多致死。兇手應是同一個人。」何均道。

「三個死者除了都是同性戀者之外，還有其他資料？」

「據調查所得，三個都是被動那一方，而且互不認識，第一、二名死者有服食毒品之習慣，至於第三名死者，出身於良好家庭，本身更有一份高尚職業。」

「便是死在地庫酒吧那一個？」

「是的，他是一名執業律師，剛從英國回來不久。事發當日，酒吧裏的人曾見他與一名大約三十多歲，身穿整齊西服的人談話，後來更雙雙進入洗手間。」

「不消說，這人定是兇手了。可有人能描述那人之面貌？」

「沒有人能說得出來，因爲酒吧裏燈光幽暗，二來那裏的人都不喜歡理會別人之事，均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裏。」

「那麼是誰見過這人？」

「是酒吧的侍應，叫阿明。」

「這是唯一見過兇的證人了。是了，死者『後門』的創傷是怎樣做成？是雞姦所致，還是被別的東西所弄成的呢？」

「根據法醫官的報告，只有超人才能造成如此大的傷害。應該是鐵棍之類的硬物。只是，在現場附近却不曾發現有類似的東西。」

「可知『那話兒』是被甚麼割下來的嗎？」

「割口齊整，應該是一柄鋒利的刀。所以，死者肛門的傷亦有可能是刀柄所造成。」

劉尚文道：「機會不大，能做成如此傷害的只有那種『蘭保』式的利刀，這種刀倒持時不大受力，且容易傷害自己。」

何均把一大叠資料交給劉尚文：「全部資料都在這裏頭，你詳細研究一下吧。」

劉尚文接過後，道：「你剛才說，死者遇害前都是被『哥羅芳』所迷倒，這東西普通人沒法購買，可曾在這方面調查過？」

何均道：「已查過所有可以售賣這藥物的藥房，均表示沒有人購買過，亦不曾失竊過。」

劉尚文聳聳肩，站了起來：「我還是回去研究一下資料才和你討論，是了，我坐那裏？」

何均也站了起來，道：「讓我帶你去你的辦公室吧，順道介紹你認識各弟兄。」

＊　＊　＊

劉尚文實在不明白，政府每年都有成億成億的盈餘，爲甚麼還要他們坐這些硬崩崩、毫無舒服感可言的木椅。

事實上，一張人造皮的椅並不比木椅貴上多少啊，但肯定會舒服得多。

劉尚文在他的辦公室裏，邊看着資料邊埋怨着。要不是這些資料不可以拿走，他早已帶回家裏，躺在沙發上慢慢看。

他留意到頭兩名死者，被發現時，身上有三佰多元現款。

以現時的生活水準，三佰多元只

是一個小數目，甚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但若在一個癮君子身上，則甚爲少見。因爲這類人一旦身上有錢，定會跑去購買毒品來享受一番。老實說，在他們身上，若能找到二三十元，已是難得之極。

這筆錢，很可能是兇手給予他們，作爲某種服務的代價。

由此看來，兇手定是經濟環境不錯，而且出手闊綽，並不把錢放在眼內。

因爲兇手殺人後，並沒有把錢收回；而且他根本毋須付出那麼多的錢——這類癮君子，只須給他們三五十元，他們便會樂於做任何事，包括大開「後庭之門」。

根據驗屍報告，三名死者雖然肛門嚴重受損，但沒有男性精液遺下，所以，兇手很可能根本不曾和他們做過那些粗獷性行爲，換言之，兇手是心理變態。

想到變態殺手，劉尚文便大爲頭痛，因爲這類人極爲難找，與死者通常都毫無關係的，簡直可以說毫無線索可以追尋。

幸好，這類變態殺手，絕對不會殺掉一兩個人後便罷手，否則，這三宗兇殺案定會變成懸案，永無破案機會。

通常，兇手每隔一段時期，便會出來活動，直到失手被擒爲止。案是始終會破的，只差在有多少人在破案前遇害罷了。

當然亦會有例外，兇手也有可能殺得厭倦，從此罷手，但這種情況甚爲罕有，大部份變態的人，會愈殺得人多，愈是興奮，活動會更頻密。

於是，劉尚文把三宗案件發生的日期來一個比較，發覺都是在星期日，同是相隔廿八日。

這是一個巧合，還是有特別原因？劉尚文無從知曉，但他仍下意識地計算下一趟兇手可能活動的日期。

對上的一宗命案，亦即是地庫酒吧那宗，已發生了十五天，若兇手是有慣性的話，下一次活動當會在十三日後的晚上。

當然，這只不過是劉尚文的假設，絕對不能作準。何況一個心理有問題的殺人狂，隨時都會因爲看見、或是想到某樣東西而牽動殺機，絕對不能以常理推斷。

劉尚文目前所掌握的線索，實在有限，在兇手再度活動之前，他只能吩咐手下密切監視各同性戀者出沒之場所，留意一個衣着光鮮的中年人，以及從兇手所使用的「哥羅芳」入手，追查來源。

他召來數名手下，把工作吩咐過後，看看腕錶，發覺只是下午三時多一點，這個時候往酒吧找那唯一見過兇手面貌的酒吧侍應阿明，似是太早，便拿出其他懸案的資料，略爲過目，直到四時半，才披衣外出。

在這個時間，地庫酒吧的生意本來便不旺，自從發生命案後，來到這裏光顧的人更是寥寥無幾，只是疏疏落落的兩三枱客人。

劉尚文在一僻靜角落坐下，找着侍應阿明，向他表露身份，道：「明哥，我是爲了當日的兇案來找你的，希望你提供一點資料。」

「阿 SIR，我知道的，都已全部告訴你的伙計。事實上，我所知亦不多。」

「明哥，案發當晚，你曾見過死者與一個人一起喝酒談話，是嗎？」

「是的，當晚是我拿酒給那個客人的。因爲死者的朋友通常都是外籍人士，所以我曾好奇的望了那個人一眼。」

「後來，你更看見他們雙雙進入洗手間？是嗎？」

「是的。」

「你能描述那人之樣貌嗎？」

「我只記得他大約三十餘歲，不肥不瘦，臉色白晳，其餘的則沒有印象了。」

「換言之，那人樣貌極爲普通，沒有甚麼特徵，是那種使人轉過身便已忘記的人？」

「噢！阿 SIR，對了，正是那種人。」

「難怪你上次在警局拼圖時，怎麼拼也拼不出來。是了，你可記得那人有多高嗎？」

「大約和死者差不多。」

「他和死者進入洗手間時，手上可有携帶着東西，例如公事包、膠袋之類的東西？」

阿明思索了片刻，道：「噢，我記起來了，他手裏拿着一個公事包，是那種非常流行的名牌。」

「是那一個牌子？顏色和款式怎樣？」

「是黑色的，牌子是甚麼則不知道了。」

劉尚文差點笑了出來：「你不知道是甚麼牌子？又怎知道是名牌？」

「阿 SIR，有些東西，不用看牌子也知道是名牌的啊！」

「你若再見那人，能否認出來？」

「我想應該可以的。」

「這樣便好極了，若你見着那人，麻煩你立即通知我們，明哥，多謝你和警方合作。」劉尚文留下了一張名片。

＊　＊　＊

駕車回家途中，劉尚文遇上一大羣路人，正在圍着一輛救傷車指手劃腳的，數名軍裝警員則在維持秩序。

好奇是人的天性，但對劉尚文來說，却是職責。他把車駛往一旁停下，上前看個究竟。

「回家吧，跳樓有甚麼好看！」數名警員在勸喻人羣疏散。

劉尚文掛起證件，擠了上前：「發生了甚麼事？」

一名警員一瞥劉尚文胸前證件，連忙見禮：「一名男子從高空墮下，似乎是跳樓自殺，SIR。」

救傷車關上門，響起警號，疾馳離去。

劉尚文問道：「死了嗎？」

該警員還不曾回答，旁觀的路人已七嘴八舌的說着：「這麼高跳下來，不死才怪！」

「劉SIR，這麼巧，你也來了！」一個探員從附近一幢大廈走了出來，向劉尚文打招呼道。

劉尚文一看，原來是舊部下「沙展超」，便道：「沙展超，是自殺嗎？死者是誰？」

「目前還不能肯定是否自殺，死者叫米高，是個三流歌星，身上沒有遺書。」

劉尚文笑道：「歌星跳樓？這倒少見，大凡甚麼明星、歌星，自殺一定是服毒或開煤氣，保持形象嘛！你慢慢查吧！我先走了。」

沙展超也笑了起來，道：「再見，劉SIR，遲些才找你喝啤酒。」

劉尚文剛要解下證件離開之際，卻聽見一個旁觀的路人道：「哼！保持形象？這些『基佬』，不死也沒用。」

劉尚文心中一動，連忙找着說話那人：「這位大叔，你剛才說甚麼？」

那人見到劉尚文竟找上了自己，登時嚇得一跳，惶恐的道：「對不起，阿SIR，我剛才甚麼也沒有說！」

劉尚文道：「還說沒有，我剛才親耳聽見你說死者是甚麼『基佬』的，你喜歡在這裏說還是隨我回警局協助警方調查？」

「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提起到警局協助調查，有誰不怕？

劉尚文這着頓時生效，那人忙道：「阿SIR，你要我說甚麼？」

「你叫甚麼名字？可認識死者？」

「阿SIR，我叫黃志强，並不認識死者！」

「黃先生，你既然不認識死者，怎知道他是『基佬』？」

「我是住在附近的，經常都會碰見他，打扮得不男不女，還不時和另一男人出雙入對，嗲聲嗲氣的，那不是『基佬』是甚麼？」

「那人是甚麼模樣，也是住在附近的嗎？」劉尚文問道。

「阿SIR，那人和死者差不多，也是二十餘歲，穿着不倫不類，一看便知是那類人。至於他是否住在附近，我便不知道了。」

「謝謝你和警方合作，還有那位願意協助警方調查？」劉尚文還不曾說畢，看熱鬧的人已一哄而散。

那警員爲之一呆，自己費盡唇舌也不能把那些人勸走，劉尚文卻能一句話便嚇得……

「沙展超，我懷疑這件案和我現在調查着的一件重案有關，有調查報告時勞煩你給我一個電話。」劉尚文道。

「YES SIR！」

劉尚文回到他的車裏，疾駛回家。

單身漢的家，通常是亂七八糟的，尤其是劉尚文這人邊幅不修，連自己的儀容都毫不修飾，家的模樣是怎樣，不難想像。

千多平方呎的房子，加上豪華的裝修，應該是個很舒適的家。可是，大廳裏，到處都是雜物，包括報紙、雜誌、換下來的衣服、鞋、襪等，餐桌上還有不曾收拾的杯、碟、啤酒罐等，實令人看了眉頭皺。

劉尚文掩上門，便脫掉身上之風褸、T恤，隨手扔在沙發上，便跑進廚房。

廚房裏，不曾清洗的碗碟堆得像個小山丘那般高，劉尚文若無其事的打開冰箱，拿出一盒從超級市場買回來，早已調味之牛扒，放進微波焗爐，調校了時間後，便跑進浴室。

半個小時後，他已舒舒服服的躺在沙發上，拿着一罐啤酒欣賞租回來的錄影帶。

劉尚文的目光雖放在電視機的畫面上，他的腦海却想着三名同性戀者被殺案與不久前之歌星墮樓事件。

歌星米高是墮樓而死，照說應與那三宗兇殺案沒有關係，但死者既是同性戀者，那便值得查一查，說不定有甚麼意外收穫。

直覺上，他認爲米高之死別有蹊蹺。

他當然不能排除米高是自殺的可能性，雖然這類人的自殺方式大都是服食過量安眠藥及利用煤氣。但米高既是同性戀者，這類人心理不平衡，除了與異性結交外，甚麼奇怪之事不會做出來？尤其是當他們失戀的時候。

驀地，門鈴响了起來。

劉尚文眉頭一皺，誰來找他？知道他的住處之人，實在屈指可數，而這些人肯定不會來找他。

門外站着個二十多歲，身穿睡袍的美女。

美女送上門來？難道是生日禮物？但今天不是自己的生日啊！

美女却臉上微紅的道：「對不起，先生。我是住在隔壁B座的，剛才倒垃圾時，忘了帶門匙，誰知大門却被風掩上了，而我家裏又沒有別的人。」

劉尚文笑道：「請進來吧，只是我得先行聲明，這裏只有我一個人，若妳打算在這裏等妳的家人回來，那對我將是個極大考驗。」

美女笑道：「我不會打擾你很久的，若要等家人回來，那要等上數年了，他們都在外國。我只是想借你的電話一用罷了，這身衣着，實在不便跑到管理處。」

美女進屋後，看着亂七八糟的客廳和飯廳，笑道：「你是太空人？」

「太空人？噢，是的，可以這麼說。妳還是快點打電話吧，否則妳的男朋友可能外出的了。」

「誰告訴你我是打電話給男朋友的？」

「妳不是找男朋友拿門匙來嗎？」

美女滿臉通紅，瞪了劉尚文一眼，微嗔道：「你當我是甚麼人？男朋友怎會有我的門匙？」

「我當妳是甚麼人？當然是鄰居了，難道是女朋友嗎？男朋友有妳家裏的門匙，並不奇怪啊。坦白說，我也有不少女朋友家裏的門匙呢。」

「哼，我怎可以和你的女朋友比較，告訴你吧，我沒有這些男朋友，只是打電話找開鎖匠。」

「那妳請便吧，電話簿放在電話几下面。不過若妳在半小時內可以找着一個開鎖匠，而他又答應來替妳開鎖的話，明晚我請妳吃飯。」劉尚文笑道。

「誰稀罕吃你的晚飯？臭美！」美女拿着黃頁分類，找着所需，開始打電話。

劉尚文聳聳肩，跑到酒吧，從酒櫃下的小冰箱裏拿出一罐啤酒，自顧自的喝着。

美女足足撥了二十多分鐘的電話，看她臉上表情便知道一個電話也沒有人接，更不要說找到人來開鎖了。

她頹然地放下聽筒。

「妳是教書的還是當看護、醫生的？」

「爲甚麼你會這樣說？我像教師、看護和醫生？」

「妳沒有男朋友；髮型、睡袍又這麼保守，除了這三種行業外，我實在想不出別的來。只是，妳這麼年輕，一定不是醫生。」

「三樣都不是，我是見習律師！」

劉尚文聽了，口中的啤酒差點兒便嗆進氣管裏，咳了數聲後便從酒吧裏走出來，拿起放在茶几上的銀包，道：「小姐，我送妳回去吧！」

那美女爲之一愕，道：「你現在便趕我走？我還沒有找着開鎖匠哩！」

劉尚文道：「現在已是晚上十時，妳能找着開鎖匠才怪，走吧！」邊說邊拉開大門，順手把自己之門匙放進身上那和服式的晨褸口袋裏。

美女無可奈何，只得悻悻然的離去，逕往另一門口走去。

「小姐，B座在這邊啊，妳跑往C座幹甚麼？」劉尚文在她身後道。

美女停下來，回轉身道：「你把我趕出來，我當然要找另一家收容我，難道你以爲我會在門口坐到明早？」

「小姐，妳雖然引不起我的興趣，但難保別人不會飢不擇食。我怎能把妳丟在這裏，來吧，在別人家裏也不見得安全的，那裏比得上自己的家？」

「你懂得開鎖？」美女睜大眼道。

「我當然懂得開鎖了，妳知道我是幹那一行的嗎？」

「你是開鎖的？」美女實在不敢置信。

「小姐，那有開鎖匠可以住得起這裏？除非他好像我一樣，不經別人同意而開他的門，甚至夾萬。」

劉尚文從錢包中拿出一支極爲幼細的螺絲批，插進匙孔裏，並蹲下來輕輕的撥弄着，跟着他便掏出自己之証件，從門縫插進，輕輕一撥，門已應聲而開。

美女瞪目道：「你是幹小偷的？」

劉尚文笑道：「一點也沒錯，今後妳最好在睡覺前，把門從內門上，否則隨時會發覺身旁多了一個人。」把証件及螺絲批收起後，便要回去。

「我却不擔心這個呢！每晚都孤枕獨眠，我正嫌寂寞，若有人願意陪我，正是求之不得。你不進來喝杯啤酒嗎？」

「我的冰箱裏啤酒多的是，喝光時才喝妳的吧。」劉尚文搖頭笑道。

「你這麼討厭律師的嗎？」

「誰告訴妳的？」

「剛才你還是有說有笑的，一聽見我是見習律師，便嗆得透不過氣來，更急不及待的要把我趕走。便是白痴也知道你討厭律師的了，我說得對嗎？」

「我不是討厭律師，只是對他們沒有好感吧了！」

「我暫時仍不是律師，所以你可以遲些才討厭我。進來吧，我名叫麗姐。」

「我叫劉尚文，朋友叫我劉文，別的人則背底裏叫我流氓。」劉尚文跟隨了麗姐內進。

B座單位，比劉尚文的A座小了四百呎，但麗姐的屋裏，不但陳設不落俗套，且收拾得井井有條，看上去舒適得多了。

「那你喜歡我當面這樣叫你，還是背後叫呢！」麗姐笑道。

「妳還是叫我的英文名吧，也是尚文——SHERMAN。」

「尚文，很抱歉把你騙進來，我這裏沒有啤酒，只有拔蘭地、毡酒和伏特加，你要喝甚麼？」

「那我便要杯伏特加湯力吧，最好能加些青檸汁。」

「好的。是了，你是公務員，尚文？」

「誰告訴妳的？」

「你的証件告訴我的，只不過我沒看清楚是那一個政府部門。」

「原來妳早已看出我不是賊，難怪這麼放心了。是的，我暫時仍是公務員。」

「暫時仍是？另有高就嗎？」

「我這種人除了政府，還有誰要？我只是說數年後名稱有變，不叫公務員，而是特區幹部。」劉尚文笑道。

「特區幹部，這名銜可眞叱人啊。」

「皇家警察！」

「難怪你這麼討厭律師了！你的官

級定是很高的了！」

「我很高級！妳眞懂說笑，天下間怎會有我這模樣的高級警官？」

「那你定是貪汚，否則怎可以負擔半山區千多呎的房子？」麗姮笑道。

「那麼妳呢？一個見習律師只有數仟元月薪，半個月租金也不夠付，難道妳兼營副業？」劉尙文拿起酒呷了一口道。

「胡說，我這屋子是我爹地送給我的！」

「這便是了，難道只有妳爹地才可以送房子給妳，我爹地便不可以嗎？」

「尙文，你爲甚麼會當警察的？」

「我讀書的時候，看警匪片看得太多了，尤其是那些辣手神探甚麼的，希望有朝能像奇連伊士活那麼有型，誰知道當上後才知道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說別的，光是他那點四五口徑麥林手槍我便沒辦法拿到。」

麗姮笑道：「尙文，辦案用的是頭腦，不是靠手槍的。」

「這有甚麼用，辛辛苦苦的把賊捉了，在法庭上却被你們這些大律師運用這個，利用那個的替他們解脫罪名。所以每次遇上重案時，我都希望疑犯拒捕，甚至襲警，讓我有機會把他一槍了結，省得日後痲煩。」

麗姮瞪目道：「你眞的有這念頭？」

劉尙文反問道：「妳相信嗎？」

麗姮道：「你這人說話半眞半假的，我實在不知道你何時才是認眞的。我問你一句話，你可要老老實實的說，不得騙我。」

「妳問吧，但可不能要我發誓。」

「你剛才說我簡直引不起你之興趣，我眞的是那麼難看，沒吸引力？」

劉尙文笑了起來，道：「麗姮，老實說，妳是我見過的女人中最美麗的，可惜，妳欠缺了一樣東西，欠缺了女人最重要的本錢。」

麗姮下意識地望了自己身體一眼，道：「你是指……」

劉尙文道：「那便是性感，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妳穿得太多，事實上暴露也不可以算得上是性感。只是，妳的髮型和衣着實在也和時代脫了節，比潮流落後了十多年，比妳的年齡跑快了十多年，試試換一個自然一點的髮型吧！」

麗姮道：「但我的職業……」

「有性感及魅力的女人難道便不能當律師嗎？那條法例規定女律師一定要像個三四十歲老姑婆的？不要爲了職業而放棄了自我，只可以爲自我而改變職業，妳自己想一想吧。」

麗姮喃喃道：「難道我眞的要換個髮型和衣着？」

劉尙文站了起來，道：「妳自己慢慢考慮吧，我得回去了，再見。」

＊　＊　＊

「劉SIR，我是麥超啊！」電話裏傳來沙展超的聲音。

「沙展超，歌星墮樓那案調查出甚麼了？」劉尙文道。

「我們暫時仍以有人墮樓來處理，只是有幾點是値得研究的！」

「是那幾點？」

「據驗屍報告，死者是個愛滋病帶菌者，死因是頭骨破碎，頸骨折斷，乃高空墮下頭部首先着地致死的。」

「死者是愛滋病帶菌者？醫務處可有他的紀錄？」

「有，死者已於三個月前在醫務處登記，並接受治療及觀察，他昨天中午時更曾經前往治療中心領取了一種新藥回家試服。據驗屍報告，死者胃裏尙有一顆不會溶化之藥丸，經化驗後，証實是治療中心所發給之藥。」

「唔，死者很可能不是自殺！若他有自殺念頭，怎會還去治療中心取藥？便是要自殺也該在証實新藥無效，病徵出現時。死者是從何處墮下？」

「以死者頭骨之破裂程度來推算，死者應在二百呎以上之高空墮下。死者只住在十二樓，且家中窗門緊閉，所以初步推測他是從天台墮下。」

「在他家中有甚麼發現？」

「沒有特別發現，但在天台水箱旁卻發現一顆衣鈕。」

「是否死者身上衣服脫下的？」

「不是，死者身上之衣服根本便沒有鈕門。以該鈕之大小及款式推測，似是西裝上衣袖口所縫，作爲裝飾用之袖口鈕，或是西褲後袋上的鈕。」

「是甚麼顏色的？」

「是灰色的。」

「可曾向管理處問過有否穿灰色西裝上衣或西褲的人在死者墮樓前出入該大廈？」

「劉SIR，我問過了，沒有。」

「還有其他値得研究之處嗎？」

「與死者關係密切的男朋友昨晚在聽了新聞報告，獲悉米高之死訊後，跑來追問死因。」

「他可曾說甚麼？」

「他說死者肯定不是自殺。」

「他這般肯定？」

「原因是他和死者是一對戀人，而且同病相憐，均是愛滋病帶菌者，若然是自殺的話，米高一定會預先通知他，因爲他們有默契，要是眞的沒希望時，便一起自殺。」

「這人叫甚麼名字？是幹甚麼的？」

「他叫安東尼，是個鼓手。與米高相好已有兩年。」

「如此看來，米高很可能是被人謀殺。這安東尼有沒有說出誰和米高有仇怨？」

「米高在這圈子裏，人緣極好，從不與人結怨，一個仇家也沒有，也沒有甚麼爭風呷醋之事情發生過。」

「如果這是謀殺案，兇手之動機又何在？」劉尙文大惑不解地道。

「劉SIR，你認爲這是謀殺案？」

「米高之死因，只有三個可能：自

殺，意外失足以及被殺。從安東尼之口供以及他本身求醫、服藥等掙扎求存的舉動看，應不可能是自殺；意外失足更不能成立，他跑到天台幹甚麼？乘涼？修理電視天綫嗎？」

「當然不會，現在家家戶戶都有冷氣，有誰這麼傻，跑到天台乘涼。他住的那幢大厦，用的是公共天線，何須他來修理。」沙展超笑道。

「這便是了！餘下便只有被殺這可能性。」劉尙文道。

「但是劉SIR，正如你剛才所說，兇手之動機是甚麼呢？沒有人無故殺人的啊。我們到目前來說，仍沒有足夠証據顯示米高是被人謀殺的。」

「沙展超，那你便去細心調查吧，我可以肯定，這定是謀殺案。」

「好吧，如有進一步消息，我再通知你，再見，劉SIR。」

劉尙文放下聽筒，點起一根香煙。

歌星米高之死，無可置疑，定是被人挾持上天台從高處扔下，這行兇的人會否便是謀殺其他三個同性戀者之同一人？

四宗兇案都有一個共通之處，那便是受害者均是男同性戀者。至於兇手殺人之動機，簡單得很，這人定是對同性戀者痛恨欲絕，恨不得把這些人通通殺光而後快。

只是，這件案的行兇手法與另外三宗截然不同，兇手把它刻意做成自殺模樣。

難道兇手改變手法？對一個心理變態的殺手來說，這可能性不大。

從首三宗命案死者身體所受之殘害着來，兇手對同性戀者之痛恨實不難想像，把受害者從高空扔下實不足洩兇手心中之憤。

兇手很可能不是同一人。

想到這裏，劉尙文拿起電話，撥了沙展超的號碼。

「C I D，麥超沙展。」沙展超的聲音有點憤憤不平的樣子。

「沙展超，我是劉尙文。」

「噢，原來是劉SIR，請問有何吩咐？」沙展超登時改變語氣。

「沒有甚麼，我只是通知你一聲，米高那案件與我手頭上的案應沒有甚麼關係，所以你不用再向我報告進展，辦你自己的吧。」

「也沒有甚麼可辦的了，陳SIR已把它列爲自殺案處理，我剛想通知你。」沙展超的聲音明顯地是那麼沒精打采。

「自殺案，這怎可能是自殺案？你有向他提及那些疑點及安東尼之口供嗎？」

「我已向他說過了，但他始終認爲米高因病厭世，跑上天台跳下來。他是上司，我有甚麼辦法？」沙展超變得有點激動。

「既然如此，那你便樂得清閑吧！有空時找我喝啤酒！」

劉尙文收線後，不禁搖着頭苦笑，自言自語道：「陳炳雄經驗豐富，怎會把這案列爲自殺案處理？」

事不關己，己不勞心，這案既然不是自己負責，別人怎麼辦是別人之事，想這麼多幹甚麼？

一看腕錶，已是差不多下午六時，劉尙文拉開抽屜，把佩槍、手鐐及傳呼機扣在腰間，披上外衣便外出。

這個時間，是他的歡樂時光，習慣上，他都會跑到酒吧，消磨一兩個小時才回家或另尋節目。

剛踏出房門，身後已響起一把熟悉的嗓子：「劉文，你怎會調來這裏了？」

劉尙文回首一看，正是和自己多次合作的主控官史丹利，他的身後更站着一個與自己有一面之緣的女見習律師麗姮。

他苦笑道：「波士不欣賞我的模樣，有甚麼辦法？只好做人球了。」跟着向麗姮一笑。

「老實說，你這模樣，若在我的辦公室做事，一天也幹不完。」史丹利的廣東話，比廣東人說的還來得純正。

「難怪你的女助手都打扮得這麼難看，年紀輕輕的便像個老姑婆。」劉尙文毫不示弱。

「噢，是了，這是我的新助手……」

「波士，劉先生是我的鄰居，我們昨晚已見過一次面。」麗姮操着牛津腔英語道。

「噢，是嗎？那妳最好提防着，這傢伙最擅長偷東西。」史丹利笑道。

「史丹利，你當了這麼多年大律師，應該知道毀謗這罪名會招致甚麼後果。你信不信我現在便捉你到外面落案，並拘留廿四小時，讓你嚐嚐皇家大蚊的味道。」

「劉文，我只知道甚麼叫做濫用權力，走吧，我們去喝兩杯啤酒！麗姮，妳來嗎？」

「波士，恐怕劉先生不歡迎我呢。」麗姮笑道。

「噢，不會，只要妳不坐在我身旁便可以，我可不希望別人誤會妳是我的女朋友。」劉尙文道。

麗姮瞪了他一眼，道：「臭美，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樣子，十足是個流氓，嬉皮士！」

史丹利笑道：「麗姮，請不要見怪，這傢伙要不是這個樣子以及口不擇言，現在已經是肩上帶着皇冠，怎會只有兩粒花？」

「史丹利，兩粒花有甚麼不好，我又不是超……」

「夠了，夠了，不要再拿那謎語出來了，我早已聽過不下十多次！」

來到一間酒店附設的酒吧，三人要了飲品後，史丹利便開口道：「劉文，你可會考慮我的建議？」

「每次見你，你都是意見多多，我怎知你說那一個建議？」劉尙文一口便

喝了半杯啤酒答道。

「不用說，你定是轉過身便把我的話拋諸腦後。劉文，我是認眞的，你頭腦靈活，口才不但靈活，甚至可說咄咄逼人，不當主控官或大律師實在浪費了你這人才。」史丹利道。

「波士，他也可以當大律師？」麗姐不敢置信，瞪目道。

「麗姐，不要小覷這傢伙，他是劍橋法律系的，且是一等榮譽生。」

「史丹利，你誤會了，麗姐指的不是我之學歷，而是我的模樣。我這樣子，一站出來，那些法官，陪審員便大爲反感，十場官司，保証輸足十場。」

「劉文，既然你也知道了，爲何不改變形象呢？過來律政司署吧，我肯定你能有極佳發展。怎麼樣，要不要我替你申請？」史丹利游說着道。

「史丹利，你的好意我心領了。要是我願意往上爬，在警界何嘗沒有發展？老實說，只要我刮掉鬍鬚，換上一套西裝，不出十日，他們便會送給我三花淡奶，何必跑到律政司署？我便是喜歡現時狀況，無拘無束，何況還有一槍傍身！」劉尚文笑道。

「這與槍有甚麼關係？莫非你有很多仇家，沒有槍便不敢外出？」史丹利大爲詫異。

「這不是仇家多少的問題，我只是爲將來設想吧了。若干年後，現行法律說不定派不上用場，有槍的自然比沒有槍的來得佔優，你應該聽過『槍桿子出政權』這話吧。」劉尚文半開玩笑的道。

「那你爲何不去當兵？這樣你不但可以有手槍，更可以有機關槍，手榴彈！」史丹利沒好氣的道。

「我也考慮過這問題的了，可惜屆時這裏的軍隊都會全部撤走，若把我調去福克蘭羣島，那豈不要了我的命。」

劉尚文說了一大堆話，沒有一句是正正經經的，把麗姐聽得抿嘴竊笑。

史丹利不禁搖頭，苦笑道：「你這傢伙眞是無藥可救，我眞不明白你父親如何能忍受！」

「他便是沒我辦法，所以乾脆便跑到美國去。」

麗姐道：「劉先生……」

劉尚文笑道：「麗姐，妳還是叫我劉文或是尚文吧。甚麼先生長，先生短的，我實在聽不慣。」

麗姐一笑，道：「尚文，你眞是主修法律系的？」

劉尚文道：「我可不會拿這到處張揚過，只不過是史丹利這傢伙不知從何處查出來的吧了。」

麗姐道：「既然你主修法律系，爲何不跑去當律師？不要告訴我你是因爲不喜歡拘束，而不願意當律師。你既然不喜歡當律師，那爲甚麼不攻讀其它的犯罪心理學等科目，而要挑選法律系？」

劉尚文正色道：「麗姐小姐，學以致用這句話是騙人的，妳可知道這裏的調酒師傅上大學是修那一科的嗎？不知道？我告訴妳吧，他讀的是藥劑學，但來到這裏後，只可以研究那種酒混合那種酒更受人歡迎。」

「這怎可以混爲一談，也許他際遇不同，本地政府不承認他有這資格。但你却可以選擇啊！」

「這還不是差不多，既然別人可以懷才不遇，我難道不可以懷才不用嗎？何況我現在當警察，也要懂得法律，否則如何執法？」

「這簡直是强詞奪理，一個警察所需要知道的，只是普通法律，而你所擁有的，乃是專業水準，這是大材小用。」

劉尚文搖頭道：「我始終認爲學業和事業根本便是兩回事，有不少人畢生鑽研書法寫畫，但從來卻不拿他們的字畫出來賣，只用來自娛，亦有些人是甚麼醫生，律師的，他們熱心的卻是政治，這和我的情形有甚麼不同？」

麗姐正在盤算着如何反駁之際，史丹利已笑道：「麗姐，不要浪費唇舌了，劉文這傢伙蠻不講理，妳說不過他的。我們還是換個輕鬆點的話題吧了。」

劉尚文道：「對了，現在是下班時間，說那些嚴肅的東西幹嗎，麗姐，明天是星期六，妳有空嗎？」

麗姐呆了一呆道：「怎麼？你打算約我？你不是表示過對我沒興趣的嗎？爲甚麼現在又改變主意了？」

劉尚文笑道：「我並不是改變主意，只不過打算介紹妳認識我一位明友吧了。」

麗姐登時臉色一變：「你是怕我嫁不去，要勞煩你來做媒人？」大有拂袖而去之勢。

劉尚文忙道：「麗姐，我不是這個意思，『不做媒人三代好』，我也要爲我的子孫設想的。我雖然有點躭心妳嫁不去，但決不會替妳介紹男朋友，我這朋友是有老婆的，絕對不是妳的對象。」

麗姐這才臉色稍霽，道：「那你是打算介紹生意給我了？可不要忘記我現在仍是替政府工作，不是自己執業。」

劉尚文道：「我這朋友是個形象設計師，一個新興的行業。妳若能抽空見見他，對妳將有莫大益處。看在我的臉上，他絕不會向妳收取任何費用。」

史丹利已忍不住笑了出來，道：「劉文，麗姐又不是甚麼明星或歌星，何須形象設計？她又這樣美麗動人，何愁沒有人追求？」

劉尚文不以爲然的道：「史丹利，話不是如此說的，麗姐雖然美麗，但却並非動人；因爲她的打扮和衣着實

在有點問題，發揮不出女性應有的魅力，何況她現時這一派女强人的模樣，誰敢來追求，除非是一些上了年紀的獨身漢。」

麗姐大爲不悅，悻悻然道：「劉先生，你可知道你這話對我來說，實在是有點侮辱。」

劉尚文聳聳肩道：「我也知道說實話是沒有人喜歡聽的了，但我這是爲妳好啊，大家是鄰居兼朋友，我實在不願看見妳到三四十歲時才着急，胡亂找一個人嫁掉。」

麗姐微嗔道：「劉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即使我嫁不去，也用不着你來費心。你更不用擔心我屆時會纏着你來娶我！」

劉尚文道：「忠言逆耳，妳既然不接納，我也沒辦法。史丹利，多謝你的啤酒，我先走了。」

劉尚文離去後，史丹利忙向麗姐開解：「麗姐，不要聽這傢伙的，他總是喜歡胡說八道，使人啼笑皆非。」

麗姐餘怒未息，道：「我現在才知道他爲甚麼叫做流氓。」

史丹利道：「不要把這事放在心裏了，讓我送妳回家吧！」

自殺被殺　接二連三

劉尚文離開酒吧後，便緩步往附近之快餐店。吃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漢堡包和微波焗爐弄出來的牛扒，也該轉換口味了。

他剛付了錢，接過收條後，腰間的傳呼機便响了起來。他低頭一看，竟是警局找他。

劉尚文連忙撥電話回警局查詢：「我是劉尚文，發生了甚麼事？」

「噢，劉Sir，東區的麥超沙展剛才有電話來找你，說安東尼正在一幢大厦之天台上企圖自殺。問你有沒有興趣前往一看。」

劉尚文想了想，反正這晚沒事可做，去看看也好，便問清楚事發地點。

「小姐，我可以回頭才吃嗎？」經過收銀處時，他向那負責收錢打票的少女問道。

「當然可以，這票是全日生效的，只不過屆時我不敢擔保你點的飯還有沒有。」

「沒有關係，只要有飯吃便成。」

劉尚文匆匆離開快餐店，前往取車。

二十分鐘後，他已抵達現場。

「沙展超在那裏？」劉尚文掏出証件掛上，找着一個警員問道。

「劉Sir，麥沙展在天台。」警員一瞥劉尚文胸前的証件，連忙敬禮回答。

劉尚文抬頭一看，只見一個男子站在天台水箱邊沿，身旁不遠處則有數名警員，看樣子似在勸他打消自殺念頭。

「噢，劉Sir，怎麼你也來了？」

劉尚文回轉身來，原來是沙展超的上司，亦即是接替他舊職的陳炳雄來了。

「我只是途經這裏，看看熱鬧吧了，我可以隨你上去看一看嗎？」這一區並非劉尚文所負責，禮貌上他定要徵詢陳炳雄之同意。

「當然可以，請隨我來！」陳炳雄道：「這些基佬眞是痳煩，要自殺便乾脆跳下來吧，還找我們說甚麼？」

「他有特別要求？」

「哼！這些人渣，死光了倒是好事。我一看他們的模樣便作嘔。」

「老陳，職責所在，有甚麼辦法？難道我們可以叫他快點跳，讓我們早些收工嗎？」

「劉Sir，聽說你正在調查那三宗基佬被殺案，是嗎？」

「是的，可惜甚麼線索也沒有。」

「那你眞不夠運了，那三宗案一看便知是謀殺案，與米高之案不同。老實說吧，米高很可能不是自殺的，只是我不願意把人手浪費在這些人渣身上，所以才列爲自殺案處理吧了。」

「那兇手豈不是逍遙法外？」

「那有甚麼關係，我恨不得他多殺幾個這類人渣呢！」

劉尚文雖不以爲然，但他能說甚麼？

升降機已到達頂樓，兩人拾級而上天台。

麥超看見兩人來到，忙趨前見禮道：「陳Sir，劉Sir。」

「他想怎樣？」陳炳雄道。

「他一口咬定米高不是自殺，要求我們改爲謀殺案處理，追查兇手，否則他便跳下去。」麥超道。

「混賬，這是警方的事，怎能他干涉？」陳炳雄大發脾氣道。

「陳Sir，我已經向他說清楚的了，但他不接受。」

「那爲甚麼他還不跳下去？」

「他要等記者來採訪，說我們警方辦案草率，希望以死來喚起社會之注意，知道米高是被人謀殺，不是自殺。」

「趁還沒有記者在場，立即派兩個人上前把他抓回來。」

「陳Sir，這豈不是逼他……」

「說這麼多廢話幹甚麼，我要你怎辦便怎辦，還不快點？」陳炳雄不耐煩的道。

麥超沒有辦法，只得向水箱上的警員示意照辦。

可是，安東尼所站之位置，差一步便是邊沿，若上前抓他的話，大有機會被他扯着一同墮下，水箱上的警員那敢接近。

「你們可不要過來啊，否則一齊死！」安東尼嚷道。

爭持不下之際，隔鄰大厦的天台上，開始聚集了一大羣手持相機的記者。連電視台的人也來了。

「米高不是自殺的，他是被人謀殺

，你們這些警察，平日只懂抄牌，捉小販……」安東尼開始大嚷。

麥超望向陳炳雄，道：「陳Sir……」

陳炳雄無可奈何，只得道：「麥超，告訴他，我們沒有足夠証據支持米高是被人所殺。」

麥超連忙照辦。

「胡說，這何須証據，米高既然不是自殺，那當然是被人謀殺的了，難道他學飛？」安東尼嚷道。

「安東尼，你怎知他不是自殺呢？」

「他絕對不會自殺，拋下我一個人的，要自殺的話，他也會找我一起自殺。」

「安東尼，也許他一時衝動，忘記了你呢！」

「他怎會忘記我，昨天中午時，他還拿了一份報紙來找我，說美國有一病人正在北京接受治療，情況甚佳，更打算下個月和我一起到北京求醫，怎會自殺？哪份報紙所說的，我還剪了下來放在口袋裏。」

鎂光燈不停地閃着。

「安東尼，這也不足以証明他是被人謀殺的！這樣吧，你還是下來，我們詳細的談談！」麥超道。

「你們不答應把案件列為兇殺案，還有甚麼好說！」

「這只不過是程序問題吧，列為自殺案是暫時的，警方現在仍調查中，一俟收集足夠資料，便會重新考慮這案件之性質。」

「你們眞的是在調查中？」

「我們騙你作甚，聽我的話，快點回來吧，你這樣死掉，沒有人協助我們調查，你的朋友米高若然有靈，也會不高興的！」

安東尼想了想，道：「我暫時相信你，但你若欺騙我的話，我定會再來一次，到時你們怎麼說我也不會相信的了！」

安東尼終於自動從水箱走下，各警員早已知道他患了甚麼病，那敢上前攙扶？

事情既已解決，留下也沒多大用處，劉尚文亦不方便隨往警署落案，便聳聳肩的回到自己的車子。

他現在要做的，便是回到快餐店吃他的唻喱牛腩飯，然後前往各同性戀樂園，試看能否幸運地遇上酒吧侍應阿明口中所說的那個年約三十餘歲，穿着筆挺西服，手持名貴公事包的疑兇。

當劉尚文毫無收穫，拖着疲乏的身軀回到家裏時，已是凌晨時分。

幹他這一行，沒有固定工作時間，碰上突發事件時，便是正在和最心愛的女人恩愛纏綿，也得立即，趕赴現場報到。

倘若遇上特別棘手的案件，數日不眠不休乃司空見慣之事。數年前追捕殺警悍匪雙槍黃漢時，劉尚文便試過連續十五天，每天只睡眠兩三小時。

雖然如此，劉尚文對現時的工作，絲毫沒有不滿之處，更不曾有過轉行的念頭，因為他想不到有甚麼行業比投身警界更富挑戰性及刺激性！

經過一天辛勞工作，最佳享受莫如來個蒸汽浴，再找個美女來按摩一番——當然要找個技術好一點的，否則便是受罪。

劉尚文家中沒有這種設備，只好退而思其次，放滿一大缸熱水，浸在浴缸中鬆弛神經。

浴缸的水還不曾轉冷，電話便响了起來。

劉尚文罵了一聲，便拿起浴室裏的分機：「誰？」

「劉Sir，我是麥超！」

「有甚麼事嗎？」

「十五分鐘前，安東尼在他住所的大厦天台墮下，當場身亡。」

「安東尼也墮樓身亡？他不是隨你們回警署落案的嗎？」

「是的，但在錄取口供後，我們便放他回家。」

「他甚麼時候離開警署的？」

「大約個半小時之前。」麥超答道。

「如此說來，他回家不久便出了事！你們在警署和他說過些甚麼？」

「沒有說過甚麼啊！除了那些公式問題外，我只告訴他定會查明米高之死因，不會讓兇手逍遙法外。當時安東尼聽了，還非常感激地千多謝，萬多謝。」

「難道他為了這個而自殺？」

「劉Sir，我可不明白了。不久之前，安東尼不惜以自殺來威脅我們，要警方追緝殺米高之兇手。現在我們既然已答應調查這案，他何必要死？」

「也許他認為目的已達，警方已答應調查米高之死因，這世間上已無他值得牽掛及留戀之事，便追隨米高於九泉之下。」

「劉Sir，不會的。安東尼在離開時，還千叮萬囑的要我們找着兇手時，第一時間通知他，好讓他跑來咬兇手一口。」

「他要咬兇手一口？這是甚麼意思？」劉尚文略表詫異。

「他要傳染愛滋病毒給兇手，藉此替米高報仇，安東尼認為若只判他死刑或終身監禁，懲罰還不夠。」

「陳炳雄對這案有何看法？」

「天曉得他有何看法！我剛才通知他時還捱了一頓臭罵，怪我不該為了這些普通自殺案件，三更半夜吵醒他。」

劉尚文聽過陳炳雄不久之前在升降機裏所發之牢騷後，知道他為何一口咬定這些是自殺案之眞正原因，當下便道：「沙展超，既然你上司認為這是普通自殺案，你也無謂和他爭論了，這對你沒有甚麼益處的，早點休息吧！」

「知道了，我定不會頂撞他的。劉Sir，眞希望你能回來……」

「現在很夜了，他日有機會才和你詳談吧！」劉尚文掛斷了線。

＊　＊　＊

在跟着的一個星期裏，命案接二連三地發生。

第一宗之死者是個曾在尖東夜總會任職公關的妙齡女郎，屍體被發現在九龍塘一情人別墅之房間裏。

據別墅的管房說，死者是與一年約三十餘歲，衣着整齊的男子前來開房的，但該男子在一個小時後便獨自離去。登記表上，這男子塡上陳大文的名字。

妙齡女郎的死因，乃是注射過量海洛英。房間裏的梳粧枱上，放着一枝曾用過的針筒，但針筒上卻沒有任何指紋留下。

第二宗命案的死者是個患有血友病的青年，被發現倒斃在居所大厦的梯間，身上財物盡失，致死原因是前胸中刀導致失血過多。除刀傷外，死者腦部曾受硬物襲擊。

表面看來，這是一宗劫殺案。

第三個死者則是一個富家子弟，一個終日留連歡場的花花公子，被發現死在寓所停車場裡自己的座駕車中，身上有强烈酒味，但胃裏却沒有酒精餘迹。致死原因乃是被汽車發出之廢氣所窒息。

三宗案件的死者，各有不同背景，死因也各異。因此，三宗案應無任何關連。

但是，三個死者却有一個共同之處，那便是他們都是愛滋病帶菌者。

這便不簡單了！

「劉文，你對這三宗案有何意見？」說話的乃是劉尚文的頂頭上司何均總督察。

「三宗，老何，你應該說五宗才對！」劉尚文道。

「為甚麼？何時又多了兩宗出來？」

「老何，你忘了歌星米高和他的愛人鼓手安東尼兩人之死嗎？」

「你認為這兩件案也應該一併處理？」

「當然了！如我所料不差，這五宗都是謀殺案，而兇手應是同一個集團或是同一個人！」劉尚文道。

「有何根據？」

「很簡單，因為受害者都是愛滋病帶菌者。至於兇手之殺人動機，很明顯地，是他對這類人有仇視。」

「仇視構成殺機，而且一殺便是五個人！這可能嗎？」

「有甚麼不可能，你難道忘記了香港屠夫？」

「你認為這兇手心理也有問題？」

「這只是我的推測，眞正的殺人動機必須詳細調查。」

「好吧，那你便去調查吧！」

「甚麼？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吧？這幾件案都不是本區負責的。」

「這絕對不是開玩笑，上頭也認為最近發生的幾件案有關連，所以決定成立專案小組來調查，由你負責。既然你認為米高和安東尼兩人之死都應包括在內，我稍後便替你要求把資料送過來，一併處理。」

「老何，為甚麼又是我？你難道不知道我手頭上還有不少懸案嗎，光是那三宗同性戀者被殺的案已足夠我頭痛的了。」

「劉文，正是因為你已經着手調查的同性戀者被殺案，與這五宗案的案情可能有關係，所以因利乘便，由你來負責。」何均笑道。

「你眞是的，既然性質相似，你可以把我手頭上那三件案抽出來交給別人調查的啊，何必硬把別人的案件拉到我頭上來？」劉尚文抗議道。

「你眞的希望我把你手頭上的案抽出來交給別人處理？這還不容易！只要你說一句，沒有能力辦理這案，我馬上向上頭照實報告，不但不用你來負責這五件案，連你手頭上的案也可以一併抽出來。」何均露出一個神秘笑容。

「算了吧，難怪你可以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如坐直升機一般了！」

＊　＊　＊

在五宗愛滋病帶菌者被殺害的案件當中，曾有一個大約三十餘歲，身穿筆挺西服的男子亮相過一次，便是陪同曾任夜總會公關小姐的莎莎前往情人別墅闢室那人。

根據管房的口供，那人身材普通，約五呎八吋高，戴着一副墨鏡，是個生客。

至於莎莎，則是別墅常客，經常與不同男人到來闢室尋歡，但近來則甚少光顧。

劉尚文駕車來到尖東豪客夜總會，把汽車交給代客泊車的司機，便要內進。

「先生，對不起，衣冠不整，恕不招待，」一個身穿高叉旗袍的女接待前來擋駕道。

「甚麼叫衣冠不整，簡直混賬，現在香港還有誰會戴帽？」

「先生，我是指你的衣着。」

「我的衣着有甚麼不妥？T恤、牛仔褲，這是典型香港裝，只不過是舊一點吧了，難道你們裏面的客人身上穿著的都是剛買回來的新衣嗎？」劉尚文不悅地道。

他雖然有點强詞奪理，但那接待員一時間也找不出話來反駁，驀地看見劉尚文穿着的運動鞋，靈機一觸道：「先生，不是這個問題，我們公司的規矩，穿着運動鞋的客人是不接待的，還是請你回去換過皮鞋才來吧。」

「劉尚文冷哼一聲道：「難道穿運動鞋的便花費不起嗎？看看吧，我這裏有的是金咭，還有現款，妳怕我沒

錢結賬？」他邊說邊掏出錢包，把一張一張的信用咭及大鈔出示。

那接待員也想不到眼前這毫不起眼，甚至可說衣衫襤褸的人竟身懷鉅款及多張身份象徵的信用金咭，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旁邊一個經理模樣的男子已趨前道：「先生，請不要誤會，我們不是說你沒有錢，只是因爲這裏乃高尚場所，故敝公司對客人衣著的要求比較嚴格，請你體諒我們的苦衷。」

「不用說那麼多廢話了，一句話，我可以內進還是不可以？」劉尚文不耐煩的道。

「先生，請你回去換過另外一套衣服及皮鞋再來吧。公司有令，我們實在……」

「既然你們不做我的生意，那我便省回一筆。」劉尚文聳聳肩，把錢包放回褲袋裏。

那經理及接待員聽了，登時如釋重負般輕吁一口氣，齊聲道：「對不起……」

兩人的話還沒說畢，劉尚文已掏出證件一揚道：「我是皇家香港警察九龍區重案組劉尚文督察，現來這裏調查一宗命案。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名叫莎蓮娜的女子？」

那經理呆了一呆，吶吶道：「啊……SIR……你是說笑還是……」

他還以爲劉尚文假公濟私，藉此出一口氣。

「誰和你說笑了，有還是沒有？」

「有……有。」

「立即請她出來，隨我回警局協助調查。」劉尚文道。

「阿 SIR，你眞的要帶走莎蓮娜媽媽生？她犯了事嗎？」

「這是警方的事，與你無關。我剛才已表露身份及來意，希望你與警方合作，否則我可以控告你阻差辦公。」劉尚文乾脆把證件掛在衣袋上。

這時剛巧有兩個人客來到，看見如此情形，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爲免麻煩，便轉身離去。

那經理見狀，大是焦急，忙道：「阿 SIR，有話好說，可否進來辦公室稍坐？」

「不用了，我在這裏等便行，你們這些高尚地方，我坐不慣！」

那經理無奈，只得匆匆內進把莎蓮娜找來。片刻後，一個穿著性感旗袍的中年女子已來到。一瞟劉尚文胸上證件，大惑道：「阿 SIR，你找我？」

「妳是否叫做莎蓮娜？」劉尚文道。

「對了，我便是莎蓮娜。」

「我是重案組劉尚文督察，現在正調查一個名叫莎莎的女子死因，希望妳隨我回警局協助調查。」

「阿 SIR，我甚麼也不知道的。」莎蓮娜急道。

「是嗎？莎莎是男人還是女人？」

「莎莎當然是女人了，難道你以爲她是人妖嗎？」莎蓮娜不知道劉尚文爲何有此一句。

「這便是了，妳又說甚麼都不知道！不要擔心，我不是懷疑妳殺死莎莎，也不是向妳取口供，只不過希望妳能夠提供一些破案線索吧了。」

「阿 SIR，你大約要問多久？」

「這視乎妳的合作態度而定，快則半小時，也可能是五、六個小時。」

「阿 SIR，既然只需要半小時，而且不是落案問口供，何必一定要回警局呢？」

「莎蓮娜小姐，妳不是要我在這裏站上半個甚至數個小時吧？」

「當然不是了，我的意思是不如你進內坐一坐，我們找個貴賓房詳細一談，一來不用跑來跑去，二來我也可以照顧人客。」

「我本來也打算這樣的，可是妳這位經理認爲我有辱你們夜總會體面，不准我踏進門口半步，我只好請妳回警局。」

「阿 SIR，你眞懂得說笑，我們怎敢不准你內進啊？那定是有甚麼誤會了，你大人有大量，請不要計較。來、來，請進來喝杯酒，我請客。」莎蓮娜不愧是媽媽生，說話另有一套本領。

劉尚文事實上也不是一定要把她帶回警署問話，只是氣不過那經理不准他內進，才出此一招。

他轉向那經理道：「經理先生，我可以進內嗎？不過我這雙鞋是肯定不換的了。」

那經理連忙賠罪道：「對不起，阿 SIR，剛才我因爲不知道你是公事在身，所以多多冒犯，請不要見怪，請，請進來喝杯酒，是了，莎蓮娜，稍後酒賬算我的。」

劉尚文搖首道：「我和你們非親非故，絕不能接受你之好意，區區一支酒，我還可以付得起。」大模大樣的跟着兩人內進。

三人經過一列裝修豪華的貴賓房時，一個人突然從其中一間房走了出來，險些兒撞在劉尚文身上。

劉尚文連忙下意識地後退一步，打量身前這冒失鬼，原來是個帶着金絲框眼鏡的中年人。

「咦，尚文，怎麼你也來了。」中年人的聲音帶着無比詫異。

劉尚文定睛一看，這人竟是自己甚少見面的兄長劉志文。

「大哥，眞巧了，竟會在這裏遇上你。我是來辦案的，你一個人嗎？」

「不，是和一個銀行的客戶來的。你辦完案時去一趟我那裏，我剛巧有事找你。」劉志文道。

劉尚文點點頭，便進入另一間莎蓮娜爲他準備的貴賓房。

「阿 SIR，你是劉先生的弟弟？」莎蓮娜實在有點不敢相信。

「是的，妳覺得奇怪嗎？」

「眞是失覺了，原來你竟是銀行少東！」

「銀行少東有甚麼了不起？我從來都沒有以這身份自居，只記得自己是個警察。」

「劉 SIR，我眞不明白，你既然有如此良好的背景，爲何會當差？」莎蓮娜實在大惑不解。

「莎蓮娜，難道妳不知道這個世界有興趣這一回事嗎？我父親是銀行家、企業家，這是他的事，和我沒有關係。」

「你當警察純粹是爲了興趣？」

「莎蓮娜，現在是妳問我還是我問妳了？」

「噢，對不起，我只是好奇吧了。劉 SIR，你喜歡喝點甚麼？」

「給我一杯啤酒吧！」

莎蓮娜吩咐過侍應生取酒後，回到劉尚文身旁坐下。

「莎蓮娜，妳認識莎莎有多久了？」

「差不多有三年了，這幾年來，她都是我旗下的一張皇牌。」

「三個月前，莎莎辭職不幹，妳知道是爲了什麼原因？」

「她告訴我身體有些不妥，醫生吩咐必須要休息一段日子。」

「她可曾透露是甚麼不妥？」

「沒有，事實上這種情形在我們這行來說乃非常普遍，有些人的確是有暗病，不方便上班，有些則給大戶看中，用這藉口不回來，與人同居一段時間後才東山復出。」一頓又道：「她應該是眞的身體不妥。」

「何以見得？」

「因爲她曾經來向我借錢，若有大戶把她包起的話，經濟怎會有問題？」

「據妳所知，莎莎有沒有特別嗜好？」

「劉 SIR，你是指……」

「我指的是一些不良嗜好，例如吸毒、爛賭等……」

「沒有，莎莎是個乖乖女，不但不會吸毒，連煙也不抽，也不喜歡賭錢。」

「既然這樣，她應該有積蓄才是，怎會還要向妳借錢？」

「據我所知，她這幾年所賺的錢，都匯了給在加拿大讀書的男朋友。」

「賣肉養情郎，眞不知她是蠢還是偉大。」劉尚文嘆息道。

「我也勸過她很多次的了，但她老不肯聽，說她的男朋友考了碩士學位後便會回來和她結婚。」

「妳既然是她的媽媽生，那麼她的客人妳應該也認識的了！」

「是的。」

「妳見過這個人嗎？」劉尚文從口袋中拿出一張拼圖交給莎蓮娜過目。

莎蓮娜接過拼圖，端詳了片刻後道：「劉 SIR，這圖中的人戴着黑眼鏡，教我如何能認出來？老實說，若照這模樣，差不多所有沒有鬚的人都像是圖裏的人。」

拼圖是根據別墅管房的記憶描繪出來的，的確如莎蓮娜所說般，而事實上，所有疑犯的拼圖都是這樣，看上去什麼人都像。

「那麼她的客人中，可有個三十餘歲，身穿畢挺西服，經常配戴墨鏡的人？」

「沒有。」

「莎莎在香港有沒有親人？」

「好像沒有，她是數年前從大陸來的。」

「妳可知她離開這裏後，有沒有在別個歡場工作？」

「沒有，她若在其他場所上工，我應該知道的。不過，我倒聽過她經常在雄鷹酒吧出入。」

「雄鷹酒吧？便是那間經常有菲傭兼職賺取外快的酒吧？」

「對了，不過我也是聽回來的，不知是否眞實。」

「莎蓮娜，妳可知莎莎有沒有特別談得來的朋友、姐妹？」

「沒有，她的性格不喜歡與別人合羣，而且她又不喜歡賭錢，怎會有談得來的姐妹？」

「很多謝妳了，莎蓮娜，暫時我沒有其它要問妳了，現在可否勞煩妳請我大哥過來一坐？」

「當然可以，請你稍坐，我現在便過鄰房通知你大哥。」莎蓮娜說畢，便扭動着蛇腰步出貴賓房。

片刻後，劉尚文兄長劉志文已單獨來到。

「大哥，有事找我？」

「是的，昨晚我和爸爸通過電話。」

「爸爸身體好嗎？他的心臟如何了？」

「還是那個樣子，醫生說他絕不能操勞，否則隨時有病發之可能。」

「不用說，他定是舊事重提了，是嗎？」

「是的，尚文，你聽我說，爸爸的生意那麼多，我實在分身不暇，你還是辭掉警局那份工，回來助我一臂之力吧。」

「大哥，你不要浪費唇舌了，我要是有意從商的話，也不會跑去讀法律。」到尚文搖頭道。

「我也知道不能夠勸服你的了，但是爸爸有提及此事，我即管和你說。」

「老頭子除了要我不當差外，還有沒有其他說的？」

「還不是老生常談，要你早點結婚。」

「除了這兩件事外，再沒有其他了吧？」

「沒有了，你有空時去探探他吧。」

「我手頭上有幾件重案正在調查着，讓我破了案時才去探他吧。如沒有其他的事，我先走一步了。」

「尚文，你現在有要緊事待辦沒有？」

「沒有，甚麼事？」

「既然沒有要事，那便來我那邊坐一坐吧，我有位朋友希望能結識你。」

「誰？」

「是曾保羅，你應該聽過他的名字，他的父親是本港地產業鉅子。」

「是這傢伙！他也會到這些地方尋歡作樂？聽說他只對同性有興趣，你最好不要和他來往那麼多。」劉尚文皺眉道。

「這只不過是謠傳吧了，若他只對同性有興趣，又怎麼會和那電視紅星談戀愛。」

「也許這是他掩人耳目之着，難道他到處告訴人自己是同性戀嗎？」

「尚文，這是他人之私事，不要管那麼多了。你若對他沒有好感，那便應酬兩句就走吧。你這裏的賬也算在我那邊好了。」

「大哥，我又不是甚麼電視紅星，這些花花公子爲何要認識我？」

「也許他眞的如你所說般對男性有興趣哩，你是正宗堂堂男子漢，所以要結識你也說不定。」劉志文打趣着道。

兩人來到隔壁之貴賓房，只見房間裏坐着一個年約三十，穿著入時的英俊青年，身旁擁着四個衣著暴露、身材惹火的美女。

房內五人看見與劉志文同來的竟是個如此模樣的人，均不禁大表詫異。

「保羅，這是舍弟尚文。」劉志文替衆人介紹：「尚文，這位是曾公子曾保羅。至於這幾位小姐的芳名，我也忘記了。」

曾保羅從沙發站起，伸出右手道：「幸會，幸會，眞想不到劉家二少爺竟然是馳名警界的神威勇探劉幫辦。」

劉志文下意識地一瞥自己右手有沒有傷口後，才與曾保羅相握。愛滋病肆虐，聞之色變，與這類傳聞有同性戀傾向的人來往，劉尚文自是提高警惕。

「曾公子，何不直說我是臭名四播的流氓警探呢！」他笑道。

四名美女聽了，登時瞪大眼睛望着劉尚文，其中一名美女道：「怎麼？你便是鼎鼎大名的流氓幫辦？」

劉尚文呆了一呆，道：「妳也認識我？」

那美女道：「劉 SIR，我們這一行的，接觸的人黑白道都有，他們都經常提起你的名字哩。」

劉志文笑道：「尚文，坐下來喝杯酒吧！反正你回家也是一個人喝寡酒。」

那美女已一把拉着劉尚文坐下，笑道：「劉 SIR，我叫莉莉。你喜歡怎樣喝。淨飲還是加冰？」邊說邊替劉尚文取來酒和杯。

劉尚文見既然已來到，酒也不喝便離去似乎有點那個，只好道：「淨飲吧，勞煩妳替我另拿一杯水和冰。」

「典型酒鬼喝法！」莉莉道。

「尚文兄，剛才聽令兄說你是來這裏查案的，莫非這裏發生了甚麼事嗎？」曾保羅道。

「噢，沒有甚麼，只不過是一個曾在這裏工作過的小姐在日前離奇身亡，我便來這裏找她的媽媽生問問吧了。」

「劉 SIR，你是指莎莎？」莉莉問道。

「是的！妳認識她嗎？」

「同在一個場，而且是同一個媽媽生旗下，怎會不認識，只不過不太熟吧了。想不到她會死得那麼慘。」莉莉嘆息道。

「毒品這東西害人不淺，我眞不明白爲何還有這麼多人沉迷當中。」曾保羅道。

「曾公子，你也知道她是死於注射過量海洛英致死的？」劉尚文道。

「噢，我是聽電視新聞說的。」曾保羅迅速回答：「劉尚文，請你不要叫我曾公子，那只是一些八卦週刊胡亂叫的，叫我保羅吧。」

莉莉熱情如火的整個身軀偎倚在劉尚文身上，道：「眞是人不可以貌相，莎莎看上去一副乖乖女模樣，竟有這種嗜好。」

劉尚文道：「她並沒有這種嗜好，據初步推測，她是被人謀殺的。海洛英是別人替她注射進體內，不是她自己注射的。」

曾保羅忙道：「尚文兄，你認爲這是謀殺？可掌握甚麼線索了嗎？」

劉尚文道：「我也是剛接手調查此案，甚麼線索也沒有，所以才來這裏找莎蓮娜。有美在旁，我們喝酒吧，不要再談這些令人掃興的話題了。」

莉莉道：「劉 SIR，你說得對，今晚我們只談風月，不准提其他事。來，我敬你一杯。」

劉尚文笑道：「光是喝酒沒有甚麼意思，我們來猜枚，莉莉，妳懂得猜甚麼？」

莉莉道：「甚麼都奉陪！」

* * *

劉尚文懶洋洋的挨坐床上，口裏噴出一個一個煙圈。

他的身旁偎倚着一絲不掛的莉莉，溫婉的道：「文哥，你剛才眞勇猛。」

劉尚文拍了她一記屁股道：「妳這小妖精，眞是迷死人不塡命，我現在差不多整個人都散了。」

「誰叫你這麼賣力？現在你好好地休息一刻吧，稍後不用你動，讓我來作主，這會教你如登仙境。」莉莉輕捏他一記道。

「妳不用回去嗎？」

「我留在這裏陪你到天亮才走，好嗎？」

「當然好了。只是如此一來，我明天能起床才怪。」劉尚文笑道。

「文哥，開電視看一看，好嗎？」

「電視現在播的不是殘片便是重播的老套劇集，有甚麼好看，我又沒有那些成人錄影帶。」

「文哥，你定是很久沒有看電視上的節目了！」

「電視節目有什麼好看，不是歪曲我們警務人員之形象，便是塑描得那些律師好像超人般。我家裏的電視機是專爲播映錄影帶而設的。」劉尚文笑道。

「難怪那些錄影帶中心會大行其道了。文哥，這個時間倒有一個值得一看的節目哩，尤其是對你這類單身男人更爲適合。」

「是甚麼節目？成人大電影嗎？」

「是『深宵風情』。」莉莉邊說邊跳下床，跑去開電視機。

劉尚文待她跑到電視機前，才一按床邊一個開關，把電視機開着。

莉莉見電視機自動開着，登時嚇了一跳，定過神來方知道是劉尚文在弄鬼，跑回床上不依地搥着劉尚文胸膛，嬌嗲地道：「你這人壞死了，爲甚麼不告訴我電視機是遙控的？害我跑來跑去。」

「要不是這樣，我怎可以有機會欣賞妳美麗動人之身材。」

「你眞的喜歡我的身材？我要你說眞心話，不能騙我。」

「眞的，前凸後翹，應大的地方便大，應小的地方便小，的確是魔鬼身材。」

「你說我是魔鬼！你知道嗎，魔鬼頭上有角，更有尾巴！」莉莉輕搥了劉尚文一記。

電視上剛巧在播放着廣告，劉尚文剛要還莉莉以顏色之際，卻被電視播放着有關愛滋病的宣傳片觸動靈機。

「一切資料都會保守秘密……」劉尚文喃喃地重複着宣傳片那句話。

「文哥，怎麼了，你可不要嚇我啊，你不是需要打那個電話吧。」莉莉臉色大變。

「我的確是要打個電話，但並不是剛才電視上所說的那個號碼。」

莉莉輕吁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爲你染上那……」

劉尚文拿起床頭几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片刻後便响起一個男人的聲音：「喂，找誰？」聽聲音似是劉尚文頂頭上司總督察何均。

「老何，我是劉文。」

「你這流氓，現在是甚麼時間了？你難道不知道我一旦醒來，便不可以再睡的嗎？有什麼事不可以留到明天才說。」何均咆哮着道。

「老何，你這年紀應該少睡一點，多做些運動。我現在提供你做運動的機會，你還不謝我。」劉尚文大笑道。

「甚麼事？快點說吧！」

「老何，我希望你幫我一個忙，明天清早打個電話給愛滋病治療中心，着他們把一份愛滋病帶菌者的名單送過來。」

「甚麼？你便是爲了這事便半夜三更的吵醒我？難道你自己不懂得打電話嗎？」何均的聲音愈來愈大。

「老何，跟其他政府部門打交道，職位愈高愈方便，可惜我不知道『黑面神』家裏的電話號碼！只好找你。」

「既然明天才打電話給醫務處，你爲何不明天才找我？」

「老何，你應該知道我想到便要的脾性。何況明天星期日，是我的例假，我另有節目不回警局了。若把這事留到星期一，我又恐怕一日狂歡之後忘記了。」

「甚麼！你明天不回來，你忘記了明天應是『後門殺手，摧鳥狂魔』再度活動的日子嗎？你怎可以不回來主持大局？」

「放心吧，我已安排妥當的了。明晚，我定會出現。明早記着打電話取名單啊！」劉尚文說畢便收線。

「文哥，你明天放假嗎？」莉莉問道。

「說是這麼說，但若有甚麼特別事件的話，還不是一樣要出動。」劉尚文笑道。

「既然你明天不用回警局，那我們便……」邊說邊吻劉尚文，櫻唇一路往下移。

「妳這妖精，吸血鬼……」

* * *

劉尚文足足睡了整個下午，才能補充夜宵來所消耗之精力。一覺醒來，身邊的莉莉已芳踪杳然，他下意識地檢查自己的物件錢包，發覺甚麼都不曾缺少後，才略爲安心。

他並不擔心莉莉會拿光他錢包裏的錢，事實上，即使她如此做，他也認爲值得的，區區數仟元，比起他昨夜的享受，實在微不足道。

劉尚文重視的，是他的證件和佩槍。

莉莉一文也不曾拿走，卻在床頭几上留下一張字條：「文哥，昨晚是我有生以來最滿意的一晚，謝謝你；有空時給我一個電話。」

劉尚文匆匆起床，沐浴更衣後便驅車外出。

這天是星期日，距離上次地庫酒吧青年律師遇害廿八日，正是變態殺手可能再度活動的一天。

他會再度活動嗎？若會的話，他將在何處行動？

對第一個問題，劉尚文極有信心回答會。因爲這類人做案，喜歡採取同一手法以及在一些特別的日子。

劉尚文不知道他爲何每次犯案都在星期日晚上，而且都是相隔四星期，但他肯定這不是一個巧合。

兇手會在那裏獵取對象呢？

本港的同性戀者，比較別的地方來說，可算數量不多，活動範圍也局

限於個別區域的酒吧，的士高公廁等場所。

劉尙文已抽調足夠人手，喬裝同性戀者在每一個這類場所嚴密監視，留意着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穿着整齊西服，手持名牌公事包的人。

至於他自己，則不停地巡視各酒吧及的士高，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出現。

驀地，劉尙文腰間的傳呼機響了起來，他拿出機來一看顯示出來之數字，果然是發現可疑人物之暗號，連忙跑到自己的汽車裏，與警署聯絡。

「劉SIR，九號有消息回來，紅磨坊酒吧發現一個極似疑兇模樣的人，請你前往一看。」無線電通訊機那女警的聲音，充滿磁性，劉尙文懷疑她的人是否也與聲音一般那麼迷人，他決定有空時定要查出答案。

他放下對話器，匆匆趕往紅磨坊酒吧。

車程只有十分鐘，但劉尙文在紅磨坊附近兜了十多分鐘圈子也不能找到一個車位，連非法的泊車位也給別人泊滿了。

劉尙文不禁咒罵起來，剛要把汽車駛往離此甚遠之停車場，再乘的士回來之際，却一眼看見紅磨坊酒吧中走出兩個人，其中一人手中拿着的，似是一串車匙，劉尙文連忙開車跟着兩人走。

果然，那兩人走到不遠的一輛房車旁，打開車門而上，可是却久久不駛走。

劉尙文不耐煩的從車子走下，跑到那房車側，敲窗問那坐在司機位的中年人：「請問你是否打算開車走的？」

那中年人愕了一愕，隨即道：「噢，是的，這車位你來泊吧。」

房車迅速地駛離，劉尙文泊車時，不禁略爲嘆息，適才那兩個人，不消說定是志同道合之仕，正前往某處作其不可告人，違反自然的骯髒勾當。

看兩人之衣着以及所駕駛之房車，應是受過教育及家境不錯，爲何會染上這受人鄙視之嗜好？劉尙文實在不能解答。

泊妥車後，劉尙文匆匆走進酒吧，他的其中一名弟兄已在近門口處等着，趨前低聲道：「劉SIR、那可疑人物剛與另外一青年進了洗手間約數分鐘，陸SIR和兩名伙記已在裏面監視着。」

「這人是甚麼模樣？」劉尙文問道。

「看年紀應是三十一二歲，斯斯文文的，衣着光鮮，穿西服，打領帶，手持法國製名牌公事包。」

「有沒有戴眼鏡？」

「沒有。」

「另外那一個呢？」

「另外那個只有廿多歲，身材結實，一副運動家的外型。」

「唔，可能弄錯了，兇手的對象應是一些有女性傾向的同性戀者，對這些雄糾糾的人應不大有興趣。」劉尙文邊說邊走向洗手間。

剛推開洗手間的門，劉尙文已看見他的助手見習督察陸志强正手持佩槍，監視着其中一格厠所，而另外兩名伙計則以肩膊撞向厠所門。

劉尙文開聲制止時已是來不及，厠所門已應聲而開。

「不准亂動，否則開槍！」其中一名探員以手槍指着厠所內格喝道。

劉尙文連忙上前一看，只見一個身材健碩的青年正站在內格裏，西褲及內褲均已褪到膝間，露出「不文之物」。

本來這是極尋常之事，有誰上厠所不脫褲子的？只是，這健碩青年並非如厠，那物醜態畢呈，身前更蹲着一個身穿整齊西服，年約三十歲，臉色蒼白的青年，正是望着劉尙文等人。身體不停顫抖着。

劉尙文不久前吃過的東西差點兒便全部嘔了出來。不禁罵了一句道：「衣冠禽獸。」

他身後的陸志强已喝道：「你們在幹甚麼？」

蹲在地上的那瘦削青年已嚇得屎滾尿流，那能答上話來，另一健碩青年則吶吶道：「阿SIR，沒……沒有甚麼啊，我們只是玩玩吧了。」

劉尙文皺眉道：「這些人渣，一個要小便，一個要作尿壺，還能做些甚麼，實在令我作嘔。」

已有兩名探員把內格兩人抓了出來，扣上手鐐。陸志强低聲道：「劉SIR，現在怎辦，把他們帶回去落案嗎？」

劉尙文道：「搜一搜他身上和那個公事包，看看有些甚麼東西。另外派個人守着厠所門口，不准任何人進來。」

三名探員連忙分頭去辦，片刻後，一名探員道：「劉SIR，他們身上只有錢包和鎖匙之類的東西，沒有特別。公事包裏却有一些似是新買的女裝內衣褲及一些文件。」

劉尙文道：「陸幫辦，抄下他們的姓名、地址及身份證號碼，然後放了吧。」

「放了他們？」陸志强呆了一呆。

「把他們拉回去落案只不過浪費我們的時間及納稅人的錢，你以爲他們會改過嗎？抓他們數句算了，別忘記我們還有要事待辦。」劉尙文隨即離開這污穢之地，回到自己的車子裏。

看見剛才那一幕後，劉尙文再也不願在那些地方逗留多一秒鐘，世間上竟有這些毫無廉耻之人，甘心替別一個男人做這連禽獸也不耻做之事。

他靜坐車子裏，等候着監視其他地方的探員之消息。

直到凌晨三時，仍沒有特別發現，劉尙文只得下令收隊，但他心裏知道自己已輸了一仗，兇手說不定已經出動過，只是他未能發現兇手之踪影吧了。

他無可奈何地驅車回家，一方面希望兇手在這晚不曾出動，另一方面則希望兇手曾經在這晚殺了人。

他有這矛盾心理實在是可以理喻的，若兇手已出動的話，那表示多一個人受害，而他則輸了一仗。

若兇手不會出動的話，則否定了劉尙文認爲他每隔廿八日便做案的推測，兇手甚至可能就此收手。如此一來，劉尙文破案的機會便微乎其微了。

但他還沒有回到家裏，車裏的無線電通訊器又已响了起來。

「劉SIR，『十三咪半』一個僻靜海灘發現一具無『鳥』屍體，請你立即前往現場。」傳來了那甜美聲音。

「知道了。」這時的劉尙文，也不知自己是該高興還是……

剛抵達十三咪半，他的助手陸志强的車也差不多同時抵達。停車場中已有軍裝警員等候着，兩人表露身份後，便隨着一名軍裝警員前往發現屍體之處。

「是了，陸幫辦，剛才在紅磨坊時，你們爲何這麼魯莽的破門而入？」劉尙文道。

「劉SIR，我們本來只是監視着，等着你來的，只是格內傳出咿咿唔唔之呻吟聲，我恐怕兇手正在施用哥羅芳，只好下令破門。」陸志强赧然道。

「下次若有這等情況，可先在鄰格爬高一望，看清楚是甚麼情況才可採取行動，切忌魯莽行事。」劉尙文心中却埋怨着何均爲何派給他一個毫無經驗的助手。

「知道了，劉SIR，日後希望你多多指點。」

兩人來到現場，劉尙文揭起覆蓋屍體的白布一看，果然是那兇手的作風，不但嚴重損害受害者之肛門，更把性器官也割掉搗得稀爛。

驀地，死者的容貌却使劉尙文爲了一愕，因爲他覺得這人似曾相識，只是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是誰首先發現屍體的？」他問道。

「是一對青年愛侶。」一名警員答道。

「他們在那裏？」

「那女的因爲有點不適，所以我請了他們在警車裏休息。」

「現場有甚麼發現？」

「已詳細搜索過了，除了一件搗爛的男性器官外，甚麼也找不着。」

「死者身上可有甚麼身份證明沒有？」

「有，錢包裏有死者的身份證和名片，名叫錢大爲，是一間貿易行的經理。死者身上財物沒有被動過之跡象。」

「行了，叫『黑車』把屍體載回去吧，陸幫辦，我們去問一問那對青年男女吧。」

警車裏，一對約只有二十歲的青年男女在一名警員陪伴下偎依着，那女的臉青唇白，似是受驚過度。

經過紅磨坊酒吧厠所裏的一齣活劇，劉尙文不知怎的，對這些男女戀人大有好感，柔聲道：「我是劉尙文幫辦，兩位不用害怕，可要喝杯熱咖啡嗎？」

那青年不迭地點頭。

「這位兄弟，勞煩你跑一趟，我的車裏有壺熱咖啡，冰箱有奶和糖，勞煩你拿過來給這兩位喝一杯定一定神。」

那警員忙領命而去。

「你們是怎樣發現屍體的？」劉尙文問。

「阿SIR，我們剛才在沙灘散步時，覺得有點累了，便找一個幽靜點的角落坐下休息，誰知道我的女朋友剛巧坐在那人身上。」

不消說，兩人定是意亂情迷，否則怎會看也不看便坐下。

「你們住在附近嗎？」

「不，我們住在市區。」

「既然你們住在市區，爲何老遠跑來這裏散步，還在這個時間。」

那青年滿臉漲紅，片刻後方才答道：「我們是因爲這裏沒有別的人打擾，所以才駛車到來。」

「你們眞是糊塗，這是非常危險的，若碰上歹徒的話，後果實在不堪設想。即使是碰上警察，也不太好啊，你認爲對嗎？」劉尙文笑罵道。

「我們知道了，今後也不會來這些地方了。」青年急道。

「聽我的話，找些熱鬧一點的地方，若你們堅持要單獨相處的話，那便找間別墅談個夠，這雖然不大好，但總比較安全。」

青年男女羞得低下頭來，幸好拿咖啡的警員適時回來，替兩人解了窘。

「你們大約是在那一個時間來到這裏的？」劉尙文遞給兩人各一杯咖啡。

「大約兩時半。」青年答道。

「那時有沒有看見其他車輛停泊在停車場？」

「沒有。」

「有沒有人在海灘？」

「也沒有。」

「你們大約散步了多久才發現屍體？」

「大約五分鐘。」

「散步了五分鐘便累，你們可要多點運動了。」劉尙文笑道，一旁的陸志强聽了，登時笑了起來。

劉尙文續道：「兩位，勞煩你們隨我們回警局一趟錄些口供，你們還可以駛車嗎？」

「我們還要到警局錄口供嗎？」青

年大爲焦急的道。

「這是例行手續，不會阻兩位太多時間的。陸幫辦，稍後你盡快處理，讓兩位可以早點回去休息。」劉尚文取回盛載咖啡的暖壺，便驅車回家。

一路上，他不停地想着曾經在那裏見過死者。只可惜他愈是用心的想便愈是想不起來。

終於在家裏的停車場泊車時，一輛停泊在劉尚文車位旁的銀灰色富豪牌房車喚起了他的回憶。

他的腦海浮現出兩個人的形象——兩個打扮斯文的人。

死者便是數小時前從紅磨坊酒吧出來，登上同一類型房車而去的其中一個，而另外一人，亦即是那坐在駕駛位置的一個，年約三十餘歲，臉色白晰，樣貌普通，衣着整齊，不正是地庫酒吧侍應亞明口中所描述的疑兇模樣嗎？欠的只是一個名牌公事包，不消說這個公事包定是放在房車裏。

劉尚文不禁猛敲自己的後腦，他竟然當面錯過兇手，平白放過一個大好機會。

他立即把汽車重駛出停車場，直奔警署，他必須要趁那疑兇形象仍深刻之時把他的樣貌描繪出來。

警署的當值人員看見他竟在這個時間跑回來，不禁大表詫異，他們雖早聽聞劉尚文想到便要做的作風，但也想不到他竟會對工作如此熱誠，在辛苦一整晚之後，在凌晨五時還跑回來。

足足弄了半個小時，劉尚文才滿意地拿着拼圖，命手下拿去複印。

跟着他一瞥腕錶，搖搖頭地把房門關上，再把辦公桌前兩張椅子與自己的座椅排在一起，便躺下來大睡。

大約早上十時，劉尚文才被一名女警推醒：「劉SIR，何SIR找你。」

劉尚文睡眼惺忪的道：「靚女，可否替我叫一份早餐回來？」

那女警滿心歡喜，微笑道：「當然可以，劉SIR，你喜歡吃甚麼，我立刻替你叫。」她若知道劉尚文即使對着東施也呼「靚女」的話，肯定不會有這笑容。

「火腿煎雙蛋，黑咖啡，不要糖。」劉尚文拉開抽屜，取出面巾和牙刷，可見他早已習慣在警署過夜，準備妥當。

梳洗完畢，回到房間時，適才那女警已親自把早餐拿進來，道：「劉SIR，你忘了何SIR找你嗎？」

「管他的，早餐還沒吃，怎能見人？他若有急事的話，定會跑過來的。」

「我只怕他怪責我不通知你！」

「不用怕，從來沒有人敢嚕嗦我的手下，便是署長也不例外。」劉尚文笑道。

「劉SIR，你誤會了，我是替何SIR工作的。」

「噢，是嗎？那我要他把妳調過來，妳喜歡替我工作嗎？」劉尚文隨口道。

「你這流氓眞是愈來愈離譜，連我的人也打主意！」何均推門而進，笑罵道。

那女警登時紅透耳根，慌忙跑出房外。

「你這碰上任何女人都吃豆腐的性格實在要不得。」何均笑道。

「老何，我何曾吃她的豆腐了，讚她漂亮並不是罪過啊！別人聽來開心，對我又不費分毫，何樂而不爲？」劉尚文吃着他的早餐道。

「昨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劉尚文便把經過說出。

「你打算怎樣？是否把拼圖發出通緝那兇手？」何均道。

「萬萬不可，單憑拼圖很難把這人擒獲，只會打草驚蛇，嚇得他不敢跑出來活動。現在距離他下次活動的時間還有廿多天，我們可趁這段時間暗中找尋他的下落，另外，我們還有一條線索，便是他駕駛的那輛銀灰色富豪房車，這款式的車雖然不少，但有廿多天時間，應可以把這兇手找出來的。」

「這也是辦法之一，但你得小心處理，單你和侍應生亞明認出他曾和死者在一起，證據似嫌單薄一點，最好能找到一些更有力的證據，如兇器等。」

「別忘了還有環境證據，他的汽車裏應可找到昨晚那死者錢大爲的衣服纖維。」

「你看着辦吧，不要讓他再殺人了，否則我們的壓力便更大。」

「沒有問題，這傢伙絕難逃出我的五指山外，是了，我要的名單呢？」

「那愛滋病帶菌者的名單？還沒有拿到。」何均搖頭道。

「醫務處的辦事效率愈來愈差了。」

「這不是效率問題，而是原則。」

「甚麼原則？」劉尚文略表詫異。

「他們根本便拒絕交出名單，說一切有關這些病患者及帶菌者的資料均屬秘密，不能公開。」何均道。

「甚麼？他們竟拒絕交出名單？你有沒有告訴他們這些可憐蟲的生命正受着嚴重威脅，有人正在把他們逐一謀殺。」

「他們說這只是我們警方杞人憂天，胡亂推測，死掉的五個人根本便是自殺，我們沒有足夠資料證明他們是被謀殺的，更不能證明他們是被同一人或同一集團所殺；他們更說這些帶菌者因抵受不住心理壓力而自殺，實在是可以理解的事。他們已留意到這一點，盡量勸喩這些人打消自殺之念頭。」

「簡直荒謬！老何，你是和那一個人交涉的？」

「主管這一部門的蔡醫生。」

「老何，我看你必須向醫務處長陳述利害，逼他們交出名單」

何均笑罵道：「劉文，你連我的人也打主意！」

「這名單眞的是這麼重要嗎？難道你打算暗中保護這些人，或是引兇手露臉？劉尚文，不要忘記他們有上百人之多，我們沒有足夠人手給予保護的。」

步步進逼　狗急跳牆

「老何，暫時來說，我仍不會想出任何辦法。但若沒有名單在手的話，我根本便沒法可想，只得眼巴巴的坐着，等待兇手把這些可憐虫逐一殺死。」

「劉文，兇手是如何得知誰是帶菌者的呢？」

「日前我打電話給你時，便是想到這一點，希望能從名單推敲出答案，暫時我只好假設是醫務處的人把資料外洩。」

「劉文，我看你不如從這方面入手吧！主管這份名單的人，或是說有資格見過這份名單的人並不多，說不定從他們身上能夠找着線索。」

「我正打算這樣做。是了，老何，可否在專案小組安插多一個人？」

「是誰？」

「沙展麥超，這人有衝勁，頭腦冷靜，經驗豐富，有他幫手，任何案件都好辦得多。」

「他的上司肯放人嗎？」

「老何，問題在你肯不肯去爭取吧了，當日你把我調到這裏來的時候……」

「得了，得了，我替你想辦法吧！」何均臨走時，加了一句道：「下次在房內睡覺時，最好找個人替你把風，黑面神這人最不喜歡的便是這套。」

何均離去後，劉尚文便把助手陸志强找來，吩咐他派人往運輸署找資料，並把疑兇之拼圖分發給每一個手下。

交代過工作後，劉尚文開始批閱其它案件，還沒處理到一半，枱上電話已響。

「重案組劉尚文。」

「劉文，又多一單了。」是何均的聲音。

「甚麼又多一單？」

「星期六晚上，一個十八歲的少女上吊身亡，驗屍報告剛到，死者是個帶菌者。」

「是自殺？」

「表面上看來是的。死者曾有一段時間當過按摩女郎，一個月前辭工不幹，閑賦在家，星期六晚上，家人飲宴回來時，發覺她以尼龍繩上吊，已氣絕多時。現場沒有遺書，只有一個花瓶打破了，黃大仙區的伙計正把詳細資料送過來。」

「知道了，這些兇手可眞是活動頻頻，每隔兩三天便殺一個，若如此下去，不出一年，所有帶菌者都會被他

殺光。」

「那有如此容易，這病的散播速度如此快，舊的帶菌者死了，便有新的出現，怎能根絕？若可以的話，我倒希望你在這年內破不了案哩！」何均笑著掛上電話。

劉尚文忖道：「隔兩三天便發生一宗命案，若一年仍不能破案，我不被調回軍裝守水塘才怪。」

電話剛掛上，便又再度响了起來。

「重案組劉尚文。」

「尚文，我是大哥。」

劉尚文為之一呆，他這寶貝大哥日理萬機，若無要緊的事，定不會找他，忙道：「大哥，發生了甚麼事？」

「告訴你一個壞消息。」

「是爸爸出了事嗎？」

「消息不致於這麼壞，只不過是媽咪下星期來港罷了。」

「可被你嚇得我一跳，這算是那門子的壞消息？她回來幹甚麼？」劉尚文輕吁一口氣。

「她說你終日吊兒郎當，不思成家立室，所以特地給你帶來一個女朋友，這人你應有深刻印象。」

「是誰？」

「是表妹嘉芙！所以我才說是個壞消息，當然這是對你而言。」劉志文大笑。

提起嘉芙這刁蠻表妹，劉尚文頭也大了。急道：「大哥，你又是開我玩笑吧。」

「誰有空和你開玩笑，媽咪說會和嘉芙在你那裏住，稍後獨自回美國，留下嘉芙在這裏，一來和你培養感情，二來照顧你的起居。」

「她來照顧我？她不給我痲煩已是謝天謝地了！」劉尚文嚷道。

「尚文，願上天保佑你。」

「大哥，可否替我掛個電話去美國，告訴媽咪我近來忙得要命，沒空陪她們。而且嘉芙一個單身女子住在我這裏，實在不大方便。」

「尚文，媽咪便是要製造不便，她巴不得你……」劉尚文笑道。

「這……這如何是好？」

「尚文，一場兄弟，我教你一個辦法吧。這辦法雖然老套一點，但定可以行得通。」

「是甚麼辦法，快說來聽聽！」

「找個女朋友亮相，媽咪若對你女朋友滿意的話，定不會和嘉芙跑到你家裏住，只是你必須帶個像樣一點的，你那些空中小姐、夜總會小姐女朋友只會把計劃弄糟。」

劉尚文如氣球洩了氣般，道：「我那裏來像樣的女朋友？」

「這要你自己想辦法了，記着，時間無多，媽咪星期一便到。」

＊　＊　＊

陸志强這年輕警官，查案經驗雖然不足，但調查報告卻做得不錯，井井有條，每一個細節都清清楚楚的顧及到。

劉尚文放下手中的報告，拿出一枝香煙燃上，深深噴出數個煙圈。

負責主診及觀察愛滋病患者及帶菌者的共有三個醫生，兩男一女，均是病理學專家。所有病者的資料，亦只有他們三人才有權過目，換言之，若有人把資料外洩的話，定是他們三人其中之一。

甚麼東西能使他們罔顧職業道德，把消息外洩呢？

金錢？應是不可能之事，三個人都是家境富有，且本身收入不菲，怎會為錢而幹出危害前途之事？

除了錢之外，那便只有色了。

兩個男醫生，年紀均是四十餘歲，有美滿的家庭，對工作狂熱，不喜歡交際應酬，生活刻板，每天從醫院下班後，便驅車回家。

這種人若遇上一個手段高明的女人，實不難被玩弄於指掌之間，從而做出違背自己心願之事。

可是經過數日之調查，這兩名專家都沒有桃色外遇的跡象。

餘下的只有那女專家了。女專家年紀略輕，只有三十餘歲，獨身，容貌普通，是那種因本身條件極佳，導致眼高於頂，從而做成標梅已過，嫁杏無期的女人。

毛病定是出自這女專家身上，劉尚文這樣想着。一個女子，若超過三十歲仍沒有男朋友的話，定會大為焦急，把選擇對象的水準大大降低，這時只要有一個條件不錯的人向之略為追求，定能從心所欲，水到渠成。

劉尚文收起桌上文件，披衣外出，驅車駛往醫院。

他找的是三個專家中的主任醫生蔡永亮。

「劉幫辦，若你是來查問那些愛滋病帶菌者的資料的話，我勸你還是不要費唇舌了，這些資料屬於高度秘密，我們絕對不會公開。」蔡永亮劈頭便道。

「蔡醫生，那份名單我們自會另循途徑向你們索取，我今次之來意乃是調查該些資料外洩之事。」

「胡說！那些資料一直都好好的保管着，何曾外洩？」

「如果不曾外洩，兇手為何能夠在不足一個月之內殺死六個帶菌者，難道你說這是巧合嗎？」

「我不是說巧合，只是認為他們是自殺，在香港，每天都有人自殺，這些愛滋病帶菌者，不能忍受心理折磨，以自我毀滅來尋求解脫，實不足為奇。」

「蔡醫生，我有足夠理由支持他們六人是被謀殺的說法，更有足夠理由懷疑兇手掌握着有關部份甚至全部帶菌者之詳細資料。」

「這是沒有可能之事，這些資料，除了我之外，便只有梁天佑醫生和趙綺霞醫生有權過目，至於護士們看的

病歷表，只有病人之姓名代號，沒有眞正姓名及住址。」

「蔡醫生，你可以擔保其餘兩位醫生不會把資料透露出去嗎？」劉尚文道。

「劉幫辦，他們都是專業人仕，怎會這樣做？事實上我們只是不願意影响病人之正常生活，免受他人歧視才把這些資料列為高度秘密，使這些病者放心來求醫，這些資料並非甚麼軍事秘密，更可說一文不值，他們實在沒有理由向外間洩露。」

「蔡醫生，一個人並不是每做一件事都是為了錢的，可能他們備受威脅，身不由己呢！」

「你是指有人恐嚇我們？」

「我不排除這可能性，所以我才找你，希望你能夠提供一些資料。」

「甚麼資料？」

「這兩三個月來，你可曾留意到他們兩位有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特別之處？沒有啊，他們都是如往日一般，沒有甚麼不同。」

「有沒有心神恍惚或特別沈重，像是有重重心事的？」

「沒有，除了趙醫生在兩個月前有一段時間顯得比較心情開朗，春風滿臉外，便沒有甚麼特別，但她這個月來也回復往日般不苟言笑，冷若冰霜。」蔡永亮道。

「蔡醫生，你說趙醫生曾有一段時間顯得特別心情開朗？可知是為了甚麼原因嗎？」

「這可不知道了，我和梁醫生曾打趣着問她是否結識了男朋友，但她只是微笑不答。」

「這開朗神情在最近這個月便消失了，是嗎？」劉尚文道。

「是的，大約維持了一個月左右。」

「謝謝你，蔡醫生，你已提供了甚為寶貴之消息，如果你能再提供那份我們極為需要的名單的話……」劉尚文道。

「劉幫辦，這是超越我權力範圍的事，即使上頭頷首，我們也必須徵求那些病人的同意，倘若他們反對的話，我們也沒有辦法，否則一旦有甚麼事發生的話，後果極為嚴重，這責任我們沒有人可以負擔得起。」

「既然如此，我也不打擾你了。蔡醫生，希望你不要向別人提及我這次到訪。」

「這個當然。」蔡永亮站了起來送客。

＊　＊　＊

劉尚文吹着口哨回家，兩件棘手的案件都有了寶貴線索，他的心情自然是開朗萬分。

剛踏出升降機，他已看見美麗的律師鄰居麗妲正在狼狽非常的翻着手袋，差點兒便要把手袋裏的東西全倒在地上。

「大律師，可要我幫忙嗎？」劉尚文一看便知道她定是找不着門匙。

「尚文，我的門匙不知遺失在那裏了。」麗妲苦着臉道。

「看在妳不叫我劉先生份上，我幫妳一個忙吧。」劉尚文掏出他的開鎖工具，只十多秒便把麗妲的家門打開。

「謝謝你，請進來喝杯酒吧！」

「這算是酬勞嗎？算了吧，這賬暫且記下，他日才向你索取。」劉尚文笑着回到自己的居處。

驀地，劉尚文心念一動，想起了找個女朋友來應付他媽咪那回事。他自己的女朋友，不是那些放蕩不羈的豪放女便是夜總會小姐，沒有一個能拿出來亮相，只有……

他匆匆的沐浴梳洗，換上一套整齊的便服，跑到隔壁B座按門鈴。

麗妲看見身前變了模樣的劉尚文，神情為之一呆，隨即笑道：「怎麼了，這麼快便索取報酬？」

「我可以進來嗎？」

「是公事還是私事？」麗妲道。

「這有分別嗎？」

「當然了，若是公事的話，請你出示入屋搜查令，若是私事的話，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不可以再批評我的髮型和衣着！」

「可以，可以，甚麼也依妳的！」有求於人，劉尚文怎能不答應。

「請進來吧！」

屋裏仍是那麼整齊清潔，令人有種特別舒適的感覺。

「尚文，要啤酒還是別的？」麗妲道。

「妳這裏有啤酒？」劉尚文大為奇怪，通常一個單身女子的家，甚少購備啤酒，除非該處經常有男人來作客，他記得上次這裏便沒有啤酒。

「這是特地為你而設的，我自己甚少喝啤酒。」麗妲道。

「為我而設？」劉尚文為之一怔。

「是的，我知道定有機會再勞煩你為我開鎖，所以特地準備一些啤酒作為慰勞之用。」麗妲解釋道。

「噢，原來如此，我還以為……」

「別自作多情了，你以為我會希望你有空便跑過來陪我聊天嗎？放心吧，我絕對不會喜歡你這類自以為是的大男人的。」麗妲道。

「呃……」劉尚文大是尷尬，不知如何作答。

麗妲遞給他一罐凍啤酒，笑道：「請隨便坐，有甚麼事求我可隨意說出來。」

「妳怎知道我求妳？」劉尚文更是錯愕萬分。

「這實在不難猜出來，你曾經說過，對我這類型的女人毫不感興趣，但你今晚却刻意地把頭髮梳得貼貼服服，更換上一套整齊的便裝，若不是有事找我幫忙，難道是跑來追求我，或是為了一杯酒？」

「妳眞是聰明，難怪能夠當大律師，我的確是有事找你幫忙。」

「我能幫你些甚麼？是公事還是私事？」

「是私事，我的媽咪將在下星期一來港。」劉尚文嘆了一口氣道。

「你很忙，希望我替你接機？」

「不是這個問題，接機的事自有我大哥操心。實不相瞞，媽咪這趟是和我的一個表妹來港的，目的便是逼我和表妹結婚。」

「活該，你這人始亂終棄，飽食遠飛，你以爲我會幫你的忙嗎？」麗姐不齒的道。

「若是如此，我還敢向妳開口嗎？我這表妹刁蠻任性，一見她便頭痛，避也還嫌來不及，怎會這麼蠢去碰她。只不過是媽咪怪我遲遲不作結婚打算，自作主張替我找老婆罷了。」劉尚文苦笑道。

「現在又不是封建時代，怎會有逼婚這回事？你乾脆告訴令堂不喜歡你表妹便成了。」麗姐笑道。

「唉，妳有所不知，我媽咪頑固古板，有理說不清。若是這般容易應付，我也不用跑來求妳了。聽大哥說，她打算把表妹留在香港，更住進我家，表面上是要她照顧我，實際上則監視我之行動，日後再用一些藉口來逼我和她結婚。」

「這豈不是便宜了你？不用到處追求便有老婆送上門來。」麗姐大笑道。

「麗姐，你不要挖苦我了。」

「那你希望我幫你些甚麼？利用我的律師口才，勸說你媽咪打消這念頭嗎？我得先行告訴你，我的收費很貴的。」

「不，誰勸她也沒有用處，我媽咪不會聽的。我只希望妳能夠暫時冒充我的女朋友，我媽咪見過妳之後，定會把表妹帶回美國，不會把她留在我家，更不會逼我和她結婚。」

麗姐差點兒便把口裏的酒噴了出來，笑道：「要不是現在時間尚早，我眞是懷疑自己是看着電視的粵語殘片，虧你能想出這種老套橋段。」

「沒有辦法，對付老頑固，只得採取老套橋段。」劉尚文無可奈何的道。

「尚文，你有很多眞正女朋友的啊，何須找我來冒充呢？」麗姐笑道。

「我那些女朋友，只可以在……」劉尚文隨即醒覺不能說出「床上玩玩」四字，忙改口道：「我媽咪不喜歡那種類型的，把她們帶出來，只會弄巧反拙。」

「你終於明白我的形象也有好處的了！」

「當然，當然，我日後再也不會批評妳的形象的了。妳答應幫我這個忙嗎？」劉尚文急道。

「舉手之勞，照說是沒有問題的，只不過……」麗姐沈吟着。

「只不過甚麼？」劉尚文急道。

「我可以答應幫你的忙，但必須有條件！」麗姐終於道。

「沒有問題，是甚麼條件，妳儘管提出來吧，我做得到的，定當照辦。」

「這條件嘛……我還是不說了，你肯定不會照辦的。尚文，我看你還是找別人吧。」

「怎會呢？妳隨便說吧，我若皺眉頭的話便不是劉尚文。妳喜歡甚麼，皮草？珠寶？還是汽車？」劉尚文毫不考慮的道。

「你眞是這麼大手筆，連汽車也捨得送出來？」麗姐不敢置信。

「我雖然不是家財億萬，但區區三數十萬元，還不放在我眼中。」

「我看你還是替自己換過一輛車吧。」

「我的車有甚麼不妥？雖然外型殘舊了一點，但性能良好，冷氣一流，而且還有冰箱，何須換過一部？」

「你這人眞是……我不和你說這些了！我剛才說的是條件，不是報酬。你答應我的條件後，待事情辦妥，我自會和你算報酬。」

「那麼你的條件是……」

「事實上我說出來亦等於白說，你定不會答應的。只是我若不說，你定會怪我不願意幫你，日後定不會替我開門。尚文，你也知道我是當律師的，形象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一回事，所以我不能夠穿T恤，牛仔褲到處跑；也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性感迷人的像女明星般招搖過市。」

「麗姐，我沒有要求妳這樣做啊！」

「我還沒說完，你這樣心急幹甚麼？形象不單是指衣着打扮，連交往的朋友也有着莫大影响，更不要說男朋友了。若外間知道我有一個邊幅不修，十足無業流氓的男朋友，別人會怎麼想？」

「麗姐，我們又不是參加甚麼慈善餐舞會，只不過是到我大哥的家跑一趟吧了！過後，這關係便會消失，外間的人又怎會知道？」劉尚文忙道。

「你錯了，據我所知，你們劉家在香港是個名流世家，令堂在香港認識不少上流太太，難保她不向這些太太們提及我是你的女朋友。日後若有人問起，我該怎樣回答？若否認的話，豈不是說令堂胡說八道，若承認的話，別人便會懷疑我的品味，甚至判斷力，我不能冒這個險。」

「說了這麼一大堆話，原來只是兜着圈子罵我兼拒絕幫忙。」劉尚文苦笑道。

「我不是不幫忙，只是要你暫時改變形象來配合我的身份，屆時我可以堂堂正正的承認是你的女朋友，有名無實的女朋友。」

「暫時改變形象？」

「是的，穿上整齊衣服，最好是西裝，結上領帶，還有，你那把鬍鬚也要剃掉，這形象最低限度要維持半年，讓別人知道我的男朋友再也不是從前那副吊兒郞當的模樣。」

「眞的要如此？」劉尚文苦着臉道。

「你可以考慮考慮。不過，我倒希望你不答應這條件，省却我不少麻煩。」

「我有多久時間考慮？」

「基本上，你可以考慮到令堂到港那一天的，如果我在這幾天內還不會當上別人的女朋友的話。」麗姐笑道。

「唉，長痛不如短痛，受縛半年總比終身受縛來得化算，我答應妳的條件。」

「尚文，爲甚麼你不考慮找別人呢？你既然願意出重酬，定能找到適合人選的啊！」麗姐道。

「不要提了，我能往那裏找？若隨便找一個不認識的，屆時她在媽咪面前胡說八道時，我便自尋煩惱。」

「原來你恐怕別人藉此機會當上你們劉家二少奶。放心吧，我對你沒有興趣，對嫁入劉家更沒有興趣。」

「我對妳當然有信心，要不我也不請妳幫忙了。」

「事實上我幫你這忙也犧牲不少哩。」

「爲甚麼？」

「若是別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女朋友，還有誰敢來追求我，他們不怕你找上門把他們的骨頭也拆掉才怪。要不是我不打算在事業沒有基礎之前談戀愛，我怎會答應你。」

「這豈不是說我幫了妳一個忙，替妳趕走狂蜂浪蝶？說實在的，麗姐，有那個傻子在追求妳？」劉尚文笑道。

「眼前便有一個，這人傻到甘心改變自己，但求我當他的女朋友！」麗姐大笑。

＊　＊　＊

翌日，劉尚文回到警署時，沙展麥超已等候着。

「沙展超，查到些甚麼沒有？」

「劉Sir，那女醫生趙綺霞的確是有了男朋友。據她住處的管理員說，在個多月前，差不多每晚都有一個年約三十歲，風度翩翩的男人送她回家，更有數晚陪她上樓，翌日才離開。只是這個月來甚少見着。」

「有沒有給管理員看那曾在情人別墅亮相過的男子之拼圖？」

「給他看過了，他說不像，並說那人非常英俊，十足是個電視小生模樣。」

「那人是如何送趙綺霞回家的？」

「通常是駕着趙綺霞自己的車，間中也會乘坐的士回來。」

「派人廿四小時跟踪趙綺霞，若發現這名男子之踪影，立即回報及跟踪，不得輕舉妄動。」

「知道了。」

「勞煩你替我請陸幫辦進來。」

片刻後，陸志强已來到，手上拿着一叠文件。

「陸幫辦，那輛銀灰色富豪房車之車主找到了沒有？」

「劉SIR，那款色的車可眞不少哩，我們足足找了整天資料，部份車主是用公司名義登記，也有小部份車主沒有駕駛執照，其他的我們全看見他們駕駛執照上的照片，與你的拼圖相似的共有三十多人，全在這裏。」

「辦得好，放在桌上吧。通知各弟兄晚上辛苦一點，多些走動。兇手雖然還有廿多天才露臉殺人，但也有可能在平時出動，挑選下手對象的。」

劉尚文隨即翻閱陸志强拿來的文件，事實上陸志强的神情早已告訴他疑兇並不在這裏頭，要是有的話，恐怕陸志强早已像麥超般淸早便等候着他回來出示那相片。

他搖搖頭的把那叠文件交還陸志强道：「沒有，這裏面沒有我見的疑兇。」

「也許他並不是車主。」

「可惜當日我不曾留意到該車之車牌號碼，否則也毋須如此奔波，幸好還有廿多天時間給我們去找。」

陸志强拿着那份文件離去後，劉尚文隨即打電話找他的大哥。

「怎麼樣？找着了女朋友嗎？」

「找着了，我帶她和你們一起往接機吧。」劉尚文道。

「不用了，媽咪很晚才到。我在星期二準備了晚宴替她們洗塵，屆時你才帶她亮相吧。是了，你準備和誰來？是我認識的嗎？希望你不是帶個甚麼的小姐來。」

「不是的，是政府公務員。」

「尚文，你不是帶個女警來吧？」

「廢話，難道我只認識女警？屆時你便會知道的了。」

「既然你如此說，那我便拭目以待，看誰這般沒有品味，看上你這流氓。」

＊　＊　＊

「劉SIR，剛才有個年約三十歲的男子來探趙綺霞，據管理員說，正是月前經常送她回家那個人。」麥超在電話裏道。劉尚文和大哥通完電話，話筒剛擱下，麥超便來了消息。

「現在他呢？」

「仍在趙綺霞家裏。」

「你那裏有多少人手？」

「連我在內兩個。」

「不要輕舉妄動，我立刻來。」

劉尚文收了線，立即帶了三名手下，驅車直往趙綺霞之住處，十分鐘後，已與麥超兩人會合。

「沙展超，那人是否仍在上面？」

「是的，劉SIR，我們是否現在便採取行動把他拘捕？」

「暫時仍不可以，我們沒有足夠證據把他落案，稍後待他出來時，攝下他的照片並跟踪他，看他住在那裏。」劉尚文道道。

一名警探已拿出紅外線攝影機，找了一個隱蔽角落躲起身形，其餘警探都坐在車裏，監視着大厦的出入

口。

「咦，怎麼這樣快便出來了？」麥超大爲奇怪，在他想像中，這人最低限度也該有半小時逗留。

劉尚文連忙一看，只見一名頗爲英俊的男子匆匆從大厦門口走出，神色有點倉惶。

劉尚文雖然發覺有異，但也不敢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忙道：「麥超，你負責跟踪他。」另外吩咐三名警探駕着車接應。

麥超與三名幹探跟踪着那名男子離去後，劉尚文便和負責照相那名幹探前往找趙綺霞。

但是，兩人按了數次門鈴，仍沒有人前來開門。

「不好，裏面定發生了意外。」劉尚文立即取出開鎖工具。

「的」的一聲，大門應聲而開。

「趙醫生，妳在嗎？我們是警探！」劉尚文推門而進嚷道。

沒有回音，屋裏像是沒有人似的。

屋子極大，劉尚文與另一警探穿過客廳直趨睡房。

主人房的門虛掩着，劉尚文輕敲兩下房門，道：「趙醫生，妳沒事吧？」邊說邊探頭內望。

寬敞的大床上，躺着一個全身赤裸的女子，睡相極爲不雅，像個大字般，纖毫畢現，妙處盡入眼簾。床鋪被單等物則掉在地上。

劉尚文眉頭一皺，剛要退後之際，却看見該女子頸間纏着絲襪，雙目及舌頭均突出，急忙推門而進。

「立即打電話召白車來，小心指模！」

劉尚文一探床上女子之氣息，續道：「不用了，召黑車來吧，你留在這裏善後，我去通知麥超他們捉人。」

劉尚文匆匆跑到自己的車裏，拿起對話機：「七號車，報告你們的位置。」

「劉 SIR，我是麥超，那人出了大厦後，便在轉角處登上一部平治房車離去，我們現正跟踪着，位置在窩打老道近太子道，向沙田方向行走。」

「不用跟了，立即採取行動拘捕那人，他殺死了趙綺霞！」劉尚文隨即發動引擎，一踩油門，往麥超所說之方向絕塵而去。

「劉 SIR，對方似是發覺我們，正加速逃走。」通訊器响起了麥超的聲音。

「立即通知各單位攔截！」劉尚文拿出閃燈放在車頂上，猛踏油門。

他的汽車雖然略爲殘舊，但性能却甚佳，馬力强大，片刻後已加速至時速八十多英哩。

「劉 SIR，疑犯進入了獅子山隧道！」

「各單位注意，一名涉嫌謀殺的疑兇正駕駛着一部銀色平治房車，在獅子山隧道往沙田方向行駛，車牌號碼 BBXXX，請附近單位立即增援！」

劉尚文的車剛到隧道口，通訊器又响起：「劉 SIR，疑犯衝散了兩部攔在路中央的電單車，繼續逃走，我們仍在他車後大約一百碼，剛駛過世界花園。」

「這裏是一三八號警車，剛看見疑犯車輛駛進高速公路往大埔方向行走。」

「疑犯已進入大埔道。」

「這裏是九十二號警車，已在中文大學附近設置路障。」

「疑犯駛進油站下車，衝進油站之辦公室，不妙，疑犯正以一類似手槍物體脅持着油站職員，從辦公室走出來！」麥超嚷道。

「不可接近，提防油站爆炸！」劉尚文急讓。

片刻後，劉尚文已趕到現場，看見已有七、八部警車增援而至，數十名軍裝警員及便衣探員拔槍在手，團團把油站包圍着。

劉尚文掛起證件，拔槍在手，從一名警員手中接過擴音器，問道：「疑犯在那裏？」

沙展麥超已跑了過來，道：「劉 SIR，疑犯在辦公室裏，和他一起的還有油站的經理。」

「疑犯會否開槍？」

「不會。他會要求替他的車加油，並限令我們撤走，否則殺死那油站經理，更引爆油站。」

劉尚文提起擴音器向油站：「油站裏的人聽着，你已被警方包圍，立即放下武器，高舉雙手，慢慢行出來，我們自會替你向法官求情。」

「你不用騙我了，殺一個人和殺兩個人都是一樣罪的，你們若再不撤退的話，我便先殺死這人，再亂槍掃射！你只有五分鐘時間考慮。」油站辦公室傳來了反應。

「劉 SIR，我們該怎麼辦？」

「依他的，這裏不宜採取任何行動。」劉尚文隨即提起擴音機回答：「我們可以答應你的要求，但你必須釋放人質。」

「廢話，到適當時間，我自會放了他，我的子彈寶貴，絕不會浪費的，你們先替我的車加滿油才說吧，不要弄甚麼花樣，我的槍不需要射中人的。」

「沙展超，找個自願的油站職工替他加油。」劉尚文道。

麥超苦笑道：「誰會自動冒險？還是由我來吧。」

劉尚文道：「小心一點。」

麥超收起佩槍，揚聲道：「我現在便替你的車加油，你可不要胡來，把你的車匙拋出來吧。」

「匙在車裏。」

麥超替那輛平治加了油後，回到劉尚文身旁，低聲道：「劉 SIR，我們可否趁他上車時開槍？他若押人質上

車，定會與人質分開片刻的。」

劉尚文搖頭道：「他怎會讓我們在這裏監視着他？」

果然，那人已道：「現在，你們立即離開這裏，所有警車都留下，不准有任何人留在車裏，若給我看見有人躲在車裏，我便立即開槍。還有，你們必須離開最少一百碼，否則我先殺人，後逃去。我離開後，你們若跟踪我的話，我也會殺死這人，你們莫怪我不預先聲明！」

劉尚文轉身視察四週環境，看見沒有任何藏身之處，不禁眉頭一皺，若把人手藏在警車裏或借警車掩護，難保不被那人發覺，莫非便眼巴巴的看着他逃走？

他正在猶豫之際，那人已不耐煩地道：「你們還不立即離開，還等甚麼？」

「我們應向那個方向走？」劉尚文揚聲問道。

「向南走，任何人也不得在北方出現。」

「好吧！」劉尚文突然想到一個辦法，示意各警員照辦，並把警車上各槍械帶在身上。

疑犯往北走，換言之賊車從車站駛出時是轉右，也即是司機位旁那一個位置便會向南，他和其他警員所在之處。

疑犯爲了阻止警方追踪，定會把油站經理也押上車一同逃走，而且一定讓油站經理駕駛，自己在旁監視。因爲若由自己駕駛的話，便不能分心兼顧油站經理。

每個駕駛者，當從小路出大路時，定會下意識地把車速減慢，甚至停下來，待沒車經過才駛出大路；換言之，賊車從油站駛出時，定會在大路前略一停頓。

若果疑匪眞是坐在駕駛座位旁的話，他便有機會了，劉尚文這樣想着。

只是，機會只有一個，而且轉瞬即逝，若不能把握，或有甚麼差池的話，後果實不堪設想。

他迅速與其他警方人員撤退到南面約一百碼處，所有南北行的車輛早已被遠遠截停，他從其中一名警員手中接過一支來福槍，扳下保險掣，再命兩名警員擋在自己身前作掩護，瞄向油站出口處。

片刻後，賊車便駛出，果然正如劉尚文所料，在大路前略爲一頓。

司機旁的位置果然是坐着疑犯，他更下意識地向劉尚文等人處一瞥，看看他們是否遵守諾言，後退一百碼。

機不可失，劉尚文手指一緊，長程來福槍已怒吼了一响，他不敢多放一槍，恐怕誤中油站經理。事實上，若奏效的話，一粒子彈已足夠有餘，若剛才那槍不能命中，疑犯定會老羞成怒，說不定會開槍把油站經理殺死，自己開車逃跑。

幸好，從槍管上的瞭望器中，劉尚文看見那疑匪眉心開了一個血洞，跟着把頭部軟軟的擱在車門上。

他輕吁一口氣，露出一個微笑，畢竟他的槍法仍是那般準繩，絲毫不會因近來疏於練習而有所退步。

賊車停了下來，油站經理不顧一切的從車裏跑出，數十名警員連忙衝上。

* * *

劉尚文留下麥超料理現場善後工作，便驅車直奔市區趙綺霞居處。

趙綺霞的屍體已由黑箱車載走，多名警方人員正在現場拍照及套取指模。

剛才與劉尚文一起入房的警探李大江趨前道：「劉 SIR，疑兇就捕了嗎？」

劉尚文搖搖頭：「疑兇拒捕，且挾持一名油站經理作人質，被我開槍擊斃，這裏有甚麼發現？」

「屋裏財物俱在，兇手目的似乎只是殺人，死者書房中發現了一本日記，放在書桌抽屜裏，很可能對案情有所幫助。」李大江道。

劉尚文大喜道：「死者有日記留下？這太好了，拿來看看。」

李大江連忙從一個公文袋中拿出一本精裝日記，交給劉尚文。

劉尚文拿着日記，跑到沙發坐下翻閱。閱讀別人之日記，是變相偷窺私隱，本是極不道德。但對一個查案的警探來說，日記往往能提供寶貴的線索，使查案的人對案件有進一步之了解。

劉尚文翻到約三個月前，直至看見其中一天寫着：

「下班時，汽車不知怎的，竟然不能發動；幸好停車場裏有一名英俊男士自告奮勇，替我檢查及修理。弄了差不多半小時才把汽車修理妥當。看見他一身油污，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但他卻不肯接受酬勞，只表示若我堅持要謝謝他的話，便請他吃一頓晚飯作爲酬勞。看他如此斯文英俊，我毫不猶豫的和他定了後約。他原來叫做謝東尼。」

第二天的日記如此記載着：

「不知怎的，我今天上班時，老是希望晚上快點來臨，難道我如此渴望見這謝東尼？他雖然英俊斯文，但決非我之理想對象啊！他是如此的年輕，看樣子最低限度比我年輕了四五歲，怎相襯啊？晚上時，我差點兒臨陣退縮，不去赴約，但是，我終於挑了一套最令我滿意的衣服穿上，前往赴約。」

「這晚，我實在太高興了，不但吃了一頓極爲滿意的晚餐，還往的士高玩了一整晚，最令我開心的是，他竟認爲我只有廿七歲！我的外貌眞的如此年輕嗎？送我回家時，他還吻了我一次，要了家裏的電話號碼才離去。」

跟着數天的記載並沒有甚麼特別，但接着的星期五卻寫着：

「等了他數個晚上，都不曾有電話來，剛懷疑他向我要電話號碼只是禮貌上的應酬之際，電話卻響了起來，我接電話時，心裏簡直卜卜跳着，果然是他這冤家，他竟然是在樓下管理處打上來的，我慌忙更衣下樓。

「他的車子原來在數天前撞壞了，自己也險些兒送命，幸好只是扭傷了少許，所以不曾找我。他提議了一個我做夢也想不到的節目——躺在沙灘數星星，而我竟然答應了！

「我們帶了數瓶香檳，跑到清水灣附近的一個僻靜海灘。整個海灘便只有我和他兩人，我們脫掉鞋子，在海裏嬉水，在沙灘上喝酒唱歌，我好像回到少女時代。當我們躺在沙上看星星際，他竟然撲在我身上，吻我的嘴唇。

「不知怎的，我竟然混身熾熱，極需要一個男人來安慰，難道是酒精作祟？但是我並不是第一次喝酒的啊，以前也不曾有過這現象，莫非……我很想掙扎，但我的手不聽使喚，竟緊緊的擁着他，他的手已從衣服下伸進，緊握着我的一對從來沒有男人觸摸過的乳房，陣陣快感傳遍我的身體，驀地我感覺到下身一涼，原來他竟把我的褲子也脫掉了。我剛要反抗，他已用嘴封着我的嘴巴，我竟然張開雙腿迎接他！想不到我保存了三十多年的清白之軀，竟然送給了一個只見過三次面的男人。不過，我絲毫不後悔。」

跟着，劉尚文留意到十多天後的一段如此寫着：「他竟然有那種嗜好，喜歡那近乎同性戀的玩意，我本來應該拒絕他的要求的，這是那麼骯髒，但誰叫我這麼喜愛他？他的大腿內側以及小腹上，分別紋着三個A字。我問他代表着些甚麼，他竟說是一時貪玩。好端端的紋甚麼身？幸好是在那地方，沒有人可以看見。否則別人定會認爲他是不良份子。」

劉尚文也爲之奇怪，通常男子紋身，都是紋上些威猛動物，如鷹、虎、龍之類的東西，或是裸女等，而且不會紋在趙綺霞所說的地方，這三個A字定有着甚麼意思。

他繼續翻閱趙綺霞的日記，發覺跟着的數十頁都是她與謝東尼之戀情以及女兒家心事，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直至一個月前的一天：

「東尼終於告訴我他是幹甚麼職業的了，原來他是隸屬一個協助愛滋病患者的組織，這組織的成員都是志願工作者，目的是協助那些愛滋病患者及帶菌者恢復信心，與這可怕的疾病抗戰。他還埋怨因資料不足，只能從同性戀者圈子打聽誰患上這病，工作進度不如理想。爲了幫助他，我自願提出供給資料，讓他能夠順利工作。我這樣做，除了幫他忙外，也存有不希望他經常與同性戀的人走在一起之意，他已有喜歡捨正路而弗由的傾向，若再讓他爲了工作而頻頻與同性戀者接觸，實在非常危險，我絕對不能失掉他！」

原來趙綺霞是這樣上當的，協助愛滋患者組織？見他的大頭鬼，謀殺組織才眞。

驀地，劉尚文心念一動，三個A字，不正是反對愛滋協會的英文縮寫嗎？

他接着翻閱下去：

「名單交給了東尼之後，他竟然像失了踪般，十多天也不曾露臉，家中之電話又沒有人接聽，難道他眞是這般忙？早知如此，我便不把名單給他了。近日來，已有數名帶菌者自殺死了，莫非東尼他們曾接觸過這幾個人，說了些不該說的話，弄出反效果？」

「今天，有一個人前來找蔡醫生，我認出他便是叫劉甚麼的警官。他究竟找蔡醫生幹甚麼？難道他已知道我洩露醫院的秘密？幸好，東尼終於有電話來了，我急不及待的把姓劉的警探來找蔡醫生之事告訴他，他安慰我說沒有事，只要我不承認，警方也沒奈何，並說明晚才有空來我這裏。雖然如此，我還是有點擔心，但是想到明晚便可以見到他，甚麼都不理會了，大不了辭職不幹！」這一段是昨天的日期，也是日記上最後的一段，趙綺霞生命中最後一段日記。

可惜趙綺霞未能親自寫上謝東尼如何把她勒死之情況，使日記有了殘缺。

劉尚文聳聳肩，把日記交給李大江，道：「這日記乃非常重要的證物，好好保管！」

* * *

劉尚文打開衣櫃，拿出一套也不知多少年沒穿過的西裝穿上。還好，不曾被蟲蛀上小孔，也幸好他這數年來身材保持不變，沒有胖也沒有瘦，否則臨時往那裏找衣服穿。

鏡子裏的人，他差點兒也不認得。沒有了滿臉于思，他總覺得失去了甚麼似的；頸上繫着的領帶也使他渾身不舒服。

「唉，還有半年時間要捱。只片刻已是那麼難過，教我如何捱這半年？」他却忘記了這世界上有習慣這一回事。

他拿着一朵玫瑰花，跑到隔壁按門鈴。

門縫中，麗姮打量了他良久，方始打開門，大異的道：「你……你便是尚文？」

劉尚文也是目光一亮，因爲眼前的麗姮也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不但梳了一個極具時代氣息的髮型，更穿了一襲性感迷人，但却不覺得暴露的晚裝。

他遞上玫瑰花，衷心的道：「麗姮

，妳今晚眞迷人，我從前實在是有眼無珠，白白錯過機會。」

麗姮接過花，微笑道：「我現在不就是你的女朋友嗎？」

「那只是有名無實的女朋友。」

「這要看你表現如何了，若果你努力一點，未嘗沒有機會弄假成眞的。」從沙發上拿了手袋，把手插進劉尚文的臂彎，雙雙外出。

「我眞的還有機會？」劉尚文笑道。

「首先，你得消除我心中對你的恨意。」

「妳對我懷恨在心？我何時得罪妳了？」劉尚文詫異地道。

「哼，你忘記了當天在酒吧中對我的批評嗎？你可知道我當時是如何的難堪？」

「噢，原來妳是指這件事。我鄭重道歉，更收回我說過的話。」

「話已說了出來，怎能收回？何況當時還有史丹利在場。尚文，光是道歉絕對不能消我心頭之恨，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你每天送我一朵玫瑰花，而且要送到我的辦公室。」

「可以，我一定辦到。」

「還有……」

「還有甚麼？」劉尚文急問道。

「你現在讓我摑一巴掌！」麗姮正色道。

「甚麼，妳要請我吃耳光？」劉尚文呆了一呆，細看麗姮臉上表情，却又不似說笑。

「我不是說笑的，但我絕不會勉強你。」

電梯門打開了，原來已到了地下。

「可否在車裏才摑？」劉尚文苦着臉道。

「不可以，一定要有第三者在場，這樣你才會領略到難堪的滋味。」

「妳不是打算在我大哥家裏，在媽咪面前才給我耳光吧？」劉尚文吃了一驚。

「那可說不定，我若是你的話，定及早宣佈放棄追求權利，乾脆讓我恨你一生，要不便趁早還債……」

麗姮還沒說完，劉尚文已搶着道：「麗姮，請妳在這裏等一等。」如一陣煙般衝往管理處。片刻後，他已把管理員拖到麗姮身前。

「尚文，你把標叔拉來幹甚麼？」麗姮大爲奇怪。

「我現在便還債啊！趁標叔在此，請妳摑吧，大力一點也沒有問題，如果這可以洩妳心頭之恨的話。」劉尚文伸長了脖子，把管理員標叔弄得一頭霧水，不知兩人在弄甚麼鬼。

麗姮強忍着笑，道：「你眞的甘心吃我一記耳光？」作勢揚起手。

「妳打吧，我甘心情願！」

「既然如此，我便暫且記下。標叔，勞煩你了，劉先生今晚有點反常，請你不要見怪。」麗姮把手放下笑道。

「麗姮，這怎可以，妳剛才說過我可以立即還債的。」劉尚文急道。

「我現在改變主意了，喜歡在沒有第三者在場時才摑，因爲沒有別人在，我才可以大力一點摑，我不想別人認爲我像個潑婦，當衆摑人。」

「妳眞的不會當衆摑我耳光？」

「放心吧，我絕不會在你媽咪面前落你臉的！快點吧，我不想你媽咪認爲我擺架子，在第一次見未來家姑的時候也遲到。」麗姮打趣着道。

「但願媽咪有這福氣便好了。」劉尚文喃喃道。

「你再光說不走，恐怕即使我願意嫁給你，你媽咪也不准你娶我。」

* * *

劉家位於港島南區，光是花園已有萬多平方呎，富麗堂皇；麗姮見了，爲之瞠目不已：「尚文，這是你大哥的家？」

劉尚文搖頭道：「嚴格來說，這才是劉家，因爲它仍是爸爸名義的，我因爲嫌它離開市區太遠，不方便，所以才獨個兒搬到外邊住。」

「方便你帶那些不三不四的女朋友回家，是嗎？」麗姮笑道。

「妳也知道？」劉尚文呆了一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況我們關係如此密切，和同居只有一墻之隔呢？」

劉尚文登時想起隔墻有耳這句話，更想起不久之前熱女郎莉莉在床上那副浪態，臉上一熱地道：「妳能夠聽見我那邊的動態？」

麗姮神秘地瞟了他一眼，不作回答，只道：「尚文，怎麼停泊了這麼多汽車的？你家中舉行盛大宴會嗎？」

劉尚文茫然道：「不會吧，大哥說只是小宴會，純粹替媽咪接風洗塵的啊，怎麼會有這麼多人來的？」

麗姮道：「這叫小宴會？看看那些汽車陣容吧，恐怕港督的園遊會也差不多哩！」

一名男僕已上前替劉尚文開車門，道：「二少爺，太太和大少爺正在等着你哩！」

劉尚文看見樓下大廳擠滿了賓客，爲之眉頭大皺，當年他便是主要爲了避免這種場合，才找個藉口搬出外間獨自居住，貪圖清靜。

「尚文，怎麼這樣遲才來？」大廳一隅，一個五十餘歲，打扮得雍容華貴的婦人高聲道，登時把全廳的注意力都轉在劉尚文與麗姮兩人身上。

「媽咪，這是麗姮。」劉尚文連忙拉着麗姮走過去。

「伯母。」麗姮恭敬地招呼着。

「很好，很好，當志文告訴我尚文有了女朋友時，我巴不得換過機票，提早來港哩。想不到這傢伙倒有眼光，能夠認識像妳這般美麗而能幹的女朋友。」

「伯母，妳太過獎我了。」

「這不是過獎，單看尚文現時的模樣，已知道妳是有辦法的了，妳可知我費了多少唇舌，也不能令他剃掉那難看到極點的鬍鬚呢！」劉老太道。

「伯母，這是尚文自願的，我並沒有勉强他半句。」麗姐瞟了劉尚文一眼，笑道。

「不管怎樣，我知道若不是爲了妳，他也不會改變形象。麗姐，聽志文說妳是個政府公務員，是嗎？」劉老太道。

「公務員？噢，是的，也可以這樣說。我是個見習律師，現在律政署工作。」麗姐笑道。

「女律師！噢，這太好了，麗姐，快隨我來，讓我介紹妳認識一些親戚！這是嘉芙，是尚文的表妹。這是愛迪，嘉芙的未婚夫。」劉老太現在已把麗姐當作媳婦般，帶着她到處介紹。

「尚文，想不到你竟會有個律師女朋友！眼光眞不錯哩！」劉尚文的大哥志文遞給他一杯酒，笑道。

「大哥，爲甚麼你要騙我？你早知道嘉芙有了未婚夫，是嗎？」劉尚文抗議着道。

「這有何關係？若非如此，又怎能見着你的漂亮律師女朋友？尚文，她眞的是個律師嗎？」劉志文笑道。

「騙你的，她是個紅舞女，從場裏帶出來的。」劉尚文負氣道。

「尚文兄，你眞懂得開玩笑，我敢擔保你即使跑遍整個香港的夜總會，舞廳也不能找個如此高質素的小姐來。」兩兄弟身後响起一陣笑聲。

劉尚文轉身一看，原來竟是不久前在豪客夜總會有一面之緣的曾保羅。

「曾公子，質素高的小姐並不是沒有，只不過這邊廂剛露臉，當晚便被你們這些公子藏起吧了。」劉尚文笑道。

「尚文兄，你可不要亂說，我可沒有份兒啊，你剛才這話若給我的女朋友聽着，我的麻煩便大了。」曾保羅忙道。

「你們談些甚麼？我好像聽見你們提及我似的！」一個美艷動人的性感女子走了過來，笑道。

「噢，康妮，讓我來介紹，這位便是劉家二少爺，亦即是鼎鼎大名的神探劉尚文。」曾保羅連忙介紹。

「幸會了，劉二少。你的名字我早已聽過不少遍，在我想像中，你應是粗獷豪邁的，想不到竟是個風度翩翩的公子哥兒。」康妮嬌笑地伸出玉手。

「張小姐，妳的樣子比那些雜誌週刊所登的照片漂亮得多了。我眞後悔不曾往娛樂圈鑽，也找個像張小姐如此漂亮的女朋友。」劉尚文輕握着張康妮玉手道，却發覺康妮竟在他掌心輕搔了一下。

「現在開始也不遲啊，以劉二少的條件，定會把整個娛樂圈的女子弄得神魂顚倒，人人爲你呷醋爭風哩。只不過，你的女朋友會放過你嗎？」康妮吃吃笑道。

「我的女朋友又怎能和妳相比呢？」劉尚文笑道。

「尚文，你這人眞是死性不改，帶着女朋友還到處吃別人的豆腐，當心隔墻有耳。媽媽和你的女友現正走過來了！」劉志文道。

劉尚文連忙抬頭一望，發覺原來是劉志文騙他，笑罵道：「大哥，一個銀行家應是穩重殷實的啊，那有像你般說起謊來毫不眨眼的？」

曾保羅突然道：「尚文兄，報章說你數天前曾開槍擊斃一個殺人疑兇，可有這回事？」

劉尚文漫不經心的道：「是的，這人不但涉嫌殺死愛滋病毒專家趙綺霞，更與數宗案件有關。我懷疑他是隸屬於一個甚麼反愛滋會的。」

曾保羅一怔道：「反愛滋會！尚文兄，你從何處聽過這名稱？」

劉尚文隨即發覺自己說漏了嘴，忙道：「噢，這只是我胡謅出來的名稱吧了，那有這一回事？只不過他涉嫌謀殺趙綺霞女醫生倒是眞的！曾公子，靚女在旁，不要談這些大煞風景的事了，喝杯酒吧！」他不明白這曾保羅爲何每次碰上他，都要談這些令人倒胃口的事。

這時，劉志文却當衆宣佈舞會開始，登時把劉尚文弄得摸不着頭腦，弄不清楚乃兄爲何弄得如此大陣仗來替母親接風。

大廳已不知何時來了一隊小樂隊，奏起翩翩舞曲。

「你這壞蛋，明明是你大哥生日，却作出個老套故事來騙我。」劉尚文正在發呆之際，身後响起了麗姐之笑罵聲。

「麗姐，寃枉啊，我大哥的確是那樣說的，要不是妳說出來，我也忘記了今天是他的生日。」劉尚文呼寃道。

「如此說來，是你大哥說謊了？一個是銀行家，一個是流氓，你說我應該相信誰？」麗姐道。

「當然是信我了，大哥這人睜着眼睛也能說謊的！」

「信你才怪！稍後我再追究你欺騙我之罪，現在還不和我跳舞？你大哥已頻頻向我們招手了！」麗姐瞪了他一眼道。

一舞既罷，麗姐竟又被劉老太捉去作伴，劉尚文對這種場合毫不感興趣，靜悄悄的溜出花園。

驀地，他感覺到身後傳來一陣清香，回首一看，原來是曾保羅的明星女朋友康妮。

「怎麼了，不喜歡跳舞嗎？」康妮笑道。

「我最討厭人多的場合。妳又爲甚麼溜出來了？難道不怕曾公子到處找妳嗎？」

「他會找我才怪，我的作用只是陪

他出席這類場合，每次他都是丟下我，另尋目標的。」康妮道。

「原來如此。那你爲何……」

「不要提這惱人話題了，我們既然是同病相憐，你的女朋友被令堂拉着作伴，我的同伴跑去纏別人，我們何不互相慰藉呢？」

「妳的意思是……」

「你還不明白？」康妮火辣辣的軀體已整個挨在劉尚文身上。

那個貓兒不吃魚，尤其是對着這樣貌、身材均屬上上之選的惹火尤物。

劉尚文並非道學之輩，當下便老實不客氣的摟着康妮纖腰，低聲道：「隨我來！」

這裏是他的家，他當然知道那裏最安全，堪作陽台，匆匆一戰。

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兩人才分別溜回大廳，廳裏的人似乎都不會發覺兩人失踪了這麼久。當然其中有一個是例外，但這人也只是留意到不見了劉尚文。

「怎麼了，你跑去和那一個女人快活了？」麗姐半眞半假的捉着劉尚文問道。

「那有這回事？我只是外出散步吧了！」劉尚文嚇了一跳。

「你這人眞是頑固，好歹也留在這裏應酬一下嘛！乖乖的不要亂跑，吃過晚飯後，我再陪你外出走一走，好嗎？」麗姐心裏的確對劉尚文之性格極爲欣賞，可惜她並不知道劉尚文剛才眞的是溜去和另一女人風流快活。

劉尚文這才輕吁一口氣，道：「知道！遵命！一切都聽妳的。」

「尚文，伯母剛才要送給我一份見面禮。」麗姐低聲道。

「噢，是嗎？是甚麼東西？」

「是一條鑽石項鍊！」

「那她一定很喜歡妳了！」劉尚文微笑道。

「但我不會接受。」

「妳不要？爲甚麼？」劉尚文大訝道。

「無功不受祿嘛，我又不是你的眞正女朋友，怎能收這厚禮？何況，我這趟假扮你女朋友，從你處另有報酬可取呢？」麗姐笑道。

「妳眞傻，報酬是報酬，見面禮是見面禮，何須理會這麼多？我媽咪有的是錢，妳若不替她花掉一點，她會不高興哩。」

「你放心吧，她對我簡直滿意萬分，只不過若她知悉我只是你的冒牌女朋友時會有何種反應，則不得而知了。」麗姐嬌笑道。

「求求妳，千萬不要揭穿，甚麼條件我也依妳。」劉尚文急道。

「尚文，何須我來說？這把戲遲早都會穿的！」

「怎麼會，我一定要弄假成眞，把妳變成我的眞正女朋友。」

「那麼你努力點吧，暫時來說，你的表現尚令我滿意。」

地利人和　破案升官

回到家門時，麗姐回轉身，抬頭凝視劉尚文臉上，道：「尚文！你可有後悔嗎？」

劉尚文一愕，問道：「後悔甚麼？」

麗姐道：「你的鬍鬚不見了，難道你不心痛嗎？」

劉尚文笑道：「一把鬍鬚換回來一個嬌滴滴的女朋友，這樣便宜的事到那裏找？我怎會心痛。」

麗姐瞟了他一眼，道：「自作多情，誰是你的女朋友了？」

這時的麗姐，因喝了數杯酒的關係，雙頰泛出桃紅，目如秋水，那模樣實在誘人之極，劉尚文再也忍不住，一把摟入懷中便吻向那櫻桃小嘴。

麗姐毫無心理準備，極力掙扎，片刻後才放棄抵抗，緊緊的摟着劉尚文，嬌喘連聲的道：「你這壞蛋，竟然用强，我要控告你强吻！」話雖這麼說，櫻唇却是微張，毫不設防的讓劉尚文吸吮着香舌。

劉尚文得寸進尺，一隻怪手竟從麗姐身後遊走至胸前，偸襲要害。

麗姐之晚裝薄如蟬翼，且內無障礙，迅即被劉尚文佔領峯頂要地，登時一陣酥麻，從乳尖遍播全身；片刻後方懂得推開劉尚文的手，低嚷道：「尚文，不要，別人會看見的。」

劉尚文看見麗姐只是象徵式輕微反抗，那肯罷手，變本加厲的不停在她耳珠及頸項間輕咬，雙手則隔着衣服在雙峯上搓揉。

「尚文，不要，不要挑逗我，我們不該這樣的，遲些才可以，噢……」麗姐口中極力反對，雙手却緊摟劉尚文脖子，大開方便之門，讓愛郎姿意愛撫。

啪的一聲，大門不知何時已被劉尚文弄開，只見他一把摟着麗姐在懷裏便推門而進，燈也不亮，用腳跟把門掩上後，便把麗姐放在大廳地毡上壓着狂吻。

「噢，你爲甚麼這般猖狂的，噢，不可以這樣嘛……」麗姐發覺自己上身已毫無保留地裸裎劉尚文眼前，一雙玉乳更被他毫無阻隔地盈握在手之際，簡直不知所措。

劉尚文是沙場慣將，知道機不可失，連忙替自己解除束縛，更迅速把麗姐身上最後障礙除掉，摟着她便往房裏走。

麗姐不停地輕搥劉尚文胸膛低嚷：「不要嘛，你這人實在壞死了，噢，輕一點……哎唷……痛死我了……」

不知何時，搥着劉尚文胸膛的粉拳已改變目標，摟着頸後……

良久之後，响起了「啪」的一記清脆聲音。

「你這壞蛋，這記是舊債！」黑暗

中，響起麗姐似嗔似嗲的聲音。

「啪」的一聲又響起了第二記清脆耳光聲。

「死東西，這是新仇！是你強姦我的代價！」

「親愛的，請妳再多打我兩記吧！」劉尚文笑道。

「死性不改，還是這樣嬉皮笑臉。我才沒空打你，你以為我不痛的嗎？」麗姐嬌嗔道。

「求求妳再多打兩記吧，因為……」

「因為甚麼？」

「因為我稍後還要……」

「你要死了，還要……」

* * *

清晨時，麗姐小鳥依人的蜷伏在劉尚文懷中，柔聲道：「尚文，你打算如何處置我，是否像其他的女人般玩膩時便一腳踢開？」

「怎麼會呢？我若把妳踢走的話，媽咪向我要人時，我到那裏找妳？」劉尚文意猶未足的在麗姐那迷人身軀輕撫着。

「算你聰明，伯母昨日已告訴我，若你欺負我的話，便立即用長途電話通知她，她定會立即飛來香港替我作主。」

「這可慘了！二對一，我今後還能有好日子過？」

「尚文，你喜歡吃甚麼早餐？我給你弄吧，火腿蛋，好不好？」

「不，我只喜歡吃妳！」

「不要胡鬧了，稍後還要上班的。噢……」

* * *

劉尚文把公事處理完畢後，一看腕錶，竟是下午六時多，連忙撥了個電話到律政署找麗姐，誰知麗姐早已下班。

劉尚文沒有辦法，只得收拾桌上文件，驅車回家。

為了麗姐，他竟然放棄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到酒吧消磨一兩個小時，享受冰凍啤酒的樂趣。

可是，麗姐並不在家。

他連忙跑到管理處一問，管理員標叔神秘地笑道：「劉先生，陳小姐不曾回來過，但剛才則有另外一位靚女來找你。」

「有靚女找我？她現在那裏？」劉尚文一呆。

「是的，她剛進升降機你便下來了，定是錯過了。」標叔的笑容充滿了曖昧。

劉尚文眉頭一皺，連忙跑回家裏。

門前，站着一個性感動人的美女，正是與他有一夕之緣的豪客夜總會皇牌莉莉。

劉尚文嚇了一跳，急道：「莉莉，怎麼是妳？有事找我嗎？」

莉莉嗲聲道：「沒有事便不能找你嗎？你這沒良心的，這麼久也不來找我。怎麼了，這麼快便玩膩了嗎？」

劉尚文大為頭痛，只好道：「怎麼會呢？妳也應知道我近來忙得要死。」

「我當然知道，否則我不找你算賬才怪！還不開門讓我進去，難道你不歡迎我，抑或是屋裏另有女朋友，不方便？」

劉尚文大感為難，若不讓她內進，似乎有點狠心，畢竟這女人與自己有一夕香火緣，而且她對自己，不但千依百順，且不曾收過任何報酬。

但是，若麗姐回來，說不定會跑過來，那豈不是更糟，最要命的是麗姐曾要了他家裏的門匙，說有空時過來替他收拾地方。

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道：「屋裏那有別的女人呢？我剛巧打算外出，聽說妳來了，所以才跑回來。這樣吧，我和你外出吃晚飯，跟着送妳回夜總會，好不好？」

「當然好了，我們現在便走吧！」莉莉露出了笑容。

劉尚文這才輕吁一口氣，雖然也得花上一兩個小時，但總算可以打發她。

「妳等我一刻，我進屋拿點東西！」劉尚文匆匆進屋拿証件、佩槍等雜物。

在車裏，莉莉笑問：「文哥，怎麼把鬍鬚也剃掉了？」

「不好看嗎？」

「怎會不好看，你現時的模樣簡直比電影小生還來得俊，只是卻少了數分粗獷，不像以前那般雄糾糾。但願你稍後不要失掉那雄糾糾的丈夫氣概，使人家不滿意！」莉莉嬌笑道。

「莉莉，請聽我說，稍後我還有要事待辦，不能陪妳……」劉尚文急道。

「我不依啊，人家這麼久才有一晚假期，你卻說有事要辦，不能陪我。不，我今晚是肯定跟着你的了！」

「莉莉，我的確有事要做。吃過晚飯後，我先送妳回家，稍後若能抽空的話，我再來找妳，好不好？」

「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若我回到家裏，你會來找我才怪！」

劉尚文大感為難，他實在並沒有要事，只不過希望盡早回去，與麗姐共渡春宵。

莉莉已跟着道：「文哥，我也不會令你為難的，既然你有要事，那我們不要吃晚飯了。先回家聚一聚，好不好。」那聲音，那媚眼，散發出無可抗拒的誘惑。

回家！這簡直要了劉尚文的命！但若拒絕的話，定會把莉莉惹惱，橫下心來纏着他不放人，那更麻煩。

無法可施之下，劉尚文只得道：「這也好，不過我們既然出了來，也不必跑回去那般麻煩了，乾脆到九龍塘一試那裏的設備吧。」

莉莉捏了他一記大腿，媚聲道：「你這人真是懶得要命。」

床上的表現，自然是莉莉來得出

色，麗姐初經人道，與之簡直無法比較。

不多久後，劉尚文已渾忘一切，只顧着與莉莉沉迷享樂之中。

「妳這狐狸精，簡直要把我搾乾一樣！」

「文哥，難道你不喜歡嗎？」莉莉騎坐在他身上奔馳着，嬌喘的道。

終於，一切歸於平靜。

這時，劉尚文才猛然省起麗姐，忙推開仍伏在胸膛上的莉莉，道：「時間不早了，妳先去沖身吧！」他希望藉此機會撥電話找麗姐。

「不，我要你和我一起沖身！」莉莉扭動着蛇腰。

「妳先進浴室吧，我撥個電話回去後便來！」劉尚文把她推進浴室。

麗姐家裏的電話仍沒有人接聽，劉尚文不禁大為奇怪，麗姐在早上與他分手時，明明曾叮囑他晚上找她的啊！難道出了甚麼意外？

驀地，傳呼機響了起來。劉尚文急忙拿起一看，原來只是警局找他，想起麗姐根本不知道他傳呼機號碼，不禁啞然失笑。

「劉SIR，尖沙咀黃龍酒吧發現懷疑是變態殺手的踪影，請你立刻前往。」

「我立即到。」劉尚文跳下床，也不沖身便穿衣。

「文哥，你還不快點來？」浴室裏響起莉莉的嬌媚聲音。

「警局裏有急事，我先走了，梳粧桌上有數仟元，妳拿去買東西吧！」劉尚文道。

莉莉裸着身軀，從浴室跑了出來，把劉尚文放在梳粧上的數仟元塞回他口袋裏，道：「文哥，不要給我錢，我會生氣的。」

「莉莉，聽我說，我只不過是送件禮物給妳吧了！」

「不，若要送我禮物，必須要和我一起挑選，否則我不要！」莉莉撒着嬌道。

「好吧！好吧！改天我再和妳去買！妳在這裏休息一刻吧！」

「等我一等，我和你一起離開，你在轉角處讓我下車便成，獨個兒從這裏走，實在尷尬的。」莉莉匆忙穿衣。

劉尚文在出了情人別墅的轉角處放下莉莉，讓她自行截的士回家後，逕自駛往尖沙咀黃龍酒吧。

他整天都有點心神不屬，根本不曾留意到正有一部深色房車泊在別墅外，等着他的車駛出。他更不知道這輛房車，打從他剛才自家裏出來，便一直跟踪着他。

而這部房車，在劉尚文放下莉莉後，竟停止了對他的跟踪。

當劉尚文匆匆趕到尖沙咀時，老遠便看見黃龍酒吧附近聚集了一大羣人，連忙把車停在一旁，上前查問。

穿過人羣後，劉尚文一眼便瞥見地上俯卧着一名穿着西服的男子，背心上染了一大灘鮮血，旁邊則站着協助他調查後門殺手案件的陸志强督察。

「發生了甚麼事？」他上前把地上那人扳轉一望問道。

「劉SIR，剛才我接獲消息說這裏發現一名與你之拼圖上的男子極為相似的人後，便立即趕來監視，等候你前來認人，誰知道這人似是發覺我們在監視他，急步離開酒吧，我們於是便跟了上去。那知他不但狂奔，且拔出手槍向我們發射。於是我們便開火還擊，把他擊倒。已通知了救傷車的了。」

「他用的是甚麼槍？」

「點四五航空曲，劉SIR，便是這柄。」一名警探拿出一個裝有一柄手槍的透明膠袋，交給劉尚文。

「這人雖然面貌有點相似，但卻非我當日在紅磨坊酒吧前遇見的那個人。他身上可有甚麼証件？」

「劉SIR，這人身上除了數千元港幣外，還有十多元人民幣，除此之外，便甚麼也沒有了。噢，當時他還手持着一個黑色公事包，但裏面甚麼也沒有。」陸志强答道。

「如此說來，這人可能是個非法移民，剛打算在附近做案，却被你們無意碰上，他也可算倒楣了！」劉尚文笑道。

片刻後，救傷車已到，把那人抬走。

擾攘一番後，已是晚上十時多，劉尚文跑回車裏，撥着麗姐家裏的電話。

電話響了很久，仍是沒有人前來接聽。劉尚文大為納罕，她究竟跑到那兒去了？

他隨拿着記事薄，找着史丹利大律師家裏的電話號碼。

「史丹利，我是劉尚文，可知麗姐在那裏嗎？」

「你可問得奇怪了，我怎會知道？她剛到五時便匆匆下班離去了，似是有約會，往日她總是逗留到很晚的。怎麼了，打算追求她嗎？我看你不要白費心機了，她把你恨之入骨呢！」史丹利大笑。

「去你的！」劉尚文掛斷了線，跑到附近小食店匆匆吃了點東西便驅車回家。

管理員標叔看見他回來，便道：「劉先生，陳小姐還是不曾回來。」

劉尚文來到麗姐家裏，門鈴也不按便用工具撬門而進。屋裏，仍是早上他離開時的模樣，因為他胡鬧的關係，麗姐連收拾床鋪的時間也沒有，便得匆匆上班。

現在床上仍是一片凌亂，很顯然地，麗姐不曾回過來。

劉尚文不得要領，只得返回自己家裏，剛打開門，便隱約聽見自己家中的電話正在響着，急忙掩上麗姐家裏的大門，跑到自己家。

可恨的是愈心急，家門愈是難開，好不容易才跑到沙發旁拿起聽筒，却只能聽見「嗚……嗚」的聲音，對方剛巧收了線。

劉尚文正在咒駡着那該死的大門之際，電話却重新響了起來。

他拿起聽筒，也不待對方說話便問道：「麗姐嗎？妳跑到那裏了？」

電話裏傳來的卻是個陌生的聲音：「劉幫辦，你也知道你的律師女朋友現在我們手中嗎？」跟着便是一陣狂笑聲。

「你是誰？」劉尚文嚇了一跳。

「劉神探，你不用知道我是誰！現在請你先聽一聽這美妙的聲音。」跟着，電話裏傳來陣陣女子的呻吟，那聲音虛弱萬分，劉尚文聽來有點耳熟，但卻不敢肯定是否麗姐。

「劉幫辦，剛才你聽見的聲音不久之前還非常美妙的。當然了，有哪種聲音比叫床還美妙。可惜，經過我們輪番伺候，她實在興奮過度，而且有點累，所以變得力竭聲嘶。不過，我眞佩服你的眼光，她那兒好像水蜜桃般，幹起來特別舒服，還有她那屁股……」

「住口，你們這些禽獸……」劉尚文目眥欲裂，怒喝道。

「劉幫辦，你既然不願意聽，那我便和你談正經事吧！」那人狂笑道。

「你們要怎樣？」

「很簡單，我們有一宗交易要和你談。」

「是甚麼交易？」

「這交易在電話中不方便說，你現在立即前來南灣，我們在B7泳屋等你，只要你答應和我們合作，你的女朋友便可以立即隨你回家，要是你在一個小時內不到的話，明天各大報章便會收到剛才那三英戰律師的精彩照片，而南灣海灘上更會有一具全身赤裸的豔屍。」

「我只須答應合作，你們便會放人？」劉尚文有點不相信。

「當然，我們極有信心你不會食言的，畢竟我們手上拿握着那些精彩照片哩。記着，你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而且，你只可以單身前來，若我們發現有其他警察的話，你得到的將是一具屍體。」那人大笑數聲後方掛斷電話。

劉尚文呆了一呆，隨即匆匆進睡房作了一番準備，方驅車往南灣。

一路上，他盡量壓制着心中怒火，因爲他知道憤怒實在無補於事，反令自己更容易出錯，他一定要冷靜，否則不但不能救回麗姐，反令自己身陷萬劫不復之境。

擄劫麗姐的究竟是何方人馬？他們有何目的？

驀地，他想起了一點，他們從何得知麗姐是自己的女朋友？麗姐和他的關係，外間根本沒有人知道，除了昨晚曾出席家中宴會那些人，莫非這批人與昨晚之賓客有關？

這時的南灣道，靜悄悄的，偶然也會遇上一輛停泊在路旁的汽車，車裏黑影晃動，分不出男是女，是一個還是兩個，更分不出他們是到幽會談心的情侶還是監視他的歹徒。

他把車停下後，輕拍一記腰間佩槍，便小心翼翼的走向海灘之泳屋。

整個沙灘黑黝黝的，看不着半條人影。

劉尚文並沒有亮起手電筒，只摸黑前進。他並不是企圖偷偷的摸到B7號泳屋，因爲對方肯定已知道他經已抵達，絕無可能偷襲成功。

手電筒的光度有限，除了能夠照着路外，在此環境下實沒多大作用，只會暴露自己的身形，做成極大目標，敵暗己明，乃非常不智之行爲。

衆多泳屋當中，其中一間亮起微弱之燈光，不消說，這定是B7泳屋。劉尚文一步一步的走向該光亮之處。

當他來到泳屋前之階梯時，右側不遠處的岩石後響起一個男子的聲音：「站住，你是否劉尚文？」

「我便是劉尚文。」

「拿出你的槍拋過來！」

「辦不到，我要先見一見麗姐。」

「不可以，不放下武器便甚麼也沒商量！」岩石後那人道。

劉尚文心念一動，忖道：「對方既然約我來談判，該在屋裏等候我才是，爲何還要躲在外間？難道他們的目的根本便不是約我來談判？」他隨即聯想到若要和他談判合作的話，爲何還要輪姦麗姐，雖說他們仍掌握着那些照片，但若要拿來挾持他，似乎有點不足夠。

他當下便打定主意，從腰間拔出手槍，拋而岩石後，身形則同時衝向泳屋裏。

「砰、砰、砰！」身後立即響起數下槍聲。劉尚文連忙撲在地上，滾向泳屋內之房間。

黑暗中，他隱約看見地上蜷臥着一條黑影，連忙掏出手電筒一照。

只見一個赤裸女子，雙目圓睜，頸間及乳房上瘀痕纍纍，下體私處紅腫，更有着觸目之血漬，竟是與他分手不久的莉莉。

劉尚文一探莉莉氣息，發覺她早已氣絕後，簡直憤怒到極點，連忙捲起褲管，從襪間拔出暗藏的手槍，閃身撲出房外，登時引來數響槍聲。

這些人在事情敗露後，仍不離去，目的顯然是要把劉尚文置諸死地。可惜他們實在太沒信心了，堅持要劉尚文拋掉手槍方敢行動，要是他們在劉尚文前往泳屋途中，給他一記冷槍，機會可能大一點。

可是，這也難怪他們的，劉尚文的名頭實在太響亮了，經過數天前一槍擊斃挾持油站經理的歹徒後，更被報章渲染得出神入化，譽爲神槍手中的神槍手。他們實在害怕黑暗中未能

命中劉尚文，更可能招致反擊。

他們沒想到因一時貪歡，輪姦莉莉，致露出極大破綻，更沒想到劉尚文剛才拋掉的，只是一柄玩具手槍。

這當然了，佩槍對一個警務人員來說，乃第二生命，怎能隨便拋掉？

劉尚文以石欄作掩護，細心察看四周環境，從剛才槍聲之來源，對方最少有三個人，槍的威力並不大，只是點二二口徑左右的小手槍。

右側——現在來說應是左側——岩石後，躲着一個，另外一個則躲在不遠之樹後，餘下的人則不知在那裏了。

「你們是誰，爲何要殺我？」他揚聲道。

沒有人回答。

劉尚文隨即站起身形，像是企圖關掉泳屋的燈模樣，但只站立了一半，便轉身向左。

果然一個頭顱和一隻握着槍的手臂露了出來。

「砰、砰！」連續響了兩下槍聲和一聲慘叫。

劉尚文只放了一槍，餘下的一槍則是左側岩石後那人放的，射在那裏則不清楚了，但劉尚文極有信心，知道自己那一槍已準確地在那人頭上開了一個洞。

他立即從石欄跳下，閃進岩石及草叢間。跟着從口袋裏拿出一副眼鏡戴上，有了這東西，在這環境下實在無往而不利。

那是甚麼眼鏡？那當然是黑夜中也能清楚地看見四周環境的紅外線眼鏡！

他蛇行鼠伏的繞過泳屋，找尋那躲在樹後的歹徒，片刻後，已來到那人身後。

那人聽見身後似有微響，連忙轉過身來，却只看見火光一閃，右肩已傳來一陣劇痛，再也不能把持着手槍。

劉尚文箭步衝前，把槍嘴抵在那人額上，喝道：「你們是誰，爲甚麼要殺我？快說，否則我一槍打死你。」

那人只顧得呻吟，並不回答，那肩上的槍傷痛得他跪在地上。

劉尚文一腳把他踢翻地上，跟着狠狠的踩在他傷口上，道：「快說，若你說出來的話，我讓你離開這裏。」

那人急道：「眞的？」

劉尚文道：「我絕不食言！」邊說邊視察回周環境。

那人道：「是有一個人出錢僱用我們這麼做的。」

「那人是誰？」

「我們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只知他是屬於一個甚麼三A會。」

「那人是甚麼樣子，出價多少？」

「那人年約三十歲，戴着一墨鏡，出價八十萬。」

「八十萬，可算大手筆了，你們是那一個組織的，來了多少人？」劉尚文不停地四處張望。

這時，遠處傳來陣陣警車聲。

「這……這……」

「警告你，可不要功虧一簣！」劉尚文喝道，腳下一緊。

「我……我們是海南幫的，一共來了五個人。」

「你立即走吧，快點！」

那人如獲大赦，急忙掩着傷口逃跑，但只跑了十多步，身後已響起一下槍聲。

「我只是讓你離開，却不會說活着離開啊，蠢才，稍後，定會有人抬你走的了！」

大路上投下射燈光線，一個聲音在空中飄盪着：「我們是警察，下面的人立即舉手，慢慢地走到沙灘中央站着，把槍丟在沙灘上，否則我們便採取行動！」

「我是九龍區重案組劉尚文督察，這裏還有三名持槍兇徒，較早之前曾姦殺一名女子，你們要小心一點！」劉尚文揚聲道。

「劉SIR，請你盡快上來，否則可能誤傷你，這裏由我們來接手便行！」

這區不屬劉尚文管轄，無權處理，但他怎甘心放過餘下三個曾姦殺莉莉的兇手。

隨即他一眼便瞥見不遠之泳屋中，正有一人意圖進走，連忙向之瞄準，扳動槍機。

「砰！」的一聲，那人應聲而倒。

「不要開槍，我們投降！」黑暗中，兩個人分別嚷道。

「哼，便宜了你們！」劉尚文心裏駡道。

＊　＊　＊

劉尚文拖着疲乏的身軀回到家裏時，已是清晨七時，推門內進時，竟看見麗姐穿着一件頗爲性感的睡袍，在沙發上睡着，左襟敞開，露出如白玉般的酥胸。

劉尚文連忙上前把她抱起，走向睡房，誰知她已睜開眼睛，道：「尚文，你回來了？」

「妳昨晚跑到那裏去了，害得我擔心了一整晚！」

「昨天下班時，我提早離開辦公室，打算買點東西便回來等你，誰知道伯母竟在律政署樓下等候着，要我陪她挑選首飾和逛公司，打了整晚電話找你不着，又不知你的傳呼機號碼和車裏的無線電話。回來時，標叔說你回來過片刻又剛剛跑掉，便在這裏等候你回來，那知竟睡着了。有重要的案件發生嗎？」麗姐摟着劉尚文後頸道。

「是的，讓我先沐浴，稍後才慢慢告訴吧！」劉尚文打了個呵欠道。

「讓我來替你擦背，你一邊沐浴一邊告訴我吧！」

「妳不怕弄濕這漂亮性感的睡袍嗎？」

「我可以脫下來的嘛，只不過你可

不准毛手毛腳的！尚文，你喜歡這睡袍嗎？」女為悅己者容，這句話說的一點兒也沒有錯。

「當然喜歡了，愈看愈令我心猿意馬！」

「快點沐浴吧，滿身都是臭味！」

麗妲把劉尚文推了進浴室。

在麗妲替他擦背時，劉尚文便把昨晚之情況說出，只省了和莉莉幽會那一段，以前往尖沙咀查案來塡補空間。

「莉莉是否便是不久之前在這裏留宿的那一個？」麗妲帶着醋意的問道。

「是的，妳見過她嗎？」

「我親眼在停車場見着你們下車的，她還整個人都挨在你身上。尚文，我得預先警告你，今後可不能再帶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來，否則我不睬你！」

「有了妳，我怎會找那些人啊！」

劉尚文回身摟着麗妲，有所動作。

「快點抹乾身體，上床休息吧，通宵沒睡，你定是很累的了，還這樣心多多！」麗妲推開了他，跑回床上。

劉尚文匆匆抹乾身體，圍上一條浴巾，回到麗妲身側躺下，道：「麗妲，我們今天便去註册，好不好？」

麗妲瞪大眼睛：「尚文，你說甚麼？」

劉尚文重複道：「我是說結婚。」

麗妲連忙坐了起來，笑道：「不要臉，誰和你結婚了？我不是說過對你不感趣的嗎，你只不過是强姦了我吧了。我現在正搜集証據控告你呢！」

劉尚文隨即擁着她，笑道：「不必搜集了，現在我便提供妳一些証據！」接着便扯開蓋在麗妲身上的被單。

麗妲邊享受着他的愛撫，邊嬌喘道：「尚文，說正經的，我不想這麼快結婚。」

「爲甚麼？」劉尚文的一張嘴巴和兩隻手都非常忙碌着。

「因爲我還要觀察你的表現，二來我希望能夠拿到正式律師執照才結婚。噢……」

「妳不怕我屆時玩膩了，一腳把妳踢走？」

「我才不怕呢，你不知道我有着强大靠山嗎，昨天伯母便强逼我挑選了數件首飾，噢，尚文，輕一點……」

「妳聰明的話，便乖乖的跟我去註册，否則我若反悔時，媽咪也不能保妳！」

「尚文，若你眞的變心，那一紙証書便能有保障嗎？」

「不能！」

「那我爲何要急着結婚？屆時又要申請離婚這般痲煩。」

「不，我一定要妳嫁給我！」

「我不嫁，哎唷……」

* * *

「劉SIR，署長找你。」劉尚文剛回到警局，值日警官便通知他。

劉尚文不禁眉頭一皺，這「黑面神」署長不知會否見着他的模樣便不開胃；自從他調到這裏來後，除了第一天外，便從沒有召見過他。

莫非是罵他昨晚擅自行動？或是怪他狠毒，槍槍致命了？

克捷臣打量着劉尚文良久，方才道：「劉督察，請坐。」

劉尚文看見他的臉色並不如想像般那麼黑，略吁一口氣坐下。

「劉督察，你調來這裏雖然時間甚短，但是你的表現令我非常滿意。本來，你只是我向港島區暫借過來的，現我打算向上級爭取把你留下來，但我首先要知道你本身的意向。」克捷臣緩緩道。

「我能有選擇嗎？通常我們這一級的，今天這裏，明天那裏，我也習慣了。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吧，我沒有意見。」劉尚文想不到克捷臣說的只是這些。

「不是的，我最尊重屬下的意見，若有任何一個警官不喜歡替我工作，或是不喜歡這裏的環境，可隨意向我提出，我絕對不會留難，在紀錄上我也只會根據工作表現評分。怎麼樣，你願意留下嗎？若你願意留下的話，我便立即向上頭申請，因爲我知道你手頭上的案件已有了突破，將在短期內解決，屆時你將會返回港島，我再申請你過來幫忙便有困難。」

「好吧，既然你喜歡我在這裏，那我便留下吧。但是，我有條件的。」

「難怪別人叫你流氓了，眞懂得把握機會來敲搾。」克捷臣笑道。

「我要換過一張椅，因爲我經常都會在警局過夜，那椅子硬崩崩的，睡起來不舒服。」

「這個容易，我可以立即命人替你換過一張舒舒服服的，讓你開開心心的每晚都在警局睡。」

「我另外還要有個何均身邊那女警般的女助手。」

「你不是要找女警來陪你過夜吧！」克捷臣嚇了一跳。

「怎會呢？我只要她每天早上負責替我買早餐吧了。署長，最好能夠找到那個在晚上負責無線電傳呼的女警。」

「你喜歡她？可以，我明天便調她過來你那處，但你可不要後悔？」克捷臣笑道。

「我爲甚麼會後悔？」

「屆時你便會知道。是了，有兩點我必須提醒你。第一，日後若再遇上昨晚那種情形，希望你能夠預先知會總部，不可單身冒險。第二，每次開槍時，略爲偏差一點，若長此下去，疑匪全部死光的話，我們的檢察官、主控官都會統統失業。」想不到這黑面神還保留着一些英式幽默。

「好吧，那我下次便多開幾槍吧。」

「你還要多開幾槍？」

「當然了，不打死他，我的安全沒

有保障，只好把疑匪打成殘廢，使之沒反擊之力。兩槍擊在手臂上，兩槍擊在腿上，使他不能反抗，也不能逃走。」

克捷臣搖搖頭：「你這人眞是無藥可救。是了，有關你的表現，我已有報告送給上頭，如無意外的話，一個月內你會變成超人。」

「我會變成超人，這是甚麼意思？」劉尚文呆了一呆。

「你不是說過超人是有三粒的嗎？」克捷臣大笑。

「我升級？」劉尚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當然了，以你如今的外貌，若再不給你一點好處，難保不被一些導演、監製拉了你去拍戲！」

* * *

「劉SIR，謝東尼的身份已查出來了。多明尼加有消息回來，他的護照是眞的，父親是謝中堅。」麥超跑了進劉尚文房間道。

「謝中堅，是否便是前本港銀行家，因涉嫌與一商業訛騙案有關而逃往多明尼加，跟着不知所踪那個？」

「是的，便是那個謝中堅。」

「仍然沒有人前來認屍嗎？」

「沒有。」麥超答道。

「試一試透過電視警訊節目，呼籲市民幫忙，看着能否找到他的住處。」

「知道了，我這便去安排。」

* * *

還沒夠五時，劉尚文已拿着一朵玫瑰花，跑到律政司署。

麗妲一看見他的影子，便杏眼圓睜的跑了出來：「尚文，你這是甚麼意思？」

「麗妲，妳不是要我送給妳玫瑰花，而且一定要送到這裏來的嗎？」

「但也不是送這麼多的啊，百多盒花，把這裏都塞滿了，這害我給別人笑得臉也紅了！」麗妲嗔道。

「麗妲，妳說每天一支，連續半年嘛！我這人記性差，恐怕有一天忘記了，妳便會怪我表現差，不夠誠意，所以乾脆差人把半年的花一次過送到。每一盒裏，我都叫他們註明日期的了。」

麗妲簡直啼笑皆非，道：「你爲甚麼不一次過把半年的飯都吃進肚裏，省得每天都吃那麼痲煩。」

「呵！呵！原來是你這流氓來了！怎麼了，你的黑面神局長把你的鬍鬚也剃掉嗎？」剛巧史丹利走了出來，看見劉尚文這時的模樣，登時大笑。

「史丹利，還有一個人比黑面神更兇！」

「噢，是嗎？究竟是誰，說來聽聽。」

「便是你這寶貝助手，你看看吧，我連續送她半年玫瑰，她仍不滿意，還要罵我！」

「甚麼，那些花是你的傑作？」史丹利大嚷道：「你可知道我這裏的接待員今天甚麼工作也不會做過，光是收花便收到手軟，一個送花的剛走，另外一個便到！」

「史丹利，你說吧，那有人這樣送花的？」麗妲訴苦地道。

「麗妲，我早說過這傢伙不是人的了，要不要我替妳把他撵出去！」

「史丹利，我先走了。尚文，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拿手袋。」麗妲臉紅紅的回到自己房間。

「好小子，你是如何把她俘虜的？」史丹利睜大眼道。

「史丹利，你弄錯了，是她俘虜我，不是我俘虜她。」劉尚文苦笑道。

「小子，我警告你，可不能欺負她，否則我不放過你。」史丹利嚷道。

「我欺負她！她不欺負我已是謝天謝地了！史丹利，看看我頸上的領帶吧，簡直縛得我透不過氣來，還有我的鬍……」

「尚文，這是你自願的，若再在別人面前說我强逼你的話……」麗妲已拿着手袋來到。

「我不說，我不說……」

「中國語言眞是傳神，我現在知道甚麼是『一物治一物』了。」史丹利大笑。

* * *

這天，劉尚文剛苦悶着沒有線索追查三A會主腦人及其他兇手之際，桌上的電話便响了起來。

「哈囉，你知道我是誰嗎？」傳來了一把甜美而嬌滴滴的聲音。

「是誰？」劉尚文雖覺聲音有點耳熟，但却認不出是誰。

「我是康妮啊！你這人眞沒良心，這麼快便把我忘掉，難怪每個人都說你們這些富家公子要不得。」

「噢，是妳！找我有事嗎？」劉尚文意味到又有痲煩。

「我現在悶得很，可否來陪我？」

「現在？妳不是說笑吧，我還要當值的啊。」劉尚文低嚷道。

「來吧，以你現時的地位官階，何須留在警局當值，不要騙我了！」

「康妮，我眞的是很忙，不如……」

「算了，你既然這樣忙，我便找你的律師朋友聊天吧，我肯定她必然對那天爲何神秘失踪了一個小時，以及你家裏那秘密地方有興趣的。」康妮吃吃笑道。

「不要，不要，妳在那裏？我立刻來。」劉尚文大吃一驚。

十分鐘後，劉尚文已來到康妮的香閨。

康妮一看見他，便投懷送抱，更送上一個熱吻。

「康妮，請妳了解我的處境，實在不可能和妳在一起的。我送給妳一筆錢，好不好。」

「不，我又不是要和你在一起，只要你能不時來陪我一刻吧了。至於錢，我現在已有很多了。事實上，再過

些日子，我便會把保羅一腳踢走，另找一個可靠的結婚去。」

「眞的？但我……」

「放心吧，你不是我的對象。你這人條件太好，絕對不是我所能夠控制的。但在我沒有找到眞正對象之前，你必須抽空陪我！」邊說邊主動地替劉尚文寬衣。

良久後，劉尚文方有機會點上一枝煙，躺在床上歇息。

「尚文，你可知道我是何等的苦悶啊？爲了顧全形象，絕對不可以胡來，而這裏，像你這般只做不唱的人實在太少了。」

「保羅呢，他不能滿足妳嗎？」

「不要提他了，他這人只對男人有興趣，即使和我來時，也只是……總而言之，他若有你十分一之長處，我也不會打算把他踢走。」

「他眞的有這嗜好？」劉尚文吃了一驚。

「不用擔心，我已很久沒和他上床的了，不久之前，我還特地檢查了一次身體，絕不會有事的。」

劉尚文這才略爲放心，決定稍後再找醫生檢查一次身體。

「尚文，那天聽你提及過有一個甚麼反愛滋會，是眞的嗎？」

「妳說呢？」

「我知道你不會胡說八道的，是嗎？快點告訴我！」

「是的，的確有這個組織存在，如我沒有錯的話，他們的名字應是甚麼反抗愛滋病者協會，簡稱三A會。不久之前被我射殺的那個人，大腿內側和小腹下便紋有三個A字。」

「三個A字的紋身？尚文，你有沒有弄錯？」康妮大驚道。

「我怎會弄錯。怎麼了，妳也見過這類的紋身嗎？」劉尚文隨口問道。

「保羅身上也有這紋身啊，難道他也是三A會會員？」康妮花容失色的道。

「他有這紋身？噢，這眞太美妙了，康妮，謝謝妳提供我這寶貴線索。」

「尚文，你可不要說出來啊！」

* * *

劉尚文在停車場足足等了一個小時，方看見曾保羅施施然走向他的汽車，忙發動引擎上前。

「保羅，上車吧！」他打開了車門。

「咦，怎麼會是你？尚文兄，找我有事嗎？」曾保羅猶豫的道。

「是的，我有點心事，必須要找你談一談。」劉尚文微笑道。

「你有心事找我談？」曾保羅半信半疑。

「是的，我媽咪逼我結婚，但我實在有苦衷，但又不敢向她和大哥說明，這個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我實在找不到一個可以幫我的人了。」

「噢，是嗎？說來聽聽！」曾保羅頗感興趣的坐進劉尚文的車。

「你知道我爲何到現在還不結婚嗎？」

「你不願意受束縛，是嗎？」

「我只是做給別人看的，事實上，我對女人根本便提不起興趣。」劉尚文的表情十足，他不跑去拍戲實在是浪費。

「眞的？那麼你是對男人有興趣了？」

「唉，我也不知道應如何說才好，保羅，你可有僻靜的地方，我的意思是……」

「有，有，我在西貢有一所渡假屋，那裏一個人都沒有的，你可以盡情傾吐。」

劉尚文還沒聽完，便一踩油門，驅車直駛西貢。

來到渡假屋時，劉尚文證實屋裏沒有別人的時候，便拔出手槍，抵着曾保羅。

曾保羅大吃一驚，急道：「你……你要幹甚麼？」

「脫掉你的褲！」劉尚文喝道。

「你要……我明白了，你有虐待狂，而且還喜歡做主動！」急不及待的脫去褲，露出毛茸茸的大腿和那不文之物。

隨即，他猛然省覺劉尚文之眞正企圖，失色道：「你都知道了？」

「你這人渣，爲何要殺死莉莉，爲何要殺死那些可憐蟲？」劉尚文怒喝道。

曾保羅隨即恢復平靜，道：「劉尚文，這又如何，我身上雖有紋身，但你能證明我是三A會的人嗎，你有證據控告我主使人殺死莉莉以及其他的人嗎？謝東尼已死，你往何處找證人？除非你一槍把我打死，否則你難奈我何，哈，哈！」

劉尚文差點兒便要扳動槍機，但回心一想後便頹然住手，收回手槍，悻悻然的道：「曾保羅，你不要如此得意，終有一天，我會把你殺掉。」

「劉尚文，單憑你這句話，我便可以告你恐嚇！」

「那你便帶同證人來警局報案吧！」劉尚文頭也不回的離去，身後響起曾保羅的狂笑聲。

* * *

劉尚文驅車來到醫院，他之目的是檢查自己身體。與康妮兩次風流後，實在使他忐忑不安，恐怕自己也染上那要命的病，畢竟康妮曾與一個同性戀者有着深厚關係。

驀地，他在醫院的停車場看見了一部汽車，一部深灰色的富豪房車。

照說，這類型的車遍地都是，他不該有所驚奇。可是這一輛却與別不同，因爲這是他不久前在紅磨坊酒吧門前看見過的那一輛。他認出了車後擋風玻璃上懸掛着的靈符，以及那奇形怪狀的香座。

劉尚文連忙找着停車場的管理人，一問之下，方知道這輛汽車是一個

醫生的。

他也顧不得自己與檢查身體的醫生之約會，掛上證件便衝進該醫生的房間。

那名叫范仲和的醫生果然是他在紅磨坊酒吧前遇見的那個人。

「范醫生，我是警探，現在懷疑你與數宗謀殺案有關……」劉尚文拔出手槍，拿出了手鐐。

范仲和臉如死灰的站了起來，默默無言的伸出雙手。

* * *

「劉SIR，那姓范的醫生甚麼也供出來了，全是他做的。原來他妻子是個護士，年前替一個同性戀者注射時，不小心被針筒刺傷，感染了病毒，在半年前不治，所以遷怒所有同性戀者，立志要殺光他們爲愛妻報仇。」劉尚文的助手陸志强拿着一大份供詞跑進他的房間道。

「哥羅芳、手術刀，這些應該是救人的東西，却拿了來殺人！陸幫辦，他可有供出用甚麼東西來搗爛那些男性器官嗎？」

「是可樂樽！也在他家裏找着了。」

突然，麥超跑了進來，道：「劉SIR，有個大廈管理員跑了來，說是在謝東尼所住的大廈工作的，在電視上認出他的樣子，所以跑來警局。」

劉尚文連忙站起來，道：「立即取入屋搜查令！」

* * *

劉尚文再次在停車場等候着曾保羅。

「劉尚文，又是你！」曾保羅怒道。

「姓曾的，我說過一定會找你的。」劉尚文拔出手槍，對準曾保羅胸膛。

「你打算用私刑？」

「不，我已有足夠證據。在謝東尼的家裏，我們找着一本記事簿，記着數個人名，內裏有你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這又如何？」

「我還沒說完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名叫李家豪，亦即是謀殺一個名叫莎莎的女子那人，他不但已經被捕，亦已供出你是主謀。所謂三A會，全部成員亦只有你們三人，你、李家豪、謝東尼，對嗎？」

曾保羅如鬥敗了的公雞，頹喪的道：「不，我只是個出面的人吧了，幕後另有其人。」

「是誰？」

「是萬泰泉。」

「是他？本港最有名氣的地產商之一？」

「是的，不久之前，我們家裏的生意面臨破產，我於是跑去求他幫忙，因爲他是先父生前的一個好友。誰知道他要我成立三A會，殺死所有愛滋病帶菌者，才答應幫我的忙。」

「你因此便答應了，但他爲何要如此做？」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最幼的兒子也是其中一個帶菌者，亦是名單上唯一不能殺的人。」

「你可願意提供證據，讓我們把他拘捕。」劉尚文道。

「不可以，因爲我根本便沒有。」

劉尚文爲之眉頭一皺，單憑曾保羅的證供，實在不能動萬泰泉分毫。

「尚文兄，我可以回車裏拿點東西才隨你回警局嗎？」

「當然可以。」劉尚文不虞有詐。

誰知道曾保羅拿出來的竟是一柄手槍。

砰！砰！

劉尚文左肩冒出了鮮血。曾保羅却是胸口中槍，倒卧地上。

「爲甚麼你還要反抗？你應該知道你毫無機會的！」

「因爲名譽對我來說，比生命還重要，我絕不能讓你把我抓上法庭受審。你知道我爲何要扯上康妮做女朋友嗎？因爲我要別人……」說到這裏便溘然長逝。

* * *

劉尚文看見病房裏堆着的鮮花，不禁苦笑，小小的病房，放着百多束花，差點兒便把他埋葬了。

「怎麼了，不喜歡我送的花嗎？」

麗妲與史丹利跑了進來。

「史丹利，你現在應該明白是誰欺負誰了？」劉尚文苦笑道。

「小子，恭喜你變了超人。」史丹利道。

「超人，甚麼意思？」麗妲大訝道。

「麗妲，這是他自己說的，有三粒的便是超人。」史丹利笑道。

「三粒？三粒甚麼？」麗妲還是不明白。

「麗妲，別聽他胡說，我是指肩膊上的三粒花吧了。」

「三粒花，這是高級督察啊，與超人有甚麼關係？」

史丹利已忍不住大笑起來。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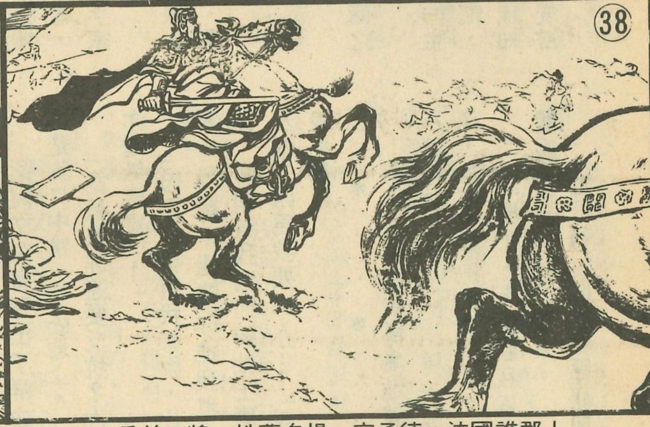
桃園結義（二）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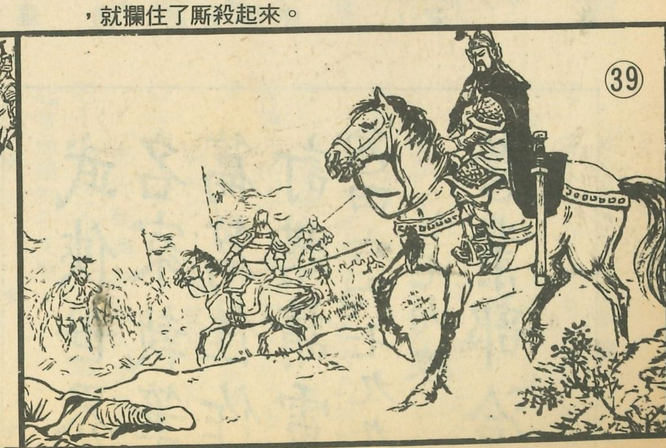


37 且說張梁、張寶在穎川連勝幾陣。這天殺敗了皇甫嵩、朱雋，正在追趕，忽然遇見一隊人馬，打着紅旗，攔住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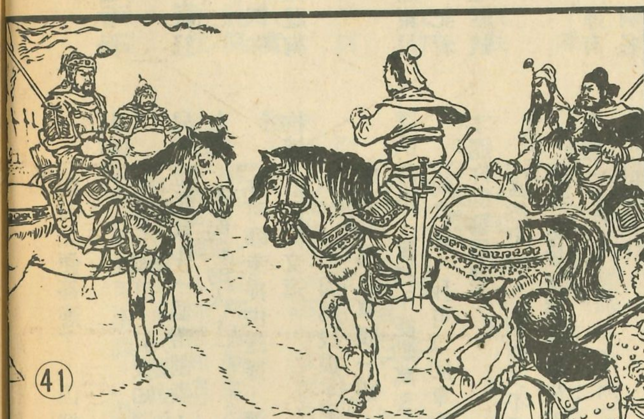
40 曹操見過了皇甫嵩、朱雋，又立刻領兵追趕張梁、張寶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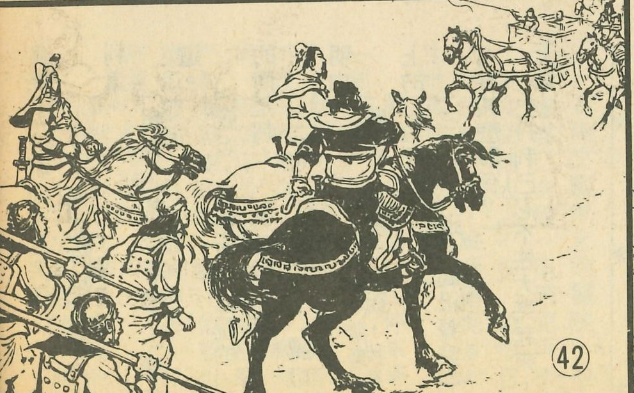
38 爲首一將，姓曹名操，字孟德，沛國譙郡人，本姓夏侯，因父親給太監曹騰做了養子才改了姓。他官居騎都尉，領兵來穎川助戰，正好遇見張梁、張寶，就攔住了厮殺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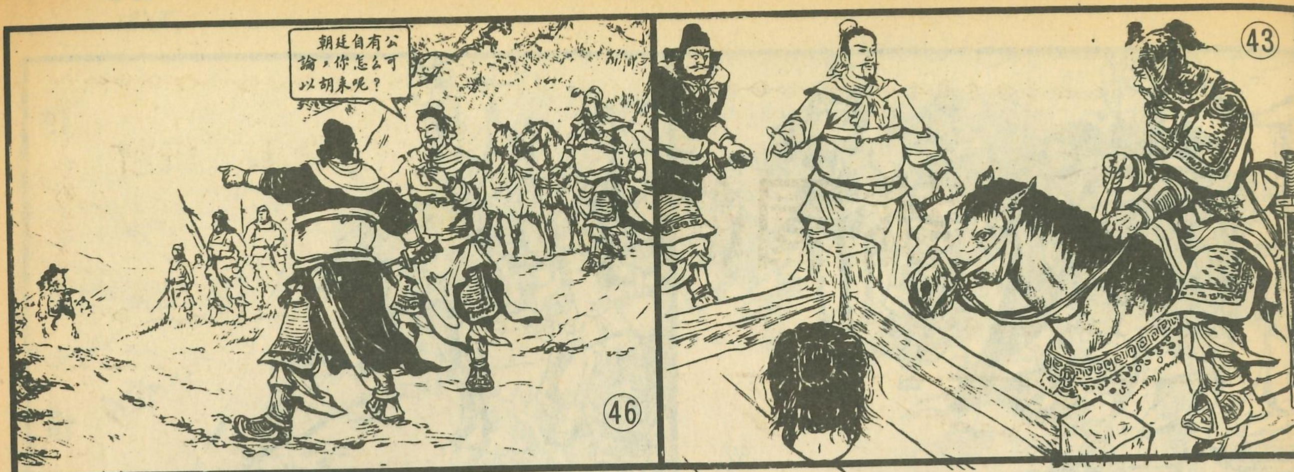
39 張梁、張寶擋不住這支生力軍，領兵退走。曹操奪得了許多旗子、金鼓和馬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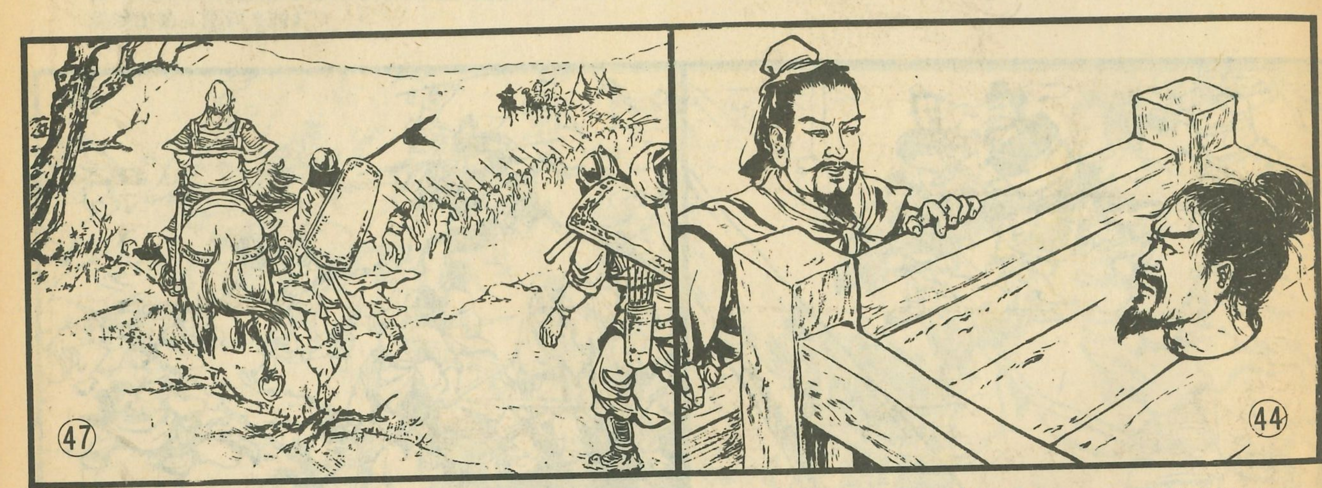
41 皇甫嵩、朱雋收兵回來，正遇見劉、關、張三人領兵趕到。皇甫嵩問明來意，便道：「張梁、張寶一定到廣宗投張角去了，玄德最好連夜趕回去幫助盧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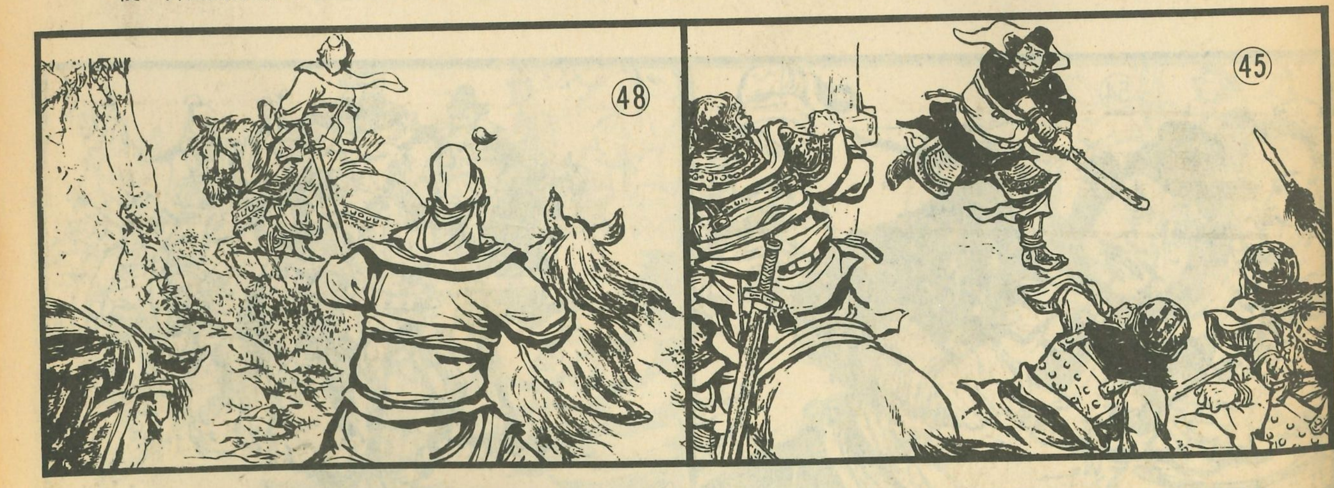
42 劉備領了命令，又領着人馬回廣宗去。走到半途，只見一簇軍馬，護送着一輛囚車而來。



43 劉備上前一看，車中的犯人竟是盧植，不禁大吃一驚，慌忙下馬詢問原因。



44 盧植道：「我因爲軍糧不足，沒有向前來探問軍情的太監左豐繳納賄賂，左豐懷恨，回報朝廷，說我作戰不力，怠慢軍心，因此派董卓代替了我的職位，拿我進京問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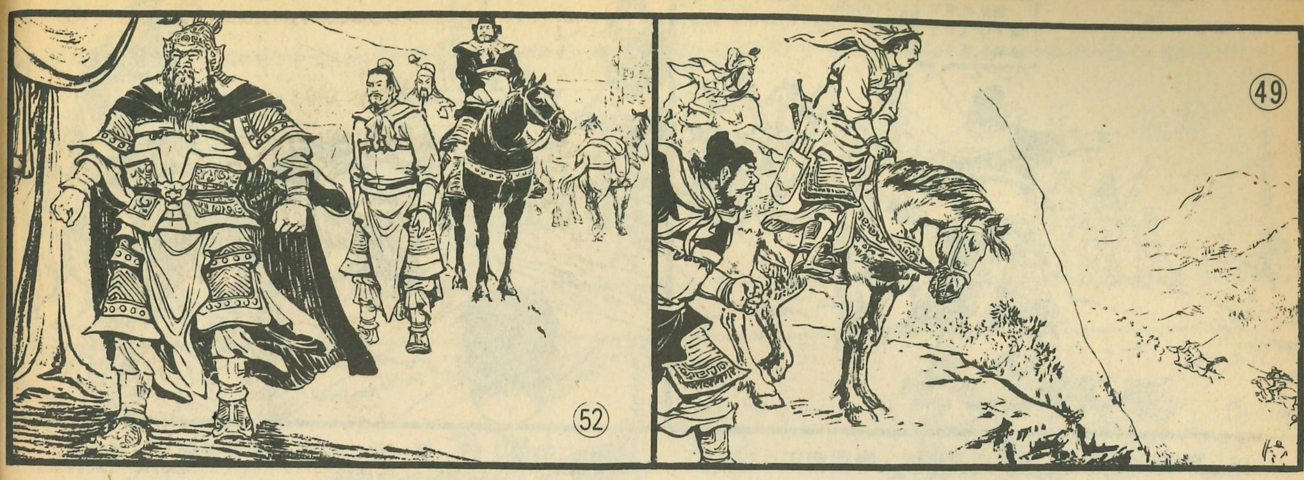


45 張飛聽了這番話，早氣得兩眼圓睜，鋼鬚倒竪，「嗖」的拔出刀來，就要殺護送的官兵，救出盧植。

46 劉備慌忙攔阻，張飛那裡肯依，嚇得衆官兵趕忙拖着囚車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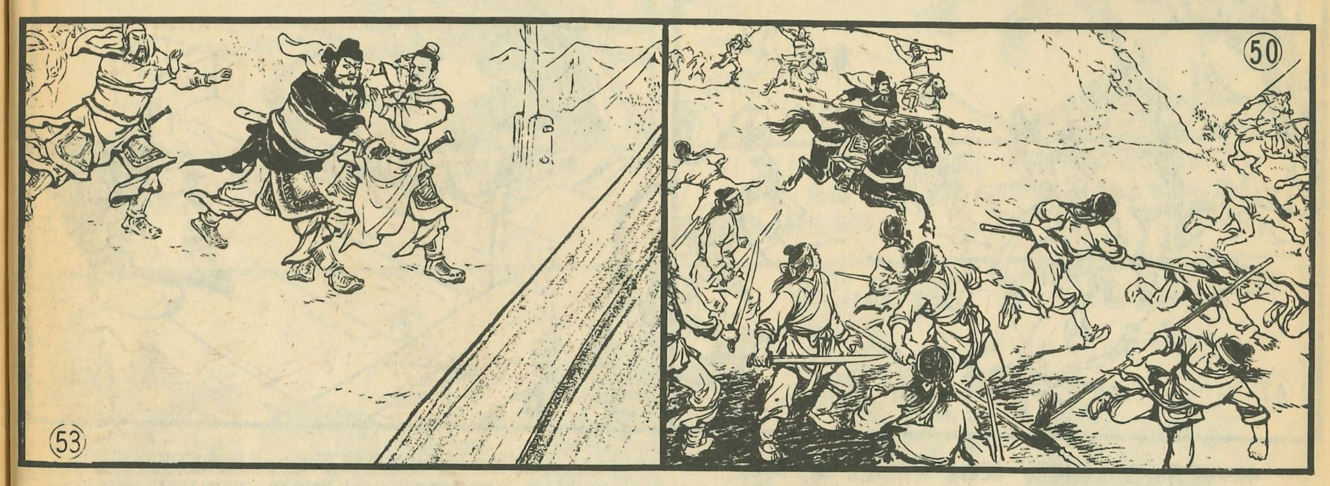
47 關羽心裡也很憤慨，就對劉備說道：「盧中郞已被逮捕，換了董卓做將領，就是去投奔，也不見得會重用我們，不如回到家鄉再說！」劉備聽從了他的話，便一齊回到涿縣去。

48 走了不到兩天，忽聽山後一片喊殺聲，劉備和關、張兩人騎馬到高坡上眺望。



49　只見官兵棄甲丟盔，狼狽奔逃，黃巾軍漫山遍野的追殺過來，大旗上寫着「天公將軍」的字樣。劉備叫道：「這正是張角，我們趕快迎戰！」

52　董卓一聽，立刻現出很傲慢的神氣，把三人丟在外邊，下馬進帳去了。



50　三個人率領軍士，衝下山去。這時，張角正把董卓殺得大敗，乘勢追殺，冷不防山上衝下這支人馬，竟把隊伍衝亂，只得收兵後退。

53　張飛頓時火發，嚷道：「我們冒死血戰，救了這廝，他却這樣對待我們，如果不把他殺死，難消我這口怨氣！」說着，拔出刀來要進帳去殺董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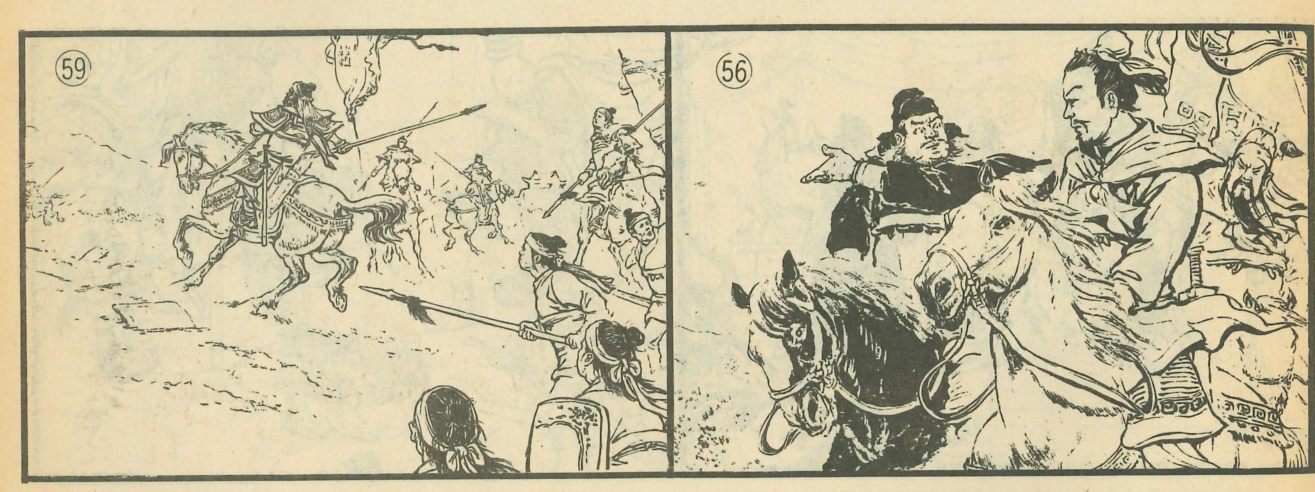
51　劉、關、張三人救出了董卓，一同回寨。將到大寨，董卓詢問三人的官職，劉備道：「我們沒做過什麼官。」

54　劉備、關羽連忙上前勸阻。張飛暴跳着說道：「如果不把這廝殺了，反要在他手下聽使喚，我怎麼也不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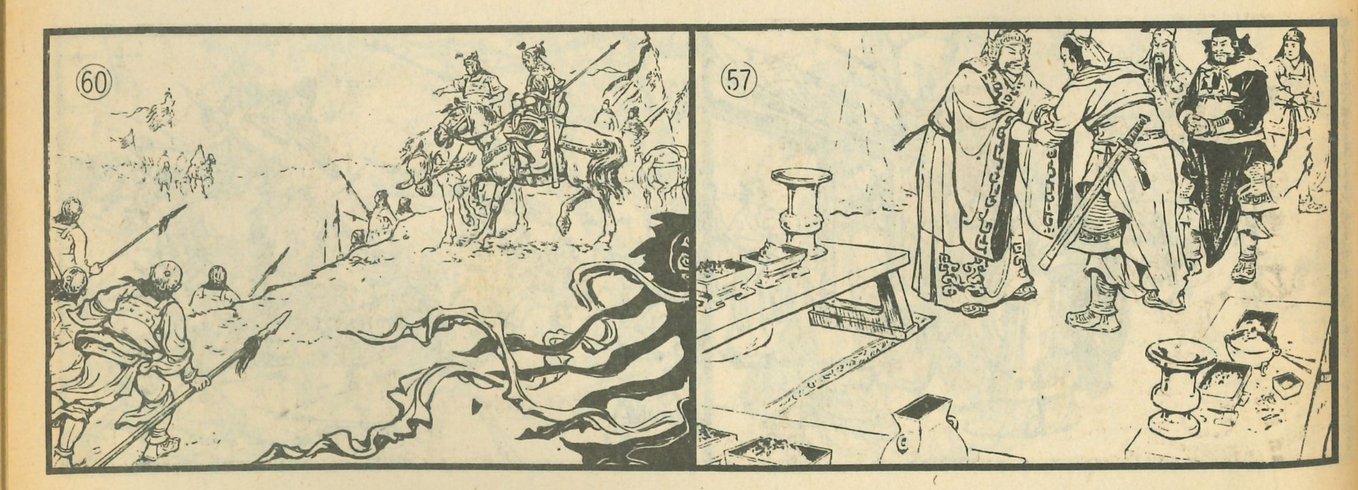
55　張飛騰騰地奔過去，飛身上馬，獨自要走。劉備和關羽慌忙追上去勸慰。

58　那時官府糾合了各地軍馬，聯絡了地方豪强，一齊對付黃巾軍。黃巾軍訓練不足，打了幾個敗仗，張角弟兄先後戰死，只剩下數萬人屯在宛城一帶。朱儁便率領人馬前去攻打。



56　張飛聽說劉備、關羽都願意跟他一起走，這才息了怒氣。於是，三個人領着人馬，連夜去投朱儁。

59　朱儁到了宛城，還沒有立營，就被黃巾軍一陣殺敗。



57　來到朱儁營中，朱儁厚待他們，把他們留在帳中，聽候調用。

60　朱儁退到離城十里的地方，正要安營下寨，忽見正東來了一隊軍馬，爲首一將，生得廣額闊面，虎體熊腰。朱儁便上前請問姓名。



61　原來這人姓孫名堅，字文台，是吳郡富春的豪富。當他十七歲時，曾經力敵海盜十數人，後來被推薦做校尉、下邳函等官職。因聞朱雋來攻宛城，就帶了淮泗精兵一千五百人，前來助戰。



62　朱雋非常高興，就與孫堅商議攻城之計。他叫孫堅攻打南門，劉備打北門，自己打西門，留出東門來讓黃巾軍撤走。



63　孫堅非常勇猛，首先上了城墻，殺散守兵。黃巾軍開東門走了。朱雋佔了宛城，乘機攻下南陽一帶。



64　黃巾起義是失敗了，朱雋回到京城，被封為車騎將軍、河南尹。朱雋表奏了孫堅、劉備的功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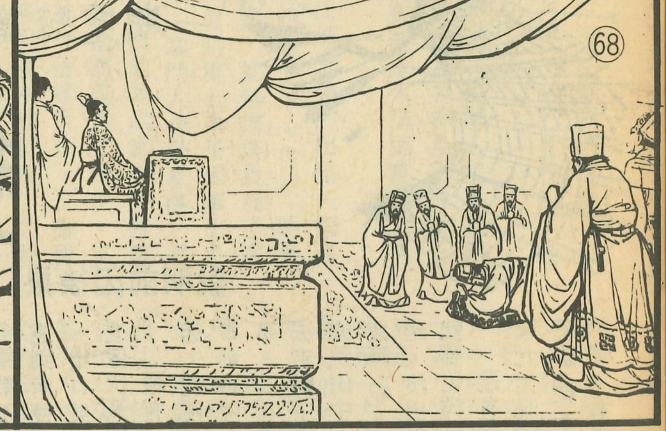


65　朱雋上任去了。孫堅托了人情，封做別部司馬，高高興興的也上任去了。只剩下劉備沒有聽到封賞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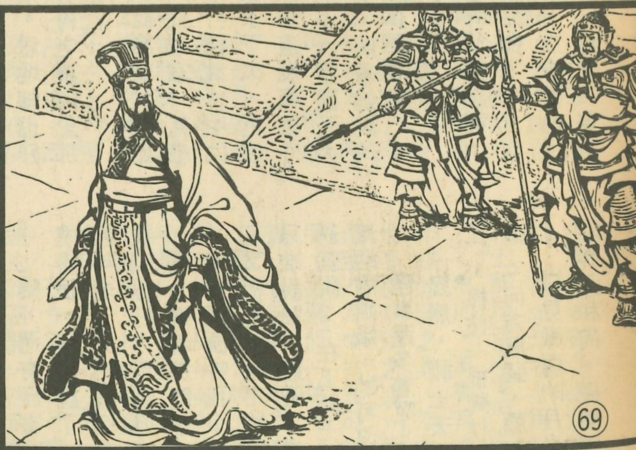
66　等了很多日子，還是沒有下文。一天，劉、關、張三人悶悶不樂地在街上閑步。



67　恰巧遇見了郎中張鈞坐着車子經過，劉備就上前見禮，並把自己的功績說了一遍。張鈞聽了，也很替他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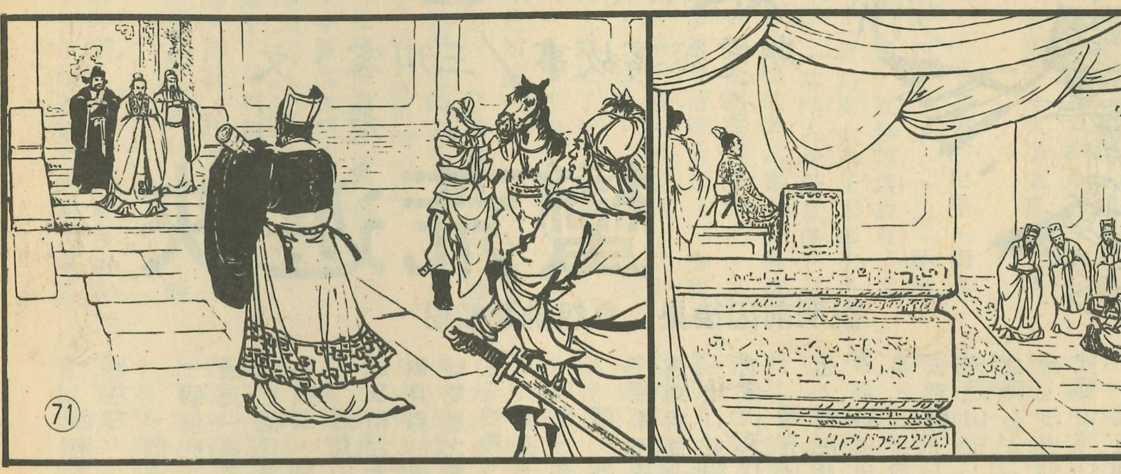
68　張鈞入朝就向靈帝奏道：「天下大亂，都是因為十常侍貪贜枉法，殘害百姓，如今應該將他們斬首，向百姓謝罪。凡是立過戰功的人，都應該授與官職。這樣天下自然會太平起來。」



69　十常侍在旁邊聽了這話，又驚又恨，一齊跪下來奏道：「張鈞胡言亂語，欺騙陛下。」靈帝一向聽從他們的話，下令把張鈞趕出宮去。



70　退朝以後，十常侍聚在一起商議，料定是立過戰功的人，因沒有得到官職，在外邊抱怨他們。就派人把這些人的姓名都登錄下來，打算暫時給他們一些小官職，將來再說。



71　不久，果然詔旨下來，封劉備為中山府安喜縣縣尉，即日赴任。



72　劉備接到詔旨以後，就把招募來的軍士遣散回家，自己同關、張兩人，只帶了二十多名親信，到安喜縣上任。　　　　(待續)

一期完短篇故事／三川客·文

可飛·圖

蠻荒遊俠

說明前因後果　息怨排難解紛

西南苗疆的一個荒山中。夜裏二更左右。

一個玉面朱唇的俊美少年，揹着一個包袱一口劍，一個人孤零零地一邊走一邊思想。距中秋還有三天的月亮已圓得差不多了，照在他那張秀氣的臉上，愈發迷人。

這荒山中，到處都是深可及膝的野草和古木參天的大樹，加上夜晚野獸昆蟲的鳴音嚎聲，以及蜘蛛毒蛇魑魅魍魎之類的毒物，鐵打的硬漢也有三分喪膽。

但這十七八歲的少年却不十分怕，只是一邊走一邊想：……

師父她老人家也眞奇怪，平日連中原都不讓我去，現在却叫我跑這麼遠到南荒十萬大山裏來。恁地却也好，出口氣跑遠一點，省得老讓阿忠那老傢伙笑我不曾出過遠門。

還有怪的呢！打我認識師父開始起，就沒見她離開過武威老家，甚麼事都叫阿忠去辦，連帶打聽武林中的事。五年前走火入魔躺了下來，更沒法走動了！可是她怎麼知道幾萬里外的荒山中，佈着一個「三十六罡觀天大迷陣」呢？這兩個更次來，照着她說的走，沒出點差錯，一換了法兒走，可就要迷糊打轉兒了。怪……

還有怪的呢！從小師父就說被中原九大派聯手偷襲，差點喪了命，幸虧讓「聖手華佗」救活了，立志要血洗中原，本來在去年我生日時要一齊下中原大殺一陣的！怪的是，前年阿忠打聽得中原一件大事，她倒打消了這個念頭，而且原來因她身子癱瘓而叫我二十歲出山替她報仇的計劃也打消了！不僅此也，她反倒憐憫起中原武林人士，而想挽救一場武林浩劫，因此才叫我不遠千里跑來這鬼地方……

怪事可多着呢！阿忠說這瘴氣瀰天的荒山中，有個甚麼宮觀，裏頭聚着一大堆寶貝，每年七月盡到八月中秋間，要誘殺不少中原高手。師父却不許他告訴我，只叫我來找這大魔頭……哼，我可不怕，師父十年前的武藝就擋得下中原九大門派聯手，我此刻武功也不會低於他人，甚麼大魔頭大煞星的……

嗯，還有怪事呢！師父那容貌可俊得很，這甭說了，而且看上去也不甚年老，大約有個三十五六，做我母親倒正好！可是她老說已經快六十了，這，這叫那門子道理？還有臨別時，淌着眼淚叫我小心自己照顧自己，可又板起臉說不許對人說出她名字，只准說號！好吧，遇上那個毛賊，小爺就說：「在下祁士天，師承關外無名派的病嫦娥，她可沒名字！」

怪事還多着呢——

忽然，祁士天右手一個「神蛟翻江」，抓住一根禪杖，倏然回身，大喝道：「何方鼠輩，膽敢偷襲！」

只見微弱的月光下，一個笑瞇瞇的胖大和尚，握着禪杖的一端，笑道：「別躁，別躁！娃兒，逗着你玩玩的！」連忙要把禪杖收回，那和尚却大吃了一驚，那禪杖好似生了根似地拔不回來！

祁士天見和尚無敵意，遂放了禪杖，作個揖道：「在下祁士天，敢問前輩法號稱諱。」

胖大和尚收了禪杖，道：「好，好，娃兒有禮貌！洒家沒甚麼法號，七年前因不守清規，被少林寺趕了出來，依舊用了俗姓俗名，好事的叫洒家做酒肉和尚方天蓋！」

祁士天道：「方老前輩也來尋寶？」

酒肉和尚笑道：「洒家倒不愛甚麼寶貝，不過覺得過去對少林寺有些虧欠，想把他們已失去的那件寶物找回來，順勢回去做個本份和尚。娃兒，瞧你年紀輕輕，也上萬寶宮來幹甚麼？這可不是好去處！」

祁士天暗忖道：原來這宮觀叫萬寶宮，怪不得大家爭着來奪寶，而且連少林寺的寶物也被盜來，顯然師傅說的武林浩劫是不錯了……遂道：「在下奉家師之命，前來辦一件要事。」

酒肉和尚忖道：眼見這娃兒走得進這觀天大迷陣，而且方才那一手也是硬把式，前來辦事，口氣倒不小……遂道：「哦，原來如此，娃兒，你師父是何人？家住那裏？」

祁士天道：「在下住關外武威，家師病嫦娥！」

酒肉和尚忖道：武威病嫦娥，可沒聽說過……又道：「咱們躭誤不少時候了，邊走邊談吧！」

祁士天點點頭，兩個人依舊按照陣法之道，繼續向山中走去。一路上，酒肉和尚告訴祁士天這個萬寶宮的由來。

七年前，江湖上突然出現一個異人，這人年約四旬上下，自號「斷腸人」。出道第一遭，就無緣無故殺了武當派六大弟子（當時第七弟子因事出外，否則也難保），掌門人身受重傷。這斷腸人並不肯說出他與武當派有甚麼深仇大恨，只說這事是爲了報仇。其後他又傷了少林寺悟緣大師，又獨殲陰山九煞，大破洞庭岳陽總舵，力敗揚子江二怪……自此，「斷腸人」這三個字在江湖上就紅了起來，人人畏之若虎。人人想查出他的來歷，却無從下手，但却是知道一點，就是必定是個負冤受屈之人，悲痛已極才如此殘暴不仁的。但憑他的武功，誰能使他傷心至此呢？這一直是個啞謎！

斷腸人出現江湖不到兩個月，已經殺了傷了中原九大門派數十高手，並黑白二道頂尖人物十數人。然後，他突然失蹤了！來無影去無蹤，叫人摸不着頭腦。如此，江湖上又平靜了多年，飽受驚駭的武林，太平了幾年。

到了三年前，中原突然發生盜案數十宗，全是各派各幫的傳家之寶或絕門秘學，一齊被偷盜了，在每一個被偷盜之處，留一張紙條，上面說該物已入南荒萬寶宮，每年七月盡至八月中秋可往尋寶，其他時間必遭殺身之禍。署名萬寶宮主，下書斷腸人。於是，這兩年多來，萬寶宮就成了武林第一大事，因此江湖浩劫之大，有數十倍於當年斷腸人的出現。何故呢？原因如下：

起初，武林人士不信在七月盡至八月中秋以外的時間去，會遭殺身之禍，於是不少黑道人物存着發財心理而往。結果，他們在一山中找到萬寶宮的路標，順路而入，就在「三十六罡觀天大迷陣」中迷失，再也沒出來。因該地瘴氣毒霧阻人行止，必須在夜間才能行走，而在夜間走此陣，到一處必迷失，須賴一遠方可定向之物，才能繼續進退。萬寶宮在每年七月盡至八月中秋間，每夜兩更半至四更半時，大放光明，供人辨路決定行止進退。於是，在幾個莽夫喪身之後，武林中無人不依萬寶宮規定之時間前往了。於是，萬寶宮宮主的威望名震天下武林。

此外，關於「三十六罡觀天大迷陣」，這是已失傳四百年的陣法。此係四百年前，一代奇人「陣仙」所創，按上下左右前後六合之法，乘方而爲三十六罡而成，其中變化萬端。當時，萬寶宮一出現，無人會走此陣，其後青城派先有人去，弄通此陣的走法，中原高手聯名函請青城派公開此陣之秘，青城派逼不得已，才公開讓武林人士都知道這個陣的走法。

然而，萬寶宮之令人聞名喪膽，不在此陣之異，不在宮中寶物之多，也不在南荒之遠。而是兩年來的七月盡至八月中秋那段時間，幾乎天下高手，共聚於一陣中，以往恩怨難免重提，曾經發生兩次空前的武林大決鬥，最初一年是皖北裴家堡精英數十，被五嶺派與呂梁五虎聯手殺盡，次一年是白道得勝，太行鐵騎四十八人全部就戮，此後萬寶宮之行，就成了每年的武林精英大會了！

在今年，六月盡的時候，少林寺還主持召開一次武林緊急會議，商議不可再被萬寶宮主玩弄武林人使之自相殘殺，但是黑道各派與會之人寥寥無幾，白道人物也各懷鬼胎，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會後仍各自策劃尋寶之事。

萬寶宮之行，已成爲武林各派如何發展本派勢力的不二之途了！而且，不少初出道的後輩，欲圖在萬寶宮之行一顯身手，揚名江湖。

說到這裏，酒肉和尚一笑道：「娃兒，洒家猜你也來爭個虛名的！」

祁士天一怔，隨即微笑道：「在下若要圖虛名，儘可以在剛才把前輩敗了，相信一個毛頭小伙子能勝少林寺大和尚，這消息一定不脛而走的。」

酒肉和尚微微一笑，暗忖：「這小

子口氣倒不小啊！」

「……而且，在下也可以效法斷腸人七年前的方法，找中原高手，單打獨挑而揚名武林！」

酒肉和尚一聽，不禁暗吃一驚：這小子，莫非和萬寶宮有些來歷？

「哈哈哈哈，想不到，想不到，方兒也居然會到這種地方來啊！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忽然身後一陣大笑，二人同時回頭。

「原來是吳大當家，久違，久違！」酒肉和尚打着哈哈，肚裏却懷着鬼胎，這吳彪是西北道上出名的惡煞五角寨寨主，兩個月前洒家正斃了他兩個得力的手下……

「還有我呢！和尚，不認識啦！」忽然又飛進來了一個人，正是五角寨總領隊秦大槐。

「哦，秦領隊……」和尚肚裏更不自在。

說時遲那時快，吳彪的五毒鞭早已打出，直朝方天蓋胸前三大穴點去。同時，秦大槐以爲祁士天是和尚的徒弟，也一掌欺了過去。

酒肉和尚早有準備，橫裏一閃，禪杖一招「靈蛇吐信」，伸向吳彪下盤。

只聞一聲慘叫，秦大槐半個腦袋已被祁士天平削了去。接着，和尚眼睛還沒來得及眨一下，吳彪肚腸已飛了出來，當場橫死。

這一剎時的廝殺，只憑祁士天一雙肉掌。

酒肉和尚瞪大了眼，半天說不出話，有生以來還沒經歷過這麼快的打鬥呢！

祁士天笑道：「咱們走吧，方前輩！這兩個一點道理也不講，出手便打人，大概也不是善類，實在死不足惜！」

酒肉和尚方才醒悟祁士天原先說的不是狂語，提起禪杖一齊向前走。

這時忽然遠處出現一片紅光，和尚失驚道：「二更半了……」兩人立即又提多了二成輕功，向前奔去。

走不及數步，就又遇見二男一女，正是青城派的「翻天劍」李不永、「千手觀音」袁曉茗和「金錢豹」米大前。酒肉和尚給祁士天一一介紹了。

就在這時，後面又來了三個人，一個是「玉面虎」凌通，一個是「黑心虎」凌進，一個是「插翅虎」凌返。正是呂梁五虎中剩下的三虎。

「姓方的！」玉面虎凌通一聲大喝，接着道：「五角寨吳彪、秦大槐可是你殺的？」這呂梁五虎，一向與五角寨互通聲息。

「凌通，你要打隨時奉陪，咱們五個，你們三個，怎麼樣？」千手觀音不待酒肉和尚答話，先搶着說了。

「好大口氣，老夫來會會又如何？」忽聞一聲怪喝，樹上落下一個白髯老者。

「老前輩，久違！」凌氏三虎立刻堆下笑臉。

這千手觀音却吃了一驚，面前正是有名的笛魔范丕。

「你是誰，老兒？」冷不防，祁士天挺身而出。

青城派三俠替祁士天着急，凌氏三虎差點笑出來，只有酒肉和尚肚裏有數，假如娃兒願意管這閒事，還不致吃虧。

笛魔一陣桀桀怪笑，道：「娃兒，你報個名來。」

話猶未了，凌返叫聲：「殺鷄焉用牛刀。」快若流星地遞出一劍，直取祁士天頸部。

千手觀音還未來得及出手阻擋，凌返已經七孔出血，倒地而死，哼都未哼一聲。

衆人一見，都暗吃一驚：這娃兒好生了得……

相繼凌進、凌通以同樣方式喪命在祁士天之手後，笛魔冷着臉道：「娃兒，你是何人門下？」

祁士天道：「武威病嫦娥！」

笛魔皺眉道：「沒聽說過。」隨即舉掌欲出，忽然心中念頭一轉，臉色大變，問道：「你師父是否姓左？」

祁士天心中一震，即道：「我師父無名。」

笛魔喃喃的道：「病嫦娥，病嫦娥……剛才娃兒連用了三次『寒月奇功』，必定是她，是她……那麼這事……赫，這萬寶宮主就是金、金……金……」

笛魔狂叫一聲，轉身拔足狂奔而去。

青城三俠與酒肉和尚怔了一怔，祁士天笑道：「列位前輩，咱們趕路吧！」

一路上，千手觀音向祁士天道：「祁少俠，令師想必是一位武林異人吧！竟能把一代巨梟笛魔也嚇跑！」

祁士天笑道：「家師輾轉病榻。不過，她和妳一樣地美！」

衆人一聽輾轉病榻，都微吃一驚。千手觀音聽了下一句，微笑道：「小兄弟，你還吃我豆腐，我今年廿八啦！」

祁士天笑道：「不錯，在下才十八，家師五十八，都是排行八的！」

衆人被他逗得大笑，笑聲未止，已聞前面一片廝殺聲，就近一看，兩派共有十數人在廝拚。

兩派是五嶺派九個高手，合戰洞庭湖兩個舵主和四大護法。酒肉和尚一見，即道：「娃兒，你先隨青城三俠前去，這勢力不均，洒家助洞庭湖幫一臂之力。半年前，少林寺欠洞庭一筆人情。」

祁士天道：「不要幫手麼？」

千手觀音道：「他一個人夠了！小兄弟，才十八歲這麼愛殺人？」

祁士天撇下和尚，跟了三人上路：「只愛殺壞人！」

又行了一段路，前面又是一堆人廝殺。武當派五個堂主被揚子江二怪困住。

千手觀音道：「今天看來是黑道的天下，要不是剛才笛魔被嚇走了，可不知結果如何呢？小兄弟，我們三人助武當一臂之力，你先前去，若有正道人物有難，亦可助其一臂之力！」

祁士天一抱拳道：「三位保重！」越過鬥場，向前去了。

漸漸向前行去，那紅光越來越顯明。

「我說老大、范老三今夜怎麼了？到現在還未來！」前面忽然有人聲，聽來十分蒼老。

「老二，慢些，後面有人來了！」

祁士天，走到二人面前，只見一個獨眼老人、一個禿頭老人。

「娃兒，你來此地做甚？」那獨眼老兒說。

祁士天道：「你們剛才說的范老三，是否笛魔范丕？」

禿頭老兒眼睛一亮，道：「不錯，娃兒，你有他的消息？」

祁士天笑道：「有！你們把姓名大號和師承告訴我，我就說。」

獨眼老兒怒道：「找死……」

禿頭老兒插口道：「別躁，老二！喂，娃兒聽着，老夫『禿仙』趙無傷，這位是『獨目叟』黃轄，咱們三個同一個師父，三人名震武林。至於師門麼？講出來你更要驚了，咱們三個的師父是『齊天一梟』陸榮曆！」

祁士天笑道：「都沒聽過，你們三弟，剛才給我嚇跑了！」

獨目叟黃轄怒道：「娃兒……」

趙無傷擺擺手，對祁士天笑道：「娃兒，換了別人對老夫這麼打誑，老夫眨眨眼就活劈了你！娃兒，老夫看上你骨頭架子，跟老夫做個徒弟怎麼樣？包你受用不盡！」

祁士天笑道：「少爺不幹！」說罷人影已杳！

黃轄大怒道：「追！老夫誓必活劈了他！」兩個老兒運起十成腳力，追了數十丈，才見祁士天影子。

「老二，不好了！」忽然，趙無傷道：「這娃兒的輕功是『玉兔十八式』！」

「甚麼？玉兔十八式？」黃轄吃了一驚，瞪得那一隻眼睛快要掉下來。

「不錯，這種獨門輕功，只有師父他的師姊才會，難道她還沒死？」趙無傷冒出一身冷汗。

「那麼，這小子來萬寶宮幹甚麼的？嘿，難道萬寶宮主是金、金、金……」黃轄驚得說不出話來！

這一會兒，兩個人說話的緣故，腳程慢了下來，而且立刻停了下來，商議着甚麼事。

祁士天見他們沒有追來，遂又放慢腳步，不一會兒，看見兩個人對坐着閉目不動。

祁士天猜想他們是在比內功。一個是一身道服，帽上胸前都有太極圖，另一個是儒生打扮，兩個都年約五旬上下。

祁士天輕咳了一聲，兩個人同時大喝一聲，跳了開來，喘了一會兒氣，朝祁士天道：「小娃兒，你在找死？」

祁士天一揖道：「不知不罪，在下奔跑之時，忽見兩位前輩，一時收腳不住，才哼出一口氣！敢問兩位前輩諱號？」

那道服打扮者，冷冷道：「老夫玄黃教主司徒一夫。」

那儒士打扮者，微笑道：「老夫『冷袖書生』歐陽箕。」

祁士天暗忖道：看樣子，這二個一正一邪，勢均力敵，且不與他多纏……颯的一聲，人已不見。

祁士天又跑了一陣，見那紅光已近了，前面又出現了四個紅衣少女。那四個少女聽見有人追來，一齊回頭，見祁士天一個人，又是少年，不禁納悶，遂問道：「尊駕何人？」

祁士天停住腳，道：「在下祁士天，一路上協助正道人士，請問芳駕何人？師承何門？」

那四個少女其中一個較年長的道：「區區是『靜心庵』四大弟子，正往前去助兩湖七仙女。」

於是，祁士天與她們一同向前馳去。這靜心庵四大弟子，從他的腳力上看出他功夫屬武林一流高手，不由得芳心暗喜，得到一個好幫手。

五個人行了片刻，已到萬寶宮前之空地。空地上正是七個女子被二十個黑衣壯漢圍困。一邊地上，已是屍積如丘，另外在萬寶宮右角，還有四個鶉衣百結的壯漢和五個黃衣大漢廝拚。

兩湖七仙女一見五人到來，便有人叫道：「妹妹們，快來助陣，三姊、七姊都不行了！」

那四個少女一齊拔出長劍，飛身入陣，立刻就有兩名仙女退下。

祁士天却呆呆地望着萬寶宮。只見那宮觀佔地約一畝，四週都是兩丈高的鐵牆，四面有四個門，正門上有個水晶窗，四週鑲着珠寶，牆內屋宇相連，中間一座三層塔，每層中間一個水晶窗，那紅光便是由這三個窗子射出，照得空地上如白日一般。那萬寶宮，一看就令人覺得一股神秘之氣，而且莊嚴美麗，令人難忘。

祁士天看得神往，半晌才被一聲慘叫聲驚覺，只見那四個破衣壯漢，已有一個倒下。祁士天忙向那二位仙女道：「請問仙女，那兩派爲何人，何正何邪？」

一個仙女道：「那四個是丐幫舵主，那五個是三陰黨五毒手，丐幫爲正派人物……」

話未說完，祁士天人影已不見。

這邊三陰黨五毒手見憑空飛來一個少年，還未警覺，已有一個身首異

處。祁士天施展「玉兔十八式」難見人影，五毒手片刻之中，一一被解決。

丐幫三個舵主正要答謝，忽聞幾聲慘呼，那邊戰圈裏倒了一個黑衣壯漢，同時兩個仙女與一個靜心庵的弟子慘死。

祁士天見狀大怒，飛身而起，直落那十幾個黑衣人之中，一面如大鵬撲雛般落地，一面連發數掌，斃了六個黑衣人，落地後轉眼悉數授首。正在他殺完黑衣人之時，又有一個人飛身而至。放眼一看，正是玄黃教主司徒一夫。

祁士天暗道：糟了！冷袖書生遭他毒手了。

司徒一夫見二十個黑衣漢全數已死，大怒道：「誰殺我二十武士？」

祁士天忖道：原來是他手下。遂道：「是在下殺的。」

司徒一夫轉眼一看，十分不信，即道：「娃兒，你找死？」

祁士天道：「牛鼻子，上吧！」

司徒一夫陰陰一笑，一掌緩緩推出，蘊着無比勁力襲至，祁士天暗道：要比眞力……

只聽一聲巨響，揚沙飛石，祁士天屹立不動，司徒一夫倒退半步。此時全場大驚，有名的玄黃教主，居然敵不過這少年。

司徒一夫顏面喪盡，拔劍狂刺撲來。祁士天不慌不忙，揮劍迎戰，只這第一招，丐幫就有人驚呼。

「刑家八劍！」此劍法已絕跡江湖二十多年了。

鬥到第四十招，司徒一夫長劍脫手，頭顱落地。也就在這時，數聲慘叫，萬寶宮牆上落下數人。

原來，衆人注視祁士天與司徒一夫在鬥劍時，洞庭湖四大護法企圖搶先入宮，而遭暗器暗算，全數慘遭斷臂。

丐幫三個舵主，忙搶上來替他們調和體內經絡、止脈斷血。祁士天搖搖頭嘆口氣。

此時，酒肉和尚也飛身而至，見到祁士天，大笑道：「好，好，娃兒，今天全靠了你，連『獨目叟』和『禿仙』也讓你嚇跑了！」

祁士天笑道：「今夜怎不見少林派、崆峒、峨嵋三派的人？」

酒肉和尚嘆口氣道：「洒家也正在納罕，但願不要有意外！」

「意外已經出了！」說話的是千手觀音袁曉茗，後面跟着青城二俠與武當派兩個堂主，飛身而落。

「怎麼？」酒肉和尚問。

袁曉茗指指武當二位堂主。

其中一個堂主道：「崆峒派和峨嵋派在三天前，已在苗疆大火併過，此刻已兩敗俱傷，都撤兵回去了。少林派在入山前，遭五嶺派、玄黃派與笛魔伏擊，全軍皆北，只剩下二大護法帶傷而逃。」

酒肉和尚一聽少林寺如此下場，落下淚來。

祁士天嘆道：「列位前輩，這場劫數已差不多了，如今邪道大部就殲，在下的意思各位可以息了尋寶之心，以免又如洞庭四護法再遭毒手，更以此慰死者在天之靈。這裏萬寶宮之事，由在下一人解決！」

衆人默默無語，雖想祁士天之話有理，但捨了性命來此，不得個結果實不甘心。洞庭四護法却紅着臉先走了。

祁士天又道：「在下不消滅萬寶宮，誓不爲人，宮中一切寶物，悉還原來物主，在下絕不食言。」

衆人沉吟了片刻，仍然決斷不下。只有酒肉和尚，走上來朝祁士天道：「娃兒，洒家曉得你行，你師父是個異人！洒家走了，娃兒，好好的幹！」說罷提了禪杖揮手走了。

接着丐幫三舵主也謝了祁士天大恩而去。洞庭七仙女與靜心庵四弟子也道了聲珍重而去。

最後，千手觀音袁曉茗上前，握着祁士天的手，道：「兄弟，你珍重了！」她眼裏閃着眞情。

祁士天笑道：「姊姊，我已經十八了！」

千手觀音微笑一下，同衆人轉身而去。

此刻，祁士天一個人望着萬寶宮出神。他想起剛才笛魔范丕的話，想到師父必定和這萬寶宮主有些淵源，於是，扯開嗓子大吼道：「萬寶宮主，在下祁士天，奉家師之命來尋你，你速答話！」

只聞一聲冷冷之語，由那正門上之水晶窗傳出：「娃兒，你適才所行所言，我皆看到了，不愧武林下一代的豪傑。娃兒，你既然會『玉兔十八式』，我已經知你是故人門下，你有信物麼？拿到此窗前給我看！」

祁士天這才想起師父給他戴在胸前的玉珮，於是取下來，走到窗前，放在水晶窗口，道：「家師左秋如！」

「哈哈哈哈哈哈……老夫果然料得不錯！」忽聞身後一陣大笑，祁士天忙一轉身，戴上玉珮。

只見一個中年文士，骨瘦嶙峋，一臉陰沉之色，立在一丈以外，瞪着祁士天。

祁士天忖道：他來到我身後一丈，我都不知……他又知道師父的名字，究竟何人？

那中年文士道：「娃兒，你從實招來，你師父是否還在人世？住在何處？」

祁士天道：「你是誰？」

那中年文士陰陰一笑道：「老夫『齊天一梟』陸榮曆！」

祁士天一聽，暗道：煞星來了！

「剛才老夫的三個徒弟，都被你嚇走了，已被老夫一一找回，此刻要收拾你小命了！」陸榮曆話一說完，只見後面林中飛出三人，正是「笛魔」范丕

、「禿仙」趙無傷和「獨目叟」黃轄。祁士天暗吃一驚。

「萬寶宮主！」陸榮曆又大喝一聲：「聽着，不論你是否昔日的『金鳥大聖』？請你出來一見，否則老夫率衆而入，把你那鳥宮踏爲平地！」

祁士天一聽，暗道：原來范丕說的那個「金」字，是指「金鳥大聖」，但金鳥大聖」和師父有何關係?

「姓陸的，別急，我就出來，但有個條件，你們離開宮門與宮牆三丈遠！」萬寶宮主答話。

陸榮曆道：「好，老夫依你！」退到三丈之外，站在范丕三個之前，排成一列。

「娃兒，你向前走五走！」萬寶宮主道。

祁士天依言行了五步，心中却納悶道：難道萬寶宮主會怕陸榮曆？

「我來了，姓陸的！」祁士天吃了一驚，回頭一看，一個全身穿白的中年儒生立在自己的身旁，後面的萬寶宮門也不知在何時大開。

「哈哈哈哈哈哈，果然是你！」陸榮曆大笑道：「一別二十年，你還是老樣子啊，怪不得她那麼愛你！」

萬寶宮主冷哼一聲，道：「姓陸的，有話快說，要打就打，量你們四個不是我們兩個對手！」

祁士天暗忖道：糟！夾着兩惡之間，到底幫助誰？

陸榮曆笑道：「慢慢來，大聖，在下還有幫手！」

話一說完，後面林裏又躍出一人，只見那人渾身烏黑，只在腰間胯下繫了一條帶子遮着，其他身上一絲不掛，頭頂剃得精光，一副苗番打扮。

「久仰啊，萬寶宮主！」那苗子說道。

「原來是威震西南的『毒蠱盟』盟主『千毒神』加魯！唔，加魯，我在你地盤上設了個萬寶宮，你必定十分不滿吧！」萬寶宮主道。

「嘻嘻，宮主是聰明的人，這個自然囉，於是今年不得不來拔掉這眼中釘呀，忍了三年，區區海量也不小吧！」千毒神答道。

「姓陸的，你還有甚麼幫手？一併請來見識！」萬寶宮主轉問陸榮曆。

「沒有了，咱們談吧！」陸榮曆道。

「你先說，你此行意欲爲何？」萬寶宮主道。

「反正你今天死定了，我一並說了讓你痛快！」齊天一梟陸榮曆道：「二十年前我被她打傷後，潛心修武，決定要雪恥報仇，將不計一切手段得到她，我決定拆散你們然後攫取她。沒想到，十五年前你先溜了，於是我去找她，向她坦誠示意，她仍然狠心拒絕我，唉……」

說到這裏，陸榮曆滿腔委屈，一時說不下去。

「她根本不愛你，枉你自作多情！」萬寶宮主道。

陸榮曆聞言臉色一變，道：「你別激我，待我說完了殺你不遲……於是，十年前的事發生了，那是我一手策劃的！」

「你好狠！」萬寶宮主淡淡地說一句，內心却激動到極點。他想：「原來這場浩劫因你而起，好！留你不得……」

「自此，我絕意愛情，收了門徒，預備奪取武林霸主，却不想你弄出個萬寶宮，把武林注意力集中到此。當時，我料定這萬寶宮一定與你有關，不是你也是你的傳人，因爲除了你，沒有人會擺『三十六罡觀天大迷陣』，不管如何，我決定來萬寶宮找你一拚，我所以等了兩年，是等武林中黑白二道互相火併得差不多時，我便好收拾殘局！」

「好個如意算盤！」萬寶宮主道。

「不過，眼下見了這位娃兒，我又改了主意，你若願叫娃兒跟我，我可以廢了你一身武功，送一個如花似玉的苗女給你，在苗疆快快活活的終天年！」陸榮曆道。

「你要娃兒是爲了她？」萬寶宮主道。

「不錯！現在不容你考慮！」

「你以爲打起來你一定贏？」

「毫無問題！二十年來我不是白過的！」陸榮曆陰聲道。

「好，咱們不妨鬥一鬥。不過，我可以先跟娃兒策劃一下如何？」萬寶宮主道。

「可以！」陸榮曆有些疑惑：「打敗了我還是可以得到她，而你却不免一死！」

「那時死亦瞑目！」萬寶宮主轉過身來和祁士天耳語了片刻。

祁士天道：「陸榮曆，剛才一批正派武林人士，走出迷陣時，你曾傷害過他們麼？」

「那些鷄毛蒜皮，老夫從來不管。」

「如此，我們可以放心打了！」祁士天一轉身——

說時遲，那時快，只在祁士天一轉身時，萬寶宮主打出一粒紅色小物，兩聲巨響，萬寶宮外已成一片火海。

幾聲慘叫後，「齊天一梟」等五人已葬身火海中。但是，萬寶宮主和祁士天呢？

* * *

原來，這是萬寶宮主用的一記險招，他一見到「齊天一梟」出現時，立即知道陰毒惡煞不會一個人來，是故吩咐宮中手下，預備點燃埋在宮中四周的火藥，而當他與祁士天耳語之時，開始點燃。另外，他所以叫陸榮曆等退後三丈，是怕他們距宮牆太近，可能狗急跳牆躍上宮來，那較棘手，故令在三丈之外，即使有天下一等一的輕功，也需一點足才可躍上宮牆，

而這一點足的躭誤，那熊熊之火也足使之葬身火海了。至於他與祁士天耳語，是叫祁士天以「玉兔十八式」中最上乘之一招「嫦娥奔月」的輕功向宮門撲入，所以在祁士天轉身面對宮牆之時，萬寶宮主打出一粒「火龍珠」立即仰身倒飛出去，而祁士天正好向前一撲，把他接住，二人同時進入宮門。這等策劃，在時間上預算得極精細審慎，否則毫釐之差，足使整個武林爲之變色。

萬寶宮主說到這裏，微微一笑道：「不過，若不是你師父的一招『嫦娥奔月』，這計策也成功不了哩！」說罷一拍手。

立即有三個苗人端上一席佳餚美酒。原來這萬寶宮主的手下，盡是苗人。

此時，祁士天與萬寶宮主坐在宮內地下室中最綺麗的一個大廳上，四周金壁輝煌、光耀奪目，眞個天下手屈一指的寶室。

萬寶宮主道：「娃兒，咱們先用些點心，再慢慢談！」

祁士天點點頭，一面吃一面觀察這萬寶宮主面貌。

只見他年約四旬上下，面色白晰，倒還十分英俊，却想不到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祁士天一面看着他一面想，心中只是道：怪……

用完美酒佳餚之後，萬寶宮主安排祁士天休息之處，祁士天因心中有許多疑問，不覺十分困乏，便倒頭大睡。醒來時也不知是甚麼時辰，而萬寶宮主站在身側，微笑道：「娃兒，老夫帶你參觀一下！」

二人走出寢室，進入一甬道中，那甬道的壁上盡鑲着夜明珠，照得極明亮，萬寶宮主道：「萬寶宮全部寶物，在此甬道中！」

說罷左手一揮，擊中一顆鑲珠，壁上立刻裂開一條縫，裏面正是一個寶庫。二人入內，萬寶宮主一一指點介紹。

「這是青城派全家之寶九星劍，劍芒有一丈長，劍身只有兩尺，劍柄上鑲有九顆寶石，故名九星劍。我爲了盜此劍，一共點昏了青城派五十七個弟子與衞士……

「這個天山玉龜，冰潔清涼，可治百病，原是武當派鎭山之寶，被我用金蟬脫壳之計盜來，這是我第一宗盜案……」

祁士天暗道：第一次殺人，也是武當派，難道他與武當有何深仇大恨……

「看這本梵文『武學源流』，此爲峨嵋派獨門秘學，即連峨嵋派中高手，也無幾人識得內容，被我搶了出來……

「這三箱珠寶，是太行鐵騎七八年心血所得，如今他們那些惡盜，早已一一正法，這三箱寶貝就是我的了……

「瞧這八尊玉佛，呂梁五虎不知從那偷來的，被我黑吃黑，偷他一個啞巴吃黃蓮，不敢聲張……」

看了一回，轉入甬道第二室。

「少林寺流傳兩百年的三件寶物，有兩件在這兒！這個是天下聞名的『錦緞袈裟』，此衣能避火避水避毒。旁邊這小盒子裏是七顆舍利子……

「這裏是崆峒派全部財產的一半，五箱黃金，居然被我用馬車載來……

「玄黃敎的『太極八卦卜』也躺在這兒，紙張已發黃了……

「丐幫的鎭幫之寶，傳了九代的烏金砵，我告訴他們，『烏金砵』正好『搏金鳥』，於是也拿了來！

「東瀛倭國海盜送給五嶺派四把倭刀，名爲『釣魚竿』、『紅龍』、『浴血鋼』、『雙飛燕』，都被我一一掛在此室中。

在第三室中，寶物依然不少。

「五角寨的雌雄劍，是我從吳彪手中奪下來的。

「靜心庵的水月花鏡，只好放在這兒落灰，那老尼太可惡了，平日假冒爲善，十年前居然……

「這是洞庭幫的無弦琴，我見洞庭幫無人會彈，於是我便拿來此地自娛……」

……

祁士天一一看完了寶貝，二人又回到精室中，萬寶宮主又道：「這個萬寶宮內內外外，機關重重，我花了五年心血，動用苗人數千，山中猿猴不計其數，才建立成功的，端的固若金湯，天下獨步，所以能一快我心中十年之恨！」

這時祁士天再也忍耐不住，遂問道：「前輩可否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詳告在下，在下好向家師覆命交代。」

萬寶宮主嘆口氣，微笑道：「娃兒，你先說說你的身世，及你師父如何吩咐你！」

祁士天道：「據師父所說，她在十年前被中原九大派加上黑白兩道高手，聯合打敗，本來受重傷逃逸，差點喪命，幸好遇見『聖手華佗』將她救活，並贈她一名老僕，名叫阿忠，是個世家的閹僕。聖手華佗死後，師父收我爲徒，常敎誨我學成之後，要入中原替她報仇。後來她因練功不愼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萬寶宮主大叫一聲，臉色大變，抓着祁士天雙肩。

祁士天嚇了一跳，繼續道：「師父說走火入魔乃情慾所起，是她思念一個情人，若能得此情人一見，當可解魔，否則終身癱瘓！」

萬寶宮主嘆一口氣，放下雙手，口中喃喃道：「秋如，秋如……」

祁士天繼續道：「於是師父決定命我在二十歲入中原血洗武林，替她復仇，及至兩年前，聽說南荒萬寶宮之事，才改變了主意，叫我來此排解武

林難題。」

萬寶宮主道：「不錯，娃兒，你的確解救了武林浩劫！我且把身份說明了，老夫昔年號爲『金鳥大聖』，名藍田玉，是你師父的師兄。」

祁士天忙一跪，行下大禮，道：「天兒見過師伯！」

藍田玉嘆口氣，沉默片刻，又道：「天兒，師伯把二十年來的故事說給你聽！

「四十多年前，武林中出了一位無敵手，喚作『宇內一尊』左瑞明，他在江湖上揚名數年之後突然失蹤，引起不少人的猜測，那時我與『齊天一梟』陸榮曆是結義兄弟，在江南一帶可稱無人匹敵，我二人因厭倦江南歌舞天地，乃北上四處訪尋左瑞明的下落，最後居然在祁連山被我們找到，左瑞明感於我們至誠，收爲門徒，他本有一女兒，即你師父左秋如，於是依年齒排行，我爲師兄，次爲你師父，最幼是陸榮曆。左瑞明並告我們，因他妻子突然死去，而厭倦人世，才去隱居。

「我們跟他學武之後，才知他的武功眞已入化境，而且他還教我們一種以內心情感控制歲月的一種駐顏之術，是以我們三人至今年紀雖已六七十，看來仍似四十上下。

「在祁連山中，一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中，我與你師父已海誓山盟，其後左瑞明坐化，我們三人一同下山入武林，你師祖死前，曾給我一封密函，叫我五年後去西域訪一異人，是他生前至交。我們三人一入中原，立刻名震寰宇，被奉爲中原三絕，此時陸榮曆突表示對你師父的愛意，我因手足之情，決定三人同時分開，再也不見，以待命運的安排。於是我往泰山，號『金鳥大聖』，你師父往荊州，號『廣寒仙子』，陸榮曆往苗疆，號『齊天一梟』。

「五年過後，我往西域尋訪那位異人，習藝八年有成，回到中原時，聽見兩件大事，一是『廣寒仙子』遭中原高手聯合圍攻，重傷而死。一是陸榮曆突然失蹤，我知此事時，已事過兩年多了，於是我先化名『斷腸人』，把聯手圍攻你師父之門派中的兇手一一找出，據聞當年是武當派最先出手，所以武當派遭我懲治最慘。後來，我想這麼打下去，終有一日也會遭人圍攻而死，遂想出萬寶宮之法，如此我可坐在宮中觀看中原武林自相殘殺。

「至於『三十六罡觀天大迷陣』，這時我在祁連山時，偶爾在一谷中看出來的，後來才知『陣仙』曾去過那谷。

「我造成萬寶宮之後，便開始盜寶，以便誘殲武林各派。那時我曾立下一誓：你師父若能再活於人世，我立刻洗手隱居。這兩年多來，我只在七月盡至八月中秋間回萬寶宮，其他時間皆盡在外，因我懷疑陸榮曆與你師父之死有關，於是日日打聽其下落，最近已偵知他未死，正想生擒他來盤問，不想昨夜他自己也招了出來。」

祁士天聽完，愕然半晌，才道：「師伯，你不覺得對中原武林太殘忍了一點？」

藍田玉道：「現在覺得有些過份，所以此宮我要傳給你了！不過，在今天之前，我仍未作此想。孩子，你知道我與你師父一別十年，爲了是讓陸榮曆能另有所愛，爲的是讓命運有好安排，不想帶來如此慘命！十多年來，我沒有一日不在想往日的快樂，二十年前的『廣寒仙子』，容貌眞是天上有地下難尋，就是眞的廣寒宮嫦娥下凡，也不及她，論武功也是武林獨步，我與『齊天一梟』都不及她，竟落得那般下場……」

祁士天道：「事過境遷，萬寶宮就此結束了！師伯，你可即日起程往武威，這裏的事，待孩兒來解決。孩兒決定將寶物一一奉還，至於已解散的黑道門派，則其寶物變賣爲銀兩，遣散這一批苗人。然後孩兒召告天下，『齊天一梟』等五煞星已授首，也算萬寶宮贖罪的功德！」

藍田玉道：「孩子，你安排得好，辦完事就回來找我們吧！」

祁士天道：「孩兒遵命！」

次日，藍田玉帶了乾糧銀兩上道，把宮中一切事物人員交給祁士天。

祁士天與他互道了珍重，灑淚而別。

藍田玉一面走一面心中喃喃道：「秋如，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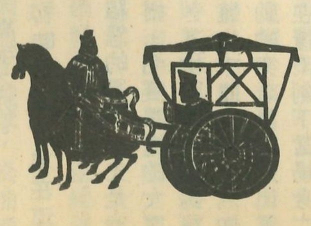
＊　＊　＊

祁士天果然按照他對萬寶宮主的允諾，一一辦完了事，對江湖上也有了交待，然後飄然往西北，尋他的師父、師伯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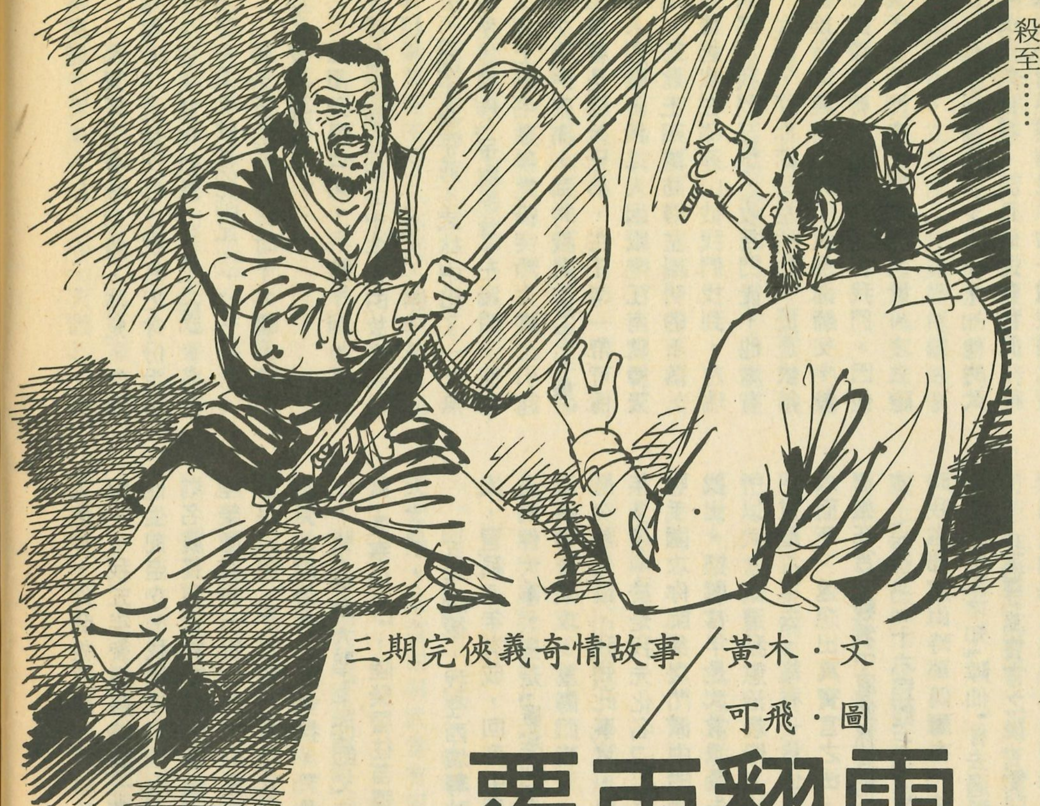
以後，江湖上就無萬寶宮這三個字了，只是一般人心中還對他念念不忘。而且那一次萬寶宮之行，虎口餘生的酒肉和尚、千手觀音、丐幫舵主、洞庭護法……皆十分想念祁士天，而希望他能再出江湖。然而，以後永遠沒聽到他的消息了。

不過，有人說，五年後和千手觀音的幼師妹「青城玉女」霍小芬結婚的「蠻荒遊俠」，就是祁士天。

（全文完）



上文提要：……浪翻雲往救凌戰天妻兒，上官鷹爲瞞其夫人乾虹青與人苟且之事，決意栽贓浪翻雲身上，並下格殺令……浪翻雲引開追兵，一時不察反爲乾虹青暗算，乾羅亦出現……千鈞一髮之際，浪翻雲功力回復，重創乾羅。乾羅竟犧牲乾虹青來令自己脫身，乾虹青實與乾羅有不尋常關係，心碎、已有覺悟之心……上官鷹仍苦搜浪翻雲，不知大敵已至——怒蛟幫面臨存亡時刻，尊信門殺至……



三期完俠義奇情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覆雨翻雲（下）

悔不當初心胆裂　山窮水盡故人來

浪翻雲似笑非笑道：「你這個幫主夫人早被革職，來！讓我派給你一個新的任務。」跟着指了指背後，道：「給我按摩肩背，過點做幫主的癮。」

乾虹青爲之啼笑皆非，估不到自己爲上官鷹按摩的事，竟然傳到他的耳內，這人並不如他表面的無知。心中却是歡喜，欣然來到浪翻雲背後，一對手盡展所長，提供這特別的服務。

便在這時，一把平淡冰冷的聲音在屋外道：「浪兄死到臨頭，還懂得如此享受，確是有福。」

乾虹青全身一震，她的武功已然不弱，居然完全覺察不到外有人，嚇得停了下來。浪翻雲輕喝道：「不得停下。」

乾虹青這時才知道浪翻雲早知有人在外，故命自己躲在他背後，加以維護，是甚麼人能令浪翻雲也緊張起來。

一對手心不停地開始按摩起來。浪翻雲寬闊雄厚的雙肩，使她心中溫暖，尤其難得是浪翻雲對她的信任。

室外冰冷的語聲繼續傳來道：「浪兄要小弟入屋謁見，抑或浪兄出門迎客。」這人的語聲，令人泛起一種冷淡無情的印象。

浪翻雲笑意盈盈地道：「封兄貴客遠來，若不入寒舍一聚，不可惜嗎？」

乾虹青心中搜索姓封的高手，驀地想起一個人來，全身如入冰窖，雙腿幾乎發起抖來。這才眞正明白浪翻雲要她站在他背後的原因。

封寒和浪翻雲，一刀一劍，均名列黑道十大高手之列。

封寒初時排名，尤在浪翻雲之上。

兩人結怨的原因，先是凌戰天與封寒的情婦，名震黑道的女魔頭龔容悅的衝突，其中因由，錯綜複雜，非是當事人難知來龍去脈。只知在一次龔容悅發動的突攻裏、惹出了浪翻雲，龔容悅在覆雨劍下當場身亡，引發了封浪兩人的決鬥。結果是封寒敗走遁退，並聲言要殺盡浪翻雲的女人。

浪翻雲要自己站在他背後，便是怕封寒「誤會」。

一名男子，在門前出現，背上斜插着把長刀。

這人高瘦修長，却絲毫不給人半點體弱的感覺，整個人便像以鋼筋架成，洋溢着驚人的力量。使人覺得他不動則已，一動起來必是萬分迅捷靈巧。

他面孔長而削，顴骨高起，兩眼深陷，雙睛神彩異常，光華隱現。

封寒神色無憂無喜，似回到家中一樣。

兩人目光利如鋒刃，交擊纏鎖在一起。

浪翻雲笑道：「封兄揀的時間合時，估不到以封兄的自負，仍要聽命於赤尊信。」這幾句說話暗諷封寒分明和赤尊信一路而來，現下由封寒來此牽制浪翻雲，使他不能插手外面的陣仗。

封寒冷笑一聲道：「赤尊信何德何能，可以使得動我，不過凡是可以令浪兄傷心難過的事，我封寒都不想放過，加以此事對我有利無害，落得個清清靜靜，在此放手一搏。浪兄這兩年來龜縮不出，小弟不知近況，只聽得些風言風言，很爲浪兄擔心，所以一有機會，便來探望。」他的語氣充滿揶揄，怨恨甚深。

浪翻雲很悠閑地，沒有半點急煩，微笑道：「多謝封兄關注。」

封寒皺一皺眉，他本來以爲浪翻雲必然心急外邊的安危，致使他心煩氣燥，心不定則氣逆，露出破綻。豈知他比自己還不心急，使他生出高深莫測的感覺。

這些年來他苦練刀法，自信較勝從前，頗有自信，現下一見浪翻雲，感到他的精神氣度，大異從前，可是又不知不同處在那裏，有點無從入手的感覺。

浪翻雲閉上雙目，像是正在專心享受身後美女所提供的服務。

乾虹青渾身不對勁，封寒的人便像他背上的刀，不斷散發出怕人的殺氣，使她心膽俱震，首當其衝的浪翻雲，不知爲何可以這般閑悠自在。

尤幸封寒芒電般的眼神，眼角也未曾望過她一眼，由始至終都罩定浪翻雲身上，否則她更不知如何是好。

封寒眼神充沛，連霎眼也不需要。

相反地浪翻雲閉上雙目，好像著名的「左手刀」封寒，並不在近前一樣。

東岸遠處傳來陣陣號角的響聲，喊殺聲隱隱傳來，大戰展開。

封寒嘴角露出一絲得意微笑，心想我不信浪翻雲你不急，看你能假裝到何時。

浪翻雲安坐椅上。

乾虹青戰戰兢兢的站在後面爲他按摩。

前面八九尺處是虎視眈眈的「左手刀」封寒。

三人便是這樣子耗上了。

離天明還有大半個時辰。

明天會是甚麼樣子？

＊　＊　＊

上官鷹大喝道：「火箭。」

千百支燃點着的火箭，直向十多丈外的敵艇射去。

天空中劃過無千無萬的星火，剎是好看。

上官鷹登上碼頭旁的高台上，以燈號和擂鼓，指揮怒蛟幫全軍的進退。

敵艇依然以高速衝來，即管快艇着火，仍企圖在焚毀前衝到岸邊。

頭戴紅巾的敵人，不斷以盾牌武器，封擋射來的勁箭火器，他們平均武功高強，故傷亡不大。

敵艇愈來愈接近。

最快的數隻艇，進入了十丈之內。

戚長征等衆人在碼頭上枕戈持戟，靜待近身肉搏的時刻。

上官鷹表現了出奇的鎮定，直到幾乎所有快艇都迫至十丈許的距離時，才一聲大喝道：「擂石！」

高台上的戰鼓一陣雷鳴。

在沿岸的地帶忽地彈起成千上萬的石彈，每個石彈大如石鼓，重逾百斤，霎那間漫天向敵艇洒去。

這一着極爲厲害，石彈以機括發動，因石彈要達到某一重量才可做成威脅，故不能及遠。所以上官鷹待到敵人進入射程，才發出命令。

這些石彈加上衝力，千斤大石，非是兵刃能加以擋駕，在慘叫連天中，紅巾盜紛紛中彈落海，大部份中彈的快艇，即管不斷開兩截，也不能行動。

這一着令尊信門傷亡慘重。

上官鷹暗道：「凌大叔，多謝你。」原來這都是凌戰天的設計，怪不得如斯厲害。

這些紅巾盜兇狠異常，紛紛潛水過來，十丈的距離，絕對難不倒他們。

一陣鼓聲又在高台上响起。

怒蛟幫衆將一桶的松脂油，倒在沿碼頭的湖面上。

紅巾盜愈來愈接近，最快的離岸便只有丈許。

上官鷹一聲令下。

火箭燃起。

再一聲令下。

千百枝火箭，對正游泳而來的數百紅巾盜，電射而去。

這一着避無可避。

火箭一下子便燃點起湖面上的松油，紅巾盜頓時陷進火海裏，無數人全身着火，在湖水中燒得劈啪作响，慘叫和嚎哭混在一起，尊信門的先鋒部隊慘遭挫敗，未沉沒的艇和在較遠湖水中的敵人開始撤退。

近岸的湖面滿佈熊熊的火燄，照得整個地區血紅一片片，有若地獄。

怒蛟幫衆一齊歡呼，士氣大振。

翟雨時和戚長征兩人與奮得互拍膊頭，同時想到，這都是凌戰天別出心裁的設計，一到這生死關頭，發揮出驚人的威力。

這一接觸，尊信門至少損失了六百多人。

翟雨時、梁秋沒和戚長征三人站在碼頭伸出海的一端盡處，享受着初步勝利的成果。

敵船中號角傳來，組織着新的攻勢。

湖面的火勢略減，松油燒得七七八八。

便在這時，嘩啦水聲，從碼頭左側的水面响起。

驚呼傳來。

翟戚等三人霍然望去。

一個頭紮紅巾，身裁短小精悍，面相兇惡的人，手中雙斧飛翻下，己方的弟兄紛紛浴血倒下。原來他自恃武功高强，竟潛過火海，獨自一人撲上來拚命，兇悍之極。

翟雨時心中想起一人，必是赤尊信座下七大殺神之一的「矮殺」向惡。這人向以不怕死著稱，兇名頗著。

看到己方弟兄血肉飛濺，三人眼也紅了，不約而同一齊撲去。

向惡的斧法老辣非常，兼且身法進退快如電閃，在怒蛟幫的戰士中便像隻靈巧狡猾的箭猪，觸者無不或死或傷。

三人中以戚長征武功最高。大刀在人羣中迅速推前，一下便越過衆人，直往向惡背上橫削過去。這招頗有心思，因爲向惡背向着他，背後的動靜全憑雙耳監視，橫削帶起的風聲最少，最難提防，戚長征不愧後輩中出類拔萃的人物。

向惡兇性大發，這些年來戰無不勝，剛才初攻不利，使這兇徒怒火如狂，這下劈飛了兩個斗大的頭顱，又劏開了一個人的肚皮，忽感背後有異，一道勁風割背而來。

他非常了得，知道不及轉身，竟在原地一個倒翻，變成頭下脚上，雙斧凌空向戚長征猛力劈去。

利斧劃過兩人間窄小的空間，左手斧劈向戚長征的大刀，右手斧直劈戚長征的眉心。

戚長征在這生死存亡的一刻，顯示出多年苦修的成果，大刀反手一挑，噹的一聲大震，勉力擋開向惡力逾千斤的一斧，跟着刀把倒撞，剛好在斧鋒離眉心前一寸時，硬把利斧撞歪，貼肩而過。

向惡激起兇性，一聲暴喝，身形再翻，又一個觔斗，雙斧攻往戚長征。

戚長征雙臂酸痲，知道退縮不得，喝一聲好，長刀化作一道長虹，直往仍在半空的向惡劈去。帶起呼呼破空聲，氣勢强勁。

翟雨時剛好趕到，也不理先前爲浪翻雲踢劍所傷的肩膊，雙手持劍躍起，由向惡左側直插其腰腎處。

向惡一聲獰笑，一脚踢正翟雨時刺來長劍，雙斧原封不動，迎向戚長征的大刀。

一陣金鐵交鳴的聲音，戚長征倒跌向後，肩上連皮帶肉被削去一大片。

翟雨時連人帶劍，側跌一旁，落地時脚步蹌踉，幾乎翻倒，舊傷口立時爆裂，血染衣衫。

向惡全無損傷，在兩大年輕高手合攻下，側跌落地，還未站穩，梁秋沒的長戟，閃電從後背刺來。

向惡身體失去平衡，大叫一聲，迫不得已乘勢滾在地上。

梁秋沒乘勢猛追，長戟水銀瀉地般向地上翻滾的向惡瘋狂急刺。

四週的怒蛟幫戰士奮不顧身，刀槍矛刺，死命向這兇人攻去。

向惡先機一失，雙斧揮舞，堪堪抵敵住加諸他身上狂風暴雨式的進攻。

鋒芒一閃，一枝長矛像從天際刺來，噹的一聲刺在向惡左手斧上。

長矛的力道沉雄無匹，連向惡也禁不住斧勢一頓，嚴密的斧網露出了一絲空隙。

梁秋沒見機不可失，長戟甩手直刺，對着向惡的胸前要害飛去。

向惡左脚彈起，一把踢飛襲來的長戟，剛要借腰力彈起身來，長矛再次襲體而至，同一時間，一把大刀當頭劈下。

向惡剛想運斧擋架，大腿一股劇痛直入心脾，原來翟雨時乘他踢開梁秋沒的長戟時，露出了大腿的內側，翟雨時長劍乘虛而入，長劍穿過這兇人的大腿，在另一邊露出劍尖。

長矛和利斧絞擊在一起，向惡全身一震，利斧險險脫手，剛要變招，面頰一涼，慘叫一聲，一柄大刀嵌入面門，一代兇人就此了結。

週圍所有動作一齊停頓。

上官鷹手持長矛，剛才全力出擊，使他虎口震裂，滲出鮮血。

戚長征把深嵌於向惡面上的長刀用力拔出，一股血雨，噴上三尺的上空。

翟雨時倒在地上，手上還緊握着洞穿向惡大腿的長劍。

梁秋沒跪倒地上，長戟跌在兩丈開外。

怒蛟幫年輕一輩最著名的大好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剷除這個兇人。

四人毫無歡喜之情。

敵人的號角又再响起。

第二次的攻擊將快來臨。

天際露出了魚肚白色。

黎明開始。

洞庭湖上，無數快艇開始迫來。

這次進攻將更爲激烈。

松油倒盡。

石彈不剩一顆。

他們除了以他們的血肉，還能以甚麼抵擋敵人的猛攻？

絕望降臨到每一個怒蛟幫戰士的心頭。

生於洞庭。

死於洞庭。

* * *

撤退的號角傳入浪翻雲和封寒兩人的耳內。

尊信門初戰不利。

封寒神色詫異。

這怎麼可能？

赤尊信一生在刀頭上長大，羣戰私鬥，無不出色，又有壓倒性的兵力，居然吃了虧，看來有對怒蛟幫重新

估計的必要。

封寒沉聲道：「凌戰天是否仍在島上？」

浪翻雲緩緩睜開雙目，道：「不是在這裏，是在那裏？」

封寒心中一沉，他並不是懼怕凌戰天是否在此，而是他發覺浪翻雲眞的是處在非常鬆弛的悠閒狀態裏，比之自己像條拉緊的弦線，簡直是截然相反，相去千里。

在自己蓄勢待發的氣勢侵迫下，他居然能保持休息的狀態。

久等不利。

封寒決定出手。

浪翻雲眼中寒芒暴閃，全神貫注在封寒身上。

殺氣瀰漫室內。

乾虹青感到室內一束束勁氣，來回激蕩，不由自主停了下來，運功全力抵抗，幸好浪翻雲整個人像生出一道無形的氣牆，抵消了封寒大部份的壓力。

縱使這樣，乾虹青還是萬二分難受，全身肌膚，像是給千萬枝利針，不斷椎刺。

浪翻雲一對銳目，正在仔細地審視封寒，沒有一點細節能漏出他的法眼。他腦神經的運轉，已比常人快上百倍的速度在進行，以致爲常人來說快如電光石火的動作，在他的瞳孔內便像是緩慢不堪的動作。

在他的視域裏，首先是封寒的雙腳在輕輕彈跳着，使他的身體能保持在隨時進攻的狀態下。跟着封寒的瞳孔放大，射出奇光，這是功力運集的現象，他甚至看到封寒露出在衣服下的毛孔收縮，頸側的大動脈和手背露出的血脈擴大又收窄，血液大量和快速地流動，體能發揮到至盡。

封寒出手了。

同一刹那浪翻雲的手握上了「覆雨劍」冰冷的劍柄上。

封寒右肩向前微傾，左腳彈起，右脚前跨，整個人俯衝向浪翻雲，著名的左手，反手背後，這時右腳剛踏前三尺。

浪翻雲「覆雨劍」離鞘。

封寒的左手刀從背上劃出一個小半圓，刀尖平指向五尺外浪翻雲的咽喉，右腳彈起，左腳閃電標前，整個人便像一頭餓豹，俯撲向豐美的食物。

他的「左手刀」便不啻虎豹的利齒銳爪。

浪翻雲眯起雙目，他看不到封寒，他的精神集中在封寒直標急劈而來的左手刀上。刀尖有若一點寒星，向着他咽喉奔來。

一陣低嘯有若龍吟，室內漫漫劍雨。名震天下的「覆雨劍法」，全力展開。

生死立決。

成功失敗，決定於刹那之間。

乾虹青甚麼也看不到，眼前盡是三光，耳內滿貫劍嘯刀吟。

* * *

尊信門的快艇比初攻時增加了一倍有多，實力增至近二千人。

赤尊信終於下了主攻的命令。

三百多艘快艇扇形散開，像漁翁撒網一樣，包圍向怒蛟島進攻。

這次敵人將戰略線蓄意拉長，避免剛才被集中消滅的錯誤。要知怒蛟幫的防守線極長，只有一個地方被衝破缺口，整條防線便等如完全崩潰。

快艇進攻的範圍，除了東岸的碼頭外，還包括東南，東北和偏北的淺灘。

上官鷹站在碼頭上，心膽俱喪，對手實在太强，剛才若非利用凌戰天留下來的裝備，他們早便全軍覆沒。想到這裏，心中一動，想起位於主峯下的怒蛟殿，正是凌戰天的設計，易守難攻，現下與敵人硬拚，必無倖理，何不退守殿內，憑險而守，遠勝在此遭人屠殺。

上官鷹想到這裏，喝叫高樓上的鼓手道：「撤回怒蛟殿！」

身旁數十手下，一齊愕然以對。

撤退的鼓聲敲響。

怒蛟幫準備死守沿岸的二千多精銳，潮水般倒流回島內。

怒蛟殿位於矗立島心的怒蛟峯下，只有一道長約三百級的石階，迂迴曲折地伸延上大殿的正門，其他地方或是懸崖峭壁，或是形勢險惡的奇岩惡石，飛鳥難渡。昔日凌戰天親自督工，聘盡當地匠人藝工，先後費了十年之久，才大功告成。

怒蛟殿前有一個廣場，廣場的入口有兩條張牙舞爪的石龍分左右衛護，一條蛟龍望往正殿，另一條蛟龍血紅的雙睛，便俯視着通上來的石階，負有監守的職務。

牠們是怒蛟幫榮辱的象徵。

* * *

室內光點散去。

浪翻雲覆雨劍還鞘。

封寒左手刀突然放在背上。一坐一立，似乎從沒有動過手。

乾虹青雖然身在當場，但雙目爲浪翻雲劍雨所眩，一點也看不到甚麼。她甚至聽不到劍刀觸碰下的交鳴聲。

兩人交手的時間，似乎在刹那間完成，又像天長地久般的無盡極。

那是難以形容的一刻。

封寒面色霍地轉白，跟着眼觀鼻，鼻觀心，好一會面色才回復先前模樣。

乾虹青知道封寒受了傷，表面上卻是全無傷痕。

浪翻雲依然大模大樣坐在那裏，眯起雙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不知他是喜是怒。

封寒雙目寒光掠過，盯着浪翻雲道：「浪兄劍道上的修養大勝往昔，令小弟非常怪異，要知宇宙雖無極限，

人力卻是有時而窮，所以修武者每到某一階段，往往受肉身所束縛，不能逾越，難求寸進。」頓了頓，似乎在思索說話的用辭，續道：「浪兄現今的境界，打破了體能的限制，進軍劍道的無上境界，成就難以想像，未可限量。」眼中射出欣羨的神情，這世間能令他動心的，只有武道上的追求。

浪翻雲微微一笑道：「我也不過是比封兄走快半步，豈敢自誇，不過方才封兄運功强壓傷勢，可要使你最少多費半年時間，才能完全康復。」兩人娓娓深談，彷似多年老友，沒有剛才半點仇人見面的痕跡。

乾虹青給兩人撲朔迷離的關係，弄得頭也大了好幾倍。

封寒緩緩答道：「早先我以一口眞氣，由赤尊信船上潛泳來島，故能神不知鬼不覺來到這裏，目下兵荒戰亂，我要安然離島，怎能不壓下傷勢，事實上乃不得不如此。」神態自若，似乎不是述說本身的問題，比之昔才交手前，像換了另一個人，現下才是大家的風範。

浪翻雲張開雙目，精芒透射封寒，正容道：「封兄，小弟有一個問題，多年來懸而不決，希望能由封兄親自證實。」

封寒嘴角一牽，露出了一絲罕有的笑容，似乎對浪翻雲的問題，早便成竹在胸，道：「浪兄請說。」

浪翻雲道：「上次和今番交手，封兄都是只有『殺勢』，卻無『殺意』，封兄有以教我。」

乾虹青這時的興趣被引了出來，封浪兩人第一次決鬥，是因為封寒的情婦「響尾豔蛇」襲容悅為浪翻雲所殺，所以成為死敵，故而封寒欲殺浪翻雲而後快，怎會對浪翻雲毫無殺意，但浪翻雲既有此言，自然不會是信口開河。

封寒道：「我也知這事不能將你瞞過。襲容悅和封某早便恩盡義絕，況且她所作所為，兇殘惡毒，若非封某念在一點舊情，早便出手取她性命，浪兄除之，封某不單不怨恨，反而非常感激。」

乾虹青感到兩人對答奇峯突出，離奇怪誕，既是如此，封寒為何又苦苦相迫。

封寒續道：「對手難求，尤其到了我們這個層次的高手，等閒不想無謂爭鬥，所以今日之前，除了你我之外，十大高手中，便從沒有人切磋比試，遑論以命相爭。我亦不能厚顏迫人決鬥，何況這並不是可以迫得來的事。」說到這裏，他抬起頭來，好一會才道：「故當日我將錯就錯，詐作報仇，故而得到與浪兄兩次決鬥的良機，痛快呀痛快！」一副歡欣雀躍的模樣。

乾虹青心想，就是這種對武道的沉迷，才能使他進身到這等刀道的境界。

遠方一陣陣鼓聲傳來。

浪翻雲咦了一聲，奇道：「上官鷹這小子絕不簡單，居然有進有退。」

乾虹青也感愕然，心想這不正是撤回怒蛟殿的訊號。

鼓聲提醒了三人外面世界的另一場生死爭逐。

浪翻雲道：「封兄，小弟有一事相求。」

封寒爽快應道：「但說無礙。」

浪翻雲一揚下頷，點向背後的乾虹青道：「此女背叛乾羅，生命危在旦夕，此處亦無她容身之地，還請封兄不怕麻煩，把她帶離本島，送到安全地點，那小弟就安心了。」

乾虹青眼圈一紅，浪翻雲的確設想周到，自己實在不宜留此，有封寒護送，勝比萬馬千軍，可是心中依依，不想離開這特別的男子。

封寒道：「小事而已，浪兄放心。」

兩句說話，決定了乾虹青的命運。

乾虹青欲言又止，終於將話吞回肚裏。

浪翻雲望向窗外。

天色開始發白。

黎明終於來臨。

* * *

白晝驅走了黑夜。

清新的空氣裏，傳來濃重的血腥味。

長長蜿蜒向上伸展的三百多級石階上，滿佈敵我雙方的屍體和傷殘。

最少有三百多人倒在石階上的血泊裏。

攻擊才剛剛開始。

尊信門在赤尊信座下僅餘的六大殺神率領下，以雷霆萬鈞的聲勢，像刺刀檑木一樣衝破了怒蛟幫近百級距離的封鎖，攻至百級之上，怒蛟殿在望。

到了這裏，進展放緩起來，這處山勢收窄，石階的闊度只有五尺，比之山腳處寬達十五尺的石階，窄了三分之二，僅可容二至三人並肩而過。

長驅直上變成逐寸逐步爭取的血戰。

喊殺聲震撼着整道登山往怒蛟殿的石階。

這怒蛟殿利守不利攻，若非尊信門有高手若「蛇神」袁指柔、「怒杖」程庭、「透心刺」方橫海、「大力神」褚期、「暴雨刀」樊殺、及「沙蝎」崔毒這六位著名凶人輪流主攻，紅巾盜早被趕落石階。

緩慢卻在進展着，尊信門威震西陲的紅巾盜，推進上至石階的中段約一百五十多級處，鮮血從雙方的身上流出，順着石階流下去。

紅巾盜踏着死人的身體，瘋狂向上死攻。

怒蛟幫的戰士知道這是生死存亡的時刻，藉着以高壓低的威勢，奮不顧身地向攻上來的敵人痛擊。

天空上密佈互相勁射的長箭。

雙方便像兩股相反方向的潮水，一倒捲向上，一反撞向下，在石階的中段激出滔天巨浪般血的浪花。

赤尊信立在山腳下，背後一列排開十二名漢子，每名漢子身上都最少有幾種不同的兵器，千奇百怪無奇不有。這都是預備給赤尊信隨時取用。赤尊信今次對敵，都揀取最能剋制對手的武器，故能事半功倍，殺敵取勝。

赤尊信高大强壯，雙目怒突如炬，長髮垂肩，身披黑袍，面上長滿有如針刺的短髯，形相猙獰可怖。

一輪肉搏急攻下，紅巾盜推進至第二百一十級石階處，還只有一百多級。

目睹己方佔在上風，赤尊信眼中凶芒隱現，道：「好！上官飛有子如此，已是無憾。」

旁邊的謀臣「毒秀才」夏雲開急忙應道：「門主所言極是，在我們原先算計中，怒蛟幫凌戰天經已離去，又找得封寒牽制浪翻雲，這批後生小輩，還不是手到拿來，豈知如此難纏。」

赤尊信冷哼一聲，表示心中的不滿，他今夜折損了不少人手，向惡的陣亡更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大大不利日後一統黑道的發展。乾羅若然知曉，當在暗處竊笑。可是這條路已走到中段，無論向那一頭走，前進或後退，都是這麼遙遠和費力。

紅巾盜又推進了二十多級石階，現在離怒蛟殿前的廣場，剩下八十多級的石階，喊殺更激烈。

石階頂的石蛟龍，兩眼冷然地俯視着石階上的決鬥。

上官鷹和一衆手下大將，和石蛟龍望着同一方向，監察着敵我雙方的形勢，不同的是他們的眼睛，噴發着仇恨的火燄。

敵人很快便會攻上殿前。

上官鷹大喝一聲：「佈陣！」

殿前金鐵聲一齊響起。

千多怒蛟戰士，手持長矛，在殿前的空地排開戰陣。

這些戰士的足踝之上，肘上都縛有尖銳的呈半圓形的尖刺，鞋頭縛了一支尖刺，一副近身搏鬥的裝備。

千多支長矛尖都是藍汪汪的，顯然在劇毒內浸過。

這是怒蛟幫的秘密武器「毒矛」陣，是當年凌戰天根據怒蛟殿前廣場的環境，特別設計，遠攻近搏，非常厲害。

矛尖的毒液，是以十八種毒蛇的唾液製成，共有十二大桶，平時密置怒蛟殿的地下室內，一到生死存亡之際，只要把矛尖浸入毒液裏，便成殺人的凶器，既方便又容易，使殺傷力迅速加强一倍不止。

一向以來，上官鷹和翟雨時都不將這種借助毒物的戰術看在眼裡，認為非是大幫所為，豈知到了這山窮水盡的時間，才知凌戰天思慮周到，大派用場。

這個戰陣在凌戰天的指導下，排演了千百次，那時只用未染毒的尖矛，眞正染上劇毒，還是第一次。

上官鷹等見矛陣擺開的架勢，心中稍定。

上官鷹道：「若果凌大叔在這裏就好了，只有他能把矛陣發揮出最大的威力。」

翟雨時笑容苦澀，無奈點頭道：「若有凌副座和浪首座在，赤尊信即管有六臂三頭，何懼之有。」

梁秋沒沉聲道：「我有一個很奇怪的直覺，就是一直不相信凌副座會肯聽命離開怒蛟島，雖然根據眼線，他的確是在遠離這裏的路上。」他提出的疑問和浪翻雲的想法大同小異，不同處只是浪翻雲堅決相信自己的判斷，他則在存疑的階段。

上官鷹陷在沉思裏，似乎在努力追尋一些久被遺忘的記憶。

戚長征道：「島上屬於凌副座系統的心腹手下，全部失去踪影，若說不是有人在暗中主持大局，令人難以相信。」

他們的語氣間，重新建立起對第一代怒蛟幫的英雄人物，眞正的尊重。

上官鷹從沉思中走了出來，回身望了身後的怒蛟殿一眼，沉聲道：「記得當年父親臨終時，會提及怒蛟殿有一條秘密通道，可從山腳直通殿後，細節可問凌大叔。」面上現出尷尬的笑容，續道：「父親死後，我一直忙個不了，到我想要問這件事時，大家的關係已非常惡劣……」

衆人面上都現出明白的神情。正要再說，山下喊殺聲大增，尊信門的凶徒又再推上數十級，離開守護山路的石蛟，剩下十多級石階的距離。

上官鷹面色一變，下令道：「準備接應。」

毒矛陣中立時衝出一隊近百人的戰士，藍汪汪百枝尖矛，一齊指向衝殺上來的敵人，準備接應己方撤回的戰士。

* * *

尊信門剩下的六大殺神，輪番攻向怒蛟幫死守石階的戰士。

這六人武功高强，出手狠辣，每次聚功出手，必有人濺血倒下，加速了紅巾凶徒的推進。

今次輪到「大力神」褚期。

這凶人一身功夫，盡在一對鐵拳上。

只見他運氣開聲，一個觔斗便翻越過猛攻的尊信門凶徒，像隻向下撲殺獵物的惡虎，閃進怒蛟幫戰士的封鎖內，拳劈膝撞無所不用其極，怒蛟幫的戰士雖是奮不顧身，死命阻截，仍被他連殺十多人，再安然退回紅巾盜叢中，使他們又推上了幾級。

他才退後，「怒杖」程庭烏金打成

的鐵杖，硬地搶前，杖出如風，忽左忽右，使人無從捉摸他的杖勢。不一會便有四人給他撞裂胸骨，血染石階。他全力施爲後，「暴雨刀」樊殺立即補上，殺得怒蛟幫幫衆慘嚎連天，骨血橫飛，令人不忍目睹。

尊信門這個戰略非常成功，六大殺神蓄勢待發下，輪番全力出手，很快便殺到石階的盡頭。

這次輪到「沙蝎」崔毒，他一振手中長戈，大喝一聲，霎眼間挑飛了兩人，忽然敵人潮水般退回山上。

「沙蝎」崔毒經驗豐富，一看機不可失，身形閃電衝上，正要跟着敵人的尾窮追不捨，殺個痛快。

五六支藍汪汪的長矛，從不同的角度疾刺而來，他何等了得，長戈閃動，幾枝長矛被他一齊撥開，但長矛的角度非常巧妙，把他前衝的勢子完全封着，兼且矛尖顯然含有劇毒，他不敢犯險，一個觔斗倒翻入己方之內。

其他衆凶一聲喊殺，便要衝上，適在這時一陣强勁的箭雨射來，把他們硬生生擋着，難有寸進。

當他們再要衝前時，敵人安然退走。

通上石階頂的道路杳無一人。

只有兩隻守着階頂的石蛟，安然坐鎮。

「蛇神」袁指柔最是性急，一馬當先，搶上階頂，眼前現出一個可容數千人的大廣場，千多名怒蛟戰士手持長矛，全副武裝列成矛陣，在廣場另一邊嚴陣以待。

矛陣前立着四個年輕男子，神情堅決。

矛陣背後便是氣勢恢宏的怒蛟殿。

這種陣勢，連凶膽包天的袁指柔也不禁猶豫了一會，「她」背後的其他殺神和紅巾盜蜂湧而上，很快便塡滿這邊的廣場，形成對峙的局面。

紅巾盜這邊裂開了一個缺口，一高大粗壯，氣勢威猛，身披黑袍的大漢排衆而出，身後跟着十二名凶漢，帶着不同的利器，緊隨而來。

正是名震西陲的黑道霸主，「盜霸」赤尊信。

六大殺神，一字排開，列在他身後。

決定勝負的時刻，便在眼前。

赤尊信冷哼一聲，連說了幾聲好。

上官鷹道：「赤尊信！這魔王終於親自出手。」

赤尊信向天一陣長笑道：「凌戰天果然一代人傑，久聞他精通行軍佈陣之術，今日一戰，盛名之下，果無虛士。爾等雖敗猶榮。」

上官鷹道：「凌大叔今日若然在此，教你死無葬身之所。」語氣透露出對凌戰天的敬意。

赤尊信道：「好！虎父無犬子。今日爾等若有人能擋我十合不敗，我赤尊信掉頭便走。」他原本打算一上來便驟下毒手，殺盡此地生人，以洩心頭憤恨，目下一見這等陣勢，知道雖能必勝，毒矛陣亦能令己方元氣大傷，故而從戰略入手，先以威勢寒敵之膽，從容定計。他能稱雄黑道，自有手段。

戚長征叱喝一聲，提刀大步踏出，衆人想要阻止，已來不及。

赤尊信兩眼射出兩道寒光，掃視了戚長征上下數眼，冷眼道：「對付你空手便可以。」

身後衆凶人一齊發笑，充滿輕視。

怒蛟幫人感同身受，憤慨萬分。

戚長征心中狂怒，可是今晚敵勢凶頑，使他早收起傲心，知道這關係到己方生死存亡，敵人愈是輕敵，對自己愈是有利，一聲不響，身子弓起撲前，長矛直劈赤尊信。

赤尊信寂然不動，冷冷望着敵刀攻來的軌跡，直至刀鋒離開面門三寸，雙腳一移，閃到戚長征右側刀勢難及的死角。

戚長征大駭，正要轉身運刀，赤尊信左腳踢出，掃向他的左腿，原來戚長征的刀勢走狂猛的路子，最著重下盤堅穩。所以進退間，總以一腳拄地，一腳變動，一虛一實，支持重心，赤尊信眼力高明，這一腳正是向戚長征以左腳作爲重心的刹那，時間拿捏得無懈可擊。

戚長征魂飛魄散，無可奈何下迅速將重心轉移往右腳，變成側跌開去，反刀護着要害，優勢全失。

赤尊信喝道：「第三招！」乘勢搶入戚長征的刀光裏，一拳打在刀背上。

戚長征只覺刀身一股有如山洪爆發的大力傳來，大刀脫手噹啷落地，口噴鮮血，打着轉跌往十步開外。

翟雨時梁秋沒齊衝出，加以援手。

赤尊信負手而立，毫無追擊的意思。

紅巾盜方歡聲大笑。

怒蛟幫人面無血色。

戚長征被扶回矛陣內，雖無性命之憂，但已失去作戰能力。

這被譽爲怒蛟幫後起一輩的第一高手，竟不是赤尊信手下三合之將。

赤尊信沉聲道：「還要再試試看?」

上官鷹面上忽紅忽白，不知應否親自上陣。他的武功和戚長征只在伯仲之間，何能討好，赤尊信不愧名列黑道十大高手榜上，這時他只想到「覆雨劍」浪翻雲。

只有他才能對抗這魔頭。

紅巾盜躍躍欲試，磨拳擦掌。

六大殺神中的「透心刺」方橫海道：「何用門主出手，便是我方橫海的透心刺，足可以保他們沒有二十合之

將。」他特別將二十合以尖聲說出，充滿了輕蔑的態度。

其他尊信門人一齊發笑。

形勢比人强，怒蛟幫受盡凌辱。

一把怒蛟幫人熟悉的聲音，在陣後响起道：「方橫海，我們來個賭約，只要你能在我手下走上二十合，我便讓你保留全屍，你看可好。」

全場之人一齊愕然。

一個人從殿裏大步踏出。

怒蛟幫衆一齊歡呼。

赤尊信面上第一次露出慎重的神色，沉聲道：「凌戰天！」

浪翻雲估計無誤，他果然未走。

怒蛟幫的矛陣裂開一條通道，讓凌戰天通行無阻，直至陣前。

上官鷹神情激動，大步迎向凌戰天。

凌戰天高擧右手，和上官鷹的右手緊握在一起。

眼光相交。

通過緊握的雙手，所有誤會恩怨，冰消瓦解，代表著新一代與舊一代的新關係。

凌戰天道：「幫主，你當之無愧。」

上官鷹神情激動，不能成聲。

赤尊信道：「凌兄，久違了。」

凌戰天鬆開緊握的手，回身望了身後衆人一眼，轉向上官鷹道：「幫主，請讓左先鋒凌戰天出戰方橫海。」

上官鷹聞絃歌知雅意，連忙大聲道：「如你所請。」心想不愧是凌戰天，打蛇隨棍上，先迫方橫海決戰一場，勝似硬向赤尊信挑戰。

赤尊信知道這與方橫海面子有關，難以脫身，揮手示意方橫海出戰。

方橫海獰笑一聲，提起著名的「透心水刺」，大步走往廣場中心。

凌戰天神情無驚無喜，一拍縛著腰間的長鞭，他藉之成名立萬的「鬼索」，忽地衝出。

方橫海暴喝出聲，手中水刺像勁箭般向衝來的凌戰天射去，破空聲大作，那種速度，確是驚人。

凌戰天左手一動，一團黑雲漫天升起，又化成一朵朵黑雲，向著方橫海罩落。

方橫海急退向後，凌戰天黑索的破空聲，在身前身後响起，這時他才知道厲害。水刺從不同的角度刺出，霎眼間刺索交擊了五十多下。凌戰天鬼索神出鬼沒，站在場中，把方橫海趕得在場中打轉，滿場鼠竄，如此這般下去，累也要累死他。

尊信門一方寂言無語。

反之今次輪到怒蛟幫歡聲雷動。

「鬼索」名不虛傳。

赤尊信心念電轉，凌戰天雖不及浪翻雲，也是難得的高手，遠勝己方的六大殺神，自己雖能穩勝，亦有一番艱辛，今日形勢並不是樂觀，幸好浪翻雲尚未現身，不知是否已和封寒兩敗俱傷，甚或同歸於盡，那就非常理想。

場中打鬥的聲音停止。

形勢大變。

凌戰天的長索順著方橫海的水刺，像毒蛇一般，纏捲上去，直到他的肩膊。

長索縮緊，兩人正在比拚內力。

長索不斷抖動，顯示出通過長索，兩人的內勁正在激戰。

這刻又比之剛才動手拚鬥，更爲凶險，敗的一方動輒身亡。

全場鴉雀無聲，靜待結局的來臨。

方橫海面上現出吃力的神情，驀一聲斷喝，一個驚人的情景出現，他的手臂竟然整條斷出，帶起一蓬血雨，連著纏緊的水刺，向凌戰天電射而去。長索便像拉緊後放鬆了一端的彈簧，反彈向凌戰天。

凌戰天面容肅穆，吐氣揚聲，右手掣出一把匕首，一下便把射來的水刺和著手臂一齊擊落，發出一聲噹然大震，至此大獲全勝。

方橫海自封穴道，制止鮮血流出，面上神情猙獰可怖，他非常了得，藉著自斷手臂，一方面避免被凌戰天內勁震斃，另一方面試圖死中求勝，將斷臂藉著凌戰天的拉勁，倒激回流，可惜未能成功。

怒蛟幫歡聲雷動，士氣大振。

赤尊信神色不變，道：「凌兄不凡，我讓你休息片刻如何。」

凌戰天一揚雙眉道：「赤兄你我一戰勢在必行，早點解決，不是更好。」

赤尊信仰天狂笑，連說幾聲好，喝道：「取護臂。」

登時身後奔出人來，恭身呈上一對短刃，閃閃生光，非常鋒利。

凌戰天心下嘆服，赤尊信選取這對護臂短刃大有學問。首先這護臂運轉靈活，利於應付他出沒無常的鬼索，以短制長。因爲即管赤尊信用上丈八長戈，斷及不上他鬼索遠達三丈的長度，所謂物性相尅，極短往往能制極長，這種道理，巧妙異常。其次，只要赤尊信能搶入鞭勢，作近身肉搏，便是凌戰天末日的時刻，所以凌戰天一定要把赤尊信迫在遠處，這種打法，最是消耗體力，所以幾乎還未動手，凌戰天便知這一局有敗無勝。

可是己方只剩下自己一人，尚有可戰之力。

浪翻雲！你究在何方?

赤尊信擺開架勢，天地一片肅殺。

凌戰天手按腰際，鬼索待勢行事。

全場寂靜無聲，落針可聞。

太陽在遠方的湖東升起，大地光明。

這是決定兩幫人命運的一戰。

另一把聲音响起道：「凌兄弟，這一戰留給大哥吧。」

一人大步循凌戰天的舊路自殿內

踏出，不是被譽爲當今最可怕的劍手覆雨劍浪翻雲還有誰。

赤尊信收勢後退，第一次面上變色。

凌戰天退回本陣，這等硬仗，自然是讓浪翻雲出馬爲宜。

凌戰天與錯身而過的浪翻雲，互望一眼，曾有過生死的交情，在這剎那表現無遺。

浪翻雲大步走到離赤尊信前兩丈處站定，嘿嘿笑道：「赤兄不在老家享清福，帶師動衆，來動我幫的根基，一個不好，還落得個全軍覆沒，何苦來由。」

赤尊信仰天長笑，還未答話，尊信門方一人閃躍而出，直向浪翻雲攻去，一邊喝道：「別人怕你浪翻雲，我袁指柔絲毫不怕，看我取你狗命。」

浪翻雲眼角也不望向手舞「蛇形矛」衝來拚命的「蛇神」袁指柔，眼神罩定赤尊信，防他乘機出手。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兼且事起突然，怒蛟幫一方的人連喝罵聲都來不及，袁指柔的蛇矛離浪翻雲只有五尺。

矛勁把廣場上的風塵帶起，雙方的戰士都感到一股使人窒息的壓力，迫體而來，他們離開廣場中心的浪袁等人最少有五丈的距離，仍感到這一矛的凶威，志在攻擊核心，浪翻雲的壓力，可以想見。

長矛離浪翻雲只有四尺時，袁指柔那半男不女的聲音又一聲大喝，運集功力，全速擊去。

這是袁指柔一生柔技的精粹，「她」成名多年，在七大殺神裏被尊爲首席高手，知道浪翻雲的覆雨劍至靈至巧，自己若在這方面和他比高低，無疑自尋死路，所以化巧爲拙，這一矛以硬擊硬，純以速度、角度、氣勢取勝，非常凌厲。

天地變色。

廣場上的人停止了呼吸，只有數千個緊張得忐忑跳動的心。

浪翻雲這才動作。

一動覆雨劍便劈在以高速刺來的蛇形矛上。

覆雨劍以拙制拙，毫無花巧，側砍在袁指柔刺來的矛尖後寸許處。

一下沉悶不舒服的聲音，在劍矛交擊處傳出，聲波激射往四周圍睹的每一個人的耳膜內，使人心跳氣燥。

袁指柔看著長矛要擊中浪翻雲，眼前一花，浪翻雲的覆雨劍已在他肉眼難以察覺的速度下，劈中他飽飲人血多年的長矛。

袁指柔心知不妙，運起神力，方要把劍震開，運力前挑，豈知浪翻雲這一劍似拙實巧，變化微妙，雖是打橫側劈，卻是暗藏一股驚人的勁道，把蛇形矛帶向前去，袁指柔登時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要知他整個人衝前急刺下，再運矛前挑，整個勢子全是向前，浪翻雲這樣巧妙一帶，不啻是浪翻雲和袁指柔兩人一齊「合力」把袁指柔帶往前方，這下袁指柔何能抗拒，像隻鬥敗的狂牛，帶得從浪翻雲身側直撲出去。

浪翻雲乘勢一膝疾撞在這不男不女的凶人下陰。

袁指柔慘嘶一聲，蛇形矛脫手飛前三丈有餘，狂衝的身體給浪翻雲撞得倒跌向後，口中噴出一口血箭，蓬的一聲反跌地上，當場身死。

全場鴉雀無聲。

連雄霸西陲，不知見慣多少大場面的盜霸赤尊信，霎時間也給這慘烈的變化，震懾當場。

其他的紅巾惡盜更是面色大變，噤口不能言。

尊信門七大凶神，二死一傷。

這時怒蛟幫才爆出一陣呼叫，歡聲雷動。袁指柔殺了他們不少至愛弟兄，大仇得報，怎能不大喜如狂。

浪翻雲便像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轉頭望向赤尊信，微笑道：「請！」

兩大頂尖黑道高手，到了不能避免的決勝時刻。

赤尊信嘿然道：「好！便讓赤某領教高明。」向身後拿兵器的手下打個手號。

他和乾羅一樣，力圖避免與浪翻雲正面衝突，可惜事與願違。他成名江湖數十年，這一剎那立時收攝心神，準備力抗強敵。

一個手下大步踏出，雙手抬著一個高可及人的大鐵盾，盾上滿佈尖刺，乍看起來像隻弓背的刺猬，形狀怕人。

從這人捧起鐵盾的吃力模樣，鐵盾重量絕對不少。

赤尊信一把取過鐵盾，左手緊持盾後的手把，把他的身體自頸以下完全遮蓋著。

這時另一大漢奔出，抬來一支長達兩丈的大鐵矛。

赤尊信一矛一盾，配上他高達七尺的身形，垂地黑袍，滿臉虬髯，形狀威武。

赤尊信向著兩丈外的浪翻雲，一陣長笑道：「痛快呵痛快！三十年來赤某手下從未曾有十合之將，浪兄，請！」

紅巾盜方見門主意態豪雄，不禁凶性大發，一齊呼叫喝采，聲震廣場。

反之怒蛟幫見到赤尊信這種強橫的形相，一時目定口呆起來。試想兩人功力相差，浪翻雲一支長劍，如何對抗這守可如鐵桶的大盾，攻可擊裂金石的大鐵矛。

赤尊信在選取兵器上，的確眼光獨到。

浪翻雲氣定神閑，劍在鞘內。

赤尊信大喝一聲，登時把爲他喝采的聲音蓋過，跟著運腕一振，大鐵矛化作一連串的寒芒，在身前兩丈內

的空間狂飛亂舞，左手持盾，一靜一動。雙腳一步一步向浪翻雲推進。他藉著手下喝采聲助陣，乘勢以雷霆萬鈞的姿態，發動攻擊。

兩丈距離在霎眼下越過，大鐵矛化出重重矛影，罩向赤尊信身上每一個要害。

鐵矛破風聲，震盪全場。

每一矛都貫滿赤尊信無堅不摧的驚人氣功。

紅巾盜如痴如狂，大喝助威的聲響，震耳欲聾。

怒蛟幫人緊張得張口無聲。

連凌戰天也在爲浪翻雲擔心，盛名之下無虛士，赤尊信多年來縱橫不倒，確是技藝超羣，先聲奪人。

一陣似乎微不可聞的低吟，在浪翻雲手中響起，連大鐵矛強勁的破風聲，亦不能遮蓋。

覆雨劍離鞘而出，便像蛟龍出海，大鵬振翅，先是一團光芒，光芒驀然爆開，化作一天光雨，漫天遍地迎向刺來的矛影。

一連串聲音響起，活像驟雨打在芭蕉上。

每一點光雨，硬碰上無數矛影的尖端。

劍尖點上矛尖。

赤尊信暴喝連聲，身形向左右閃電急移，每一變化，滿天矛影便如暴雨狂風般，由不同的角度吹襲浪翻雲。

浪翻雲卓立原地不動，但無論赤尊信怎樣攻擊，從他手上爆開激射的劍雨，總能點在矛影之上，硬把矛勢封擋。

赤尊信難作寸進。

怒蛟幫這時才記起大聲喝采。

一時雙方齊聲發喊，殺氣騰騰。局勢緊張！

赤尊信一邊保持強大的攻勢，一邊暗暗叫苦，重武器大利攻堅，卻是無利久戰，若果自己始終被迫在這距離外，不出百招，便要力竭，只要稍露空隙，被浪翻雲乘虛而入，主攻之勢一失，便會處在捱打局面，心中一動，決定改變戰略。

赤尊信一聲大喝，大鐵矛大力打橫一掃，浪翻雲大奇，這種硬掃最是損耗功力，赤尊信必有後著。

大鐵矛橫掃時帶起的勁風，把他全身吹得獵獵作響，浪翻雲運劍一帶，便要卸去大鐵矛的重擊，劍鋒拍上鐵矛，驀感輕飄飄的毫不著力，眼前人形一閃，原來赤尊信棄矛強搶上來。

長矛噹啷墜地，揚起一地塵土，浪翻雲眼角感到一片黑雲劈面撞來，覆雨劍連忙出手，一撞上黑雲，全身有如觸電，禁不住向後退了一步，黑雲迅如輕煙，橫撞而來。這時才看清楚赤尊信雙手舞動那高達六尺，盾面滿佈尖刺的大鐵盾，盾邊四週銀光閃閃，鋒利之極，有如利斧。

這個大鐵盾在赤尊信手中輕如無物，有如毫無重量的輕煙烏雲，可以從任何角度，以任何速度發動攻擊，有時扁平如輪，有時如泰山壓頂，千變萬化，看得雙方目定口呆。

浪翻雲一連退了七步，才能站穩陣腳，覆雨劍法全力展開，阻擋著敵手水銀瀉地式的攻擊。

赤尊信大喝一聲，全力再擊出幾招，身形忽地退後，他佔在上風，要走便走。

衆人大感不解，不知赤尊信爲何捨下苦戰才得的優勢，只有明眼人才估到赤尊信雖佔上風卻不能勝，這種打法最是耗力，所以趁仍可退走時先退走，以免泥足深陷。

浪翻雲並不追擊。

赤尊信退回己陣，心內一陣猶豫，不知要選取那種兵器，浪翻雲的劍勢可柔可剛，可拙可巧，已經超越了長劍的限制。

赤尊信是以天下武器爲己用。

浪翻雲卻以手中一劍盡天下的變化。

一個由博入簡。

一個由簡達博。

在無數的戰鬥，赤尊信都能迅速決定最佳的兵器，但今次面對可怕的覆雨劍，他第一次猶豫起來。

赤尊信心中忽然醒覺自己經已輸了，浪翻雲專心一意，以劍制敵。自己卻還要在選取武器上，三心兩意，甚至還不知道應要選取甚麼武器，以致氣散神馳。

全場鴉雀無聲。

赤尊信乘勢一陣狂笑道：「浪兄，難道我們眞要分出生死，才可停手嗎？」

赤尊信深謀遠慮，知道無論如何只要事後傳出他在穩佔上風時求和，面子上也大有光彩。

浪翻雲啞然失笑道：「赤兄有手有腳，又不是有人迫你前來敝島，這樣可笑言辭，虧你說得出口。」

赤尊信老臉一紅，自己這次前來偷襲，本就不安好心，要覆滅敵人，坦言道：「浪兄見笑，事已至此，再死拚下去，你我必兩敗俱傷，致乾羅坐享其成，對你對我，皆是不利。」他所言句句有理，因爲赤尊信並未眞敗，手下仍有四大殺神均有完整的戰鬥能力，手下紅巾盜除去戰死者外，達二千五百人，實力強大。鹿死垂手，尚未可知。

兼且黑道三分天下，均勢一失，弱肉強食，干戈大起，永無寧日。

凌戰天插口道：「非也非也，赤兄你雖有再戰之力，卻絕無取勝之望，山腳下我已佈下精銳之師，由我手下大將「穿山虎」龐過之親自率領，斷你後路，不可不知。」

赤尊信哂道：「縱使我們全軍盡墨，怒蛟幫亦將元氣大傷，當今天下，誰不想取你我之位而代之，必乘勢崛

起，怒蛟幫的滅亡，比之我尊信門，不過早晚間事，凌兄不知信否？」這人辭鋒厲害，把後果分析得淋漓盡緻。凌戰天如若還狡辯，便顯得有欠風度。

因赤尊信坦承怒蛟幫有使他兵敗人亡的力量，態度誠懇。

浪翻雲淡然道：「上官幫主，是戰是和，現在由你一言決定。」

上官鷹全身一震，忽地醒悟到自己的幫主身份已被眞正承認，心中感激，知道浪翻雲利用這事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踏前幾步，目光毫不畏懼地迎上赤尊信轉來灼灼的眼神，朗言道：「今次全因爾門的挑釁突襲，致令我幫損失流血，若是容你從容退身，怒蛟幫必爲天下之人取笑。」頓了一頓續道：「除非門主能劃下本幫可以接受的條件，否則一切免談。」

赤尊信仰首望天，天上晴空萬里，還有兩天便是中秋，自己要是堅持再戰，此地不知還有多少赤尊信門人，可以得睹月圓的景象。一時沉吟起來。

全場不聞一點聲音，靜待這威震西陲的「盜霸」決定將來的命運。

秋陽掛天，大地一片生機。

赤尊信目光掃過敵我雙方，斷言道：「好！我赤尊信從此退回西陲，只要上官鷹你在生一日，便不再進犯。上官幫主尊意如何？」這不啻當衆認輸。

上官鷹目光掃向浪翻雲和凌戰天，兩人均毫無表示，知道他們尊重自己，任由自己決定，大聲道：「好！赤門主快人快語，一言九鼎，便這樣決定。」

赤尊信舉起右掌，走前和上官鷹擊掌三下，黑道的兩大巨頭，立下了互不侵犯的誓言。

怒蛟幫歡聲雷動。

赤尊信門方面的紅巾盜亦鬆下一口氣，有浪翻雲和凌戰天在，這場仗打下去與送死何異。

上官鷹回首望向巍然矗立的怒蛟殿，心中叫道：「爹，你放心，我一定遵照你的遺言，把我幫發揚光大，永垂威名。」

凌戰天臉上露出陽光般的笑容，怒蛟幫經此一劫，以後上下一心，應付危機。

赤尊信望向浪翻雲，道：「浪兄天下第一劍手之名，當之無愧，他日駕臨西陲，小弟必盡地主之誼，共謀一醉。」

浪翻雲淡然自若，道：「赤兄客氣。」心中卻在想，兩日後，便是惜惜的忌辰，到時他蕩舟洞庭，便要先謀一醉。

＊ ＊ ＊

赤尊信率衆退走。

怒蛟島回復和平。

「覆雨翻雲」故事至此告一段落。

（全文完）



上文提要：余筠得蘭夢如帶領到潛龍谷拜祭任師伯，然後轉去湖廣找尋孫師叔，暗查「瀟湘劉寅」是否殺師仇人？無意中遇到簫劍秀士雲子謙、紫衣仙子，余筠只知紫衣仙子是自己母親，至於對父親雲子謙，反誤會是害母仇人，雙親雖然見到，卻未能相認。余筠來到巴陵，先後遇到岳陽老人、舒暢，還學到一些絕招……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上官雲龍・文　可飛・圖

恩仇未了情

遇釣叟傳招贈劍　赴約會救人受困

余筠接口道：「這有什麼要緊，給他解開不就行了嗎？」

尹波苦笑道：「如果是普通穴道，自然解開就行了，可是小要飯的已從他脈搏之中，發現一股窮陰之氣，業已滲入體內，所以不敢擅自動手，恐將穴道解開，窮陰之氣隨血循環，更無法救治！」

余筠皺眉道：「可是重穴被閉得太久，即使生命無虞，恐難免要落個終身殘廢啊！」

說至此處，突然想起手中握着的蠟丸，便小心翼翼地將蠟衣剝開，原來中間裹着一個紙團，展開一看，只見潦潦草草的寫着：「廿載斷指之賜，無時或忘，明年中秋之夕，當在點蒼十人峯恭候俠駕！九指羅漢留言。」

余筠和小叫化均不知九指羅漢爲何許人物，兩人不由面面相覷，這時倏聽一聲朗笑道：「小叫化！你既然來到君山，爲何不陪老夫飲幾杯再走？」

余筠抬眼望去，見湖邊站着一個身軀偉岸，鬚髮花白的老人，腰懸漁簍，肩上扛着一枝油光烏黑的釣竿，神態極爲飄逸。

尹波看到老人，已是大聲歡呼道：「聶老前輩來的正好，小癩子已被人以窮寒之功點了穴道，小要飯的正感束手無策哩！」

老人聞言一愕，兩眼精光電閃，掃了仰躺在船板上的小癩子一眼，哈哈笑道：「九陰打穴是九陰鬼母姐弟的獨門武功，難怪你要束手無策了。可曾見到來人？」

說話間，也未見他起步作勢，人已到了船上。

小叫化先給余筠引見，然後答道：「人未見着，卻發現他裹在蠟丸中的一紙留柬。」

余筠經小叫化的引見，才知面前這個老人，便是與瀟湘劉寅齊名的「君山釣叟」聶耳，便恭恭敬敬地將手中紙條遞過。

君山釣叟略一過目，便將紙條捏成一團，投入湖中微笑道：「果然不錯，是九陰鬼母的胞弟『陰煞神』刁靈，想不到這惡獠受創後，竟出家當了和尚，而且已投靠雲嶺……眞是好極，這十餘年來，老夫終日出沒煙波，也正靜極思動，能藉這個機會見見多年不見的一班老友，倒是一舉兩得！」

尹波見君山釣叟神情極爲輕鬆，便知小癩子的傷勢已無大礙，這才將一顆懸着的心放了下來，嘻嘻笑道：「你老別儘自顧着說話呀，還是先給小癩子解開穴道，小要飯的和這位余兄弟，還等着擾你老幾杯哩。」

君山釣叟呵呵笑道：「名師出高徒，老夫早就知道你小叫化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旋又哦聲道：「你不是已戒酒了？」

尹波笑道：「小要飯的如不謊稱戒酒，也來不了君山了。」

君山釣叟又是一陣朗笑，這才蹲下身去，盤膝坐在小癩子身側，雙手分按在小癩子的氣門和丹田兩穴上。

約莫過了兩盞熱茶光景，君山釣叟忽然收掌，改以指力在小癩子的太冲、將台、章門三穴各戳一指，小癩子才哇地吐出一口瘀痰，一睜三角眼瞥見君山釣叟，慌不迭地拜伏在地，說道：「虎兒叩見師祖。」

君山釣叟唔了一聲，站起來向小叫化和余筠道：「走！咱們喝酒去。」

老少三人回到望雲山莊，君山釣叟將二人引至一間靜室。

靜室雖然不大，卻拾掇得窗明几淨，纖塵不染。

窗前的一張條桌上，擺着一隻形式奇古的瓷瓶，瓶內插的不是鮮花，而是一柄龍紋古劍，兩根血紅的劍總子特別刺眼。

君山釣叟似對他所使用的漁具非常尊重，入室後，先將魚簍端端正正地擱在條桌上，然後雙手執住釣竿，略為使力一壓，只聽錚錚的數响，敢情這根釣竿是鑌鐵所鑄，伸縮自如，頓由丈餘縮成盈尺，也端端正正地豎在條桌上，然後恭恭敬敬地伏地一拜。

余筠和小叫化都楞楞地望着君山釣叟，不知此老因何對漁具和短劍如此尊敬？不過尹波常來望雲山莊，見的次數多了，已不以為怪，而余筠卻滿臉迷惑之色，但又不便啓齒相詢。

君山釣叟轉身見兩人情形，已知其意，微微一笑道：「這幾件用具，都是先祖的遺物，哦！兩位請坐呀。」

小叫化咧嘴一笑，也不客氣，便大剌剌地坐了下來，余筠自不便放肆，先告過罪，才傍着小叫化落座。

君山釣叟招來一個莊丁，吩咐道：「去交付廚下，盡速準備幾色下酒菜，老夫今天欲和這兩位小友好好乾上幾杯。」

莊丁諾諾連聲，正欲離去，君山釣叟又道：「順便叫光祖來，給他引見一位新朋友。」

莊丁離去後，君山釣叟轉向余筠道：「小哥兒！老夫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余筠欠身道：「晚輩初涉江湖，識人不多，恐怕要使老前輩失望。」

君山釣叟微微一笑道：「簫劍秀士雲子謙，小哥兒可識此人？」

余筠聞言，心中一動，暗忖：「此老剛送走雲子謙，怎的問我識與不識，其用意何在？初次見面，應對還是謹慎點的好。」

主意既決，便欠身答道：「此人雖與晚輩曾有兩面之緣，但晚輩對此人的底細，一點兒也不瞭解，還請老前輩多多指教。」

君山釣叟點點頭道：「此人雖半生任性，但人極正派，且功蓋於過，因老夫與他去世的恩師生前相交甚篤，所以對他知之甚深，不知小哥兒對他的印象如何？」

余筠僅只冷冷地笑了一笑，沒有表示意見。

君山釣叟看在眼裡，輕輕嘆了一口氣。

這時，忽聽一個脆嫩嗓音叫了聲：「爺爺！」

余筠轉頭望去，見進來一個粉糕玉琢般的孩子，先向君山釣叟請安，繼向小叫化尹波問好，最後瞪着一對圓圓的大眼睛望着余筠發楞。

尹波自己雖尚未脫孩子氣，但在比他年紀小的孩子面前，偏喜渾充大人，這時將那粉粧玉琢般的孩子拉到面前，指着余筠道：「他名叫余筠……」

尹波話未說完，粉粧玉琢般的孩子已拍手笑道：「我知道了！方才雲伯伯還和爺爺在說他呢。」

君山釣叟喝道：「光兒，多嘴！」

原來這個粉粧玉琢般孩子，正是君山釣叟的唯一孫兒，名叫光祖。

聶光祖被乃祖寵愛已慣，這時突被爺爺疾言厲色的一喝，登時眼圈一紅，小叫化忙笑着哄道：「小兄弟！爺爺是逗着你玩的呀，難道你忘了老叫化伯伯說的『英雄有淚不輕彈』了嗎？」

尹波最後一句話極為有效，聶光祖果然將快要奪眶而出的兩行眼淚，硬給忍了回去。

君山釣叟望着小叫化那副渾充大人的怪相，拈鬚莞爾，余筠卻是滿腹疑雲，望着窗外發愣。

這時莊丁正好端上酒菜，四人分賓主落座後，聶光祖提起酒壺為每人滿滿斟了一杯。

君山釣叟舉杯道：「荒居無甚佳餚款客，薄酒一杯味尚不惡，兩位就請多飲兩杯！」

話完，一飲而盡。

余筠謙遜了兩句，杯略沾唇，便即放下。

小叫化年紀雖然不大，可是好酒貪杯，頗有乃師之風，洞庭紅色如琥珀，清香四溢，小叫化早已食指大動，一點也不客氣，端起酒杯便往嘴邊送，誰知當酒杯離唇不足五寸之際，突見杯中浮着半寸長一根青翠松針，小叫化心裡有數，皺了皺眉頭，便悄悄用指甲挑起。

君山釣叟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瞧見，笑向窗外喝道：「靜兒！休得無禮！還不與我進來。」

香風起處，余筠突覺眼前一亮，只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娉娉婷婷地走了進來。

這姑娘好美，美得像圖畫中的仙女，不帶一絲煙火氣，圓圓的俏臉，五官配置得恰到好處，長身玉立，纖腰一握，潔白的膚色，配着一身淡綠羅衫，愈顯得清麗絕俗！

姑娘進來先向君山釣叟請過安，然後指着小叫化道：「咦！你不是已經戒酒了嗎？」

尹波尷尬地笑道：「小要飯戒的，只是到不了口的酒，能到口的死也戒不了，姑娘！請別生氣，小要飯的語無倫次，罰酒三杯，以示薄懲！」

說完，從聶光祖手中接過酒壺，一連乾了三杯。

姑娘笑啐道：「不害臊！誰罰你喝酒來，分明是……」

君山釣叟接口笑道：「妳這孩子，瞧妳還纏着老叫化伯伯學神行無影輕功呢，他徒兒喝妳幾杯酒，妳就心痛了。」

姑娘撒嬌不依道：「爺爺！你老……」

君山釣叟呵呵笑道：「姑娘家，也不害羞，座上還有生客哩。」

姑娘瞄了余筠一眼，登時羞得粉面飛霞，低頭不語。

君山釣叟又是一陣爽朗大笑，向余筠道：「這是老夫孫女，閨名靜宜，只因父母去世得早，被老夫寵成了野丫頭，小哥兒可別要見笑。」

君山釣叟說到末了，聲音已有顫抖，面上也驟然蒙上一層黯然之色。

聶靜宜姐弟也被他爺爺的幾句話，勾起滿腹辛酸，同時眼圈兒一紅。

余筠忙離座躬身道：「老人家太言重了，眞使晚輩愧無容身之地！」

尹波大環眼亂翻，咧開闊嘴嚷嚷道：「嗨嗨！你們怎不喝酒呀？」

小叫化大聲一嚷，尤其是他那副怪相，把大家全逗樂了，靜室中的沉悶氣，頓時一掃而空。

聶靜宜姑娘略站了一會，便告辭回房去了。剩下老少四人，談談笑笑，一直喝到月上柳梢頭，莊丁點燃了燈火。

君山釣叟已逾古稀之年，今天夾在三個孩子中間，耍言無忌，也覺得自己年輕多了。

余筠量淺，已不勝酒力，君山釣叟隨命莊丁撤去杯盤，換上清茶。

相傳君山的茶葉，和山麓的白鶴泉水，早年是種貢品，以白鶴泉的水冲泡君山茶葉，茶葉片片豎立如鶴；另一說是冒起的熱氣凝聚不散，宛如一隻獨立的仙鶴，後來有人以贋品進貢，熱氣散而不聚，被皇帝咒死，從此失去靈驗，當然這只是傳聞，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

余筠喝了口茶，只覺一股清香，直沁肺腑，連聲讚道：「好茶！好茶！」

尹波一咧大嘴笑道：「小要飯的久聞君山茶、酒，稱為二絕，洞庭紅已僥倖喝過數次，確是名不虛傳，只是這君山茶，小要飯的可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這大概是托余兄弟的福……」

君山釣叟笑罵道：「眞是一棵樹上結不出兩樣菓子，你這小叫化竟學全了你老叫化師父一張貧嘴。」

老少四人又談笑了一會，君山釣叟忽起身從瓷瓶中取出短劍，右手拇指一按劍柄上的啞簧，只聽「錚」的一聲，劍鋒出鞘，頓時碧光四射，將君山釣叟斑白鬚髮，俱映成了碧綠色。

君山釣叟扣指彈劍，聲作龍吟，歷久不絕。

余筠和尹波雖未見過寶劍，也知這柄短劍定是干將莫邪一類的神兵利器，只不明白此老因何忽然取劍把玩？

君山釣叟一劍在手，似感慨無窮，當即彈劍而歌道：

「磅礡豪氣，吞吐大荒！
大風捲水，林木為傷！
長養彭祖，難免無常！
何如一竿，獨釣滄瀾，
月下舞劍，花前飛觴，
蓄志靖氛，時兮不還！」

歌聲由豪放而清幽，最後竟轉為一派蒼涼，小叫化雖不懂歌詞之意，亦意味到此老別有懷抱。

余筠卻不住點頭，俊目中淚光隱泛。

歌聲戛然而止，君山釣叟哈哈笑道：「老夫一時心有所感，發之而歌，想不到竟引起兩位小哥兒的傷心，這倒是老夫的罪過了。」

笑容倏斂，轉為一臉穆肅之色，向余筠道：「余小哥兒與老夫雖是萍水相逢，卻一見投緣！這柄結綠寶劍是一位前輩俠隱所贈，追隨老夫已近五十年，如今老夫耄矣，不敢明珠藏櫝，暴殄天物，而干天忌。俗云：『寶劍贈與英雄！』今老夫就以此劍轉贈小哥兒，盼善使用，多為蒼生造福，方不負老夫一番轉贈之意！」

余筠聞言，只驚得汗流浹背，惶恐地道：「老人家！千萬使不得！晚輩駑駘下乘，且一身孽債牽纏，怎敢承當老人家的厚望！令孫光祖靈秀外露，英華內蘊，正是未來武林的一株奇葩，若配以這柄神物，當更相得益彰！老人家盛情，晚輩只能心領，還請見諒！」

君山釣叟誠懇地道：「小哥兒的這份謙讓美德，確是難能可貴，不過人生際遇不同，光兒雖也資質不俗，但將來自有他的遇合。老夫出自至誠，小哥兒就不必推辭了！」

雙手捧劍，送到了余筠的面前。

余筠尚欲推辭，尹波在一旁慫恿道：「余兄弟！老人家既然誠意贈劍，如再推辭，就顯得見外了，還是收下來吧！」

余筠見情不可卻，只得端正衣襟，向劍伏地一拜，然後雙手將劍接了過來，由小叫化代他斜繫在背上，這才重新向君山釣叟叩謝贈劍之德，尹波和聶光祖也向余筠致賀，這一陣忙下來，時間已是申末酉初了。

尹波知余筠尚有戌正白鴻山之約，便拉余筠起身告辭。

君山釣叟並未挽留，只向余筠道：「老夫雖平生不擅使劍，但那位前輩俠隱贈老夫寶劍時，卻傳了三招驚雷絕學，威力至大，小哥兒何時有暇，

老夫當將驚雷三絕招一併相授。」

余筠躬身道：「承老人家如此垂愛，眞使晚輩感激無涯，只是晚輩目前尚有事牽纏，一俟稍有頭緒，定當專誠來府，拜領教益！」

君山釣叟微微頷首，便着孫兒光祖送余筠和小叫化上船。

聶光祖雖只是十歲大的孩子，但小心眼兒剔透玲瓏，慧黠已極，已揣知他爺爺贈劍用意，所以對余筠表現得分外親暱。

三小邊走邊談，不覺已到湖邊，小癩子見面便大聲嚷道：「恁地這晚才來，害我等得好苦！」

聶光祖笑道：「馬師哥！不要抱怨了，回頭我一定瞞着爺爺，偷一壺酒送給你，以補償你的損失。」

小癩子嘻嘻笑道：「師弟！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可不要說了不算啊！」

聶光祖小嘴兒一噘道：「不相信就算了。」

小癩子見這位嬌憨的小師弟生氣，忙涎臉陪笑道：「小兄怎敢不相信師弟。好了，咱們這就開船，師弟也要過湖嗎？」

聶光祖搖了搖頭，轉向余筠和尹波抱拳道：「恕小弟不遠送了，兩位哥哥如果有暇，希望常來舍下盤桓。」余筠和尹波抱拳道了打擾，與聶光祖互道珍重而別。

船到湖心，小癩子忽在後叫嚷道：「小叫化！你不是說欲和我比劃比劃嗎，咱們現在約定，明夜盡更時分在城陵磯見，誰不來，就算認敗服輸，敢答應嗎？」

尹波笑道：「行！一言爲定！」

逆風逆水，船行甚緩，余筠和小叫化深怕誤時，便幫着打槳，船行雖然快了不少，但掙扎到岳陽，已是酉末了，兩人顧不得和小癩子嘮叨，跳下船，便盡力施展開絕頂輕功，向白鴻山奔去。

余筠是有意和小叫化較量輕功，所以將他的捕風捉影身法和柳枝步盡量施展開，一路眞箇疾逾奔馬，饒是如此，到達白鴻山時，仍較小叫化差了一肩。

其實這是小叫化有意讓他，不然的話，恐要被扔後數十丈遠呢。

兩人翻上峯頭，小叫化仰面略辨星辰，知剛戌初，距約定時間還有半個時辰，便和余筠席地而坐。

小叫化本就發話最多，這時更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嘮叨個沒完，余筠那有心情聽他胡扯，嘴裡唯唯，心裡卻在想着近幾個月來的痛心遭遇……

天上寒月，吐着清輝，滿峯松濤，發出繁響。

余筠正自想得出神，驀聽遙遠的夜空中，傳來一聲清越悠遠的鵰鳴。

這鵰鳴聲對他非常熟悉，不禁心中一動，仰面望去，但見遠處夜空有一團流動的黑影，眨眼便至上空，迅如流星過渡般，往南疾射而去。

余筠幾乎可以斷定，那正是蘭夢如所豢養的靈鵰白兒，可是，伊人是否在鵰背上呢？

想到蘭夢如，眼前登時展現出蘭夢如臨別時的倩影，蛾眉似蹙還顰，顯然含着滿腹幽怨……

小叫化自然也聽到了那聲清越鵰鳴，心中正感驚愕，旋見余筠凝視夜空出神，便哈哈笑道：「余兄弟，你是在驚訝方才飛過去的那隻巨鳥吧？哈哈！也許你不相信，說不定那巨鳥的背上，還坐着一位美麗的姑娘哩。」

余筠俊臉兒一紅，訕訕地道：「是……是的。」

小叫化見余筠接納其高論，更加得意，不禁手舞足蹈地道：「小要飯的別的不敢自誇，但對江湖上一些奇人奇事，卻知之甚詳。余兄弟！你是初涉江湖，以後會慢慢體會的。」

話聲剛落，遠處突傳來一聲冷哂道：「扯臊！人家知道的比你還多呢！」

微風颯然，兩人面前已站着一個翻着「白菓眼」的老叫化。

余筠和小叫化忙站起來和舒暢行過禮，舒暢向余筠點點頭含笑道：「小哥兒迭獲奇遇，眞是可喜可賀！聶老兒平生秘技自修，想不到竟對小哥兒格外垂青，不僅將他珍逾性命的結綠寶劍慨然相贈，而且還答應傳授驚雷三絕招，嘿！這眞是異數！眞是異數！」

尹波有點酸溜溜地接口笑道：「你老人家何嘗不是和聶老前輩一樣，也獨對余兄垂青！」

舒暢重重地哼了一聲，只嚇得小叫化一哆嗦，趕忙垂手侍立，連大氣兒也不敢出一聲。

余筠躬身道：「晚輩一身血海深仇，將來稍有成就，定忘不了諸位老前輩的一番栽培之恩！」

舒暢哈哈笑道：「我老要飯的一生行事，從不在意別人褒貶，所以在江湖上，除極少數幾個知己外，都把我老要飯的目爲怪物，敬鬼神而遠之……呵呵！時間寶貴，咱們不談這些了，你盤腿坐好，老要飯的好給你解說『破袖飛雷』心法。」

余筠天資極高，悟力特強，老叫化雖僅講解一遍，但他已一字不遺地牢牢默記在心。

舒暢授過心法，又緩慢地示範了一遍招式，才着余筠自己如法練習。

余筠按着心法要訣；閉目、凝神、聚氣……開始時，雖也能將所聚眞氣運佈兩袖，但卻無法將散佈在兩袖上的眞氣凝成一點，使之爆散成雷。

眼看參橫斗轉，山下村子裡已傳來報曉雞聲，余筠已不知練了幾十百遍，週身汗出如瀋，卻仍無法使得袖上的眞氣凝聚成點。

這時老叫化舒暢卻不住點頭，讚許地道：「小哥兒，眞是難爲你，竟有這樣神速的進境！」

余筠拭去滿臉汗珠，靦覥地笑道：「晚輩眞笨，練了一夜，僅能勉强將眞氣運佈兩袖……」

舒暢笑道：「就這點成就已是難能可貴了，如果是平常人，還得孜孜不倦的下一年苦功呢！」

略停又道：「天已將明，你也需要稍加調息，恢復疲勞，以你今夜進境的神速，大概有這三天工夫，定可小成。老要飯的尚有其他事待理，得先走一步！」

話完，人已凌空飛起，疾逾劃空隕石，向峯下落去。

而這時尹波也從樹梢頭飄身而下，余筠心裡嘀咕，舒暢爲他講解「破袖飛雷」心法時，小叫化似有意迴避？當即拉住尹波問道：「尹兄！令師傳授小弟武功時，你爲什麼縱上樹去？好像是故意迴避？」

尹波本是喜孜孜的，聞言忽然笑容盡斂，搖頭苦笑道：「我小要飯的今生今世，可不敢奢望練什麼功囉！」

余筠愕然道：「爲什麼？」

尹波嘆口氣道：「小要飯的因內腑已傷，氣機呆滯，所以……」

余筠接口道：「爲什麼不治療呢？」

尹波黯然搖搖頭道：「因小要飯的是被一種極陰毒的掌力所傷，雖經河朔醫隱向老前輩的悉心醫治，亦僅能憑丹葯之力，保住傷勢不至惡化而已。」

余筠關心地道：「難道普天之下，就無人能醫治尹兄的傷勢？」

尹波道：「有倒是有，只是靈葯難求，所以也就死了這條心了。」

余筠急問道：「究竟是何靈葯？竟如此難求。」

尹波道：「萬年旋龜！」

「萬年旋龜？」余筠喃喃地道：「萬年旋龜是甚麼？」

尹波苦笑道：「小要飯的也不知道萬年旋龜是什麼，不過聽向老前輩說，是洪荒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動物；鳥首鱉尾，形似龜類，啼叫起來，宛若叮叮伐木之聲，像這種聞所未聞的動物，慢說不易尋到，就算是僥倖尋到了，也無法將牠捕獲！」

余筠不解地道：「哦？」

尹波又嘆口氣道：「天生靈物，既能生存萬年，自然有牠生存的條件，據向老前輩說，旋龜奇毒，秉性至陰，凡牠藏身之處，必是最陰寒的地方，而且百丈方圓寸草不生，連山石亦蘊奇毒，人畜只要沾上，即皮肉潰爛而死，無葯可治！」

余筠有點疑信參半，淡淡地道：「眞有這種毒物？」

尹波道：「向老前輩精研葯理，博覽諸書，自然可信！據向老前輩說，旋龜賦性疏懶，除午未之交清醒外，其餘時間都是酣睡如死。」

余筠道：「牠整日酣睡，難道不吃不飲？」

尹波笑道：「食飲當然是要的，不過那兇物卻有種偷懶的覓食方法——佈霧，霧色淡綠，氣味芬芳，以引誘飛禽蟲獸自行投到，充當糧食。」

余筠點了點頭，義形於色地道：「尹兄，只要世上眞有這種毒物，如被在下發現，即使歷盡奇險，也非將牠捕獲，爲尹兄療傷！」

尹波深深爲之感動，嘆口氣道：「余兄弟能有這份心意，小要飯的已是感激不盡了！不過，余兄弟將來若果發現旋龜，千萬不能冒險，最好能邀請向老前輩同往，才萬無一失！」

余筠微微一笑，忽然改變話題道：「尹兄，小癩子約你明夜盡更時分在城陵磯比武，你當眞要去？」

尹波笑道：「當然要去囉！你別小看小癩子那副長相，終日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叫人看着噁心，可是他卻驕傲得很呢，大概普天之下，除了他師祖和師姐以外，什麼人也不放在他眼裡，所以明晚的約非去不可，小要飯的定要好好折辱他一番，殺殺他的驕氣，以免他將來吃大虧！」

余筠道：「在下覺得小癩子這人還蠻純眞的嘛。」

尹波冷冷一笑道：「他是眞人不露相，裝傻。」

略頓，又道：「其實小癩子倒不難應付，小要飯的就怕那個女魔頭出面爲他撐腰，就棘手了。」

余筠一楞道：「女魔頭？女魔頭是誰？」

尹波道：「就是望雲山莊那個穿淡綠衣裙的姑娘。」

余筠「哦」聲笑道：「你眞夠缺德的，一個女孩兒家恁地給她加上這樣一個難聽的外號？」

尹波也笑道：「一點也不缺德，你將來有機會和她見幾次面，便會領略到她那種刁鑽潑辣的作風。」

余筠並不同意尹波的批評，卻也不願代人分辯，所以只是模稜兩可的輕輕「唔」了一聲。

尹波這時突然抱拳道：「余兄弟，小要飯的想請你賜助一臂之力。」

余筠一怔道：「只要在下力所能及。」

尹波道：「那女魔頭對小要飯的已有成見，她如介入明夜城陵磯之約，恐會鬧僵，弄得騎虎難下，小要飯的雖不怕她，卻對不起聶老前輩，我那老要飯的師父也決不會輕饒我，所以想請你余兄弟屆時出面圓圓場。」

余筠道：「有用嗎？」

尹波道：「聶老前輩對你青睞有加，我相信那女魔頭決計會對你不爲已甚！」

* * *

城陵磯在城陵山下，磯頭插入長江奔流之中。

夜空如洗，愈顯得冷月清輝，分外明亮。

時約定更，磯頭上站着一個滿頭

長着白花花癩子的少年，白瞪着一對三棱眼，凝視着滚滚長江出神。

驀地，自城陵山頭奔下兩條黑影，眨眼間已至磯上，來的正是如時赴約的尹波和余筠。

小癩子轉身笑道：「小叫化，咱們不要多躭擱時間，是比拳脚？兵刃？還是輕功？暗器？你說。」

尹波冷笑道：「倒看你小癩子不出，會的玩意還眞不少，嘿……」

小癩子薄怒道：「笑什麼！你到底說是不說？」

尹波冷冷地道：「萬一小要飯的說了，你接不下來怎辦，我看還是由你挑常用的好了！」

小癩子三棱眼一翻，怒道：「小叫化！你敢蔑視我姓馬的！」

尹波道：「信不信由你，小要飯的可是說的老實話。」

小癩子恨聲道：「好！姓馬的恭敬不如從命，久聞你小叫化的三十六手陰陽手出色當行，我就在你掌上領教幾手高招吧！」

話完便搶在上首，拉開架勢。

余筠靜立一旁，嘴角噙着微笑，始終未發一言。

尹波嘻嘻笑道：「三十六手陰陽手以迅捷詭譎見稱，你可得留神接着！」

身形微晃，一片錯落掌影已襲向小癩子左肩，眞箇捷逾閃電。

小癩子表面上看似渾渾噩噩，應敵起來倒是靈巧得很，登時左掌疾翻，一招雲龍現爪，伸三指疾扣對方手腕，右掌呼的擊出一股凌厲掌風，直向尹波胸前撞去。

尹波深知小癩子以渾力見長，卻不知他身法竟也如此靈活，登時暗吃一驚，那裡還敢輕敵，心想今夜若不盡展所學，恐要弄個灰頭土臉，轉念間，隨即將三十六手陰陽手施展開，雙掌陰陽交錯，步下如行雲流水，剎那間，便將小癩子圈在一片如山的掌影之中。

小癩子姓馬名虎，生性雖較渾厚，但藝出君山釣叟門下，卻也非同凡响，尤其是十二式撼山掌，雖不若尹波的陰陽掌迅捷詭譎，但卻沉實有力，每一掌擊出去，都如巨斧開山，威力十足！

指顧間，兩人已換上三十餘招，兀自難分勝負。

尹波久戰小癩子馬虎不下，又恐誤了白鴻山之約，受恩師斥責，心中甚爲焦急，便想從險中取勝，突然一招迴風斬草，右掌劈向小癩子的腰部，左手卻駢兩指在胸前作問路式，待機而動。

小癩子不知是詐，左臂一扔，攔截尹波右掌，右手立掌如刀，猛向尹波當頭砍下。

兩招的時間拿捏得都很準確，尹波如不撤招而退，就得結結實實挨上小癩子一掌，雖然兩人無寃無仇，尹波對小癩子還有過相救之恩，小癩子決不會遽下毒手，但尹波也是個目空四海的年輕人，怎肯憑白吃虧，丟人現眼，「迴風斬草」敗着，正是他險中求勝的誆招，這時見小癩子果然落入算中，心中暗喜，霍地雙臂一振，脚下暗踩倒七星躔度，一招穿針引線，巧妙地閃避了小癩子的一臂一掌，而豎立在胸前作問路式的左手，忽奇兵突出，點向小癩子的腹結穴部位，眞是詭譎已極！

小癩子招式用老，想欲回救已自不及，眼看就要敗在尹波的指下，驀聽一聲嬌叱道：「小叫化！你敢！」同時一條綠影疾如鷹隼般，自空疾射而下。

尹波聞聲知人，暗道聲：「糟！」掌至中途故意一慢，登時被小癩子逮住機會，雙掌連環劈去，掌風虎虎，將尹波逼得連番後退。

自空而降的綠影，正是君山釣叟的孫女聶靜宜姑娘，她本藏身在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上，暗中監視着小癩子師弟和小叫化比武，而一雙秀目卻又不時偸瞧立在一旁觀戰的余筠，在她心目中，余筠雖然衣衫襤褸，但瑕不掩瑜，那份倜儻風度和逼人英氣，就和暗室中的夜明珠般，愈加顯得清輝四射，光彩奪目！

她已是個十六歲的姑娘，情竇已開，自從她在望雲山莊第一眼見到余筠，芳心深處便起了種微妙的感覺，但雖未在神情上赤裸裸的表露出來，但仍未逃過乃祖君山釣叟的雙目，所以才有贈劍授藝之舉。

以聶靜宜姑娘心靈之巧，決不會看不出小癩子反敗爲勝的原因，只因她心神已分，加以尹波掩飾得好，才將她瞞騙過去。

小癩子既已反敗爲勝，聶靜宜自不便再上前去找小叫化的晦氣，只以不屑的目光瞟了尹波一眼，便轉向余筠低鬢一笑，表示招呼。

余筠雖生性拘謹，但人家靜宜姑娘已向他招呼，自然不能不理，更何況這位姑娘的爺爺對他還有贈劍之德，便也只好向靜宜姑娘點點頭，木訥道：「原來聶姑娘也來了。」

聶靜宜又報以一個甜甜的微笑，方欲答言，尹波忽大聲道：「余兄弟，聶姑娘家學淵源，你何不向她請教幾招曠世絕學！」

余筠俊臉兒又是一紅，神情異常尷尬，倒是靜宜姑娘落落大方，聞言笑道：「嘗聽爺爺說，余少俠藝出風塵三俠門下，且承崑崙派掌門人東老前輩的賞識，將崑崙派不傳之秘的武學參玄傾囊相授，小妹不揣謭陋，想向余少俠討教，不知願賜教否？」

聲音又甜又脆，如出谷鶯啼，簡直使人失去抗拒的力量，況余筠已答應尹波的要求，更不便推辭，只好抱拳道：「在下資質愚魯，所學極爲淺薄，姑娘既不容賜教，在下斗膽，就請姑娘給領領招吧。」

話完，搶在下首一站，豎掌當胸，凝神待敵。

聶靜宜見余筠彬彬有禮，處處謙謹，芳心益喜，也不再作客套，纖掌一錯，嬌喝道：「余少俠請接招！」

余筠微微一笑，容纖掌離身不足五寸，上身微向後仰，雙掌突自胸前向外一翻，橫截姑娘玉臂。

聶靜宜見余筠避招還招，不只沉着老練，而且快捷異常，愈加心折，她這出手第一招，本是虛式，旨在試探對方，故未容余筠掌緣沾衣，已是收招換式，頓時纖掌翻飛，奇招迭出，和余筠鬥在一起。

尹波見余筠果將聶靜宜纏住，心中暗喜，便悄聲對小癩子冷笑道：「小癩子，你是不是很懼我小要飯的，所以將你師姐請來給你撐腰？」

小癩子這時正搶盡先機，更不虞小叫化有詐，聞言冷笑道：「對付你小叫化這種脚色，還值得我師姐動手！小叫化，咱們今夜不見眞章不歇手，你有什麼看家本領，就只管施展出來，也讓姓馬的見識見識！」

尹波激道：「你眞敢和我小要飯單打獨鬥，分個高下？」

小癩子怒道：「有什麼不敢！」

尹波笑道：「好！有種！那咱們就離開這裡，找個隱蔽地方去打個痛快。」

小癩子雙掌一收道：「行！走吧！」

尹波道：「這樣不行，你師姐一定會動疑心跟上來的，欲想撇開你師姐，只有裝着我逃你追……」

小癩子果然中計，喝聲：「好！」一掌向尹波劈去，

尹波佯作不敵，連連後退，小癩子雙掌橫砍直劈，帶起虎虎風聲，威力確也驚人，果將聶靜宜輕輕瞞過。

兩人一逃一追，片刻間已離磯頭甚遠，尹波忽停身笑道：「小癩子，咱們先較量輕功如何？小要飯的給你個便宜，如果小要飯的輸了，咱們就不必再較量其他武功了，就算小要飯的認敗服輸，萬一小要飯的贏了，咱們仍然在掌上分個高下。」

尹波出這個主意，當然有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將小癩子引得離開磯頭越遠越好，小癩子卻會錯了意，以爲是尹波在輕視他，那咽得下這口氣，何況尹波剛才還在他的雙掌之下落了下風，當時冷笑道：「很好！不過姓馬的不願佔這個便宜，不管誰輸誰贏，咱們最後還是在拳脚上分勝負。」

尹波目的既達，不願再多饒舌，一伏身，像支離弦箭矢般，疾向前竄去。

小癩子雖有自知之明，輕功決强不過小叫化，卻也不甘示弱，急縱而起，竟也宛如流星過渡般，和尹波追了個首尾相啣。

其實這是尹波有意相讓，未施展師門傲視武林的「神行無影」輕功，否則，小癩子馬虎就要望塵莫及了。

一追一逐，約莫經過盞茶光景，來至一片羣峯環抱的山谷，尹波停身笑道：「小癩子，咱們輕功不分勝負，下面是較量拳脚了，你瞧這地方如何？」

小癩子傻呵呵地道：「這地方不錯，很僻靜！」

尹波笑笑道：「不過在較量拳脚之前，小要飯的還有個條件。」

小癩子一怔道：「打架還要條件？」

尹波道：「當然囉，沒有條件，怎能打得起勁。」

小癩子在輕功上未負於尹波，心裡更加踏實，笑道：「好吧！你說，是什麼條件？」

尹波道：「如果小要飯的僥倖贏了個一招半式，以後去君山你得乖乖送我過湖，不能再挑岔……」

小癩子冷哼一聲，接口道：「如是你小叫化輸了呢？」

尹波斬釘截鐵般道：「從此不去君山！」

小癩子搖搖頭道：「不行！你去不去君山，根本與我無干，這條件我不能接受。」

尹波急道：「那你要怎樣？」

小癩子笑道：「很簡單，只要你當着我師姐面前給我磕三個响頭就行了。」

尹波道：「行！」

小癩子不再多話，突然一掌向尹波劈去。

尹波笑喝聲：「來得好！」一晃身，讓過小癩子一掌，登時雙掌交揮，以三十六式奇譎迅捷的陰陽手，和小癩子最擅長的十二式撼山掌搶攻。

眨眼間，兩人已對折了二十餘招，一個以勢沉力猛取勝，一個以輕靈奇譎見長，互不相讓。

＊　＊　＊

磯頭上，余筠和聶靜宜對折百餘招，亦是銖兩悉稱，難分勝負。這時已是酉末光景，余筠不由心中焦急起來，因爲戌正尚有白鴻山之約，深恐誤了時刻，同時也爲尹波和小癩子擔心，不知是否已分出勝負？

就他心神微分，手脚上略爲一慢，便被聶靜宜捕捉到戰機，一縱身，穿簾紫燕般從他頭頂掠過，纖手一伸，將他頭上的一頂軟帽揭去。

余筠猛然警覺，未遑多想便伸手一抓，竟將聶靜宜左脚上的一隻鳳頭小劍靴脫了下來。

這一來，只把個心高氣傲的靜宜姑娘羞得無地自容，嚶嚀一聲，抖手擲還余筠軟帽，便翻身飛奔而去。

余筠拿着鳳頭小靴不知如何是好，神情惶急地自語道：「眞該死！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忽聽身後傳來一聲朗笑道：「這可眞是我老要飯的酒運當頭了，哈哈哈！」

余筠不用看，便知來的是誰，登時羞得玉面緋紅，連頭都抬不起來。

老叫化舒暢走到余筠面前，打趣地道：「小哥兒！這媳婦兒美是美到極處，可是也刁鑽到極處，以後你可千萬得當心點啊。」

余筠囁囁地道：「舒老前輩！你……」

舒暢不欲給余筠過份難堪，這時止住笑聲，接口道：「老要飯的說笑已慣，小哥兒可別怪責。現在時間已經不早，我那劣徒刁鑽古怪，不知在怎樣折騰小癩子，聶老兒最是護短，把他惹翻了可不是玩兒的。走！咱們找他們去。」

話聲方落，破袖飄風，人已出去了十餘丈遠。

余筠忙將習自武學參玄錄的「捕風捉影」輕功身法施展開，跟踪疾進，然而眼看着老叫化步履從容，兩隻破袖擺呀擺的，他雖使盡全力，卻始終無法將拉開的距離縮短。眼看快到山谷，老叫化才回頭咧嘴一笑，將速度放緩。

兩人進入山谷，先隱住身形，悄悄往內偷窺，只見尹波的一個身子，如一團柳絮般，在小癩子的呼呼掌風中，飄飛不定。

小癩子的掌力雖仍極雄渾，但兩太陽穴的青筋暴起老高，汗水順着臉頰往下直淌，尤其是他的一雙三棱眼，瞪得簡直要冒出火來。

尹波的一張嘴陰損刻薄，偏不饒人，不時來上一句，更把個小癩子氣得哇哇怪叫。

余筠終究年輕，竟被尹波的詼諧逗得笑出聲來。

老叫化舒暢這時一聲大喝道：「好小子！你做的好事，這不是存心欲砸我老要飯的酒罎子？」

但見人影一閃，已將隨着掌風飄盪的尹波一把抓住。

余筠也跟着飛縱過去，只見尹波痛得齜牙咧嘴，不敢出聲求饒，心下着實不忍，忙向老叫化深施一禮道：「此事是因晚輩而起，怪不得尹兄，請舒老前輩饒了他吧！」

小癩子一見老叫化現身，也當場嚇了一跳，旋見處置小叫化，也覺得滿不是味道，便也訕訕地躬身道：「你老請息怒，今日之事，確實不能怪尹兄……」

舒暢斜睨着小癩子，裝腔作勢地截口道：「哦？爲什麼？」

小癩子低聲道：「因爲是虎兒約他的，你老欲責罰尹兄，虎兒願意代領！」

舒暢「白菓眼」一翻，露出兩粒精光如電的黑仁，瞪着小癩子喝道：「這可是你小子自己說的，可不能跟我老要飯的打馬虎眼！」

小癩子道：「虎兒不敢！」

舒暢放了尹波，哈哈笑道：「好！你既願意代小要飯的領罰，明天就給老要飯的準備三條一尺長的活鯉魚！」

小癩子這時算懂了老叫化的用意，暗向余筠霎了霎眼，笑道：「虎兒一定如命爲你老辦到，現在欲先告退了。」

舒暢嗯聲道：「你該早回莊，免你師祖惦念。」

小癩子走後舒暢望着余筠笑道：「老要飯的只略施小計，明天又可以痛痛快快的食上一頓了！」

尹波接口道：「你老人家明天可以痛痛快快的食，可是波兒的一條胳膊，差點沒給捏折。」

舒暢冷哼一聲道：「你小子想是欠打！」

尹波登時嚇得一哆嗦，再也不敢吭聲。

舒暢這時將谷中形勢環視了一遍，然後正色向余筠道：「此谷倒也僻靜，你不妨在此將『破袖飛雷』多練習幾遍。」

余筠自然遵辦盤坐、凝神、聚氣、揮袖……練了一遍又一遍，直練到太白星座穿入斗牛，才散功歇息。

如此一連三天，余筠在老叫化舒暢的勤加督促和悉心指點下，居然能拂袖成雷了，不過因火候太淺，尚無甚威力。

即使這樣，老叫化舒暢已是讚不絕口，因爲「破袖飛雷」是一種並不易練的絕藝，否則，丐幫中人十之八九都已學會，而余筠竟能在短短的三天內有如此成就，自難怪老叫化打心眼裡快慰了。

尹波雖然心裡有點酸溜溜的味道，卻也頗爲余筠高興，當然余筠也自心中竊喜。

舒暢臨行前，尤自諄諄告誡余筠要勤加練習，功成切不可濫加施爲。話說完即飄然而去。

余筠因天明即要和岳陽老人結伴前往湘陰尋仇，吉兇莫測，更難卜再見之期，不禁感到黯然神傷！

尹波對這位新交朋友的遽別，心裡也是非常難過，兩人默默無言地相對，誰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對方。

時間在沉默中慢慢溜走，遠處已傳來報曉的雞聲。

終於，尹波打破了使人難耐的沉默，强作笑容道：「余兄弟！你臨行前小要飯的有幾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余筠艱澀地一笑道：「尹兄有何教言，小弟在洗耳恭聽呢！」

尹波道：「這話論理是不應該說，不過，咱們雖是萍水相逢，但因個性相投，幾日幾日，已是情逾手足，萬一說的不對，你也不要見怪……」

略頓，神色愈見嚴肅地又道：「你此去瀟湘尋仇，足見不忘師門，小要飯的萬分敬佩，不過據小要飯的所知，劉寅爲人確是方正狷介，武林中人莫不交口讚譽，眞可說得上是口碑載道，你前往尋仇時，千萬要謹慎行事，以免中了別人的嫁禍之計！」

余筠深爲感動地道：「尹兄熱腸古道，俠義襟懷，小弟有幸能交到尹兄這種朋友，雖死無憾！」

說完話，覺得滿懷愧壘，悲憤難宣，不自禁氣聚丹田，仰面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尤自在空際迴盪，遠處倏傳來一聲惶急的鵰鳴……

這聲音余筠已耳熟能詳，正是蘭夢如所豢的靈鵰白兒，不由心中一驚，暗忖：「莫非是蘭姑娘爲强敵所困？」

心念及此，登時五內如焚，向尹波道：「尹兄！那鳥聲十分怪異，咱們何不前去看看！」

尹波自然不明白余筠心中之事，剛想詢問，余筠已是急不及待地縱身而起，循着鵰鳴方向飛奔而去。

尹波一楞，也只好跟着追去。

余筠心急蘭夢如的安危，恨不得脅插雙翅，即刻飛到蘭姑娘的面前，所以脚下特別賣力。

尹波的輕功較余筠略勝一籌，雖然起步略慢，但很快便和余筠跑了個併肩，迷惑地問道：「余兄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余筠道：「請不必問，馬上你就知道了。」

尹波見余筠說話吞吞吐吐，不便再問，只有悶聲不响地緊跟在余筠後面狂奔。

兩人一連翻過十數座山頭，才見到那隻碩大無朋的純白巨鵰，正束翼俯衝，向一個身軀偉岸的和尚攻擊。

距和尚丈許處，另有兩個魁梧壯漢，夾攻一個身着白色衫裙的少女，雙方正打得如火如荼。

那被夾攻的白衣少女，正是余筠魂牽夢繞的蘭夢如，不禁大吃一驚，也來不及招呼尹波，急解下腰間如意軟鞭，縱身而起，一式烏龍盤空，軟鞭帶着撕裂空氣的銳嘯，猛向離地較近的和尚摟頭蓋頂砸下。

這和尚正是曾在峴山與余筠有過一面之緣的法通和尚，他對余筠的一身功力，莫測高深，自是不敢輕視，這時余筠砸來的軟鞭勢沉力猛，忙氣沉丹田，一個高大身軀像陀螺般一旋，堪堪讓過摟頭砸下的軟鞭，驀地五指箕張，疾向鞭梢抓去。

別看法通和尚身軀高大，而且略顯肥胖，但他這一旋之勢，卻是迅如電閃，靈活已極！

余筠自然不會讓對方抓住鞭梢，手腕微震，鞭梢回捲，反向法通和尚的腕脈穴點去。

這一招「靈蛇反噬」，用的確是奇妙無方，法通和尚雖是傲視南荒的絕頂高手，也不禁暗暗喝采。

其實圍攻蘭夢如的，只有兩個虬髯大漢，法通和尚並未出手，他只在一旁不時以雄渾的掌力，牽制着那隻在低空盤旋的巨鵰，不讓他臨空下擊。

法通和尚既被余筠纏住，巨鵰失去了威脅，便一聲長鳴，疾瀉而下，張開兩隻鐵爪，向一個使鋸齒刀的大漢抓去。

使鋸齒刀的大漢也非弱者，容巨鵰鋼爪離頭頂不足一尺，突然一聲暴喝道：「好扁毛畜牲，也敢向吳老子伸爪子呀！」

鋸齒刀一翻，向巨鵰鋼爪斬去。

巨鵰千年神物，已通靈性，見敵人鋸齒刀剁來，雙爪一縮，鐵翼猛搧，頓時灰砂蔽空，若非使鋸齒刀大漢機警，適時伏地疾竄，幾乎着了牠的道兒。

這當兒，倏傳來一陣嘿嘿冷笑道：「你這兩個孤魂野鬼，不在鬼窩子裡隱着，偏要到處現形，這倒好，小要飯的剛從鍾馗老兒學得啖鬼術，想不到即時就發利市！」

聲音甫落，一個濃眉巨目，瘦骨嶙峋的小叫化，像鬼魅般突然出現在使鋸齒刀的大漢面前。

小叫化兩手緊握着一條騰蛇索，大環眼連翻，齜着牙，一張闊嘴幾乎咧到耳邊，神態至爲滑稽。

使鋸齒刀大漢似和小叫化仇深似海，一見他現身，登時牙齒咬得格格作响，恨聲喝道：「小賊化子！吳老子和你們老少兩臭要飯的並無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爲什麼你們要處處和吳老子作對？哼！咱們今天是寃家路狹，吳老子若不將你這小臭要飯的剁成肉泥，也難洩胸頭這口悶氣！」

鋸齒刀一掄，一招「吳剛伐桂」，斜向尹波的左肩劈去。

尹波嬉開闊嘴一笑，腦袋微晃，橫飄八尺，雙手猛地一抖，騰蛇索兩端的蛇頭，突然發出兩聲刺耳怪嘯，左手一鬆，右手索驟長三尺，向使鋸齒刀大漢當胸搠去。

使鋸齒刀大漢姓苻名風、綽號「焦面鬼」，另一個和白衣少女蘭夢如殺得難解難分的是暴燥鬼吳倫，他們是江西雩山三鬼中老二和老三，老大「急色鬼」花月頭陀，便是那夜盜取紫河車被余筠發現，最後被「紫衣仙姬」驚走的惡頭陀。

雩山三鬼中，以花月頭陀的武功最爲出色，尤其是他那九品金蓮極爲霸道，不知毁過多少一流高手，因之他們三鬼在江西一帶，也隱以黑道霸主自詡。

雲嶺山主雄心萬丈，思欲獨霸天下武林，所以不惜卑詞厚禮羅致，給予江西分壇主的名義。

花月頭陀的九品金蓮雖然威力甚大，但對功力高過他的人卻並不可恃，他有見及此，便想到練一種更爲歹毒的暗器——鴛鴦迷魂彈。

由於鴛鴦迷魂彈過份歹毒，且鑄練時必須十二具成形元胎作引，所以深爲武林中人所深惡痛絕，才使這種歹毒暗器在武林中失傳了將近百年。

花月頭陀不知爲何得悉鴛鴦迷魂

彈的鑄造之法，且復得雲嶺山主的極力支持，才敢着手配製，卻想不到初次出手盜取元胎，便被余筠闖破，以致功敗垂成。

且說余筠以一條軟鞭和法通和尚的一雙肉掌搶攻，以余筠武學的博雜，實不輸於對方，終因他年事尚輕，內力不足，所以不到百招，便被法通和尚的雄渾掌力，逼得連番後退。

當然，余筠的節節失利，內力不足固是原因之一，但其中卻還有個主要原因，便是他突然發現那位白衣少女，並不是他魂牽夢繞的蘭姑娘。

白衣姑娘的身段、衣着、面型，從遠處看都酷肖蘭夢如，何況還有那隻碩大無朋的純白巨鵰。

可是當余筠惡鬥法通和尚時，因躭心心上人的安全，不時將目光投了過去，想不到目光一接觸到白衣少女的臉上，不禁心頭猛震，原來此姝非彼姝！

由於這一發現，使余筠心緒紛亂，許多奇奧招式都忘了使用，才被迫得毫無還手之力。

眼看余筠愈來愈不濟，法通和尚勝券在握，不由志得意滿地哈哈笑道：「小子，你乳臭未乾，也敢和佛爺作對，簡直是自尋死路！」

「痴人說夢，只怕未必！」藍影一閃，簫劍秀士雲子謙手執長劍，一招「天河倒瀉」，逼近法通和尚後，長劍歸鞘，指着法通和尚沉聲道：「以大師在武林中的輩份威望，竟在一個後生晚輩面前逞威風，難道不怕武林朋友齒冷？」

法通和尚嘿嘿冷笑道：「雲子謙！你一再暗算佛爺，難道這是你們中原武林的規矩不成？」

雲子謙尷尬一笑道：「雲某兩次暗襲，都並未存傷人之心，大師既以此相責，雲某自不必作無謂之辯白，好在現已小陽無屆，離明年中秋點蒼十八峯之約，也不過十個月時間，屆時將所有恩怨，在會中作一次了結，如大師現在忍不下這口氣，雲某亦願捨命奉陪！」

法通和尚兇睛一陣亂轉，突然敞聲大笑：「很好！希望雲大俠言而有信，屆時不要使貧僧失望。」

話完，仰面發出一聲刺耳厲嘯。

雩山二鬼雙戰白衣少女和尹波，這時正打得激烈非常，苻風非尹波之敵，但還可勉強支持，一時不至落敗，吳倫的苦頭可就吃得大了，因為白衣少女的武功比他高出很多；一柄劍奇譎莫測，身形更是飄忽如風，尤幸她並未存心傷他的性命，只在身上左戳一指，右挑一劍地作了不少記號，這時聽到法通和尚的嘯聲，翹把尖刃一招「野戰八方」，將白衣少女稍稍逼近，暴喝道：「住手！」

白衣少女果然停手不攻，一雙吊眼冷冷地望着吳倫道：「怎麼？怕了？」

吳倫面色鐵青，恨聲不絕地道：「吳老子今天認栽了！妳如果有種，明年八月十五，吳老子在點蒼十八峯候駕，咱們再分個強存弱死！」

白衣少女死板板的臉上，看不出絲毫表情，只冷冷地輕哼了一聲，也分不出她對吳倫的邀約是否答應？抑是拒絕？

自從雲子謙現身，余筠即為纏夾不清的是非恩怨所苦惱，雖然當前情勢業已雲散雨歇，而他卻視同未見，一個人在楞楞地發呆。

尹波見狀，走上去在他肩上輕拍一掌，道：「余兄弟，你怎麼啦？」

余筠驟然一驚，舉目望去，簫劍秀士和法通和尚等人都已走得無影無蹤，小叫化瞪着環眼，嬉着闊嘴，頑皮地望着自己微笑，白衣少女仍然俏立原處，晨風輕拂，裙裾飄飛，如果不看她那死眉吊眼，和一張慘白可怖的面孔，幾疑是謫世嫦娥、臨凡仙女哩！

余筠對這白衣少女感到異常納悶，他因關心蘭夢如的行蹤和安危，又搞不清眼前這白衣少女和蘭夢如的關係，但根據神鵰衛主的情形推測，應該是友非敵，說不定還是同門師姐妹呢？他心念及此，又情不自禁地向白衣少女望去。

白衣少女面孔雖然難看，舉止倒是落落大方，這時她已納劍入鞘，綽約娉婷地走了過來，向余筠微微一福道：「余少俠，你還記得終南山那位馭鵰的姑娘嗎？」

聲音玉潤珠圓，曼妙已極！

余筠對這聲音熟悉極了，不由驚喜交集道：「姑娘莫非就是……」

白衣少女忽然伸手，自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余筠和尹波忽覺眼前一亮，原來人皮面具下面，竟是一張清麗無倫的臉蛋。

余筠再也把持不住內心的激動，登時忘形地歡呼道：「果然是蘭姑娘。」

蘭夢如眼見余筠所流露出的摯情，芳心也不禁深深為之感動，輕顰復笑道：「適才如非一位及時趕來援手，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隨向小叫化尹波一福道：「小女子還沒請教這位少俠的尊姓大名呢？」

余筠搶着為兩人引見，尹波道：「小要飯的嘗聽家師說，呂梁山靜修神尼豢有一隻純白巨鵰，乃係千年神物，姑娘這隻白鵰善解人意，想是亦非凡品？」

（未完・三）



豹俠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慘劇生一死一傷　救摯友有心無力

上文提要： 申寒魄三人自冷霞觀無功而回，申離奇大瀉，百里光竟能聞風而至，傾巢而出，不想申反功力大進，給與重創！但卻引起飄二誤會申服過金丹卻欺騙自己，一怒而去……申寒魄追失飄二胡沖二人，卻無意中救下張盈盈、米秀英，更發現奇怪的閹人……大漠金鵰包天笑潛入中原，來意不問可知，閹人原來便是其部下……

包天笑道：「柳護衛別誤會，我曾派出數名外護衛去踩探過，略知梗概。因此，我們要 自這兩人身上下手。」

柳十七道：「可是自申寒魄和冷霞觀主身上著手？」

包天笑點點頭道：「首先要在申寒魄身上下手，向他下手，最好把這四人劫來，那就是『飄二爺』、『狗蹦子』、米秀英和張盈盈。以申寒魄的為人，他不能不管，自然能把他引來。」

柳十七道：「啓稟五百歲，武林各派私下傳言，也可以說是猜測，估計那舍利金丹已經被申寒魄服下了，要不，他的功力不會陡增的。」

包天笑微微搖頭道：「不會的，據說舍利金丹服下一粒要半月才能全部消化吸收，即使絕世高手也要十天。那麼，他即使服了一兩粒，應該還有七八粒，這種仙藥只要有三四粒就該知足了。而申寒魄到此才不過二十天左右。」

柳十七道：「要是冷霞觀主也服了一兩粒呢？」

包天笑沒說什麼，停了一會，道：「就這麼辦，你和外護衛的金一、洛九、常三及門五等人商量行事，越快越好！」柳十七立刻辭出。

＊　＊　＊

在悅來客棧那個原住過的上房中，「飄二爺」翹著二郎腿在喝酒，道：「『狗蹦子』，俺叫你拾奪一下，天一黑咱們就走人，他奶奶的！你到底是聽到了沒有？」

「狗蹦子」在另一邊小桌上拿著壺咀向口中倒酒，道：「『飄二爺』，這碼子事兒，也許咱們過火了些，申爺不應該是那種人吧？」

眼一瞪，往口中丟進一顆花生米，道：「你說什麼人才應該是那種人？」

晃著元寶頭籌思了一陣子，「狗蹦子」道：「二爺，不管怎麼說，反正申爺不會是那種見利忘義的人，娘格細皮！也許是窮家幫的人那夜特別差勁兒……」

「飄二爺」道：「去你的吧！不信就讓你瀉上一天一夜試試看。眼珠子都陷進去了！還能力接窮家幫全部人手，還擊斃了兩個長老數名堂主、香主？你他奶奶的！大概還在作你的春秋大夢噢！」

猛搔著元寶頭，頭皮屑紛紛下落，「狗蹦子」道：「說的也是，換了俺這鳥人，狂瀉一天一夜，恐怕下了床還沒動手就暈頭轉向哩！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飄二爺」灌下了最後一口酒，把菜吃光，站起來道：「這很簡單。要不是他服了舍利金丹，他奶奶的還有什麼解釋？要是你再不信，就留下來或者去找他。俺『飄二爺』不著興來這一套。」

又道：「其實他告訴了你和俺，咱們也不會分他的金丹，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俺已經看穿了他，對朋友全是片兒湯……」

他把一個小包袱往肩上一套，道：「『狗蹦子』，你不走俺可要走咧！」

「飄二爺」撩開布簾來到外間，不由一怔，八個衣著華麗、細皮白肉，除了少許稀疏頭髮之外，嘴上沒有一根鬍鬚的漢子，看起來怪怪的，不知是些什麼樣的人物——正擋着去路。

「飄二爺」道：「八位找誰？」

爲首的就是柳十七，此人是十名外護衛及十名內護衛中武功最高的一個，冷冷地道：「正是閣下。」

「飄二爺」道：「俺不認識你們。」

柳十七道：「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不就認識了？」

「飄二爺」狂笑一聲，道：「是那條線上的朋友呀？」

柳十七道：「說了恐怕你也不明白，待會你親自去看看就知道了！」

「狗蹦子」已在內間抄到了傢伙道：「娘格細皮！聽口氣似乎十拿九穩，要把咱們捉回去似的。」

柳十七手一揮，另外七個每人一柄緬刀，在手中顫抖著，發出十分刺耳的「霍霍」聲。

「飄二爺」已拔下鋼扇，暗裏捏了兩柄小飛刀。

「狗蹦子」握著十三節鞭，首先砸了過去。

雙手一接上手，「飄二爺」馬上知道今夜要糟，緬刀在高手手中，可軟可硬。緬刀難使也難精，但精純之後，高手碰上也會栽觔斗。

外間無燈，僅院中洩進少許月光，隱隱可見八道晶亮蛇電流竄，時隱時現，時捲時伸，眞正是陷身於黑暗的蛇窩之中。

「飄二爺」巨扇開合，閃掠伸縮於寒芒隙縫之中，小飛刀一直無暇出手。

「狗蹦子」雖有進步，怎奈對手太怪異了，身上已被劃了兩刀。

「飄二爺」並不後悔離開申寒魄，卻不能否認，有申寒魄在，情況絕對不同。

「颯颯」聲中，小飛刀出手，其中一柄被對方砸飛，另一柄釘在一名護衛的右胸之上，顯然是活不成了。此人是外護衛之末，名叫畢十。

大漠金鵰的部下，內外護衛全是以姓氏編號，外護衛由一到十，內護衛由十一到二十。

但未出二十招，「狗蹦子」中了一腳，身子一斜，十三節鞭被洛九揪住，熊四一膝砸在他的小腹上。

「狗蹦子」罵咧咧地道：「娘格細皮——」下面的還沒出口，背上又被砸了一肘，仆地不動了。

「飄二爺」的小飛刀再次出手，雖傷了常三和谷八，卻被汪六踢中側腰，柳十七的緬刀有如鬼影似的，挺得直直地擱在他的肩上。

接著，另外三柄緬刀，有的指向他的心窩，有的指向他的咽喉。

「飄二爺」一楞，柳十七的刀柄奇妙地掉轉過來，砸在他的後腦上，「飄二爺」倒下，緬刀撤回。

* * *

申寒魄也在喝酒，人在寂寞或心情惡劣時，酒的確是最好的伴侶，即使最劣的酒也不例外。

他已不再去想那無法解釋的事，頭都想裂了還是一樣。

而現在瀉肚等於不藥而癒，好友卻離他而去。

雖說大丈夫但求於心能安，則不必計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可是失去朋友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正自邊飲邊唏噓感喟，「嗆」地一聲，不知是什麼沉重的金屬物件丟在外間地上。

他仍住在那租來的菜園小屋中，出來一看，先是一楞繼而一震。

原來是三件兵刃，由於其中一件是大鋼扇，他立刻就猜到，是三個熟人的兵刃了。

另一件是十三節鞭和一柄頗爲名貴的古劍。

三件兵刃用繩子綑著，繩子上還掖了封信。

三人的兵刃在此，他們的安危就不問可知了。

他拆開信，信文大致是這樣的：

「豹先生，你的好友『飄二爺』、胡冲、張盈盈及米秀英都在本五百歲手中，如閣下關心他們的安全，請速到北關外三里處的山神廟，自有人接待。幸勿自誤。」

冷冷一笑，申寒魄道：「武林中有稱孤道寡的人物嗎？五百歲是什麼意思？欺人欺到門上來了！哼……」收拾一下，把兵刃包起來，帶著就出了門。

好在時間尚早，城門未關。

三更左右他到達了山神廟，不久自廟後出來一人，牽著兩匹馬，道：「來人可是申大俠？」

申寒魄道：「正是，尊駕何人？」

這華服漢子道：「在下是『大漠金鵰』，人稱『沙漠之王』包天笑五百歲麾下內護衛柳十七。」

申寒魄微微一怔，怎麼沒有想到在武林中稱孤道寡「大漠金鵰」包天笑呢？

過去他的師父和師兄都曾談及此人。不過此人一直在大漠活動，未履中原。

看來九成九也是爲舍利金丹而來的。

漠然一笑，申寒魄道：「在下和包大俠素昧平生，更談不上恩怨瓜葛，相信康莊、胡冲及二位姑娘也不會和貴組織有過節，這是幹嗎？」

柳十七道：「五百歲恐怕請不到申大俠，不得不出此下策，一切待見了五百歲也就瞭然了。申大俠請上馬如何？」

申寒魄冷峻地看了柳十七一眼，道：「是什麼人把他們擄去的？在何處擄去的？」

柳十七陪笑道：「不瞞申大俠，在下奉命帶了七位外護衛，先去找康大俠和胡大俠，然後再找張姑娘和米姑娘，以多爲勝，不足爲訓……」

基於「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規矩，就算斃了此人也沒用，況且還是老友的安全要緊。申寒魄於是一言不發，上馬跟著馳入山道。

進入原始森林之後，有許多地方要下馬步行，而且曲折蜿蜒，幾疑無路。

原來有些地方看似不通，只是因爲作了些假樹木作障礙，以免有人闖入。

進入那中央空曠之地，看到了那個大帳篷，不禁暗暗叫奇。

這「沙漠之王」還眞夠排場的。

馬匹交給小頭目，柳十七對衛士說了幾句話，大約盞茶工夫，把他們請了進去。

又是在那大客廳之中，包天笑長髮披肩，身著大漠衣裝，自地毯上站了起來，抱拳道：「這位可是申大俠『豹先生』嗎？」

申寒魄抱拳道：「在下正是申寒魄。」

包天笑道：「久仰，久仰！申大俠請坐。本人久居大漠，習慣坐地，到中原來也不便搬運傢具，簡慢之處，申大俠多包涵。」

申寒魄道：「客隨主便，不必客氣。」也就在厚厚的毯子上坐下來，柳十七已招呼小婢上了茶點。

申寒魄道：「請問包大俠，你把在下的朋友請來，有什麼打算？我想此時此刻，也就沒有什麼不能說的了！」

包天笑捏了一塊點心納入口中嚼著，道：「當然，當然！我想這件事就算本五百歲不說，申大俠也該猜個八九不離十，武林人物齊集華陰縣，有的來自天竺，有的來自東海，本五百歲則來自大漠，要說不是爲了點什麼，誰會信呢？」

申寒魄哂然道：「這麼說，包大俠也不能免俗，仍是爲了傳言中的舍利金丹而來的了？」

篤定地打著哈哈，道：「本五百歲正有此意。」

長嘆一聲，申寒魄道：「俗語說：謠言止於智者。只可惜這世界上的智者太少了！太少了……」

「哈……」包天笑大笑一陣，道：「不錯。智者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但申大俠不正是少數中的少數嗎？」

申寒魄道：「包大俠何出此言？」

笑容一收，嘴角含著一抹森厲的哂意，道：「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齊集華陰，又何止千百？但受惠者僅申大俠一人而已。」

申寒魄冷冷一笑，道：「包大俠如果一定要相信流言，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面色一冷，包天笑道：「智者雖少，卻未必只有申大俠一人。試問，申大俠若未得到好處，何以半月後與半月前的功力大不相同？是否另有奇緣？拜了名師？」

他要是能回答這問題，老友又何至於反臉而去？

但他不能默認，說不出理由，對陌生人來說就是默認。

經驗告訴他，事實確是如此。

申寒魄不耐地攤手苦笑，道：「果眞如此，試問申某還在此幹嘛？誰又能擋得住申某，不讓申某離去？」

支起一腿，陰惻惻地一笑，揮揮手，包天笑道：「請秋妃出來一下。」

柳十七躬身道：「遵命！」

快步進入左側小門，不久又回到原處站定。

盞茶工夫之後，一陣環珮叮噹聲傳來，小婢撩起那小門的簾子，走出一位盛裝的美婦來，人未到，一陣香風已撲鼻而來。

此婦烟視媚行，來到包天笑面前福了福，道：「五百歲召臣妾有什麼教諭？」

心頭一沉，申寒魄這才聽出，這個已變成「大漠之王」妃子的女人，竟是那個奸滑無比，嫁禍於他的毛錦秋。

在這刹那，他曾懷疑自己的眼睛是否在說謊？不錯，正是這女人。

毛錦秋本來外型就頗美艷，加之生了一雙水靈靈的桃花眼，配上水蛇腰和一身細皮白肉，以及那能把腰臀扭擺到最大幅度的風格，這招牌不論她如何打扮，都不會看走了眼。

此刻申寒魄若非恨極或怒極，他幾乎要縱聲大笑。眞有這種人，爲了滿足貪慾，任何事都可以做。她居然變成「沙漠之王」的妃子了。

包天笑道：「秋妃請坐，這位申大俠妳一定認識了？」

笑靨迎人地一福，毛錦秋道：「五百歲，臣妾當然認識這位申大俠。申大俠以『豹先生』之綽號，揚名中原，遐邇皆知。」

包天笑道：「秋妃還知道些什麼？」

毛錦秋道：「申大俠是白雲大師的師弟，而白雲和尚昔年和天竺伽魯大師又是忘年之交，兩人私交極厚，伽魯大師涅槃之後，骨灰罈中留有舍利金丹十粒，授權白雲和尚，物色資質上佳的年輕人令以成全，後來臣妾和張海川風聞此事而得到人皮圖，但按圖掘寶卻無所獲。」

她頓了頓，又接著道：「後來米倉得到眞圖，再去毛女洞掘寶，也是一樣空手而回。事情到此地步，稍一思考，就該明白，這一切都是申大俠的機智表現，故作烟幕，只不知申大俠已服用了幾粒金丹？」

不提往事還好，申寒魄「呸」地一

聲，一口濃痰差點吐在毛錦秋的臉上，輕蔑地道：「包天笑久居大漠，大概是吃膩了大漠『三鮮』，才看上了妳這個臭魚爛蝦。」

柳十七沉聲道：「申大俠不得無禮。」

包天笑揮揮手笑道：「就讓他說吧！本五百歲不大在乎這些。久居中原的人，不知大漠男女關係較爲隨便；在大漠，只要女子嫁了之後不再胡來，既往交遊，一概不究。不過本五百歲可以告訴申大俠，秋妃的過去，她全部都報告了本王。」

申寒魄豎起了大拇指，道：「了不起！眞正作到了『書有不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古訓了。連那最精彩的也包括在內了？」

包天笑淡然道：「秋妃最初是張海川的人，後來又和于得水在一起，然後再和于得水的護院王冠宇，最後是窮家幫小幫主百里長虹，對不對？不知本五百歲有沒有漏掉一個戶頭？這在大漠的女人來說，交遊是太窄狹了些。」

到此地步，申寒魄還有什麼說的？

他道：「在下的朋友和張、米兩位姑娘都在這裡，可以請出來見見嗎？」

非常隨和地揮揮手，道：「柳十七，把幾位請出來，讓申大俠過目。」

不久，柳十七引出了別來無恙的「飄二爺」、「狗蹦子」、張盈盈及米秀英四人。

老友僅交換了一個眼神，都不免暗暗唏噓。

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可見交個知己朋友是太難了，但要毀棄這份友誼却很容易。

申寒魄道：「老康，你們還好吧？」

「飄二爺」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道：「俺這個鳥人，一天混個三飽一倒，自己吃飽了全家不餓，還有什麼不好？」

「飄二爺」瞪了申寒魄一眼，又道：「可是本來雖很好，但沾了你這位大貴人的光後，竟被人家當兔子拎了來，俺說申大俠，你也是被拎來的嗎？」

柳十七道：「申大俠是在下奉五百歲之命請來的。」

「哈……」「飄二爺」狂笑一陣，道：「申大俠，這樣才對，服過金丹的人要是被人家拎來了，那個人可就丟大咧！」

包天笑心裡一動，申寒魄却是心頭一沉，自己人這麼宣傳，還怕局外人不信嗎？他道：「老康，我一點都不怪你們，你們都不信我根本沒有金丹，更不用說服用金丹了，外人不信反而不合理了。」嘆了口氣，申寒魄又道：「爲人處世，福莫福於小事，禍莫禍於多心，唯苦事者，才知道小事之爲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爲禍。二位，別人不知申某的爲人，二位不該如此……」

「飄二爺」本要反駁，「狗蹦子」扯了他一下，就沒有說下去。

包天笑道：「申大俠，你的朋友已見過，不妨再問問他們，來此之後，有未受到虐待？兩位姑娘在此，是否受到禮遇？」

申寒魄道：「如果在下留下來，包大俠可否放了他們四位？」

包天笑道：「當然可以，本五百歲請他們四位來此主要是想把申大俠請來。柳十七，馬上備馬，把四位送到二十里外。」

申寒魄道：「謝謝包大俠。」

那知「飄二爺」臉一板，頭一揚，道：「要放俺也不必看在別人的面子上，俺可不領這份情。」

胡沖又撞了他一下，道：「二爺，申爺被請來此，主要是救我們的，要不，去三五個人，娘的！可不一定能把申爺請來，你別淨是嚷嚷，讓別人看笑話。」

「飄二爺」揮揮手，絕決地表示不在乎，道：「怕什麼？咱們本來就不必領人的情。人家瞧不起咱們，怎麼？咱們就那麼賤，非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可？」

胡沖低聲道：「二爺，事情也許不是我們想的那樣，在這場面上，也用不著讓別人看著咱們演戲耍狗熊！」

申寒魄內心絞痛，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他的痛苦不是由於「飄二爺」的斷然絕交態度，而是總想不出原因的苦惱，而旁觀的包天笑和柳十七，都是極端老練的人，已看出這三人的情感來了。

倒是申寒魄對二女並不十分熱衷。

現在，包天笑見「飄二爺」還不大想走，他忽然改變了主意，道：「申大俠，本五百歲請你們來此，你已猜到原因了吧？鑑於君子不奪人所好，十粒只交出六粒即可。」

「狗蹦子」道：「別他娘的作夢哩！那裡有金丹？都是些吃了八頓飯撐得胡說八道的人在造謠，而你居然能自大漠趕來，都像些齜牙咧嘴搶骨頭的狗一樣。」溜了包天笑一眼，道：「我說包大舅子，俺倒有個秘方，可以增加功力，鳥毛七根，焙成灰，加上巴豆三錢，馬尿沖服，包你一天之內能成仙得道，白日飛昇！」

柳十七大喝一聲：「拿下！」

突然自不同的幾個小門中竄出六個人來，正是外護衛的常三、洛九、門五、韓七和黃二。

其中兩人撲向胡沖。

「飄二爺」正要出手，另外四個接下了他。

這些人幾乎每一個的身手都和百里光父子差不多，二對一，四對一，雖都未用兵刃，殺伐仍是十分慘烈，胡沖被一拳砸中小腹，一退就是丈餘。

「飄二爺」的小飛刀不在身上，徒手搏殺非他所長，十分危急地左衝右突。

申寒魄道：「包大俠，人在尊駕的勢力範圍之內，大帳篷之中，何必拿下？」

柳十七接道：「此二人語言太不夠意思，也太粗俗下流，理應予以教訓！申大俠莫怪。這種粗魯不文，卑下猥瑣的人，實在不配與你交往……」

這工夫「飄二爺」很窘，合擊他的四人，功夫都完全不同，身手又高，沒有鋼扇，威力不能發揮，已被擊中一掌。而胡沖被踢倒，躍起再戰，已無攻敵的機會，守也很吃力了。

申寒魄大聲道：「住手！」

這聲大喝只使攻擊康、胡二人的人略頓了一下，發覺不是五百歲及柳十七的命令，沒有一個住手的。

申寒魄一掠而至，向攻擊「飄二爺」的四個外護衛揮出十來拳掌，罡勁洶湧，四人馬步浮盪不穩，再攻七八手，門五被一掌砸出數丈之外。

常三俟機後側施襲，反被他以「漏盡三通」的最後一手扣住手腕摔出四丈以外。

但是，「飄二爺」却大呼著：「申寒魄，別假慈悲，俺不稀罕這一套！奶奶的！俺就是栽在這兒，死在這兒也不要你可憐……」

這時胡沖又被擊倒，申寒魄心情激動，甚至有點慍怒，他對朋友至情至性，爲什麼就不能給他一個表白和解釋的機會？

所以以刻面對雙戰胡沖的兩人，更下手無情，一腔怒火全發洩在此兩人身上。

舉手投足間，隱隱有風雷之聲；無儔的力道，使對方的精純招式都使不出來；不過六七個照面，已有一個被踢出十來步外，脊椎都斷了。

另一個也被砸了兩掌，在五七步外翻滾哀號。

但申寒魄餘怒未息，再撲向「飄二爺」那邊，未出十五六個照面，全部擺平。

在這大廳之內，除了在地上翻滾的人的哀號聲外，那就是喘息聲。

他絕未想到，他的含怒出手，更炫露了武林罕見的功力，那是一種超乎人類體能的技藝和體力。

在這慘烈的場面上，包天笑竟縱聲狂笑起來。

柳十七正要出手，包天笑手一揮，道：「柳十七，不必浪費力氣了，這正是本五百歲希望看到的場面。」

柳十七微怔了一下，表情立刻木然下來。

包天笑的部下，全是閹人，柳十七自然也不例外，而包天笑爲了試驗申寒魄的功力，不惜犧牲部下大好的生命，怎會沒有兔死狐悲的感受？

包天笑神采飛揚地對「飄二爺」道：「康莊，就讓你來說句公道話吧！你相信一個未吞服過舍利金丹的人，會有這種超乎正常體能的內力嗎？」

也許是一時衝動，「飄二爺」冷冷地道：「俺以爲不可能，不過俺是無能的人，也許資質特佳的天才可以作得到！」

申寒魄知道，這樣下去會越描越黑。控制著滿腔的怒火，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包天笑對張、米二女道：「兩位姑娘說說看，這位申大俠的身手和內力，是不是太玄了些？人類血肉之軀，根本練不出這種功夫來。」

張盈盈頸子一扭道：「有此同感。」

米秀英道：「本姑娘的看法略有不同，人有智、愚之分，賢與不屑之別。就以包大俠來說吧！你能統御數百人爲你效命，且把一些雄赳赳的大男人弄成男不男女不女的中性人。如果包大俠沒有超人的武功和高超的智慧，能辦得到嗎？世上的確有些少數的反常之人和反常的事，就本姑娘所知，申大俠如果眞的得到了金丹，他絕不會瞞人的。」

張盈盈哂然道：「拍馬屁！」

包天笑道：「申大俠，由於『飄二爺』和張姑娘的看法，已足證明你已獲得了金丹，因爲你是他們的好友，又救過他們，他們沒有任何理由說瞎話。申大俠，希望你不要讓本五百歲生氣發火，作出抓破臉皮，使雙方下不了台的事。」

心情實在煩燥，申寒魄冷峻地道：「在下說的句句實話，信不信由你。」

包天笑道：「既然如此，本五百歲已是仁至義盡。胡沖，你以爲申大俠有沒有說實話？」

胡沖不假思索地道：「娘格細皮！這還用問嗎？申大俠對我們從來不說瞎話。」

包天笑道：「胡沖，既然你認爲他沒說瞎話，那麼這種超凡入聖的功力又是如何練成的？而且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內，功力幾乎增加了一倍？」

搔搔頭皮，「狗蹦子」道：「這個……誰知道？」

包天笑道：「胡沖，你願意以生命來證明申大俠的忠誠嗎？」

「狗蹦子」拍著胸膛道：「娘的！要證明申大俠有沒有說瞎話？我胡沖願以這條爛命擔保，你愛怎麼搗弄都成。」

包天笑揮揮手，道：「柳十七，就用第三號刑吧！」

柳十七道：「依卑職看，要用刑還是以『飄二』作對象比較有用些。」

包天笑微微搖頭道：「柳十七，你不懂。」

申寒魄道：「包大俠，你打算如何處置胡沖？須知他是我的好友，有任何事你儘管衝著我來，對他們任何人的傷害，申某如同身受。」

篤定而深沉地一笑，包天笑道：「申大俠願意拿出金丹共享了？」

不耐地揮著手，表示他的厭惡與不屑。申寒魄道：「世上那有什麼金丹？你爲什麼老是扮演個討人嫌的角色？你能統御這麼多的高手，功力一定非比尋常，爲什麼還不知足而異想天開……」

包天笑伸手一讓道：「申大俠，你先別急躁，本五百歲一定給你一個交待就是了！你先請坐。」

申寒魄坐在地毯上，包天笑向柳十七揮揮手，道：「柳十七是本五百歲麾下得力助手，就讓他們和『飄二』俠玩幾招，試試看如何？」

申寒魄此刻也不知道「飄二爺」的心意如何？不過他相信「飄二爺」絕不會退縮的。

果然，他還未表示什麼，「飄二爺」已經開腔了，道：「他奶奶個熊！要俺和誰動手都成，包括你包天笑在內。來呀！包天笑，俺很想知道你他奶奶的到底有沒有淨身？相信你有這麼多的雌貨，不是擺著好看的，必能折騰兩下子。妳說是不是？毛大妃子。」

毛錦秋啐了一口沒有理他，包天笑道：「把『飄二爺』的兵刃都還給他。」

柳十七把大鋼扇和小飛刀還給「飄二爺」。

他道：「姓康的，這是你的生死關頭，可別光動嘴皮子，要舌頭，到時候吃了虧說別人佔你的便宜。」

「飄二爺」當然知道這柳十七若沒有點玩藝兒，絕不會當衆挑戰，這種安排，不過是給申寒魄一個下馬威而已。

所以「飄二爺」大鋼扇佯作出手，卻在悠閒之態下，左腕一翻一抖，嘯聲乍起，小飛刀已出手，目標是柳十七的心窩。

兩人相距五六步，如此高速的飛刀出手，幾乎無人能免。

但柳十七的緬刀一抖，銀蛇燦燦，寒燄萬道，「嗆」的一聲中，小飛刀被捲到三丈以外去了。

毛錦秋拍手嗲聲道：「五百歲的座前護衛，果然身手非凡……」

此刻「飄二爺」已知對方很硬，微微一怔，緬刀已化萬道晶芒罩了過來。

「飄二爺」大鋼扇一攪，化解了第一次的攻勢。

他道：「柳老兄，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俺叫你公公還是大俠？」

一抹陰冷的哂意，剛噙上柳十七的嘴角，晶球如千萬道芒線縱橫交錯盤纏而成。

「飄二爺」的身法、輕功是一流的，這辰光也不知道如何迴避才是最安全可靠。

緬刀薄而利，只要被掃中，不是缺臂就是斷腿。

申寒魄是眞正的大行家，一看不妙，「飄二爺」和柳十七相差一籌有餘，正要起身阻止打鬥，地毯突然蓬起，竟把他包住，只露出一個頭部。

原來地毯之下有機關，像一些鋼臂，把他箍得緊緊的。如無地毯裹身，他的身子就會被鋼爪抓傷。

申寒魄冷峻地道：「包天笑，原來你只是個無恥的小人。」

包天笑淡淡一笑，道：「申寒魄，本五百歲並不在乎你，此刻只是要你老老實實地欣賞一場搏鬥，看看你的朋友行，還是本五百歲的部下行？」

「狗蹦子」躍躍欲上，但又怕「飄二爺」罵他。

張、米二女都因申寒魄被制而吃驚，此刻又爲「飄二爺」提心吊膽起來，就算他們不太懂，也看得出來，「飄二爺」完全處於被動，森寒的緬刀光環纏繞著他，鋼扇的威力已被局限於身子四周三尺以內了。

包天笑淡淡然地揚揚手，顯示了他對柳十七的信心，道：「申大俠，你以爲金丹重要還是『飄二爺』及胡冲的生命重要？」

嘶吼著，磨切著牙齒，申寒魄道：「包天笑，如果我有金丹，我會送給你的，我眞的沒有，不要以這空穴來風的事傷害無辜的人，包天笑，作人要爲自己留點餘地。誰都有一腳踏空的時候，爲自己留點餘地，造物不會忌你，鬼神不能損你，若事事求滿，功必求盈，不生內變，必招外患！包天笑，你積點陰德吧！」

「嗆瑯瑯」聲中，一道光曳飛出兩丈外，緬刀晶芒乍斂，柳十七疾退五步，「飄二爺」的大鋼扇已落在三丈以外了。

「飄二爺」赤紅的目光有對死亡的誘惑色彩，對某些人來說，死，的確比敗要仁慈得多。「飄二爺」出道以來，沒有栽得這麼慘過！

「飄二爺」過去，除了申寒魄之外，沒有服過別人。

現在他獰視著包天笑、毛錦秋、柳十七、及張、米二女等人，就是不看申寒魄一眼，然後吼嘯聲中，挫身揚手，而且是連續不斷地。九柄小飛刀如水底受驚的銀魚電射而去。

申寒魄幾乎知道這後果，但他也知道，此刻他說任何一句話，「飄二爺」都聽不入耳，甚而厭惡。

一陣「叮噹」之聲，八柄小飛刀被緬刀擊得紛紛落地，本應有九柄爲何少了一柄？因爲「飄二爺」共有十柄小飛刀，動手時先出手了一柄。

柳十七一抖緬刀，「嗆瑯」一聲，附在緬刀上的第九柄也落在地上。「飄二爺」身子微微顫抖。

而包天笑正要說話，緬刀突然劃起一道銀虹，只聞「刈」的一聲，站在柳十七左側的胡冲，整個右臂應刀而落。

這一手像一記悶雷，震碎了所有

的人的幻想，以爲包天笑的方式必是較溫和的，那是一種不會深入思考的看法。

包天笑爲了自己的女人太多，唯恐雨露未能均霑，而戴綠帽子，凡是他的部下都要去勢閹割，這種人那會有什麼慈悲心腸。

胡冲突見右臂落地，發出一聲嘷叫。

此一刻絕不是痛，而是一個必須用右手的人的悲哀和絕望。

「飄二爺」怒吼著搶起鋼扇向柳十七猛撲，但柳十七似乎早已把這種情勢估計在內了。

一邊的張、米二女同時發出一陣摧心裂膽的尖叫，米秀英已撲向柳十七，此刻毛錦秋一直很注意張、米二女，乍見米女撲出，張盈盈却木然不動。

毛錦秋的陰笑中有一種惺惺相惜的表情。

而在這檔口，誰也不會去注意這些，却聞包天笑道：「申寒魄，本五百歲要的東西有沒有？」

申寒魄全身痙攣，面孔抽搐道：「包天笑……快……快爲胡冲止血……快點！」

包天笑一反前此的隨和風格，厲聲道：「申寒魄，本五百歲沒有時間和你窮耗，你到底是有沒有？」

申寒魄嘶吼著道：「沒有，絕對沒有！到目前爲止，我也沒見過舍利金丹是什麼樣子！」

包天笑左手一抬，右手拿起一個水梨啃了一口，而柳十七就在注意他的左手，緬刀一陣絞纏，米秀英的雙腕上血漬斑斑，「飄二爺」被震退三四步，銀虹再次射向胡冲，「刈」地一聲，左臂也齊肘斷落。

米秀英狂叫著：「包天笑，柳十七——你們不是人，你們是野獸，畜牲！」再次扳開手上的風磨鋼戒指，奮不顧身攻向柳十七。

「飄二爺」上前挾住胡冲，一時的驚、怒和悲痛，竟說不出半句話來，而被制住的申寒魄，眼球上血絲隱隱，嗓中發出奇異的聲音，這樣一個心地善良、對朋友忠誠的大好人，居然下場如此！

包天笑厲吼著：「申寒魄，你再說一句沒有？」

申寒魄血目中淚如泉湧，嘶聲道：「沒有就是沒有……你這人面獸心——衣冠禽獸！竟以無辜者的肢體作爲威脅——包天笑！我是眞的沒有……你能救救胡冲嗎？」

包天笑獰笑聲中，再次一舉左手，道：「柳十七，那個已經不必再費神了，換一個。」

柳十七像一頭寒冬原野上餓瘋了的狼，人到刀到，幾個照面，一條左臂又飛了出去。

「飄二爺」低頭一看，左袖已空已斷，他眞夠種，仰天狂笑著，道：「姓申的，只要你再說一句『沒有』，俺這隻右臂也一起奉送咧……」

申寒魄雙目發直，如同未聞。

「飄二爺」狂嘶著：「申寒魄——你這狠心狗肺的僞君子……」

包天笑可算是一個狠人，放眼看看場上的胡冲，已因流血太快太多而倒地。

「飄二爺」也以手捂著左臂創口，血自指縫中流濺出來，他還在罵著。

二女被這景象驚得呆了。

只有毛錦秋是絕對地置身事外，乍見包天笑又要抬手，連忙拉了他一下。

毛錦秋低聲對包天笑道：「五百歲，殺人不過頭點地，以申寒魄的爲人，事情演變到這地步，仍不承認有金丹更不承認服過金丹，這事就有點蹊蹺，你就算統統殺光了，又能得到什麼？」

又道：「況且申寒魄是個寧折不彎的人物，越是弄僵了越不好辦，不如先把人押下去再想辦法。「飄二爺」要救活，胡冲八成是完了，不知五百歲以爲如何？」

包天笑狂殺亂殺，他自己也不好受，至少是費了半天的心機，落了個血賊之名，事情却仍無一點頭緒。

毛錦秋道：「柳十七，胡冲怎麼樣了？」

柳十七走近一試探，道：「已經完了！」

毛錦秋道：「完了就弄走予以安葬，受傷的『飄二爺』盡快救活……」

柳十七道：「是。」立刻招呼部下忙豁著，埋人的埋人，救人的救人，清洗現場的也馬上開始。

在包天笑來說，好像剛才只是在鬥蟋蟀或者鬥雞而已，倒是折騰了半夜仍沒有結果，恨恨不已。

毛錦秋一邊爲他削梨，一邊安慰他，道：「五百歲，你想想看，申、康、胡三人是好朋友，雖然胡冲等於他們的下人，申寒魄可沒拿他當下人看待。你殘胡冲一臂時，本想以殺雞儆猴的殺氣落他的威風，結果沒有反應，再殘一臂，還是一樣，這已違反了申寒魄的本性；他若有金丹，就該會拿出來；要不，也不會把人皮圖奉送對他有恩的米倉。也許有人會以爲他是送乾人情，明知有那圖也找不到金丹；其實這是不瞭解申寒魄的爲人。」

停了會兒，毛錦秋又道：「隨後又殘了『飄二爺』一臂，而他仍然說沒有。須知他和『飄二爺』的交情，情逾手足，他要是沒有金丹，叫他到那裡去拿呀？」

包天笑楞了一陣子，冷笑道：「這消息是妳供給的，怎麼現在妳的說詞又變了？」

毛錦秋嗲聲道：「五百歲，這事是有點怪，但從申寒魄身上去查，仍然沒有錯，只不知這其中轉了個什麼彎子。您先不要急，消消氣，樂豁樂豁

，您說，這兩個小娘們，你看上那一個？」

眞沒想到毛錦秋會突然扯到這上面來，包天笑一生除了嗜武，那就是寡人有疾了，笑笑道：「得了吧！秋妃，妳會那麼大方，讓我再弄額外的女人？」

毛錦秋「喲」了一聲：「五百歲，只要你愉快，臣妾什麼事兒不都是依着您嗎？只要你喜歡，不要說兩個，就是再弄十個又有甚麼關係？」

包天笑樂不可支地瞟着兩女，道：「秋妃……妳別開玩笑，本五百歲和妳還算是燕爾新婚呢！怎麼可以這樣？」

毛錦秋就這麼一貼，一搓揉，包天笑可還眞受不了，道：「秋妃，妳眞可人！本五百歲要重重地賞妳。」

毛錦秋道：「謝五百歲，您挑吧！先要那一個侍候？這兩個小娘們，長得都不錯，至少我和她們比起來，沒有她們嫩。米秀英恨您，張盈盈恨申寒魄，因爲他們有仇。您要先從她們之中選一個。」

包天笑道：「秋妃，如我選擇米秀英，妳會感到奇怪嗎？」

毛錦秋道：「五百歲的意思臣妾很瞭解，越是恨您的，越不好調理；您却越是有興趣，對不對？」

大笑着在毛錦秋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包天笑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秋妃也。就這麼辦，妳給我安排米秀英吧！」

申寒魄像突然驚醒了，他狂嘶着：「血賊……不可以……不要再造孽了……血賊……毛錦秋，妳也是女人，妳積點陰德吧！」

米秀英往外竄時，被一個外護衛擒住。

毛錦秋道：「好好侍候着，把她的腕傷清洗包紮一下。」

米秀英被弄走，「飄二爺」硬是拒絕對方救治，不許柳十七等近身，這也是申寒魄所熟悉的作風，康莊就是這樣一個人。

康莊也想俟機逃走，但還沒逃出帳篷，即被制住，强爲他治療斷臂。

在悲痛友死友傷，而米秀英又將失身的急怒攻心之下，申寒魄昏了過去。

除了金丹尚無下落的美中不足之外，包天笑已試出了「飄二爺」和申寒魄的功力。他有一種殺人狂，看到殺害異已，殘虐異已的場面，就會精神抖擻，情緒亢奮。

而毛錦秋也知道他這毛病，這工夫得意的瞄了申寒魄一眼，道：「五百歲，剛才這『豹子』對您很不敬，您看該如何整他一下？」

包天笑道：「剛才他的友人及情人死的死，殘的殘，不也夠他瞧的？」

毛錦秋道：「五百歲，剛才是傷害別人，不是直接地整他，這小子特立獨行，要想使他折服，要用另一種方式才能收效。」

伸手一拉，毛錦秋蹶着屁股蛋兒，一下子坐在包天笑的懷中。

她扭擺着身子以鼻音道：「不來啦！五百歲，這多難爲情嘛！」但說着身子反而貼上。

包天笑後宮粉黛不少，土著也有，中原佳麗佔一大半，總覺得毛錦秋雖然稍老了些，韻味十足，就像同是魚，但不同的魚，風味大爲不同一樣。

兩人當衆纏綿，毛手毛脚，看在柳十七及張盈盈眼裡，一個是自悲感籠罩。

另一個是打心底不屑看這一對狗男女的行爲。所以張盈盈唾了幾口，扭頭不看。

包天笑道：「秋妃，妳說，該如何整這頭『豹子』？」

毛錦秋在包天笑耳邊說了幾句話，建議用法子去徹底瓦解申寒魄的自尊；這種人的自尊不容易被瓦解，而一旦瓦解了，也許比普通的人更好調理。

毛錦秋又道：「張盈盈，申寒魄是妳的仇人，對不對？」

張盈盈心頭一動，思考了一下，點點頭。

包天笑揮揮手，對柳十七道：「柳十七，把申寒魄弄醒！」

柳十七應了一聲，弄來一瓢水往申寒魄頭臉上潑去！打了個寒噤，申寒魄醒了過來。

看看現場，再看看自己，他的眼神中有一股比冰霜更森寒的稜芒。

看到的是他，朋友死的死，傷的傷；清白的少女也將要遭受最殘酷的屈辱。

包天笑揮揮手，道：「張盈盈，妳如果眞恨他，就上去在他的臉上吐兩口痰。」

張盈盈內腑一陣翻騰，稍猶豫了一下就走了過來，兩人四目一接，各自收回。

申寒魄全身突然像遭到雷殛似的，繼而隱隱看到她的嘴角有一絲血漬滲出來，他的心坎上，有如被薄而利的小刀割切着。

張盈盈咕嘟一聲，吞下一口腥腥的液體。她不能吐，那會洩露秘密和心思；揚手狠狠地，不遺餘力地摑了申寒魄兩個耳光。

申寒魄很滿意，至少他認爲，她的決定是對的。能證明了一件事，就算死在這兒也值得了。

只可惜太晚了些，友人的下場之悲慘，實已掩蓋了這遲來的喜訊。

毛錦秋在鼓掌。

她今夜可算是揚眉吐氣了，過去，她的所謂自尊已全部瓦解，多少次當衆出醜，幾乎都是申寒魄所賜的。現在，一筆一筆都收了回來。

毛錦秋道：「張姑娘打得夠有力，痛快，痛快！如果妳還不消氣，可以

再繼續打下去，但不能殺了他。」

有氣無力地，却又顯示餘恨未消地，張盈盈道：「我每次打他，都用了所有的力氣，我以爲不值得爲他而累得自己筋疲力盡，反正你們也不會讓他囫圇着。」

毛錦秋欣賞地點着頭，道：「對對！不過那也要看他是不是仍然咬牙不吐實而定。柳十七，先把他押下去。張姑娘要好好招待着……」

＊　＊　＊

精舍內十分寧靜，陣陣的伽楠香氣味，伴着那人體的幽香。

冷香剛沐浴過，穿了一襲便服，悠閒地在品茗。

小几另一邊，放着另一杯香茗，還冒着嫋嫋白氣。

她實在不適於出家，她原是塵世中的女人。

她有成熟的胴體，不耐空門單調生活的淡淡哀愁，自那眉黛之間洩露了出來，她應該是個倍受呵護愛憐的，某個人的妻子才對。

精舍之後傳來了十分輕靈的步履聲及衣袂聲，她盈盈而起，推開後窗，向來人招招手。

那人微愕了一下來到窗外，道：「是觀主救在下的？」

冷香淡然一笑，道：「請進來再說吧！」

人才坐下，還在微喘，因爲他趕了數里路，在此之前，還和很多高手折騰過。

而這工夫她已雙手端起那杯香茗送上，體貼地道：「趕了不少的路……先喝點茶吧！」

申寒魄急忙接過，道：「觀主，眞不敢當……」

手觸碰在她那修長、白嫩的玉手上，心中一陣盪漾，急忙收攝心神：「申寒魄，她是師兄以前的朋友啊……」他在心裏告誡自己。

冷香道：「我對你說過，我不是空門中人，在此不過是避難，不要叫我什麼觀主，以後就叫我的名字好了！要是你感覺不方便，叫我一聲大姊也成，我二十八，你呢？」

申寒魄道：「二十七歲。」急忙吸了一口氣，以掩飾窘態。

但茶入肚後，忽然又想起上次喝了她的茶，回去瀉肚的事來，又有點後悔不安。

他道：「是香姊打開了鎖，我雙手的鐵鎖？」

她點點頭。端起杯子照照，還捏起一塊點心，向他送來，他要用手去接，她不放手，還示意要他張口來接。

申寒魄不忍峻拒，却又感覺有點不大對勁，這麼關切，似乎超過了目前雙方的關係。

所以他還是用手取過放入口中，不過他還是喝了那杯茶。

申寒魄深深地嘆了口氣，道：「香姊，如果那四個人斷送在包天笑手中，小弟生不如死。尤其包天笑殺了胡冲，我若不親手宰了毛錦秋、包天笑和柳十七三人，死不瞑目。」

喟然地搖搖頭，冷香道：「寒魄，你和『飄二爺』及胡冲交非泛泛，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交友貴在交心，在緊要關頭，『飄二爺』反目相向，口出惡言，這實在是一件親痛仇快的事，你對他們也盡到心了！何必自苦？」

連連揮手搖頭，申寒魄道：「香姊，妳不知道，正因爲我們情同手足，一旦誤會才會如此決絕。試問，如果香姊是他們，突見小弟功力猛進，即使瀉肚之下，反而比平時高出多，妳會怎麼想？會不會以爲小弟已得到了舍利金丹，甚至已服了一兩粒？」

冷香醉人地一笑，那揮動玉手，款擺腰枝的動作是相當撩人的，道：「怎麼會瀉肚呀？」

攤攤手，吶吶又止，他不願說出那件事來。

冷香爲他斟滿上茶，道：「對姊姊還有什麼不便說的嗎？寒魄，要是把我當外人，姊姊可要傷心了。」

苦笑着聳聳肩，申寒魄道：「香姊，本來小弟不想說，既然香姊這麼說，我也只好說了。上次來拜訪，承香姊賜香茗，不知爲什麼，回去後就瀉了一天一夜……」

動容地笑笑，她道：「寒魄，三位都瀉了嗎？」

申寒魄道：「不，只有小弟一人，所以又不敢確定喝了香姊的茶所致。」

又接着道：「怪就怪在狂瀉之後，被窮家幫的人找上門，幾乎是全幫精英齊上，小弟居然傷了百里光父子，殺了長老及幾名堂、香主。這種怪事，又怎能不使老友懷疑小弟獲得了金丹了呢？」

點點頭，而且感喟地，她道：「寒魄，那的確是件怪事……如果眞有金丹，你敢不敢服用？」

微微一愕，申寒魄笑笑道：「香姊，我以爲世上根本沒有金丹。」

她微微搖搖頭，道：「寒魄，憑什麼這麼武斷？」

申寒魄道：「香姊，自南北朝以來，仙道、丹道之說一直盛行，而傳說中得道者也不少，如全眞派的邱長春、南派的劉海蟾、醮儀派的張天師等等，但却缺乏驗證。」

又道：「儘管佛、道兩家之成功者無直接證明，皆以修心而來尙屬可信，只是對形骸的看法不同而已。佛家稱此爲臭皮囊，知四大爲假合；仙、道入門，却要保此形骸，而形壞神即去，正如車敗馬即奔的道理相似，但以服丹得道飛昇者，却尙未聞說……」

笑笑搖頭，她輕輕擺動着那美好的玉手，道：「寒魄，舍利金丹並非仙丹，它只不過是强調能增加數倍功力而已，甚至於，它雖對練功者有立竿見影的好處，說不定也有它的缺點。」

申寒魄道：「香姊，小弟一直不信金丹，所以才把圖送給了米倉。小弟現在什麼也不想，只想救出那三個人。」

冷香道：「寒魄，能交到你這種朋友，眞是平生一大快事。寒魄，你所希望的事，我都爲你辦了……」

她站起來領先帶路，來到後面一個空屋，開了鎖推開門來，讓他先進去，然後燃起了火種，點了燈。

申寒魄差點歡呼出聲。

此時，「飄二爺」躺在一張床上，像是沉睡，鼻息均勻，斷臂上已上藥包紮。

另一張床上也躺了一個人，那是張盈盈，也像在熟睡。

他知道，大概是服了什麼藥陷入沉睡或是被點了睡穴。

激動地又回到「飄二」身邊，淚光流轉地道：「香姊，是妳救出來的？」

點點頭她道：「還有我師妹喬沈幫忙。」

申寒魄道：「香姊，把他叫醒如何？」

搖頭阻止，她道：「這個人的脾氣太烈，對他的傷勢復原有影響，不如讓他多睡幾天，我已爲他敷了最好的生肌藥，不出半月就能收口，而且餵了他五粒不飢丸。」

深深一揖，申寒魄道：「香姊，此恩此德，不知小弟今生能否報答得了？但願上天給我機會。」

嫣然一笑，她別過頭去道：「寒魄，姊姊不要你報答……只要你在必要時能同情我，憐憫我就夠了。」

這語氣和她前此的作風完全不同，像她身手這麼高的女人，何以要別人同情和憐憫？而且語氣中充滿了遲暮和蒼涼之感。

同情心不禁油然而生，道：「香姊，妳怎麼啦？」

「寒魄……」她的頭靠在他的肩上，幽幽地道：「你還不懂……你還是個憨直、而又略帶稚氣的男人，你仍然還沒成熟……」

申寒魄想笑，因爲這還是第一次聽到別人說他稚氣不成熟，而且居然是出自一個女人之口。

現在兩人耳鬢廝磨，陣陣成熟的女人身上的體香，刺激着他的嗅覺，而她那修長美好的雙手，又搭在他的雙肩上，儘管身子還有一二寸的距離，在雙方的感受上，已是慾浪如濤，排空壓到。

雖然她沒有任何一點惹火的動作，可是基於男女之間本乎自然的反應，他知道她在微微顫抖着。

多麼可怕的一種人性風暴？

原本冷豔、莊重的一位道姑，竟一變而爲柔情似水，風情萬種的女郎。

這要是處理不當，會有什麼後果？

凜然的震懾，他輕輕地推開她，低聲道：「香姊，香姊……」

他實在沒有更恰當的字眼，來作爲熄火的工具。

只感到她微微吁喘，心脈快速地跳動，胴體在高熱下似乎蒸發出一種最原始的動物相互吸引的肉香。

她的頭臉離開了他的肩頭，美眸淒迷，桃頰緋紅，櫻口微張，這辰光正是成熟女人最動人也最誘人的時刻，更是她最需要異性，也是異性最爲之傾心的光景。

「寒魄，姊姊到了人老珠黃的時候，你會不討厭姊姊嗎？」

申寒魄道：「香姊，這怎麼會？你到了人老珠黃的時候，我不也就老態龍鍾、彎腰駝背哩？眞是的！」

臉色一正，冷香道：「寒魄，姊姊說的是正經話，假如我很快很快地蒼老，變成一個雞皮鶴髮的女人，你……你會不討厭我嗎？」

有點忍俊不住地，他道：「香姊，妳說的很快很快，到底有多快？三天、五天？一月、兩月？」

深深地、悽悽地，她嘆着氣道：「也許半年就會滿頭華髮，滿臉皺紋了……」

他想笑，只是胡沖的慘死，老康的殘臂，以及米秀英的入陷，他實在笑不出來，道：「香姊，如果半年內妳會變成一位老太婆，咱們打賭好哩！妳要我怎樣都可以。」

（未完・十五）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可飛・圖

錢莊風雲

一場空歡喜　証人遭暗殺

上文提要： 魯春齡用盡心機把章仙綺的身心擒獲，得意志滿，一步一步地跨進。貸款部經理邱漢章一直被人催着趕快在來自東南亞的那批求貸申請書上簽名，但憑經驗他隱約覺得有不妥，借着酒意他把看法透露給章承志知道。章承志勢孤力單，董事長黃伯祥竟也無法能給予他大的助力，但章承志決意弄清楚到底是否有什麼陰謀在進行着，爲免過於招風，他與許少慧借旅行散心爲幌子赴東南亞……

章承志一個人踏上帝國大廈的大理石台階，快步向裡面的大堂走去。大堂寬而長，全鋪上紫紅色的地氈，二排十多根的大理雲石柱拱托着，顯得甚有氣派。大堂正面靠墻處是一座咨詢服務台，咨詢台後面掛了一個巨大的指示牌，清楚的列明在商業大廈內各公司寫字樓的所在位置，有趣的是，這些公司的指示牌是根據各間公司營業的對象分別用英文、中文、馬來文書寫的，其中用中文書寫的指示牌約佔了五分之三。有人說，走進馬來亞任何一間像樣的店鋪幾乎都可以用上華語。從這座指示牌來看，這話看來也差不了多少，這是章承志走近這座咨詢服台的第一印象。很快，章承志就從指示牌上尋着宏生、宏大、百林、美輝等四間有限公司的名字，是用中文及英文並列書寫的，挺易辨認，而四間公司的寫字樓位置就更易於尋訪，因爲全在十樓的三零三室內。章承志略一猶豫，便轉身向右面的電梯走去，他直升上十樓。走出電梯，便見四間分左右並列的寫字樓套間，其中一間編號三零三的門邊，掛了四個銅牌，上面分別就是宏生、宏大、美輝、百林的有限公司名銜。

推開與外面分隔的鋼化玻璃門，是段短短的走廊，鋪了軟綿綿的地氈，人踏上去，地面突然像下陷似的一陣空虛感。踏出走廊，赫然便是一間設齊備全的中型寫字間。在近千平方英呎的空間上，分佈了幾十張辦公枱；電話、電傳機、打字機、文件櫃等等的寫字樓應有的設備齊全，但職員却只有寥寥十個八個，幾乎都在悶得發慌的在看報紙、修指甲、喝茶、聊天，不時騰起女職員作狀的嬌笑聲，但她們說的全是當地馬來語，章承志就聽不懂她們低笑些什麼，好一會才有人發覺他的進來，隨即走過來，用英語向章承志詢問，這就好得多了，英語根本難不倒這位哈佛大學的高材生。

「先生，你找誰？」女職員問。

「我姓章，從香港南亞信託銀行來的，我想跟你們的公司負責人見一見面。」章承志隨便答了一句，然後向女職員，遞上名片。

女職員往名片上溜了一眼，神色立刻就有點不大自然，她飛快的溜了章承志一眼，換上一副熱情的笑臉。

「啊！對不起，怠慢了！原來是香港南亞信託銀行的章副總經理駕臨！眞可惜，執行董事都出去談生意去了！是去了日本！說不準什麼時候回來！但能否稍爲說一說，你找他們有什麼事？或許我有辦法和他們聯絡上！」

「沒什麼事，我和朋友來這邊旅遊，順道上來見見面，可能的話，趁便了解一下你們公司的貸款條件，其實也沒什麼，只是趁便！」

「啊！先生姓章，能否告訴我，南

託章總經理是你貴親？」

「她是我妹妹。」

章承志溜了女職員一眼。她聽他提到貸款的事情，臉皮霍的就繃緊了，趕緊打探了一句，但聽到章承志坦率的回話，登時又放鬆下來，隨即熱情的招呼道：「啊，難怪章先生跟章小姐這麼相似，原來是一家人！當眞失敬啦！我叫蘇伊麗，是公司的秘書！請裡面坐！來來，請請！」

章承志跟着她往裡面的內室走去。其他的職員似乎根本就沒留意他倆的對答，甚至他們走過時連眼皮也沒抬一下。

裡面的內室倒也清楚光亮，後面是一排落地長窗，窗外吉隆坡的市容一覽無遺。蘇伊麗招呼章承志坐下，向他遞過一根烟，章承志微笑搖頭，她自己就俐落的點着了一支，然後才在他面前的辦公椅上款款的坐了下來。

「章先生不抽烟，難得呵！」

「哪裡，只是抽不慣。」

蘇伊麗緩緩的吐着烟圈，軟聲細語，這時她的語氣就好像妻子半夜對丈夫說話。章承志不禁着意的打量了她一眼，這時他才瞧清她的面貌，是一年廿六、七的俏麗女郎，眼睛水汪汪的像要滴出水來，但微挑的雙眉却又顯出她的絕不尋常的交際應變能力，加上她的年輕貌美，在商場上自然是一位最適合的秘書人選！

「你認識我妹妹？蘇小姐，剛才你說——」章承志突地隨口問了一句。

蘇伊麗衝口而道：「是！她……」但隨即又立刻轉了口風，「她跟我只見過一次！還是在香港見的面，那次我跟公司執行董事何柏先生去香港談一宗生意，何先生認識章小姐，請她吃飯，我有幸認識！她不愧是金融界的女强人，處事能力强極了！當然章先生比你妹妹也毫不遜色啦！例如說……」

蘇伊麗在短短霎間便圓滑的第三次轉了話題：「有關敝公司的貸款條件的了解，章先生一兩下子就能弄得透徹啦！其實也用不着等何柏先生回來吧！」

蘇伊麗說着，很仔細的盯着章承志，留意着他的反應。章承志笑笑，便趁機道：「好好，哪就得請蘇小姐多多協助啦！」

「這當然！敝公司應該做的！」

蘇伊麗亦笑笑說。她果然非常合作，一忽兒的功夫，便從文件櫃裡把一大叠公司的資料文件捧了出來，放在章承志的面前。

章承志隨手翻了一下，這些資料果然跟泰國的那兩家公司一般的樣樣俱全，諸如公司的組織章程、股本結構、辦事處名稱、當地政府的註册登記、創辦人的名稱、董事名單、公司秘書等等，可以說，有限公司的法定條件都無一或缺。而且，同樣有當地政府開出的資本稅單，從稅單的納稅比率看，這四間公司的資本額都都在三百萬港元以上。甚至，連貸款抵押的契據亦一一呈上章承志的面前。

「諾，章先生，這是宏生、宏大兩家公司的抵押物業契據，這是百林公司的抵押股票買賣文件，這是美輝公司信用貸款的擔保人蘇爾先生宏業公司的擔保文件副本！敝公司的貸款條件算得上是良好吧？」

蘇伊麗待章承志把眼光從文件上移開時，切合時宜的很自信的插上一句。

這一切都在章承志上來前的意料之內，他吸取了在泰國的教訓，深知從公開在桌面上的文件資料上很難尋着任何有關隱蔽的枱底交易的東西，而只能通過一些看似是微末枝節的東西上去挖掘，看看這裂縫的痕跡會否擴大！眼下，他就開始把注意力迅速的集中到這方面來了。

「蘇爾先生肯作你們美輝公司的貸款擔保人，這面子不小呵？蘇小姐！」

「是呀，蘇爾先生的宏業有限公司在吉隆坡的名頭誰不知道？他肯爲敝美輝公司作擔保的確是敝公司的榮幸，但美輝在吉隆坡也是响噹噹的，不過手頭一時拿不出更好的貸款抵押，才請蘇爾先生幫忙！而且蘇爾先生還是你爸爸——章先生生前的好朋友，相信南託方面不會連蘇爾先生也信不過吧！」

「哪裡？隨口問問罷了。」

蘇小姐見章承志稍露出向裡挖的苗頭，就連消帶打的試圖把任何一點裂隙堵死！章承志只好隨口敷衍了一句。但他並沒因此氣餒，相反因碰上一位强勁的對手而感到一陣興奮，他在心裡發誓定要看看她是否眞的滴水不漏！

「何柏先生一個人就兼任四家公司的創辦人和執行董事，何先生的魄力可不小哪？」章承志笑笑，突然又拋出他的第二個疑點。這使蘇伊麗怔了怔，但隨即格格的一聲嬌笑，這是年輕貌美的女郎的獨特武器，男子碰上這嬌笑，總不免會減少一些原有的敵意！

「怎麼說呢？嘻，章先生！何先生做生意有他過人之處，當然生意越做越大啦！再說我們作秘書的，大概不應該問老板這些隱事吧？嘻嘻！」

「哈！蘇小姐太會說話了，眞不愧是秘書的人才！所以我想大膽請教一下：美輝公司的一位叫亨利的董事，公司股本結構上寫着他佔公司股份百分之一，但他所佔的股數實在是多少？文件上沒寫明，我想聽聽解釋；憑蘇小姐的精明能幹，對這點大概不會不清楚吧！」

章承志故意隨隨便便漫不經心的打着商場的客套話，待對方眉開眼笑時，才驀地把他盤算已久的最厲害的一着像金剛鑽的旋挖過去！

蘇伊麗的臉色刷的一陣發白！就好像她內心深處的一個痛點被狠狠的戳着了！她狠狠的瞪了章承志一眼，有點沉不住氣了，但幸而她竟還能勉强的打個哈哈！

「啊……哈！這是我疏忽了！何柏先生早就吩咐過我一定要核算清楚，把詳細的董事股數在資料列明，我眞該打，就把這事給拖延了！但我以爲這只是小枝節，章先生是明理人，大概不會太介意吧？稍後我一定盡快核算清楚補上去好了！」

章承志微笑着點點頭，表示這種解釋可以接受，以便把對方抽緊的心弦鬆弛下來，然後他突然又輕輕的加了一句：「對啦，改正過來就是啦！既然蘇小姐暫時不能核算清楚，我希望見一見亨利先生，當面請教幾句，這事情就圓滿解決了！蘇小姐能幫這個忙吧？或者把他的地址告訴我，我順道去拜訪就行啦！」

章承志這連續兩下子的突然襲擊，蘇伊麗到底沉不住氣了！她的身子霍的向章承志這面一探，口氣强硬的一口就拒絕了章承志的婉求！

「不行！作爲公司的秘書，我無權公開公司董事的私人資料！況且這是有限公司，除了各股東的股本，不能牽涉任何股東的私人資產……這點請恕我無能爲力，章先生！」

蘇伊麗在這焦點上的異常反應，章承志心內霍的一亮！他眼下是更加確認這四間貸款公司有隱蔽的內幕了！而且這隱蔽內幕的突破口看來就在那位董事亨利身上！但越是接近這突破口，他的內心就越發痛苦，因爲他實在不希望瞧見這疑點被證實的後果！在這一霎間，他甚至因蘇伊麗拒絕透露亨利的私人資料而高興，因爲這樣他便可以尋着他放棄追查的借口，面對先父的遺像時他的良心會好過一點。不過，僅一會後，潛藏於他身上的另一股更强烈的倔强的熱流，却把他已有點退却的決心猛烈的擠壓出來，而因此使他很快的便鎮靜下來了。

「對不起！既然這是私人資料，就不談好了！我看得出，蘇小姐對秘書這職業挺稱職，公司能夠請到你是他們的福氣，不然，美輝、宏大等四家公司也不會一齊聘你爲公司的秘書啦，我說的對嗎？蘇小姐。」

「章先生誇獎啦，還不是公司錯愛麼？其實我這個人處事太認眞，有時得罪了人也不知道！就拿剛才說吧，說話有頂撞之處，可要請章先生多多包涵啦！」

最後，章承志有意無意的再問了一向，獲得蘇伊麗肯定的答覆，他就不再發話了。他接着再隨便的翻了幾下文件，就向蘇伊麗告辭說：「不好意思，打擾了！」

蘇伊麗這時又熱情的送他出來，快到寫字樓走廊門口時，蘇伊麗很自然的媚笑一下，問：「章先生是一個人來東南亞這邊旅遊麼？到吉隆坡可找到好酒店沒有？有甚麼爲難處，請隨時給我來個電話，我非常樂意做你的嚮導哪！」

「謝啦，我和女朋友一道來的，趁旅遊期間辦一點例行公事吧了！我現在就回蘇哈素先生那兒，他已經替我們安排好今天接下來的尋開心節目啦！哈哈。」

章承志打着商場客套話，盡量沖淡他此行的意味。他客氣的跟蘇伊麗握握手，就逕直的向電梯處走去；他沒有回頭，漫不經心的，彷彿已把身後的事忘記了。

出了電梯，章承志頭也不回的走出帝國商業大廈，蘇哈素的司機早就依他的吩咐把車開走了，因此他只得步行出去。走了好一段路，章承志在一間商店的櫥窗面前站定，透過玻璃，他確信沒人跟踪他時，又突然折轉身，飛快的重新走進帝國商業大廈，走到咨詢服務台前停下。

「對不起，我是香港來的！請問宏大、美輝有限公司怎麼找？」章承志用英語向櫃台的一位大厦職員問，他故意特地說明自己是從香港來的，因爲他聽說東南亞各地的人都很歡迎香港的來客。

果然那年約二十的年輕女職員一聽，就留意的打量着章承志的全身上下，然後眼睛裡便閃着羨慕的亮光。

「嘖嘖，香港客果然不同凡响！月前有一位小姐也上過美輝公司，看她珠光寶氣、前呼後擁，威風極了！」

「噢，那位小姐大約是廿二、三歲吧？」

「對啦！你怎麼知道？瞧你模樣還跟她有一點相像！難道你們是一家人？」

「哪裡是！不過隨便問問吧了……哎，我太蠢了，指示牌上不是標着公司的位置麼？打擾了，小姐！」

章承志不想再在大厦內逗留了，便敷衍了那女職員一句，然後趁她不再留意自己，很快的走出大厦。「嘿！這口風也套得太容易了！」章承志解嘲似的在肚子裡咕嚕了一句。他截停一部駛過的出租小車，用英語低嚷了一句甚麼，然後一彎腰便鑽進車廂去。

就在章承志乘坐的那部出租小車絕塵而去的時候，在帝國商業大厦十樓秘書室的蘇伊麗，亦正緊張的與一位男子通着電話，她的聲線壓得極低，繃緊面孔，似乎在商談着甚麼隱秘的事兒。

「……他果然上這來了！蘇爾！」

「嗯！這是意料中事！她果然料事如神！怎麼樣？沒給他挑上任何縫兒吧？」

「當然沒有！有本小姐在，再厲害的角色也知難而退啦！但他的確令人吃驚！好像漫不經心的，但說話盡往隱處挑！我招架起來也感到吃力！虧

她還說他傻頭傻腦……我是說章小姐！有一點我感到奇怪的，他幾次追問亨利的資料！他裝得若無其事，但瞧得出他其實對這點很敏感。」

「他盯上亨利……後來怎麼樣？」

「我把他堵死了！後來他隨口稱讚我身兼四家公司的秘書職位，但其實他是有所懷疑，這人眞的挺厲害！」

對方靜默了好一會，才又响起他那急促的聲音。

「看樣子他疑心未消，這可要小心提防！香港方面我會給她們口訊，他既然在我大哥家裡落脚，我就有辦法盯緊他！你那裡暫時甚麼也別動，靜觀其變！手忙脚亂反會增添他的懷疑！」

* * *

章承志從帝國商業大廈返回蘇哈素家時，蘇哈素正好從他的後花園散步回轉，他滿頭白髮，但臉色紅潤神采奕奕，說話依然宏亮有力。章承志早一步返到，正在客廳中和等他回來的許少慧說了一句甚麼，見蘇哈素進來便連忙站起：「早晨！蘇伯伯。」

「早！早！客氣甚麼，坐着吧，早年我在香港見過你，那時你還是個娃娃，眨眨眼就長得比你蘇伯伯還高大啦！你爸爸却不在了！哎，也該是我們這一代退休的時候啦！」

蘇哈素聲音洪亮的說，然後走到客廳西面那一排長沙發坐下，早有侍役把他每天的早餐捧出來，那是一隻足達一斤的大龍蝦，早餐吃龍蝦是蘇哈素十幾年的習慣了，拿他的話說，是「龍蝦給了蘇某這副好身子！」事實上，除了他那頭白髮外，根本沒人瞧得出他已是近八十的老人。他早年在吉隆坡的華裔人士中，在商場上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風雲的人物，與章洋龍的交情亦甚深，近年來，他已把生意交給他的獨生子料理，他自己就樂得逍遙自在。這時他一面嚼着龍蝦，一面意味深長的盯着章承志。

「眞像……唔，簡直跟洋龍一模一樣！有收獲嗎？呵呵，一大早就自尋煩惱去了！你這副冲勁，跟你爸爸簡直不遑多讓！」

蘇哈素呵呵的笑着說，他指的是章承志一早就上帝國商業大廈的事，他見章承志緩緩的搖頭，便又呵呵的一笑，道：「我早說過，你準是徒勞無功的！呵呵，瞧，這不是鳴鑼打鼓明擺着麼？你倆是來旅遊的，就尋快活去吧，捅這些馬蜂窩幹甚麼？」末了，蘇哈素的臉上的笑意已褪去，他後面這兩句顯然是認眞的。

章承志這時却一昂頭，道：「不！蘇伯伯！眼下不是尋快活的時候！我在那兒雖然沒有甚麼明顯的發現，但終於讓我證實了一個疑點！蘇伯伯，你聽我說！」

「噢？你證實了甚麼？」

「請教你，蘇伯伯，如果一家有限公司裡的一位董事股東，卻連佔公司多少股數的資料也沒有，你會覺得奇怪麼？」

「這當然！本地政府的註册條列也規定：公司組織章程內必須列明該公司的名稱、性質、權責以及公司股本和各股東的佔股數，如果連佔股數也沒有的公司董事股東是不可想像的。」

蘇哈素點點頭，凝重的說，他已逐漸領會章承志這暗示的意味了：「但這這個可能麼？我是說你懷疑的……公司！」

「有！絕對有！而且是那四家公司之一！美輝有限公司的亨利董事！」

「亨利？這個人我不認識，也從未聽說年輕一輩中有這個人物……啊，我明白了，你打算當面找亨利澄清！」

「對啦！蘇伯伯，但難就難在這麼大的馬來亞地方，如何去尋找他？我曾經向那秘書蘇伊麗打探，但她把路都給堵死了！我敢肯定，這裡頭一定隱藏着甚麼秘密！」

章承志失望的歎了口氣。蘇哈素沒作聲，他盯着章承志望了好一會，才緩緩的點點頭，說：「找人這事我倒有辦法幫你，吉隆坡市政府裡頭有我的朋友，託他查一下就成，除非這個叫亨利的不在大馬，在的話就一定能找到他！看來這事情很複雜，我就擔心你一個人應付不了——算了，承志，聽蘇伯伯的，乾脆把這事丟開吧！商業調查不是你幹的，這裡頭兇險多着哪！」

「不，我既然來了，就不能半途而廢！再說蘇伯伯你是爸爸生前的摯友，也不忍心看着他留下的基業被人搞垮吧？還有，這美輝有限公司的信用貸款是蘇爾叔叔作擔保的，蘇伯伯做大哥的，也不會白瞧着蘇爾叔叔的擔保出問題吧？」

章承志坦率的說。蘇哈素聽章承志提起他弟弟蘇爾就沒好氣的哼了一聲。

「別提我這個弟弟！我勸過他多少次？做生意就得正正當當地幹！可他快六十的人啦，還是脫不了那些詭詭秘秘的壞習慣！他這樣胡搞，只怕遲早會出事……你這小子別拿大帽子扣我，亨利的事我替你想辦法，但我得事先聲明，往後就得靠你自己啦！我老了，實在不想再惹這些痲煩！」

蘇哈素氣虎虎的吼道，根本就不容人反駁。章承志偷偷瞟了旁邊的許少慧一眼，一直溫順的默默坐在一旁的許少慧朝章承志還了一個鬼臉，章承志不禁吐吐舌頭，又偷偷的微笑：

「嘿，他倒是一位挺有趣的怪老頭！但不管怎麼說，找到亨利就有辦法！」

在以後的幾天時間，蘇哈素却似乎把這事拋到了腦後！章承志不敢追問他，因爲他委實有點怕了他那難以捉摸的怪脾氣。身處陌生地方，人生路不熟，章承志眼下當眞是束手無策了。幸而善體人意的許少慧硬是把唉聲歎氣的他拉上街去，東遊西逛的打

發了幾天時光。到第五天晚上，對蘇哈素的承諾已開始失望的章承志，當他和許少慧從吉隆坡市的遊樂場返回蘇家走進客廳時，蘇哈素正氣鼓鼓的坐着等他們回來，他們剛踏進來，蘇哈素便吼道：「亨利的地址找到了！老佛爺，這可把人家的腿跑斷了！承志你這小子怎把你爸爸的牛脾氣都學全了！但往後的就瞧你自己啦！」

「謝謝蘇伯伯！眞的，謝謝你！蘇伯伯！」

章承志一聽，心頭一陣興奮的狂跳，恨不得抱着蘇哈素狠狠的親上一親！

第二天傍晚，章承志決定夜訪亨利家，許少慧堅執着要伴他同去，章承志拗不過她，只好點頭。

兩人依着蘇哈素提供的地址，在吉隆坡東南角的僻靜區轉了大半晚，才終於找到他們心目中的目標。越接近目標，章承志的疑惑就越是加添：看樣子這裡百分之百是貧民區，如果亨利眞的是公司的股東董事，爲甚麼還被困在這裡？

在路人的指點下，章承志他們終於在一間破舊的平房門前停了下來，這時平房關着大門，門上的油漆已剝落了好一大塊，在昏暗的路燈下面，門邊的一個小木牌子清楚的寫着「No：100」。

章承志略一猶豫，便使勁的拍了拍大木門。

「請問：裡面有人麼？」章承志高聲喊道，裡面沒聲沒息，他接連叫了幾聲，裡面才有了一點動靜，悉悉索索的，似乎有人打裡面摸索着走出來。「誰呀？半夜三更的，你們找誰呀？」接着有老婦人的聲音傳了出來。

「我們是來拜訪你家的！請你開門吧！」章承志連忙道。

「哎，一個窮老婆子還有誰來探訪？屋裡沒男人，你們改天再來吧！」老婦的聲音，然後又是那悉索聲，似乎她要轉回裏面了。

「不！老媽媽，你等一等……」章承志急得連聲叫，但那悉索聲却依然往裡面回去！章承志惶急之間也沒了主意。這時許少慧却接話說：「亞婆！你別害怕，我們是亨利先生的朋友，來拜訪他的！婆婆你是亨利先生的媽媽吧？」

「朋友？他還有甚麼朋友哪？」老婦人喃喃的嘟嚕着，接着，大門就呀的打開了，露出一張滿是皺紋、蒼老、眼睛的老婦人的臉龐。

許少慧連忙上前把她扶住了：「亞婆，我扶你進去！」老婦人驚疑的心緒減輕了，她咧嘴一笑，雖沒說話，却也沒拒絕，讓許少慧扶着她一直走進內廳，瞧她的神氣，這似乎是幾十年來第一次有人這樣侍候她了。

內廳淺窄，但還是顯得空蕩蕩的，三幾件木製的傢具縮在一角，僅此而矣。廳燈原來是熄了的，老婦進來時，才摸索着扳了電燈的開關，昏昏暗暗的，跟火水油燈差不了多少：「這幾年眼瞎了，燈開不開對瞎眼婆都是一樣！」老婦人嘮叨着，許少慧扶她在一張陳舊的木椅上坐下：「謝謝你姑娘；你心腸眞好，佛爺會保佑你！坐吧，你們是哪個朋友？如果我有這麼大的女兒就死也眼閉啦！」

滿腹疑雲的章承志呆站着正要說話，許少慧拿眼色制止他，她挨着老婦人坐下，隨便的輕聲答了一句：「你有兒子嘛，亞婆，亨利他不是你的兒子麼？你快替他娶個媳婦，不就有了女兒嗎？」

老婦人一聽，那頭就搖得幾乎連白髮也掉下來！「做夢吧！他這輩子還能娶媳婦？一個替大廈看門的窮小子，有那家姑娘肯嫁給他！他爸爸早死，我嫁給他時還開着一片小店，後來小店做不下去了，他爸爸欠下人家一身債，一時想不開就自殺去了！留下我老婆子總算把他拉扯大了，但書就沒本事讀，除了替人守更看夜，他還能幹甚麼別的哪！」

老婦人——亨利的母親嘮叨着，訴說着她那沒牙的嘴不停的蠕動着，訴說着她這一生人的辛酸，大概她是盼媳婦盼得慌了，突然碰上許少慧這溫柔體貼的巴結，就像冰棍被火焰觸着，話兒就像冰水般不絕的淌了下來。

「老媽媽，你說……你說亨利的是在大廈當看門的？他大概騙你的吧？我聽人家說，亨利這幾年混得很好，生意不錯，還是一家公司的董事股東哩！」

章承志被老媽媽的話弄得張口結舌，他情不自禁的叫道，他眼下着實懷疑，這到底是否亨利的家？亨利的母親？更重要的是否那個亨利！看來是蘇伯伯把地址弄錯了！尋錯陌生人這可是經常發生的事兒！

老媽媽却生氣了，她抬起臉，雖然瞧不見，但還是下意識的拿瞎眼去搜索章承志的所在。

「你這是存心把老婆子開心哩！生意、董事、股東！這不是說瘋話麼？我家亨利雖然沒本事，但待我還算孝順，他有錢做生意呀，我這雙眼也不致於弄瞎，還不是沒錢醫，窮之過麼！你們還說是他朋友？欺負老婆子眼睛瞧不見！你們快走，別拿我老婆子尋開心！」

老媽媽一生氣，就下逐客令，連她深懷好感的許少慧也再不理睬。許少慧狠狠的瞪了章承志一眼，意思是嗔怪他出言太毛燥了。章承志迎着許少慧的目光聳聳肩苦笑，在這一霎間，兩人憑眼色交換了一個疑問：「這到底是否那個亨利？」一時間，兩人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呆呆的站着沒了主意。

就這時，大門却有人從外面開了，接着，便有男子的粗重的脚步聲响着進來。老媽媽耳尖，一聽就大聲叫

了：「好啦，亨利！你到底回來啦！他們說是你的朋友，但盡說瘋話，我看八成是白撞的，你快過來看看！」

來人是一位年約四十的男子，身子瘦削，頭髮蓬亂，面目在昏暗的燈下瞧不清楚。他一進來便驚疑的拿眼睛向章承志和許少慧全身上下搜索，看樣子他是把他倆看作是詐騙錢財的小偷白撞一類了。

「你！你們……你們是——」

「啊！對不起，打擾了！是這樣，我實話說吧，」這時，章承志人急生智，連忙走前一步，把兩張名片遞給亨利過目，然後接着道：「我因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從香港那邊來這裏，要找一位亨利先生，所以就拜托蘇哈素先生幫助尋找，他介紹我們上這來的！這裡面有蘇哈素先生名片！」

這男子對章承志的名片不大留意，但對蘇哈素的名片却緊揑着瞧了又瞧：「你說的就是那位吉隆坡偉業實業公司大老板蘇哈素先生？」

「對啦，他是先父的好朋友！你認識蘇伯伯麼？」

「哈！說笑吧！我那有這個福氣認識這大名鼎鼎的大老板？但他的大名在吉隆坡連三歲娃娃也知道啦！我就是亨利！你們找我有甚麼事情？」

提起「蘇哈素」這三個字眼，亨利的臉色就和緩點了。這時，章承志走近他身前，在他耳朵邊低語了一句甚麼，亨利的臉色却又刷的變得灰白！

他有點無奈的咬着牙根點點頭，然後對母親說：「我跟他們出去一會，你先睡吧！媽媽，不用等我回來啦！」

但不久亨利就回來了。她母親問他出去有甚麼事，亨利說沒甚麼，他們只是託他辦一點事，但亨利的母親發覺，兒子整晚輾轉反側，根本就沒合過一會眼皮，亨利的單身床在她的對面，瞎眼的人耳朵特別靈。

第二天晚上八時過後，亨利勉强的應約來到一間幽靜的不惹人注目的餐廳，在哪兒，章承志和許少慧正含笑的等着他。亨利走過來，在章承志對面的位子上坐下，他苦着臉孔許久沒作聲。

「你既然都知道了，那……那還要問甚麼？」

終於，亨利到底還是說話了。章承志見時機成熟了，便毫不遲疑的立刻追問了一句！

「拿你的名字頂充董事股東，這是誰的意思？」

這輕輕的一句，却就把亨利的耳朶震得轟轟的迴响，他雙手一陣抽搐，抬起來下意識的抱緊頭，歇斯底里的嘶叫：「不！不……你別問！求你別問！我甚麼也不知道……太可怕了！我不能說！他們會把我殺死的呀！」

「但你不說清楚，可能馬上就得坐牢！串謀行騙這可是刑事罪哩！」章承志毫不放鬆的逼進一步。

「這……佛爺！我該怎麼辦哪？」

「佛爺救不了你，唯一辦法是先求自保！把你有份參與的內幕爆出來，留作將來呈堂的證供，到時我會請律師替你辯護開脫！」

「眼下呢？我每天還要面對他們哪！我家裡還有個瞎眼母親哪！」

「爲了你的母親，你更應當機立斷脫身！這樣吧！你日後有甚麼困難，我盡力替你安排！」

「你這話當眞？不騙我？」

「當然！我章承志說過的就一定辦到！」

章承志點點頭，斷然的說。他緊盯着亨利，他的眼珠好一會凝注不動，眼下，他所有能夠使用的軟、硬、哄、勸諸法寶都幾乎用光了，但是否奏效還是未知之數！在這霎間他腦裡劃過一個念頭！他眼前的對手並非亨利，並非帝國商業大厦那位秘書蘇伊麗，而是那隻正向南託銀行惡狠狠的攫抓的「隱形手」！

終於，臉色蒼白的亨利，咬着牙根點了點頭，然後低低的垂了下來，彷佛是打定了主意準備坦白的犯人。

「你……你問吧！章先生。」

「還是哪句話，這是最關鍵的！」

「那是三個月前的事……那天早上我照常返帝國商業大厦當值，不久就有一位叫蘇伊麗的女子來找我，說有一位從香港來的大老板要見我。你知道啦，人望高處走，能夠跟那些大老板沾沾邊總是好事，所以我就答應了。姓蘇的女子領着我上了大厦十樓，在裡面的秘書室，早有一男一女在坐着，他們見我進來，那男的就朝女的打了一個眼色，那女的便點頭，於是蘇小姐便開口對我說：這裡有一份好差事，不知道你肯不肯幹？我就問她是甚麼？她說：很簡單，我們打算聘用你的名字！每月給你三百塊馬幣作聘用酬金！條件是你的名字受聘後，就得嚴守秘密！否則，不但所有酬金要退還，而且負起洩露秘密的一切後果，那是很嚴重的！包括你的人身安全！她說完後，那坐在一旁的男女就嚴厲的盯着我，看我的反應。我當時非常奇怪，怎麼人的名字也可以聘用？而且酬勞還不錯，三百馬幣是我半月的工作薪酬啦！但又想，既然天掉下來這好處，管他的，先拿了這三百馬幣再說！所以我就點頭答應。然後她們就拿出一份文件，是用英文寫的，我還能看得懂，文件大意是各合夥人申請成立一家叫美輝的有限公司，她們說，這是方便向政府申請做生意，你在文件上簽一個名字就成啦！當時我想，既然是做生意，就不必顧慮甚麼啦，所以我拿起筆就在文件上簽了名字，然後那男的點點頭，很急促的說：行啦！記住，你的名字已經受聘，『亨利』就是美輝有限公司的董事股東！接着蘇小姐就給了我三百塊馬幣，說是自受聘日起的第一個月薪酬！」

亨利滔滔不絕的說，他倒有點像他的母親，要麼不開口，開了口便流水似的不絕，但章承志却把他的話打斷了：「你說的那個男的，是甚麼模樣？」

「胖嘟嘟的！年紀大約有五、六十歲，說話很急促！」

「唔，那個坐着一直沒說話的女子呢？你記得嗎？」

「記得，記得！大約是二十三、四歲，嘴巴很大！啊，對了，她好像跟章先生你有點相像！」

亨利說着，突然瞪着章承志低叫了一聲，這一聲低叫，就像一根電棒似的把章承志的心灼痛了！一切他已經明白了，他作了一個手勢，制止亨利再往下說。

「你今天晚上說的，記住不能向任何第三者提及！回家後，你把你今天晚上所說的全部記錄下來，明天晚上照舊在這地方見面，你把記錄交給我，你的工作就做完了，日後的退路我會替你安排！你先回去吧，亨利先生！」

然後亨利就先辭走了。他臨出餐廳的正門時，透過正門的厚玻璃，他好像發覺他後面有男子匆匆一閃而過，那身影就像他在那天所見到的胖嘟嘟的男子！他吃了一驚，連忙扭頭往後看，他能夠見到的，只是一位侍者捧着一盤咖啡從他後面擦過：「原來是自己眼花了！」亨利苦笑一聲，低着頭飛快的走了出去。

事實上，亨利並非眼花，因爲在他急步從正門離去時，在餐廳的側門，那胖嘟嘟的身影正站在哪兒，然後是一位餐廳的侍應生走近他身邊，把一樣不知甚麼的東西交給他，那胖嘟嘟的身影便打側門閃了出去。在昏暗的路燈下，這胖嘟嘟男子的臉色變得異常的陰森可怕，他就是那位曾經在香港出現過的吉隆坡宏業公司老板蘇爾先生。

立刻便有一部小車開到蘇爾的身旁，蘇爾跳上車：「夜總會麼？老板。」司機輕聲習慣的問了一句：「不去了！這鬼東西……回家吧！」蘇爾急促的低吼了一聲。然後車子就飛快的駛了出去。

一會後，小車在一座甚有氣派的樓宇門前停下，蘇爾一步跳出車廂，然後便飛快的奔入屋裡去。別看他身子胖嘟嘟的，但他的動作却比年輕小子還要敏捷俐落。

很快，蘇爾就跑進他的書房，他狠狠的把門關上，把餐廳侍應生交給他的東西從皮包裡掏出來，原來是一小巧的錄音帶，蘇爾把錄音帶插入錄音機中，立刻，這書房內便响起兩位男子的對話聲，一問一答的，就好像在餐廳的章承志和亨利突然在這書房中降臨！

一絲獰笑地浮上蘇爾的嘴角，他霍的伸手抄起他身旁的電話：「接香港的電話！」他沉聲說出了一個香港的電話號碼。一會後，這電話便接通了，耳中傳來一個女子的軟語聲。

「喂喂！你找誰？你是蘇爾？甚麼事？」

「不妙了！玉嬋！你先聽聽這錄音帶……」

書房內再次响起章承志和亨利的對話聲，蘇爾把電話湊近錄音機，因此遠在香港的方玉嬋也聽得一清二楚！然後是蘇爾啪的把錄音機按停了。

「該死，他怎會把亨利纏上了……蘇爾！你太大意了！」

「嘿！還不是虧了我那位見鬼大哥的幫忙麼！有他出面，任何人在吉隆坡也休想隱藏！亨利看來是他替你那位寶貝兒子找到的！」

「眞討厭！蘇哈素這死老頭！他把亨利的書面證供取到手，這事就完蛋了！弄不好，嘿嘿，你們就得洗乾淨屁股等着坐牢！你馬上設法把這事擺平！」

「你的意思是……玉嬋！」

「我意思是說！這世上只有一種人不會說話，這種人就是死人！」

電話中傳來女人的嘶叫聲，這聲音尖得令人汗毛直豎，因此就連蘇爾也不禁怔了怔，然後才忽爾醒悟似的嘿嘿一陣獰笑！然後蘇爾就把電話擱下了，他往沙發上一靠，舒服的攤開手脚，緩緩的閉上眼睛。

第二天晚上八時過後，亨利把那份仔細寫好的並簽上他自己名字的證供摺好，小心翼翼的藏在貼身衣袋，然後便打算出門了。臨走出大門，他忽然又折轉回去，走到母親的身邊，激情的把她抱住：「媽媽！明天我們就搬家！然後我們會過得好一點啦！」然後，他不顧母親驚疑的連聲追問，飛快的走了出去。章承志答應給他一筆數目不小的安家費，但那要拿到手才作準的。事情到了這地步，亨利寧願馬上就把事情了斷，反正他拿到那筆錢後，也不再在乎那見鬼的警衛職位！

從亨利的家往那餐廳去，必須經過一條僻靜的街道，街道兩旁是高高的墻，路燈稀少，隔老遠才見一盞，一閃一閃的倒似鬼火在晃動，亨利置身其中，不禁一陣發毛。

突然，遠遠的，他瞧見一輛小車亮着車燈正向這面駛來，車燈的光柱緩緩的掃到他的身上，那小車的速度突然加快了，眨眼之間已相距不遠，亨利的身子被車燈的光柱照得雪亮，他的雙眼被强光逼得瞇成一條縫了，小車上的人不但沒有停車的意思，反而加大油門，風馳電掣般的向亨利撞來！

亨利突然意識到什麼了！他直到此刻才明白許許多多突然橫死街頭的人是怎麼回事！一種强烈的求生本能使他在車頭撞到之前的一霎間滾了出

去，一陣旋風，幾乎把他吸進車底裡去！

那小車在這霎間飛了過去，但突然一陣尖銳的車子煞掣聲，然後轉過來，車輪與路面劇烈磨擦，發出一陣刺人心魄的「吉吉」尖銳响聲，然後又咬着亨利全速的衝來！亨利心膽俱喪，沒命似的拔足狂奔，那車燈已射到他的身上，他的速度再快也快不過這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他身旁又全是二丈多高的高墻，他根本就沒一個可以躲身的地方，亨利絕望了，他回頭望了一眼，透過那强烈的車燈光柱，他終於見到那瘋狂逼近的小車，小車上咬牙獰笑的魔鬼般的胖嘟嘟的身影！亨利雙脚不禁一軟，就仰倒在這鬼域般的街上，上面是黑沉沉的夜空，鋪天蓋地的直向他砸壓下來！「媽媽……」一聲悽厲的嚎叫，然後是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厲的嗥叫……然後那小車停下，又開走了，冷清的街道上，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逐漸僵冷的中年男子的屍體……

這天晚上，章承志一個人獨自在餐廳等着，這次他無論如何不讓許少慧伴着他了。從晚上八時半，他直等到深夜十二時，但亨利依然踪跡全無。章承志發急了，他不顧一切的摸去亨利的家看看動靜，只見大門緊閉，夜深了，他也不敢貿貿然去叫門，只好先返回蘇哈素家，待明天一早再作打算。

第二天一早，章承志還矇矓的躺在床上不想動，這段日子他已委實有點倦了。許少慧却匆匆的跑進來，把他推醒了。「承志！快，蘇伯伯請你馬上上他的書房去！」

「早晨！蘇伯伯！你找我有事？」

章承志走進書房，向蘇哈素打招呼說。蘇哈素沒答他，憂鬱的把一份當地的早報擲在他面前。早報的頭版頭條，赫然是一段慘烈的車禍新聞，還附了一幅屍體的恐怖的大特寫圖片，因此死者的臉容清晰可辨，單從這幅圖片，章承志便可斷定，這死者就是昨晚彷彿失了踪的、而他苦苦盼等着的亨利……不幸的可憐的亨利！

「就是他麼！」

蘇哈素沒好氣的瞪了章承志一眼，章承志茫然的點點頭，此刻他的腦袋是一片空白。

「算了，這只是第一條人命！你再糾纏下去，還有第二條、第三條！我早對你說過，這些人是什麼毒辣手段也做得出來！你再不聽話，蘇伯伯就把你押回香港去！」

蘇哈素突然叱道。章承志苦笑一下，眼下除了苦笑，他實在不知道自己該怎樣做！

「到了這地步我還能做什麼！蘇伯伯，明天我就回香港去！」

「爲什麼不立刻走呢？你越快離開這裡就越安全！」

「不，今天我還有點事未了……」

「嘿，什麼大不了的事？」

「上亨利家！」

「嘿！說到底你還是要胡鬧下去！」

「不，蘇伯伯，亨利死了，他家裡還有一個瞎眼的母親……是我間接害死了她的兒子！我應該上他家去盡一點心意！然後你不趕我我也得走了，蘇伯伯！」

章承志痛苦的說。蘇哈素定定的望着他，吃驚的微微張大嘴巴，許久，他才突然醒悟似的一拍書桌說：「你呀！當眞是一個不可理喩的傻小子！但你結婚那天無論如何要派個請帖來！蘇伯伯就算爬着也會到香港去的！」

就在章承志離開香港的這天早上，章仙綺奉了母親之命去酒店找那位蘇爾叔叔的時候，在街上魯春齡的車子正好擦着章仙綺的車子而過，匆忙間兩人只打了個手勢，便各自朝相反的方向駛去。但很快，魯春齡的車子就轉過來，遠遠的盯着章仙綺的車子，一直跟到九龍尖沙咀的一間酒店前，待章仙綺進了酒店，魯春齡略略停留了一會，便接着走了進來。

魯春齡朝四面繞了一圈，這間著名豪華大酒店人來人往的，熱鬧而有秩序，當判定一切如常時，魯春齡便走到酒店大堂的櫃枱前。

「請教……」他在一位管房的職員面前站定，大聲叫道，隨即把一張「紅底」吱溜的順櫃枱推了過去，「小意思！請老哥你飲茶……」

那管房順手就把那張紅底用一本登記簿蓋住了，登時就換上眉開眼笑，「啊呵！先生你需要什麼？」

「請問剛才進來的那女子是上幾號房？」

「這就問對人啦！我正是管那四三九號房鎖匙的！」

「那房間住了什麼客人？」

「是個男的，胖嘟嘟，五十開外吧！他登記用的是馬來西亞護照！等一等，我替你查查，對了，他的名字叫蘇爾！」

「謝啦！」

魯春齡轉身就走，知道了這準確的一點也就夠了，其他的他根本不想再追問下去。「嘿！貸款擔保人和貸款審批人串通了勾指頭，還有什麼比這更美妙的合作！」魯春齡走出酒店，跳上他那部車子時，不禁在肚裡冷笑一聲。然後車子就向海底隧道方向飛馳而去。

鑽出隧道便是港島，很快，魯春齡的車子便駛出港島繁鬧的市區，駛上郊外的山道，遠遠的，在綠蔭叢中，露出了那幢小巧精緻的西班牙式洋樓，車子直向那幢洋樓駛過去。車子在寫着「余宅」的花園鐵閘前停下，一會後，鐵閘就自動蕩開了，魯春齡毫不遲疑的把車子直駛進去。這地方魯春齡已是第三次進來了，因而他對這

兒的一切很熟悉，甚至那鑽上大榕樹頂的木棉樹這奇特現象亦只一瞥而過。第一次他是以一個小小的經理身份前來捧主人榮登銀行董事長寶座的排場，那時他的心境是在妒忌之中帶了一股强烈的仇視；第二次進來則是在他與這主人在餐廳中秘密會面後的半月，這次是他主動約會的，因爲他覺得這兒的環境最適合談論一些秘密的事，也因此他當時的心情是驚、疑、喜、怒的四味翻湧；這一次却是主人反過來的焦急的催請！這因而就加添了魯春齡的自傲：「嘿嘿！你貴爲銀行大老板又怎麼樣？還不是反過來巴巴地求我合作！雖然這只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這閃念間，車子已駛到洋房正門前的空地，魯春齡把車子停下，俐落的一步跳出車來，踏上正門的台階。

「我早知道你到了！來，春齡，上我的書房去！」

余森牟這時在客廳上面的二樓梯口處出現了，而且立刻就熱絡的叫。

「敞開說吧，在這兒就不必顧忌什麼！怎麼樣春齡？打算什麼時候動手！你那位寶貝該讓你套住了吧？嘿嘿，我就不相信女孩子參加了那滑雪晚會還能三貞九烈！」

在書房剛坐下，余森牟就灼灼的盯着魯春齡劈頭便道，似乎在他心目中，在他與魯春齡相對時根本就不必再吞吞吐吐！而且事實上，魯春齡那晚使用的「會員證」，也是余森牟慷慨的借給他使用的！

魯春齡點點頭却又緩緩的搖搖頭，從他的臉皮根本就是莫測高深的瞧不出什麼。

自負摸準對方心曲的余森牟不禁亦微微一怔。

「怎麼說？春齡！」

「嘿！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說清楚一點嘛！春齡！到這時還兜什麼圈子！」

余森牟有點急了，沉聲叫道。魯春齡微笑，亦不敢再過份的賣弄他的自負了，因爲他自然亦知道姓余的並非吃齋唸佛的善男信女！他緩緩的抬起手來，手指頭按壓着他面前的那張檀木書桌。

「這事眼下還欠兩點，一是一張拿作抵押的美金支票，支票的金額要大，而且要經得起調查，換句話說，這張支票必須是眞正可以兌換的美金支票！二是接受支票抵押貸款的一家有限公司！這家公司不能在香港註册，要在海外地方，越遠越好！」

「唔！成立有限公司這好辦，湊上幾個名字就成啦！當然公司的銀行戶口必須捏在我們手上！但保兌的美金支票可開不得玩笑！而且金額還要大……空頭的不成麼？我是說憑你的功架！」

「第一張絕對不成！章家人雖然不是天才，可也絕對不是白痴！開頭不給她們甜頭信心，要她們就範那是白日作夢！這點你應該比我更明白！余兄！」

魯春齡肯定的斷然的說，瞧得出，在這點上是很難令他改變主意的了。余森牟因而把一句衝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事實上，他自然亦深知這第一步的關鍵性，這宗「生意大買賣」看來就是一場「輪盤賭博」，稍稍不同的是，他倆人是「庄家」，賭具不是一副機器而是「美金支票」，是天下絕頂聰明的人才能創造的「支票輪盤」大豪賭！既然是豪賭，自然就得攫住那些大豪客，先讓她們贏上一筆，那就不愁她們不繼續下注，這可是賭場中屢見不鮮却屢奏奇效的絕頂妙法！

「還有，余兄，別忘了我們是這場賭博的庄家！」

在余森牟沉吟間，魯春齡微笑着再跳出一句。余森牟溜了魯春齡一眼，古怪的咧嘴一笑，嘿，這當眞是「英雄」所見略同！這鬼東西精明透了，竟然就想到自己一塊去了！這麼着盤算的結果，余森牟就轉了口風。

「唔……但我想先聽聽你的整個部署！」

「第一步是成立一家有限公司！第二步是拿到一張銀行保兌的海外美金支票！支票兌現的銀行距離香港越遠就越好，例如美國銀行就是一個最理想的地方，因爲香港兌現美國的支票起碼需要七天時間，這七天的時間差就可以做許多功夫！支票的金額要大，不大就不夠味道和說服力！第三步就是戲肉啦，以那家公司出面，用第一張美金支票作抵押，兌現港元！這是整個交易的第一個環節……」

「這只是正常的支票抵押貸款！這是任何銀行都樂意做的生意買賣！嘿！這樣，大概也犯不上要春齡兄你出馬動腦筋啦！哈哈！」

「嘿，別打哈哈，余兄！接下的第二個環節才是戲肉！第一張美金支票買賣順利做妥，她們嚐到甜頭，有了信心，這就容易辦事！接着是在七天兌現期內開出第二張美金支票，其金額比第一張大四十個巴仙！超出的部份就馬上可以兌現！因爲這第二張支票剩下的票面值是以擔保第一張的票面值，她們既然有了第一張的信心，第二張的比對差額值她們當然樂意兌現！然後是第三張、第四張……總之，每開出一張都比前一張的票面值高四十到五十巴仙，這超出部份，就是庄家應拿的贏利！而且，兩張支票相距的時間都不能超出香港——美國兌現的時間差！如此循環，嘿嘿，你算算這贏利該是多少！」

「那麼，不用說，這第二、第三……往後的支票都是空心老倌吧？」

「嘿！可以這麼說吧，不然怎稱得上是『支票輪盤』……但第一張無論如何要眞金白銀！不成的話就乾脆拉倒！沒賭本也做不成賭場老板！」

魯春齡決絕的說，說實在的，魯春齡之所以心甘情願被余森牟要挾「合作」，看來也是瞧着他拿得出這筆他自己無能爲力的「賭本」！

這時余森牟用脚尖朝地面一撑，他的身子隨着他坐着的旋轉大班椅緩緩的轉了一圈，然後把頭往椅背上一靠，雙眼望着上面的天花板。

「需要多少？這賭本！」

「一百萬美金吧！起碼不少於五十萬！這輪盤才夠漂亮！」

「好吧！那就是五十萬，這可不是小數目，幾百萬港幣哩！但我怎知道我拿出這賭本的保險程度？」

余森牟霍的把目光移到魯春齡的臉上，刮肉般的搜索着那張鎭靜得出奇的臉孔。

魯春齡笑笑，這老狠終於入港了！他點點頭道：「開頭多少有點風險，例如匯率方面的波動，但往後就是無本生意！致於贏利的分紅呢……」到這兒魯春齡故意一頓，望了余森牟一眼。

「怎麼說？你說！」余森牟亦目光灼灼的盯着他。

「反正那個公司的銀行戶口是我們聯名開的，共同簽字才能提取現款，這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險麼！」

魯春齡把這定心丸猛的端了出來，余森牟的目光在魯春齡的臉上再留了一會便移開了，他臉上開始綻開輕鬆的笑容，他哈哈一笑，有點解嘲似的說：「這樣就好說話啦，春齡兄！可不是余某人小家子氣，這可是先小人後君子！再說老哥你不愧是這道上的超級高手，余某人看來還自愧不如哩！哈哈！」

「彼此！彼此！」

魯春齡微笑。然後兩個頭兒又湊到一塊，好一會才又分開。這時魯春齡已有告辭的意思了，余森牟忽想起什麼，便打手勢示意他稍留。

「你那位寶貝小姐，你打算給她分多少好處？」

「看情形吧，如果光她一個人還好說，但我怕光是她的份量還不夠，能把那千面觀音也拖進去那才叫風調雨順！如果是這樣，就得三七分賬啦！」

「三七分賬！換來一個千面觀音！唔，這合算！你就瞧着辦吧！還有，那個公司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宏富有限公司！在斯里蘭卡註册！因爲那裡有南亞信託銀行的分行！你看怎麼樣？春齡兄！」

「宏富有限公司！宏大的財富！虧你想出這個名字！哈哈！」

魯春齡打個哈哈，然後他就告辭了。今天是週末，下午他不必回銀行，但這兩天他的活動却排得滿滿的；今天晚上他約好了請章家母女吃飯就是一場鴻門夜宴！他得預備好打動她們胃口的「美酒佳餚」，自然還得揣着一塊有足夠份量的「番天印」！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龔雙龍、江夏聲帶兵殺至，羣雄奮力抵抗……常恨春立必殺龔雙龍之心，張建浦帶侍衞軍突現殺向羣雄……困獸鬥下羣雄反而殺得各路追兵大敗，龔雙龍亦被常恨春所殺……張建浦落敗自刎，只逃了江夏聲……段秋山傾吐心事，常恨春被打動……段、常二人不辭而別，却被追上，並被誣殺了錢養吾……常指出錢應是遭了范長鎮毒手，范狡辯，黃長河提議迫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塞外風雲錄

驅虎又來狼　生命一何賤

上官百山一動手，形勢立即改變，饒得范長鎮功力不錯，但在兩大高手夾攻之下，只幾個照面，立即由攻轉守，而且頻頻遇險！他以爲黃長河會收刀，誰知黃長河不但不收刀，反而配合上官百山的攻勢，加强壓力！

忽然范長鎮大喝一聲：「停手，范某願招！」黃長河和上官百山立即停手，誰知范長鎮突然將刀送出，直指黃長河的胸膛！

這一手十分陰狠，黃長河料不及此，待發覺不妥時，刀離胸膛只有三四寸，總算他臨危不亂，脚尖立地，用力一旋，上身向後一仰！「嗤」地一聲響，刀光過處，衣破皮裂，血水四濺！周晉就站在旁邊，情急之下，將火把遞過去！范長鎮來不及收刀，衣袖和頭髮都燒着了！毛元章大喝一聲，長棍橫掃，范長鎮微退一步，以刀將棍擋住，周晉將火把當作短棍使用。幾招之後，范長鎮身上已有三處着火，他心急如焚，奈何周、毛兩人纏得緊，令他沒法抽空撲火！

黃長河受傷雖不深，但面積大，只一眨眼間，鮮血已染紅了衣襟。他當下驚怒交集，撕下衣襟，將傷口緊緊紮住，緊一緊手中刀，道：「待我來！」

可是周晉和毛元章，怪范長鎮卑鄙，不肯罷休，三人越鬥越激烈，而范長鎮身上的衣服都已着火，頭髮更是發出嘶嘶聲和焦臭味，他越鬥心情越急，因爲再下去，燒到皮膚，對武功的發揮必有影响！

上官百山笑道：「黃捕頭何須親自下場？范長鎮已支持不了多久，再過一盞茶工夫，不死在棒下，也會被火燒死！」

果然話音剛落，范長鎮因手臂灼痛，不由自主抬一抬高，毛元章見機不可失，一棒擊出，正中其脅下！但聞他大叫一聲，不顧疼痛，落臂夾住長棒，擰腰揮刀向毛元章斬去！

毛元章用力一拉，拉不回長棒，只好棄棒後退。說時遲，那時快，周晉的火把已自側送至，火光一閃，范長鎮已閃不開，面門被火舌波及，連眉毛也燒掉，痛得他大叫起來，鋼刀亂舞。

此刻，他已全身着火，心神大亂，顧不得那許多，鬆棒撲落地上亂滾，毛元章冒險上前，拾棒亂打。段秋山讚道：「打得好！」

范長鎮似瘋子一般，自地上跳了起來，嘶聲叫道：「俺招了，別打！」話音剛落，毛元章一棒貼地掃出，「啪」地一聲響，正中其足踝骨，范長鎮應聲又倒。

上官百山忙道：「住手，先撲熄了火再說！」他折了兩枝樹枝，費了好大的勁方將范長鎮身上的火撲熄。

上官百山冷冷地道：「你自討苦吃，這怪不得別人，還不快說實話！」

范長鎮像離水的魚兒般，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氣，有氣無力地道：「錢養吾想謀范某的無名經，反讓我殺死，時常恨春和段秋山剛在附近經過……范某恐洩漏秘密，是以訛稱……」

上官百山喝道：「這些廢話可不說，錢養吾那九塊銅鼎碎片你收藏在何處？」

范長鎭用力地轉頭，望着附近那棵大樹，道：「就在樹上！」

上官百山罵道：「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到此時還敢騙老夫，當眞不想活了！」

「眞的……到此時，范某還敢說謊麼……也無此必要！」

「但剛才幾個人搜遍大樹，連一塊也不見，這又作何解釋？」

范長鎭道：「這個范某便不知道了……也許又讓別人取去了……」

忽然楚嘯雲輕咦一聲：「侯知機那斷去了何處？」

上官百山恍然大悟，叫道：「剛才他走在最後面，一定是這斷拿走的，快追！」

當下衆人分頭搜索，黃長河和常恨春等人則有神無氣。段秋山低聲道：「大哥，咱們走吧！」

常恨春轉頭問道：「黃兄傷勢不太嚴重吧？想不到你亦看得開，以你之爲人，實該追查下去，因爲無名經若落在上官老魔手上，實甚不利！落在異族人手中，對朝廷百姓，就更是一場災難！」他自懷內掏出那塊銅鼎碎片來，又道：「常某對江湖事意興闌珊，這塊還是送與黃兄比較有用！」段秋山見狀亦忙將自己那一塊遞上。

黃長河並不伸手接，常恨春誠懇地道：「黃兄懷疑小弟？」

段秋山道：「大哥已決定隨我到大理，再不理江湖事了。」

常恨春接道：「不錯，也許今生也不回中土了！」

黃長河這才伸手接下，道：「常兄和段姑娘好意，黃某若還拒絕，便不近人情！黃某代表百姓多謝你了！」

常恨春道：「黃兄任重道遠，其他的銅鼎碎片，還待你去爭奪！」

毛元章道：「這個倒不必擔心，最重要的那塊在老大身上！即使上官老魔得到三十五塊，也不濟事！」

段秋山訝然問道：「那是什麼原因？」

毛元章坦然相告：「那個銅鼎，只記了一些大概，實際上無名經藏在另一個地方，地址就刻在老大身上那塊碎片上！」

周晋道：「老五你說話輕聲一點，提防隔墻有耳！」

常恨春拱手道：「如此常某便放心了，常某既已洗脫了嫌疑，就此告辭！」

段秋山芳心竊喜，趕緊加一句：「他日諸位若有機會到大理，千萬來探望小妹。一至大理，無人不識小妹！」

毛元章笑道：「想不到你還是個大人物哩！」話音剛落，忽然遠處傳來一道叫聲。

周晋緊張地道：「好像是楚嘯雲的聲音！」

黃長河道：「楚嘯雲雖是殺手，却不失是條磊落的漢子，也許他遇險，快去看看！」六人循聲跑去，常恨春稍爲猶疑了一下，也跟着走，段秋山拗不過，心頭不快，却也無可奈何。

走了一程，便見衆人站在一塊大石前，但聞上官百山怒吼一聲：「咱們又來遲了一步！是誰幹的？」

黃長河等人走過去，只見侯知機伏屍在大石後，脚前有一個土坑，泥土散在四周，但坑內却沒有東西。毛元章道：「銅鼎碎片果然是他偷的，被他收藏在此，可惜當他來此挖掘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結果亦死於非命！」

楚嘯雲淡淡地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武人爲了爭奪秘笈而喪命的，也不知凡幾！可憐他以爲回國可賺一大筆，結果連命也賠上了！」

上官百山冷嗤一聲：「老夫只想知道東西落在誰手上！」

楚嘯雲道：「你如今已有十八塊，還不滿足？」

上官百山嘿嘿冷笑：「就算得到三十五塊，老夫也還不……」目光一及，見衆人用警惕之眼光望着自己，自知失言，乾笑掩飾。「哈哈，老夫與你們說笑而已！有半本無名經已足令老夫雄霸武林，夫復何求！」

黃長河檢視一下侯知機的傷口，抬頭道：「這刀傷與尋常不一般，兇手使的似是西夏武士慣用的彎刀！」

上官百山澀聲道：「莫非是江夏聲幹的？」

段秋山道：「剛才他被手下救走，也許在附近尚有他的親信，又捲土而來，並不奇怪！」話剛說畢，衆人都不由自主地轉頭四望！

上官百山忙道：「大家散開一點，別同時墜入羅網！」他邊說邊向前射出，衆人不由自主隨他跑去，忽然背後又傳來一道慘呼聲！

黑暗之中，這道慘叫聲來得突兀，教人毛骨聳然，段秋山道：「是錢養吾的手下，被人用長箭射死！」常恨春連忙將她拉到一塊大石後伏下，探頭外望。他雙眼烱烱生光，在黑夜視物如同白晝，却不見有人影。

最令人心寒的莫過於什麼也看不到，常恨春再回頭，見其他人亦都躲了起來，四周靜得落針可聞，好像世上的事物，都在這一刹那停頓了！

段秋山低聲埋怨：「小妹早叫你走，不必理閑事了，偏生你不聽，你身上還有傷！」

常恨春輕嘆道：「我早知道，女人實在惹不得！」

段秋山噘着小嘴道：「我知道你懷念你亡妻的好處，我是不如她……」

常恨春煩躁地嚷道：「別再提她！」話未說畢，石上傳來「篤」地一聲响，接着跌下一枝長箭來，段秋山登時不敢再吭一聲！

旁邊傳來楚嘯雲的聲音：「果然是西夏兵！」他抓起一塊石頭，脫手用力向一棵大樹拋去，但聞「嗤嗤」一陣弓弦聲响，長箭亂飛，看來人數還不少，饒得他一身是膽，也不敢造次。

上官百山傳音道：「大家沉住氣，天亮之後，自有辦法！」這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可是對方却開始行動了，衆人都聽到沙沙的步履聲，常恨春忙抓起兩塊石頭，揑在掌中。

步履聲越來越近，常恨春將第一塊石頭向左拋出，引開對方的視線，然後突然長身，但見不遠處有團黑影，便將石頭，用力拋去！

「哎唷」一聲响過後，常恨春便拉着段秋山，跳到另一塊大石後面。

就在此刻，忽聞一個人用生硬的漢語道：「你們聽着！你們已被包圍，速速投降，否則殺無赦！」

羣豪都是老江湖，那有人上當？那人喊了幾遍，不見回音，怒道：「見人便殺，神箭手準備！還有，要用毒箭！」羣豪一聽，心頭俱是一沉，更加不敢造次，幸好西夏兵亦知羣豪不是好惹的，步步爲營，小心翼翼。

段秋山在常恨春耳邊，呵氣如蘭地道：「大哥，咱們怎辦？」

常恨春答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必擔心，天無絕人之路！」他決定採取後發先至的策略，直至兩個西夏兵走至石後，才猝然發難，雙拳就像是一對鐵錘般，重重地擊在其小腹上！

那兩個西夏兵，虞不及此，登時蹲下身去，段秋山手起劍出，結果了其性命，常恨春拾起一把刀，人仍貼於石上，靜候機會，附近不時傳來慘叫聲，顯然其他人亦紛紛得手。

又聞那人叫道：「縮小包圍圈，先將他們困住，神箭手，居高臨下，一有動靜便發箭！」

話剛說畢，又有個人道：「將軍此計大妙，天亮之後，這些死囚自然無所遁形，何須急着動手！」

段秋山低聲道：「大哥，這人就是江夏聲！」常恨春只唔了一聲，心中却暗暗叫苦不迭。蓋神箭手居高臨下，使的又是毒箭，威力極大，稍不小心，便將命喪於此。就連上官百山也不敢妄動。

時光慢慢流逝，眼看已至黎明前之一刻，忽聞遠處傳來一陣陣西夏兵的慘叫聲。江夏聲急問道：「後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答道：「有人偷襲，亦是用箭！」

上官百山哈哈笑道：「你們早該嚐嚐被人偷襲的滋味。」心中猜不出這時候還有什麼朋友來救駕！

又聞江夏聲說道：「弟兄們換個地方匿藏，萬不能讓他們殺過來！」來字尾音未落，「颯」一聲响，一枝長箭貼耳射空，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事情的發展，實在有點好笑，本來是包圍人家的，如今反被人包圍，而且來路不明。江夏聲忍不住高聲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黑暗中無人答覆。

過了一陣，遠處天際露出一絲曙光，忽聞楚嘯雲失聲叫道：「怎地是你們！」

晨曦下，只見那些人雖然穿着吐蕃的軍服，却都是漢人，爲首那人赫然是司馬騁馳；再定睛一望，背後還有宋傳書、佟鵲、路成蹊等秦川好漢和華山派弟子！

李尅南、江夏聲等西夏兵一見，先怯了幾分，但聞司馬騁馳高聲呼道：「西夏兵聽着，你們若不投降，便只有死路一條！」

江夏聲是由宋投夏的，對這些人熟悉得很，深知憑西夏兵，實難抵擋，是以輕聲與李尅南交換意見，勸他放棄追討無名經。

李尅南深明兵法，見對方神箭手都佔了有利位置，亦明己方處境險惡，是以高聲道：「這些人是西夏兵的欽犯，李某奉命追捕，今日瞧在諸位份上，可以放他們回國，但必須答應本將一個條件！」

宋傳書冷冷地道：「你還有什麼本錢跟咱們討價還價？須知此處非在貴國，諸位已陷在絕境中，貴國亦無從救援！」

佟鵲道：「宋二俠何不聽聽甕中鱉一言？快把條件開出來！」

李尅南乾咳一聲。「條件很簡單，只要這些人以後不再到敝國，本將便立即收兵回去覆命！」

宋傳書大笑，明知他這藉口只是爲自己找下台的階級，也不說破，道：「你走吧，他們以後都不會再去貴國！」

李尅南沉着臉下令收兵，江夏聲只恨不得立即下山，因此急急走在最前面，忽聞「颯颯」的一陣長箭破空聲，他吃了一驚，知有人偷襲，忙不迭躍開。不料，另一枝正好自旁射至，反變成把後背湊上去，「篤」的一聲，長箭貫入半尺有餘，箭鏃由前胸透了出來！

江夏聲本已受傷，何堪再經此一擊？慘叫一聲，撲落地上，氣絕身亡！李尅南轉頭，見發箭的是路成蹊，不由怒道：「你們食言！本將拚死一戰，料可解決你們幾個人！」

路成蹊不慌不忙地道：「射死他，那是爲你好！單看此人之行徑，以及走在最前面，當知其爲人！回去萬一梁太后問起，他一定把一切罪名推在你身上！是故此人萬萬留不得！」李尅南一怔，回心一想，頗覺有理，無言以對。路成蹊又道：「你們還不走！」

李尅南仍將刀抽了出來，道：「再

不在背後施暗箭?」

路成蹊將弓箭全丟在地上，道：「如此閣下就不用擔心了!」

李尅南冷笑道：「這可難說得很，你們漢人說話只能信幾成!」言畢一揮手，率領手下下山，羣豪目送他們下山，並無阻攔之意。

佟鵠輕聲罵道：「這小子只會欺善怕惡!其實咱們仍可以乘機偷襲!」

路成蹊笑道：「不用焦急，諒他們下不了山!」段秋山伸手輕輕拉拉常恨春的衣袖，常恨春知其意，又縮回石後，然後慢慢向旁邊挪動。

他倆不敢循山道下去，小心翼翼由懸崖處攀爬下去，此處地形異常險峻，一失足將成千古恨，亦由此可知他倆之決心——冒生命之險，亦要與江湖決絕!

爬了三四丈，耳畔已聞楚嘯雲的聲音：「咦，怎不見常兄和段姑娘?」

又聞路成蹊道：「快回頭找一找!」

常恨春心頭着急，加速攀爬下去，卻讓他發現崖壁上有個洞口，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鑽了入去，再探身把段秋山亦拉進去。那山洞黑黝黝的，不知有多深，洞口處甚爲狹窄，段秋山恐他們追下去，不斷催促常恨春爬進去。

約莫爬行了兩丈左右，裡面突然開闊起來，似一石室，竟全是天然而成，未經鑿建。「石室」地面微微傾斜，緩緩向上，也不知道往何處，旁邊堆着許多大小不一的石頭，段秋山忙搬了幾塊石頭，把洞口封住，是故洞內更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

山洞頗爲乾燥和乾淨，未聞鳥獸糞便味，至爲奇怪，且有微風貫通，甚是冰涼。段秋山有點害怕，緊緊傍着常恨春。

黑暗之中，只聞伊身上之幽香，和閃閃生光的眸子，常恨春大着膽子，伸手輕攬其纖腰，但覺嬌軀微顫，雙腿似不勝負荷，段秋山上身都靠在常恨春的肩上，山洞裡只聞呼吸聲，兩人不知爲何竟不想開腔。

良久段秋山方道：「大哥，這裡不知通到那裡去!」

「管他!只要能避過他們就好!有司馬騁馳等人保護，黃長河等人必能順利回國，愚兄已無所牽掛矣!」

段秋山道：「小妹覺得路成蹊那人甚是陰沉，不是好東西!」

常恨春沉吟道：「他俠名昭著，不會吧!你莫杞人憂天!」

段秋山抿嘴一笑：「大哥說得有理，只要咱倆能平安，能一直活下去，就算今生只能在洞中過活，小妹也心甘情願，還理旁人生死作甚!」

常恨春心頭激動，臂上不由自主用上勁，段秋山整個嬌軀都貼在他身上，常恨春一低頭，發覺段秋山正伸長脖子，把櫻桃小嘴凑上來，一股久已未有的衝動，自心底湧起，常恨春忍不住把火熱的嘴唇印下去，四片嘴唇刹那間再也分不開。

刹那間，兩人不知身在何處，如在雲中飄行，只恨不得與對方融合在一起，也不知過了多久，因聽到洞口傳來一聲響，兩人才猝然分開!

分開之後，神魂未附，只大口大口地喘着氣。段秋山羞澀地低下頭來，突然又投入常恨春的懷抱!

常恨春喘着氣道：「好像有人在洞口!」段秋山忙不迭轉頭望去，什麼也看不到，常恨春又道：「也許他們找上來了!」

段秋山道：「咱們往內走……也許這洞尚有出口……否則怎會有風?」話說出口之後，她心頭鹿撞，因爲那聲音好怪，完全不像是發自自己的嘴巴!

常恨春輕輕拍拍她的肩膊，拉着她的小手往內走去。走了一程，竟然又聽到頭頂上有人聲，估計此處與峯頂十分接近，常恨春凝神屏息聽之，又聽不清上面的人說些什麼，但山風卻越來越明顯，乃循風而行，至此，地道又平坦起來，再不向上傾斜。

須臾，山洞裡忽有微光，抬頭望上去，原來山洞底部有一條十分狹窄的裂痕，光和風便由此而進，人站於下，離頂只距離兩尺餘，此刻上面的人聲，隱約可聞：「老大，他們爲何一定要找到常恨春和段秋山?」

段秋山在常恨春耳邊道：「大哥，這是毛元章!」

只聽黃長河用不肯定的語氣道：「也許常恨春與他們有什麼過節!」常恨春見段秋山用徵詢的目光望着自己，連忙輕輕搖頭否認。

毛元章不同意。「常恨春尚不這樣說，但段姑娘是大理人，與中土武林人士向無往來，談不上瓜葛，他們又因何要找她?」

半晌方聞黃長河答道：「人家的事，何必多管，此刻不宜多話!」

頭頂上微微傳來脚步聲，又聞一個怪異而微弱的聲音道：「老大，咱們還是要小心一點，別信他們是什麼大俠二俠……最好是乘機溜掉!」一聽便知道是周晋壓低聲音說的話。

黃長河尚未表示，遠處又隱約傳來楚嘯雲的吼叫聲：「司馬騁馳，你將楚某母親和妹子怎地處理?」

司馬騁馳呵呵笑道：「你放心，她們活得好好的，你一到渭城，司馬騁馳便放人!司馬某尚未問你有關惠帝的事哩!」

「他安全得很，梁太后根本不會殺他，因恐惹國人反對!」這次說話的却是上官百山。「喂，老夫對常恨春和段秋山的下落，不感興趣，咱們可要走了!」

忽聞楚嘯雲詫聲道：「你們聽，遠處似乎傳來什麼叫聲!」山洞裡的兩人却什麼也聽不到。忽然段秋山拉着常恨春的手往裡面跑去。

地道又崎嶇凹凸起來，而且越來越窄，風聲嗚嗚，未幾來至一處地方，上有一道裂痕，比剛才那一處大得多，常恨春定睛一望，却原來上面有個洞口，但洞口却被一塊石塊封住，留下一道空隙。

常恨春伸手輕輕推之，石頭竟能動彈，說明上面那塊石頭是讓人安放上去的!他想推開石頭，却被段秋山拉住。

但聽上官百山怪笑道：「原來你們另有埋伏，把李尅南他們全殺死了!」

宋傳書道：「西夏兵這些年來，殺死咱們宋人的還少?有機會不爲國人報仇，枉爲宋人!莫非閣下認爲不該殺?」

上官百山嘿嘿冷笑不已，却不答話。

半晌，又聞一個陌生的聲音道：「啓稟四爺和宋二俠，咱們到處都找不到常恨春和段秋山!」

路成蹊怒道：「飯桶!難道他們能插翅飛掉不成?再去找!」

上官百山笑問：「你們與常恨春有仇?何事非找他不可?」

這個問題也是常恨春和段秋山極欲知道的，是以都豎起耳朵靜聽，看路成蹊如何回答。只聽他不慌不忙地道：「常恨春頗有俠譽，且河水不犯井水，咱們怎會與他有過節，只不過怕他遇上西夏兵有危險吧了!」

上官百山冷笑道：「明人不說暗話，汝等恐是要殺人滅口吧了!」

路成蹊怪笑道：「屠老魔，咱們又沒做過什麼見不得光的事，何須殺人滅口!」話音剛落，又聞他驚怒地道：「屠老魔，你因何動……武!」

上官百山冷冷地道：「你這人兩面三刀，老夫信你不過!」上面又傳來呼呼的罡風聲，常恨春知道必是上官百山向路成蹊猝然襲擊!他估計路成蹊非其對手，但對方人多，上官百山未必能夠得手!

果然又聞路成蹊呼道：「四弟，快來助我一臂之力!」

但聽宋傳書喝道：「華山派弟子早想領教他的高招!」

上官百山驚怒地道：「你們自命正派，三個人打一個，還要不要臉?」

路成蹊冷笑道：「對付你這種殺人惡魔，三十個也不嫌多!楚嘯雲，你爲何還閑着?」楚嘯雲沒有吭聲，又聞路成蹊怪笑道：「難道你只愛惜自己的生命，便不顧令堂和令妹的死活!」

楚嘯雲怒吼一聲：「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咱們交換的條件，可不是這個……而且根本是你們先用卑鄙的手段，擄了家母和舍妹，並以此威迫我的!」

「路某的話清楚得很，你又不是傻瓜，當不會不明!如今多說無益，反正路某勝券在握，殺不殺上官老魔，全由你決定!」

山洞內的常恨春和段秋山，只覺毛骨悚然，蓋這話不是出自上官百山之口，而是路成蹊!常恨春忽覺段秋山的小手一片冰冷，忙用力握之，段秋山顫聲在常恨春耳畔道：「大哥，這個人好壞，我怕他們今日都難逃此劫……」

常恨春何嘗沒此預感?却安慰她道：「別杞人憂天，上官老魔的確該死，楚嘯雲是殺手，也……」楚嘯雲一路上沒有私心，該死兩字實說不出口。

楚嘯雲澀聲問道：「我若不殺老上官，有什麼後果?」路成蹊忽然大笑起來，楚嘯雲怒吼一聲：「別笑!」

路成蹊怒道：「你鬼嚎什麼?還有資格向路某耍威風?」

「楚某即使殺了老上官，事後你不放回家母和舍妹，楚某也奈何不了你!」

路成蹊哈哈笑道：「原來你擔心這個!咱們不放令堂令妹，難道要養她們一生一世?」

楚嘯雲聲音發顫：「楚某且信你一次!」

上官百山怒道：「姓楚的，他的話你相信?說不定令堂和令妹早已被他們殺掉了!」

楚嘯雲和路成蹊齊聲道：「放屁!」

上官百山殺紅了眼，怒道：「好好，你們這些口蜜腹劍、兩面三刀的陰險小人全上來吧，老夫拚將喪命異邦，也要教訓教訓汝等!」

話音剛落，突聞宋傳書叫道：「小心，他突圍了!」果聽遠處傳來一片哎唷哎唷的慘叫聲，料上官百山已突圍，把散落在一旁的秦川好漢和華山派弟子殺得七零八落!

猛聽司馬騁馳喝道：「休濫殺無辜!司馬四爺來了!」

上官百山道：「老夫早就想領教一下你的『狂風沙劍法』了，可惜你們只會倚多爲勝!」

司馬騁馳不吭一聲，閉口啞鬥，又聞佟鵠道：「黃捕頭，汝等因何坐山觀虎鬥?上官老魔的劣跡，你不會不知道吧!」

黃長河道：「一個魔頭怎敵得過數十名好漢?黃某不敢獻醜!嗯，咱們也得告辭了，鋤魔伏奸的重任便讓給諸位大俠了!」

佟鵠道：「黃捕頭怎可以推卸責任?咱們替你除去心腹大患，難道你可以一走了之?」

「多謝諸位好意!嗯，聽佟二俠的口氣，似乎要索回代價，未知要多少兩銀子?」

佟鵠怒道：「姓黃的，你將佟某當作什麼人!」

黃長河忙道：「佟二俠誤會了，黃某絕無侮辱你之意，只是黃某實不知你的意思!」

「意思很簡單，幫咱們替武林除害，殺掉上官百山!」

毛元章怒極反笑：「天下間有迫人

行俠仗義和抱打不平的麼？姓佟的，你心中打什麼主意，咱們清楚得很！」

黃長河忙斥道：「五弟莫胡說八道！」

佟鶚道：「毛五俠坦率得很，佟某十分欣賞，只不明你清楚些什麼！」

黃長河恐毛元章把事情弄僵，快口道：「佟二俠何必跟他斤斤計較，他這人說話一向直入直出，尚請原諒！」

佟鶚道：「幸好佟某不是三歲小孩！」

黃長河聽了這話，聲音亦變了。「如此說來，佟二俠眞要留住咱們了！」

佟鶚尚在沉吟，路成蹊已高聲叫道：「是又如何？」

黃長河輕輕一嘆：「我早該料到世間上沽名釣譽的人多得很！」

司馬驍馳道：「二哥，還是放他們走吧！只要他們肯留下無名經！」

佟鶚突然發嘯，然後又道：「分一半人留住路口，一半人上來拿人！」

黃長河怒極反笑，「好好，黃某平生拿人無數，想不到終日打雁，反被雁啄眼！待黃某看看你們有什麼本事！」

＊　＊　＊

上官百山在三大高手的圍攻下，甚感吃力，適才尚有機會突圍，殺了不少嘍囉，但如今路成蹊、宋傳書和司馬驍馳急攻緊守，再無機會脫困，對他來說，要這樣喪命，實在不甘心，心中尋思道：「老夫拚將一死，也得殺他們一兩個墊背，否則如何能瞑目？」

三人之中，以司馬驍馳的攻勢最急，宋傳書的劍勢最嚴密多變，路成蹊的刀法最陰險，上官百山最痛恨路成蹊，奈何此人只在一旁抽空施冷箭，把他恨得牙癢癢的！他心神微分之際，但聞「嗤」的一聲響，左袖管收得稍慢，吃司馬驍馳長劍絞斷一截！他不敢怠慢，忙不迭收攝心神，小心應付。

那邊廂的黃長河、周晋和毛元章被佟鶚和宋傳書的師侄梅保久率領秦川好漢和華山派弟子圍攻，形勢更是險惡。一直呆在一旁的楚嘯雲突然虎吼一聲：「老子豁出去啦！黃兄，小弟來助你！」他抽刀自後倒殺進去，由於佔了地利，好幾名秦川好漢，虞不及此，來不及閃避，後背都吃他一刀！

黃長河忙道：「楚兄好意，小弟心領了！令堂和令妹在他們掌中，切不可魯莽！」

「小弟想通了，他們一早擄走了家母和舍妹，証明不是什麼好東西，既如此家母和舍妹說不定已遭毒手，楚某還不跟他們拚命！」

梅保久笑道：「算你還不盡痴呆，可惜你要拚命也改變不了喪命的下場！」

楚嘯雲雙眼似欲噴火，向他急衝過去，一個華山派弟子舉劍急刺，楚嘯雲看也不看一眼，寶刀急劈，後發先至，「喀嚓」一聲，那華山派弟子一條胳臂連肉帶劍都跌在地上！

這一刀速度之快，一時無兩，是以連那華山派弟子在這殺那間，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半晌方發出一道錐心刺骨的慘叫聲！此刻，楚嘯雲已衝至梅保久身前！

梅保久爲其氣勢所懾，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喊道：「師弟們快上來！」

楚嘯雲大叫一聲：「楚某只要他的生命，誰敢阻攔的，與他一般下場！」他寶刀虛劈兩記，旁人見他雙眼佈滿紅絲，神情可怕，心中都有了寒意，明知那兩刀是虛招，也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楚嘯雲標前一步，白光一閃，已向梅保久左肩砍去。

梅保久剛要挪身，不料楚嘯雲手腕一翻，已砍其右肩！他刀法又快又猛，使剛出茅廬不久的梅保久窮於應付，最重要的是被其氣勢所懾。佟鶚在一旁對他的形勢淸楚得很，却視而不見，佯裝被毛元章攻得自顧不暇！

梅保久沒奈何，只好令華山派弟子上來助戰，所謂雙拳難敵四手，饒得你楚嘯雲如何驍勇，在獨力難支之下，也只能自求不失，那裡還有餘力殺梅保久？

梅保久直至此時才敢鬆一口氣，羞怒攻心地道：「這廝是臭名昭著的殺手，爲武林除害乃吾等之重責，今日誰放過他，誰便不是華山派的好弟子！」他只是華山派掌門的兒子，小小年紀，說話便儼然是未來掌門的語氣，衆華山派弟子不敢不依，拚命進攻，楚嘯雲虎吼連連，但身上的傷却越來越多！

那邊廂的上官百山久戰力弱，形勢亦更險惡，而黃長河那邊情況亦好不了多少！

＊　＊　＊

山洞內的常恨春心如刀割，要他眼睜睜看着連月來同甘共苦，生死與共的朋友死在眼前，實難心安，但若挺身而出，亦改變不了命運，他天人交戰，極是煩惱！段秋山輕輕伸手過去，拉住他的手臂。

常恨春在這剎那間，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若非秋山，我會否龜縮於此？」轉頭一望，段秋山雙眼似放出一張巨大的網，緊緊地將他攫住，霎時間，心頭又軟了！

段秋山在他耳邊呵氣如蘭地道：「大哥，咱們快找出路，早點離開是非之地吧！」

常恨春不知爲何，心情突然煩躁起來，用力甩掉她的手，道：「要走你自己走！」段秋山用詫異傷心的目光望着他，常恨春心腸稍軟，低聲道：「這裡安全得很，待他們離開之後，咱們才走，不是更安全麼？」

段秋山臉色稍霽，頷首道：「但你要答應小妹一件事，不要强出頭！」

「爲朋友兩脅插刀，乃吾輩中人應爲之事，怎可說是强出頭？」

段秋山泫光欲滴，幽幽地道：「大哥……小妹不敢拖累你……但人總也要爲自己想想……」

「若人人如此，世上還有公理是非麼？如今大宋之所以積弱，正是那些當官的，人人懂得替自己着想，不多替國家百姓着想！武林中情況亦如斯，是以近年來邪燄高漲，以致善良人等無一日安樂！」

常恨春說這席話時，一洗頹態，義正詞嚴，正氣凜然，與他平日半死不活的神態，大相逕庭，段秋山似面對着一個陌生人！但內心又有一份喜悅，最起碼箇郎不是窩囊廢物，半晌才道：「大哥喜歡怎樣決定，小妹都不敢反對……總之小妹這一生都跟定了你！」

這句話說得眞誠無比，常恨春腦中「嗡」地一聲響，熱血沸騰，倏地將她拉進懷內，火熱的嘴唇像雨點一般，落在她臉上、頰上、額上和髮際！

段秋山又驚又喜，又羞又嬌，芳心充滿了甜蜜，泛紅了粉臉，輕閉星目，任其輕薄。

良久，常恨春才放鬆了雙臂，低聲問道：「你不後悔？」

段秋山睜開了雙眼，羞澀地道：「此生無悔。」

「但我年紀……」常恨春一語未畢，段秋山已伸長脖子，以其紅唇掩住常恨春的嘴巴，這個行動比說什麼話都更有力、更有效！

忽然頭頂上有沙石跌了下來，常恨春不由自主抬頭上望，但見裂縫中，有一對靴子在上面移動着，段秋山忙將他拉開。

恰在此時，上面傳來那人的聲音：「黃長河，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辰！你有遺言否？」

段秋山悄聲道：「是佟鶚的聲音！」常恨春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抽出段秋山的佩劍，標前一步，抬臂向上一刺！

劍刃奇準無比地自隙縫中透出，正中一隻脚板，但聞上面的佟鶚輕哼一聲，緊接着又傳來一道尖銳的慘叫聲！常恨春但覺劍上壓力奇重，連忙將劍抽回，佟鶚已「砉」然一聲倒地，鮮血自隙中滴滴答答地淌下！

耳際又聞黃長河嘶聲道：「明年的今日方是你的忌辰！」他中氣不足，顯然受傷匪淺！

常恨春胸膛急促地起伏着，覺得今生的命運都掌握在這剎那間！忽又聞路成蹊的慘叫聲，同時又聞上官百山一聲悶响，宋傳書道：「屠老魔，你今生註定要葬身此山中了！」

＊　＊　＊

山坡上血漬斑斑，在燦爛的陽光下，更加怵目驚心。樹下石上躺着不少屍體，雙方死傷慘重，尚在苦苦支撐的，僅餘黃長河、毛元章、楚嘯雲和屠老魔！此四人亦渾身浴血，而對方兵將尚多，此場勝負結果，不問自知！

上官百山嘴角血漬殷然，但仍然出掌生風，路成蹊倚在一棵大樹前，撫胸喘氣，看來他受傷不輕，司馬驍馳和宋傳書兩柄長劍外加三位秦川好漢的三柄鋼刀，將上官百山緊緊裹住。

猛見上官百山上身向前一俯，避過司馬驍馳的長劍，右脚突然向後用力一蹬，但聞「蓬」的一聲，一位秦川好漢小腹中了一腿，大叫一聲，身子倒飛，人未落地，已衝口噴出一股鮮血！

這一腿力道極大，反彈力亦大，上官百山單足站立不穩，上身又再向前一俯，幾乎撲倒！說時遲，那時快，宋傳書的長劍已至，這一劍若讓他刺中，不死也得重傷！

上官百山沒可奈何，只得冒險扭腰，身子倏地滾落地上，他人一落地，便轉了個身，右袖貼地掃出，一個秦川好漢閃避不及，足踝被其袖管纏住，上官百山用力一拉，那漢子應聲撲落，上官百山再一拳擊出，正中其胸！這一拳比鐵還重，那漢子登時失却抵抗能力！

與此同時，另一柄鋼刀剛好砍落，却砍在其同伴身上！慘叫聲未了，上官百山雙手已抓住那漢子，用力一旋，將圍攻的人迫退一步，再振臂一拋，那漢子像石頭一般，猛向司馬驍馳撞去！

司馬驍馳不敢伸手接，橫躍閃開，那漢子腦袋撞在他背後的岩石上，腦袋迸裂，登時了賬！

就在此刻，上官百山亦鼓其餘勇，彈腰躍起，離地丈餘，不料背後突然飛來一枝冷箭，「噗」地一聲，正中其後腰，上官百山怪叫一聲，跌回地上，幸好他下盤穩，仍能站着，可是四面八方的刀劍又攻至！

上官百山後腰中了一箭之後，便知今日自己必死無疑，這一箭將他僅有的一絲希望也打破，是以鬥得更凶，可是行動不便，形勢更是凶險。

激鬥中，但見司馬驍馳一劍急刺而至，旁邊又有一柄刀攻至，上官百山左袖一拂，將刀彈開，司馬驍馳的劍已至，依理他應該以右袖相抗，或向前踏出一步方合理，是以宋傳書的長劍已準備着，只要上官百山一動，他便有把握將上官百山絞殺於劍下。

好個上官百山，只見他身子微微一側，司馬驍馳的長劍已刺在他左肩上！司馬驍馳心頭狂喜，正想用力再將劍送進去，說時遲，那時快，上官百山的右袖已拂至，電光石火之間，要想閃避已來不及，急切間倉皇後退，但覺胸膛疼痛，五內氣血翻騰不已，喉頭一甜，一口鮮血湧了出來！

上官百山見殺不死他，暗叫一聲可惜，正想標前，又覺後胯一陣疼痛

，知又受傷！猛聽他虎吼一聲，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看也不看，雙掌齊出，發出兩記罡風，把偷襲的那位秦川好漢震斃！

這一切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直至此時，宋傳書才有反應，但見他手腕一抖，劍尖輕顫，劃出五朵梅花，劍芒吞吐不定，虛實難測，上官百山最忌他，連忙擰腰閃避，但他後腰受傷，急驟的動作，可一不可再，只覺脅下疼痛，他拚力再發兩掌，但宋傳書十分機智，一刺中上官百山，便立即收劍後退！在他眼中，上官百山只不過是頭垂死的野獸，他犯不着跟他硬拚！

宋傳書一退，另一個秦川好漢又揮刀上前，上官百山猛喝一聲，如同平地起了一個霹靂，把那漢子震住了，又見他雙掌齊出，狂飆驟生，那漢子閃避不及，人如斷線風箏般，向路成蹊飛去！

這一掌幾乎使盡了上官百山的餘力，路成蹊不敢接，跳開一步，抬起弓來，搭箭拉弦，對着上官百山！

上官百山雙眼盡赤，渾身浴血，抬步慢慢向他走過去，路成蹊知道上官百山對自己的最後一擊，必然是石破天驚之功，是以那一枝長箭，不敢貿然發射！這瞬息間，他額頭已沁出汗珠！

上官百山運足了勁，慢慢抬高雙掌，梅保久要上前刺其後背，卻讓宋傳書拉住，只有司馬驕馳猛吸一口氣，提劍向上官百山射去！

與此同時，上官百山已經發掌，這是他最後一擊，雖是強弩之末，仍不能輕侮！路成蹊亦在此時發箭，同時極力向旁躍開！

「呀——」上官百山發出一道長長的慘叫聲，長箭貫入其胸，同時司馬驕馳的長劍亦刺進其背！只見他用力一扭，想轉身發招，但聞「啪」地一聲響，長劍折斷，他人亦一跤摔倒，再也不能動彈！

路成蹊雖然避過正面襲擊，但被餘風掃及，一跤跌坐地上，喘息不已；司馬驕馳手中握着斷劍，雖明知上官百山已經斷氣，餘悸未了，身子不斷地顫動着！

宋傳書轉頭望過去，黃長河和毛元章已是甕中鱉，遲早便能解決。路成蹊忍不住發出長笑，笑得甚是瘋狂！

忽聞毛元章高聲叫道：「停手，咱們願意交出無名經！」

宋傳書笑罵道：「你這句話若能收效，咱們一早便會先迫降！殺！」

毛元章道：「但你們還不知其中一部份銅鼎碎片被咱們收藏在何處！」

宋傳書臉色大變，急叫道：「暫停！」他走前幾步續道：「你這句話倒還有點效，若是真的，宋某不但留你一條命，而且還保你一生榮華富貴！」

毛元章伸手進衣襟，邊掏邊道：「咱們將無名經的收藏地點刻在其中一塊碎片中，如今便交給你！」

黃長河喘着氣道：「老五你敢！」

與此同時，背後突然有人喊道：「千萬不可把無名經交給他！」眾人不由自主地轉頭望過去，卻見常恨春自一塊石頭後面冒了出來！

宋傳書叫道：「你怎會在此？」話音剛落，毛元章手臂一甩，突將手中的銅鼎碎片向崖下拋去！這剎那間，驚呼聲、憤怒聲，此起彼落，只有黃長河和毛元章放聲大笑。

* * *

常恨春內心甚是痛苦，眼見朋友在生死存亡間，自己却在山洞中，羞愧悲憤，自怨自艾諸般情緒糾纏在一起，如同打翻了一瓶五味素！

段秋山恐他忍不住跳上去，是以一直拉着他向洞裡走去，忽然「嗆」一聲響，脚下似乎踢到一物，低頭一望，却是一具骸骨！骸骨本來倚墻而坐，如今骨頭散滿了一地；這具骸骨對面同樣坐着一具身材看來較矮小的骸骨，右臂抬高，臨死前似有所動作。

常恨春轉頭望過去，對面墻上掛着一枝短矢，再回頭又見地上有兩把打製十分精細小巧的鋼弩以及一個鐵盒，估計此兩人生前在此決鬥，持弩的功力較差，但臨死前却發出弩矢，與對方同歸於盡！

段秋山吃驚地傍着常恨春，顫聲問道：「未知此兩人是什麼人！」

常恨春見歲月已久，不可能有蛛絲馬跡留下，乃淡淡地道：「誰知道？九成是中土來的武林高手！」

段秋山頷首道：「不錯，這持弩的必是邪派高手，對方必是白道中人！」

常恨春微微一笑，道：「也不盡如此，世間好人壞人有時難分得很！上官百山雖然是『屠魔』，但心腸並不比路成蹊等人壞！」他邊說邊蹲下身，拾起那隻鐵盒查看。盒子已佈滿了鐵銹，他回首道：「秋山，你退開一點！」他運勁於臂，雙掌用力一掰，「啪」地一聲，盒蓋打開，盒內跳出許多短矢來！

常恨春心頭一動，再拾起弩弓，小心翼翼地將短矢安裝好，原來這是三發弩弓，也不知是用什麼精鋼煉製的，機括尚保存完好，手指輕輕一按，「颯颯」聲響中，短矢射出，直入對面岩石！這具弩弓及短矢威力之大，令人咋舌！忽然段秋山叫道：「大哥，杆上有字！」

常恨春抓起一枝短矢，就着微光望之，但見矢桿上刻着兩個字：天虹！不由脫口道：「這是天星弩和驚虹矢！難怪有此威力！噫，莫非這人便是傳聞中的『天虹老人』？如此說來，他起碼已死了三四十年！」

段秋山問道：「大哥，天虹老人是什麼大人物？」

（未完・十四）



賭國豪雄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使詐險騰入選　排名已定出局

上文提要： 在羣英大會未開始之前，小神通已和金滿堂、歡喜頭陀、花香香競技，又操勝券。南龍宣佈「預備會議」開始，達成幾點決議，採用全國羣英大會的模式，作了九點決議，會議結束，晚上黃鶴樓盛宴，小神通醉熏熏回到天興樓，捉到行刺的殺手，派來的刺客是唐蜜稱作上司的特使，是想攫取山水畫和葫蘆……金不換却偷得這些贗品，反被小神通當場揭穿……

金不換全身抽搐，一頭兇悍花豹霎時間變成一隻乖順的小綿羊。

就此打住，小神通並未採取進一步行動，親她，吻她。

因爲他愛她，不願意在她心不甘情不願的情況下侵犯她。

正當二人神遊太虛，忘了時辰八字，忘了今日何日之時，突聞一個熟悉的聲音怒吼道：「臭小子，你好大的狗膽，竟敢調戲我女兒，看老子活劈了你！」

小神通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後頸已被人捉住提起來，摔出去五七尺遠，接覺一股剛猛的掌力劈頭蓋面砸下來，急忙倒地打滾，翻出去丈許遠，險險逃過一劫。

定目處，只見妙手神偷金滿堂兇神惡煞般地站在金不換的身旁。

常勝公子頭一昂，眼一瞪，怒眉雙挑的道：「老偷兒，你兇什麼兇，你女兒金不換連人都輸給了本教主，我高興怎樣就怎樣，這只是前奏曲，好戲還沒有開鑼哩，你已經管不了啦。」

妙手神偷不信會有這種事，質問女兒：「不換，他說的可是實話？」

金不換不想承認，却又不能不承認，黯然頷首道：「事實確是如此，請恕女兒不孝，今後恐怕不能隨侍爹爹左右了。」

這丫頭也賊得很，淚腺又發達，儘管心底深處，巴不得跟小神通比翼雙飛，却硬是被她擠出來兩行清淚。

向前數步，往小神通面前一站，怒容滿面的道：「台灣小子，你說，這一筆帳咱們怎麼算？」

不輸少爺嘻笑自如，冷傲的聲音道：「隨你的便，可以贖身，也可以再賭一把。」

「贖身怎麼樣？賭又如何？」

「差勁，這麼簡單的事還要本公子來解釋，贖身就是你花一筆錢，便可將女兒帶走；賭就是再賭一把，如果你贏了，可以免費帶走你的女兒。」

「老夫跟你賭。」

「可以，亮銀子出來。」

「小子，你不是說可以免費帶走我女兒嗎？」

「你想得倒美，本少爺是說，如果你贏了，可以免費帶走你的女兒，但倘若落敗，還是得公事公辦賠銀子，爲免閣下黃牛耍賴，必須先將銀子亮出來。」

「多少？」

「十萬兩。」

「哈哈，老夫今天才知道，我的寶貝女兒還挺值錢的。」

「哼，少自我陶醉，值錢的不是你女兒，是山水畫。」

「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女兒拿她自己來賭山水畫，無形中身價大漲，眞的變成『金不換』，等於與山水畫同值。」

「一張廢紙，能值幾何，是你小子

自己抬價。」

「聖僧遺寶，本當無價，係對令嫒另眼相看，別不識抬舉。」

「假如老夫拿不出十萬兩銀子來，又當如何？」

「很抱歉，恐怕只有『死當』一途。」

妙手神偷金滿堂心念電轉，沉思有頃，覺得與其花十萬両白花花的銀子，從事一場毫無獲勝把握的豪賭，倒不如乾脆將計就計，讓女兒暫時留在他的身邊。

他有理由相信，不論是眼前的鄂省羣英會或是將來的羣英大會，這個台灣小子必是勁敵之一，在他的身邊安排一個人，應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心意既決，當即正容說道：「出門在外，金某一時間籌措不出這許多銀子來，贖身豪賭之議，暫且擱下，咱們談一筆交易如何？」

小神通愕然一楞，道：「談什麼交易？」

「老夫有意價購山水畫。」

「莫名其妙，老偷兒剛才不是說沒有銀子嗎？」

「原畫買不起，金某只是想買一張複製品。」

「複製品？你是說仿造？」

「正是這個意思。」

「好，老偷兒，你說，出價多少？」

「請教主自己開價。」

「二萬兩。」

「太貴了，只是一張複製品呀。」

金不換亦從旁幫腔道：「是嘛，貴得離譜，簡直是存心敲竹槓。」

小神通臉一沉，道：「嫌貴就不要買，再見！」

正欲拉着金不換走人，金滿堂急忙說道：「小神通，見面三分情，多少減一點嘛。」

「不二價。」

「一萬如何？」

「你留着買棺材吧。」

「一萬五？」

「免開尊口！」

「一萬六？」

「老偷兒，你再討價還價，小心本少爺漲價！」

「好吧，二萬就二萬，但務必是一模一樣的複製品才成。」

「放心，我小神通做事一向童叟無欺，信用第一。」

「不知何時可以交貨？」

「快則三天，慢則五日。」

「如此，老夫先走一步，屆時咱們再銀貨兩訖。」

「對不起，請先付一部份訂金。」

「小子，你信不過金某？」

「這是商場的慣例。」

「多少？」

「一萬。」

妙手神偷金滿堂遲疑一下，道：「訂金老夫可以照付，但你必須答應金某一件事。」

不輸少爺道：「說出來聽聽。」

「老夫想將不換帶走。」

「媽的，你想黃牛？」

「不是我們父女黃牛，而是怕你失信。」

「本公子交出山水畫，你就得將女兒交出來？」

「當然，當然！」

「成，拿訂金來！」

其實，妙手神偷的心裡另有打算，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和女兒好好合計，想一個絕妙好計來對付他。

當即付了一萬兩銀子的訂金，領着金不換，揚長而去。

* * *

藝苑字畫店，店面不算很大，名氣却不小。

因爲除了替客人裱畫裱字，販賣字畫之外，老闆本身也是一位藝術家，鑑賞家，據說師出名門，專攻山水花鳥，頗具功力。

頭髮長可盈尺，再加上一臉的絡腮鬍子，還戴着一副寬邊的老花眼鏡，望之如猩猩，不注意看，很難找到鼻子嘴巴在那裡，充滿了藝術家的氣質。

偏偏，遇上一個冒失鬼，小神通一進門就粗聲大氣的嚷嚷道：「喂，老闆，你們這裡有沒有仿冒品！」

老闆一時弄不懂他的意思，愕然道：「甚麼仿冒品？」

小神通「嗨」了一聲，趴在櫃枱上，道：「嗨，連這個也不懂，落伍啦，仿冒者就是仿造別人成名的作品而冒充之。」

這話無異是對一位眞正藝術工作者的侮辱，老闆聞言大爲不快，冷聲道：「沒有！」

「可有仿冒的經驗？」

「也沒有！」

「會不會仿冒呢？」

「不會，會也不做！」

「在下有一幅畫，想請你這位大藝術家複製一下。」

「不幹！」

至此，小神通才發現自己有語病，無形中刺傷了別人，忙將聖僧遺墨取出，攤開在桌上，道：「可能是在下說話的技巧不成熟，引起誤會，本公子的意思是，想請你複製一下這幅山水畫。」

字畫店的老闆還是不答應，道：「本店向來不幫宵小之徒複製仿冒品騙人。」

事情越描越黑，小神通哭笑不得，忽然心生一計，臨時編了一個故事胡扯道：「事情是這樣的，我有個鄰居，死了爹，留下來一幅畫，子女們爲了爭這一幅畫，天天吵鬧不休，幾乎要動刀子鬧出人命來，在下爲了息事寧人，才想到請人複製，絕不是我小神通自己想要仿冒他人作品，騙人圖利。」

雖是瞎騙的，聽起來還蠻動人，字畫店的老闆深受感動，當場滿口答應下來，道：「要幾張？」

「十張。」

「這麼多？」

「沒有法子，子女多嘛。」

「說的也是。」

「價錢方面尚盼高抬貴手。」

「要不要裱？」

「裱一下好啦。」

「這樣吧，一張十二両，十張算一百兩就可以了。」

「能否先畫一張，留個稿子，讓在下將原畫帶走？」

「沒有問題。」

「交貨的時間希望越快越好。」

「大概需要三四天。」

事情就這樣說定，字畫店的老闆取來紙筆，立即揮毫。名家的確不凡，不消片刻工夫，便完成了一幅初稿。

小神通也表現得很大方，將酬金一次付清，帶着聖僧遺墨，匆忙離去。

* * *

回到天興樓，已是近午時分。

唐蜜，白小痴仍高臥未起。

「媽的，你們是豬？懶蟲？賤骨頭？再不起來，小心本少爺剝掉你們的褲子打屁股！」

「教主，白小痴起來啦，別打。」

「主人，唐蜜起來啦，請放一馬。」

二人都有被剝掉褲子打屁股的慘痛經驗，餘音未落，人已忙不迭的跑出來，就像是受過訓練的軍人。

不輸少爺以命令的口吻道：「小痴，到櫃上去結帳，順便叫他們將午飯送過來，吃過午飯咱們就搬家。」

唐蜜道：「搬到那兒去？」

小神道：「卧龍山莊。」

白小痴道：「好極了，白吃白喝。」

唐蜜道：「甚麼白吃白喝，吃的是大家的報名費。」

白小痴道：「對，是大家的報名費，不吃白不吃，不住白不住！」

結過帳，用畢午餐，主僕三人隨即離開天興樓。

* * *

鐵羅山，在武昌之北。

山上，建有一座宏偉壯觀的宅第，居高臨下，將武漢三鎮、長江、南北湖的山光水色盡收眼底。

這就是位居武林重鎮，賭國翹楚的卧龍山莊。

爲了即將於明日登場的羣英會，龍九天着實費了不少心思，也投下巨資。

一座嶄新的，六角型的，宮殿式的大樓，是大會的競技場地，一切設施皆符合國際水準，樓上樓下還設有看台、麻將、牌九、骰子等賭具，都是最新也是最高級的精品。

大樓的左右後方，另外建有一大片獨門獨院，幽靜別緻的精舍，乃是準代表們的住宿處所。

按照規定，小神通的宿處是十三號的宅子。

四絕大俠白小痴對十三這個數字特別敏感，對陪伴在側的徐立夫道：「十三號是兇宅，太不吉利啦，可否換一換？」

徐立夫沉吟一下，道：「可是可以，只怕三位會犯忌諱，目前六號及十五號房正空着。」

唐蜜道：「一個蘿蔔一個洞，六號及十五號房怎會空出來？」

徐立夫歎息一聲，道：「很不幸，昨天夜裡，這兩位準代表已慘遭暗殺。」

小神通吃了一驚，道：「在那裡？」

徐立夫道：「他們居住的客棧內。」

「可知兇手是誰？」

「目前仍毫無所知。」

白小痴道：「糟啦，那他們居住的房子也不吉利，豈不是變成了間接兇宅。」

徐立夫一本正經的道：「所以徐某說怕你們犯忌諱。」

不輸少爺爽朗的聲音道：「奶奶的，我小神通偏不信邪，就住十三號，妖魔鬼怪，有膽就來，保証殺得他們屁滾尿流，唏里嘩啦！」

馬上推門而入。

赫！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庭院，有花木盆景，三間上房，還外帶一間不算太小的小客廳。

一進入客廳，小神通立將背上的葫蘆取下，放在正對門的一張高脚茶几上，淨手之後，上了三炷香，默禱一番，最後恭恭敬敬的鞠了三個躬。

看得徐立夫一楞一楞的，道：「葫蘆大仙當眞能保佑神通教主每戰皆捷，奪得代表權？」

白小痴搶先說道：「那還用說，得代表權易如反掌，如探囊取物，穩穩的，依本總管之見，那一萬兩的彩金，根本沒有繳的必要，反正是左手右手的事，何必多此一舉。」

徐立夫面無表情的道：「這是公事，請白總管照章行事。」

這下白小痴可傻眼了，身上只有八千多兩，幸好小神通將金滿堂所付的訂金拿出來，總算沒有出醜。

正想追問一下主人錢從那裡來？驀見龍九天父女恰巧走進十三號宅子，一進門便堆下一臉的笑容，笑呵呵的道：「歡迎，歡迎，由於時間倉卒，一切因陋就簡，不週之處尚祈大度包容。」

小神通抱拳還禮道：「那裡，九爺客氣啦，一切皆十分周到，比武昌最好的客棧還要舒服。」

白小痴道：「就好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看來龍老爺子主辦這一次羣英

會，非但沒有賺頭，很可能還賠了不少老本哩。」

龍玉嬌脫口說道：「可不是嗎，我們龍家少說也要賠好幾萬兩，還不包括賽會期間的吃喝——」

南龍不失長者之風，忙將女兒的話打斷，截口說道：「沒有那麼多，沒有那麼多，只要大家滿意，龍某即使貼補一點，也是應該的，不足掛齒。」

這時徐立夫已告辭而出，小神通道：「剛才聽徐總管說，十六位候選人中已被人暗殺了兩位？」

龍九天聞言，一時間臉色乍然變得沉重起來，一字一句的道：「最新的消息，不是兩位，而是四個。」

白小痴口沒遮攔的說道：「死得好，死得好，四個最好。」

不輸少爺大怒道：「閉上你的臭嘴，你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別弄髒了人家龍姑娘的耳朵。」

龍玉嬌含情脈脈的望了小神通一眼，道：「是嘛，幸災樂禍，一點也不厚道，這樣的人我不喜歡。」

小神通很會拍女孩的馬屁，端足了架子，裝模作樣的道：「白小痴，你出言無狀，幸災樂禍，記你一大過一小過，以後再胡言亂語，小心本教主將你開除！」

白小痴急得直跳脚，呼天喊地的解釋道：「冤枉，冤枉，天大地大的冤枉，我的本意是說，還剩下十二位候選人，正好三桌麻將，如果是十三四個，或十四五個，三缺一，一缺三，甚至二缺二，對大會來說都是一件麻煩事，絕對沒有惡意。」

這小子唱做俱佳，逗得龍九天笑口大開，踱了幾步，停在胡蘆前面，略一端詳後道：「江湖傳言，這一隻葫蘆乃是賭神的化身，膜拜之人，必定得勝賭場，不知是否確有其事？」

小神通含混其詞的道：「信之則有，不信則無。」

南龍道：「另外聽說，聖僧有一幅山水畫留贈歡喜頭陀，已落在神通教主之手？」

不輸少爺暗中罵道：「哼，老混蛋，你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

表面上則嬉笑自如的道：「這倒不假，怎麼？九爺是否也想擁有一幅？」

「聖僧遺墨，珍貴無比，何況還是一幅藏寶圖，龍某若說不想，那是欺人之談。」

「這好辦，眼前就有一個機會，盼勿失之交臂。」

「小友此話怎講？」

「可以賭。」

「奈何龍家沒有如此貴重的寶貝。」

「有，卧龍山莊有一個現成的寶。」

「教主是指——」

「令嬡就是一個寶，本公子願意以山水畫賭玉嬌姑娘。」

龍玉嬌天眞無邪，並不十分明瞭小神通的意思，聞言直瞪瞪的望着常勝公子，欲言又止。

她老子龍九天却甚是不悅，臉上的笑容已不復再見，沉聲說道：「據老夫所知，小友似乎常常跟人玩這種賭人的遊戲？」

「不錯，男人嘛，多多益善。但請九爺放心，倘若本公子僥倖獲勝，定會娶她爲妻，保証一視同仁，絕不會厚此薄彼。」

「可惜我們龍家不想高攀。」

「不賭沒有關係，可以買。」

「你說甚麼？要賣聖僧的藏寶圖？」

「嚴格來說，要賣的是複製品。」

「一模一樣，沒有虛假？」

「有虛假就變成欺詐了！」

「多少銀子？」

「不多，二萬兩。」

「可有現貨供應？」

「三五日後才有。」

「好，老夫願意考慮，等有現貨時咱們再作計議。另有一事，龍某願坦率相告，懷璧招災，自古皆然，尤其在羣英大會期間，小友可要格外當心哪！」

×　×　×

送走了龍九天父女，白小痴迫不及待的道：「主人，你昏頭啦，聖僧遺寶，價值連城，怎麼可以隨便賣給人？」

小神通聞言淡淡一笑，道：「本公子已經賣了一幅，剛才那一萬兩銀子就是別人付的訂金。」

唐蜜神色一緊，道：「不知是賣給了那一位！」

不輸少爺道：「熟人，就是妙手神偷金滿堂。」

並將賭贏金不換，已在字畫店訂製了複製品的事告訴二人。

白小痴眉飛色舞的道：「主人，讚，高招，果然將那個潑辣貨弄到了手。」

唐蜜亦喜不自勝的道：「奴婢也終於熬出了頭，從今以後便可以升級了，她是第三號，我是第二號。」

小神通却給她澆了一頭冷水：「糖蜜，算盤打錯了，金不換是未來的教主夫人，是客卿，也是貴賓，妳她媽的最好安份點，別做升級的美夢。」

唐蜜只好認命，幽幽一歎，道：「主人還沒有說，複製品是在那裡訂做的？何時可以交貨？」

常勝公子據實說道：「是在藝苑字畫店定製的，大概三四天就可以去取。」

這事是唐蜜關心的焦點，問完之後便沒再開口。

四絕大俠白小痴道：「奴才太笨，實在想不通，主人爲甚麼要做複製品來賣給人，爲了區區二萬兩銀子，不怕因小失大？要知道，多賣出一張藏寶圖，就會增加一位尋寶者。」

小神通的想法跟他正好相反：「本少爺就是希望多賣幾張山水畫，多幾位尋寶者，才熱鬧，才爽！」

這一來，白小痴更加迷糊了，百思莫解，疑雲滿面的道：「主人的葫蘆裡到底賣的是甚麼藥？」

不輸少爺故作神秘的詭笑道：「你們兩個不妨猜猜看，看那一個聰明，那一個笨。」

白小痴道：「我姓白名聰明，乃杭州才子，連我白聰明也弄不懂的事，料想別人也懂不了。」

唐蜜嗤之以鼻：「哼，馬不知臉長，烏龜不知脖子短，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你要是聰明，天下就沒有白痴了。」

白小痴聞言大怒，方待與她爭論，唐蜜又振振有詞的道：「依奴婢看，主人大概是覺得，歡喜頭陀窮畢生之力，頭髮都找白了，仍一籌莫展，藏寶之處定然隱蔽異常，多賣幾張圖，獲利尚在其次，主要是想多一些人來尋找，擴大範圍，集思廣益，希望在極短期間內能有所發現。」

直將小神通喜得跳了起來，在唐蜜的臉上親吻一下，道：「厲害，厲害，一猜就中，正中目標，果然比那個笨蛋聰明得多。」

唐蜜報來挑逗性的一瞥，道：「主人可有賞賜？今夜——」

小神通冷然一哂，道：「大會擧行在即，又兼危機四伏，本公子要養精蓄銳，不近女色，就賞妳今夜不端洗脚水，讓白痴接替好啦。」

白小痴大叫一聲：「衰呀！」正經八百的道：「主人，奴才不敢苟同，萬一弄巧成拙，聖僧不空遺留下來的寶貝，被那一羣牛鬼神蛇得去怎麼辦？」

常勝公子不疾不徐的道：「得去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本教主自會再想辦法弄回來。」

「怎麼弄？」

「可以賭，可以搶，可以騙，可以偷，可以扒！」

「賭、搶、騙、主人是行家，定可勝任愉快，唯獨缺乏偷、扒的人才。」

「有，有一個女扒手很快就會來報到。」

「主人是說金不換？」

「小金家學淵源。」

說曹操，曹操就到，金不換拖着兩條長辮子，正巧從十三號宅子的門口經過。

「小金，小金！」

不輸少爺像是一隻饞嘴的貓，一個大跨步便衝出去。

金不換本已停下來，却被她老爸强行拉走，轉到別的地方去了。

唐蜜也隨後跟來，睹狀醋意十足的道：「小金她爹，防你像防賊一樣，我看這一塊肥肉主人十九吃不到，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小神通却不以爲然，說了一句頗有哲理的話：「小唐，妳是女人，不懂。愈是得不到的東西，獲得的慾望愈强，這就是男人！」

＊　＊　＊

慘案未再繼續發生。

十二名候選人，於當天夜裡便已全部到達卧龍山莊。

終於，湖北省的羣英大會，也準時於翌日辰時正式展開。

男穿丁字褲，女穿比基尼，目的在防止作弊，並非賣肉，可謂主意甚佳，用心良苦。

只是，這些人雖說俱屬地方名流，一時俊彥，畢竟多數垂垂老矣，不是贅肉太多，過於癡肥，就是乾癟佝僂，骨瘦如柴，尤其那一塊禁地，盡是枯毛枯草，實在令人倒胃。

還好，小神通結實寬厚的胸膛，强而有力的四肢，即使與健美先生同台並列，亦不稍遜色，很有看頭。

最有看頭的自然是賭國奇女花香香，比基尼泳裝，使她美麗的胴體幾乎全部展露出來，充滿了女性的魅力、性感、與成熟美。

可能是洗過香水澡，一股濃郁的香味充塞整個競技場。

觀衆來的不少，凡是鄂省道上，賭國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差不多全到了，樓上樓下的看台接近爆滿。

千百道眸光，却似刀割一般，分成兩派。

男的有志一同，在賭國奇女花香香的身上吃冰淇淋。

女的則將注意力投向小神通，包括龍玉嬌，金不換在內。

「媽的，這個女人好騷，怪不得她老公會戴綠帽子。」

「是嘛，連我這個老頭子一大把年紀了，都忍不住想抱抱她上床。」

「這好辦，大家都說花香香人盡可夫，想抱就去抱吧，別客氣。」

「哇呀！這個台灣小伙子好壯！好棒啊！」

「男人的健康，是女人的幸福。」

「聽說人很風流，到處留情。」

「據傳還很挑剔，不玩二手貨也。」

「追他的人一定很多，可以排成一條龍。」

「女追男，隔層紙，小神通他必然很忙！」

有的胡言亂語，有的比手畫脚，有的只是在跟同伴說悄悄話，場面顯得很喧囂、雜亂。

賭賽尚未開始，妙手神偷金滿堂、賭國奇女花香香，歡喜頭陀、小神通、白小痴、金不換、龍玉嬌、唐蜜等人都聚集在一起，正在等候龍九天唱名抽籤，決定那四個人打一桌麻將。

不輸少爺沒有忘記他的葫蘆，正捧在白小痴的手裡，金香爐擦得好亮，光可鑑人，香烟嬝嬝，滿室生芳。

眞巧，花香香的老公就站在他們主僕一旁，小神通沒話找話說：「老兄貴姓？」

這位仁兄很隨和的道：「宋。」

白小痴取笑道：「叫甚麼？不會是綠帽吧？」

宋老闆瞪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唐蜜見他的頭很大，道：「大概是姓宋名大頭？」

宋老闆表情全無的道：「別人都這樣叫我。」

小神通道：「宋老闆，怎麼不自己來，要讓老婆代打？」

爽爽賭坊的老闆宋大頭苦笑一下，道：「宋某自知技不如人。」

白小痴想到別的地方去了，諕諷道：「就是嘛，如非技不如人，老闆娘也不會向外發展。」

「哼！」

宋大頭的涵養工夫不凡，僅在心底冷哼一聲，便自走開，沒有多說一句話。

唱名、抽籤已畢，除了十二名候選人之外，全被徐立夫請出場外去，南龍龍九天聲若洪鐘般道：「各位，第一天的賭賽，先在麻將上一決高下，決定每八圈為一局，共打四局三十二圈，為了公平起見，每一局結束後必須再重新抽籤一次。

「計分的標準，每一台一分，滿貫以二十分計。

「按照號次，如一二三四為一桌，分三桌進行。

「今日預定淘汰四人，也就是積分排名在後的四位。

「嚴禁偷牌作弊，違者驅逐出場，其他違規行為，按情節輕重扣分，詳情細節，在預備會議時大家已有協議，不再重複。

「每桌設一計分員，所記分數，不得異議。

「現在，龍某人謹代表武帝賭王鄭重宣佈，鄂省的羣英大會正式開始。」

四名計分員已入場，十二名準代表分三桌坐定。

編排已畢，小神通與花香香分在一桌，而且還是面對面。

比基尼在站着的時候，已夠令人意亂情迷，坐下來的情況更糟，花香香的人又風騷，扭來扭去，蓮花洞口，忽隱忽現。

看得小神通直想嘔，暗罵：「媽的，婊子！爛貨！破鞋！破銅爛鐵！殘花敗柳，簡直是吊死鬼賣騷——死不要臉！」

所幸，每人皆坐在距牌桌五尺以外，否則，一舉手一投足便可觸摸到對方的肌膚，怕不把不輸少爺嘔死才怪。

麻將牌係以寒石製成，堅硬沉重，比一般的牌大，也重，一張牌約在一斤以上。

這麼重的牌，洗牌、摸牌、打牌、吃碰，皆必須以內家功夫的「吸」字訣，以遙控的方式凌空為之，一有失誤，便要扣分。

摸到手的牌，如非自己需要，不准看，必須馬上打出去，叫出來，如果摸的功力不夠，喊錯了牌，也要扣分。

這是武技與賭技的大結合，除非在這兩方面均有獨到之處，不然根本不堪一擊。

洗牌！

疊牌！

擲骰！

摸牌！

好快，一眨眼的工夫，大家便已將自己的牌在面前的小桌上排好。

「南風！」

東風起莊，第一張牌已由花香香手中打出，落在「海底」——方城中央，堆放廢牌之處——奇準無比。

另外兩桌也不慢，俱已短兵相接。

規則明訂不得作假舞弊，實際上舞弊作假的情形却比比皆是，只是他們的方法都很高明，沒有辦法抓到有力的証據。

十賭九詐，不使詐就不成其為賭，譬如宋大頭，係以手勢給他老婆花香香傳訊號，金不換用手語。唐蜜、白小痴則用金香爐。還有的人是用鏡子。

金香爐或是鏡子，只要角度正確，很容易將對方的牌傳給所要傳的人。

當然，所有十二名準代表，都是高手，比猴子還精靈，他們很少翻牌，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扣着的。

但只要翻那麼一下子，便會洩漏天機。

就拿此刻來說吧，花香香單吊八筒，却偏偏摸起一張三條來，而她所需要的八筒，發現是最後那一張，非有人開槓出不來。

三條是生張，根據情報，曉得下家有三張三條，外帶一張二條，聽一二四條，牌不大，為了增加一台，十九會碰。

「三條！」

「碰！」

「碰！」

一連兩聲碰，下家開槓，摸起八筒打出者，聽二條，偏巧小神通有三隻八筒，開槓之後，便可聽牌。

可惜來不及了，花香香已推倒胡啦。

牌還不小，混一色、門前清、雙龍抱、單吊、搶槓、東風、莊、滿了，得二十分。

小神通甚覺惱火，不乾不淨的罵道：「奶奶的，衰，剛聽牌就被妳胡啦，眞他媽的衰啊！」

賭國奇女花香香笑得雙峯亂顫，蜜糖似的聲音嗲道：「小兄弟，別嘔，只要姐姐我得到代表權，一定會給你好處的。」

上家道：「給甚麼好處？」

下家道：「自然是陪小神通上床睡覺。」

上家譏笑道：「那姓宋的睡那兒？」

下家眨眼道：「老地方，床下，反正習慣啦。」

花香香大發嬌嗔道：「哼，老而不死便成妖，也不怕爛舌頭！」

小神通一面洗牌，一面詭笑道：「老闆娘，我覺得『賭國奇女』當中的這個奇字不好，最好改一改。」

花香香眼波含春，眉角帶媚的道：「小兄弟，改甚麼呀！姐姐也有這個意思，就是拿不定主意，是美？妙？淑？還是乾脆改兩個字，改成賭國艷姬。」

不輸少爺道：「只要改一個字就夠了，妖！賭國妖女！」

花香香聞言錯愕一下，道：「喲，我說小兄弟，台灣來的少年家，怎麼一點也不懂得憐香惜玉。」

小神通冷哼一聲道：「妳要是玉，天下就沒有石頭，妳要是香的，天下就沒有臭爛貨啦。」

上下兩家眼見沒完沒了，忙齊聲道：「好啦，好啦，別再打情罵俏，擲骰子，打牌！」

高手過招，果然不同凡響，八圈牌很快便告結束，抽籤之後，分組再戰。

不久，歡喜頭陀摸到一副好牌，起手就聽，是地胡，可是，牌打久了，和尚認得，他需要的那一張三萬在下面，上面是一張二萬，胡不了。

情急之下，施出絕技奇招，先從頭上拔下一撮短髮來，然後摸起二萬，用力一壓，乖乖，好深厚的功力，硬是將頭髮壓入寒石之中，二變三。

「三萬，胡啦！」

啪！一聲，三萬應聲而落。

地胡、自摸、單吊、斷么、缺一門、又是一個滿貫。

最厲害的是妙手神偷金滿堂，牌局已進入第三局，金滿堂的分數稍稍落在花香香與歡喜頭陀之後，表演了一手拿手絕活。

司馬胡，歐陽槓
南北一擲點十八
和尚精，老道詐
賭輸偷兒手三隻

這一首歌謠，就是稱讚金滿堂的，司馬豪、歐陽建、龍九天、張飛虎、歡喜頭陀、張半仙，這幾個人的賭技雖都是第一流的，却敵不過金滿堂的巧施妙手。

今天，再一次証實此言不虛，金滿堂已聽牌，從女兒的訊號裡，得知另外三家都沒有這張牌，尚未出現，在後面，他發現，在他的對面，下面就有一張。

輪到他摸牌了，動作好快，先摸起那張該摸的牌，以快得無以復加的速度，將他所需要的那張五條頂出去，原來的牌替換五條的位置。

五條則落入桌下，被他從桌下摸到手中。

全部過程皆一氣呵成，沒有破綻可尋，就好像生了三隻手，同時動作一樣。

是一把滿貫的大牌，卒使金滿堂後來居上，領先了歡喜頭陀和花香香。

賭賽已至最後一局，最後一圈，最後一把。

很不幸，由於彼此第一次合作，默契不夠，同時，金香爐畢竟敵不過人家的手語、暗號、鏡子、小神通的積分排名第十，僅僅領先兩個人，除非急起直追，再超越二人，否則，將難逃被淘汰的命運。

還剩下最後一把，必須自摸才能起死回生。

已經聽牌，一筒。

一筒還有一張，在最後。

他摸起一張紅中來。

只見他心一橫，牙一咬，手一摸。

「白板，開槓！」

好功夫，一張紅中，硬被他摸平，變成白板。

「一筒，胡啦！」

槓、白板、一條龍、門前清、自摸加一倍，是一個大滿貫，終於從第十躍進至第八，以最後一名的資格，進入準決賽。

* * *

回到十三號宅子，吃過晚餐後，白小痴仍餘悸猶存，道：「我的媽呀，好險，好險，差一點點主人就要被三振出局。」

唐蜜亦道：「可不是嗎？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白小痴又道：「主人看來是專攻骰子一科的，打麻將似乎欠了一把火。」

唐蜜道：「甚麼叫欠了一把火？」

白小痴道：「笨啊，連這個妳也不懂，就是火候不夠的意思啦。」

小神通臉一沉，道：「你娘，甚麼火候不夠，是默契不夠，最主要的原因是，金香爐是圓的，訊號不良。」

白小痴的反應好快，道：「知錯能改，善莫大『馬』，這簡單，咱們馬上在葫蘆大仙的肚子上裝一面鏡子，所有的牌便無所遁形，達到知己知彼的目的。」

常勝公子罵道：「白痴，麻將已過，明天推牌九，一翻兩瞪眼，勝負之分，那有作假的餘地，你他媽的就會放馬後炮。」

白小痴倒抽了一口寒氣，道：「慘啦，慘啦，牌九作弊不易，我看排名的次序不致有太大變化，偏偏主人又排名最後，明日的戰況恐怕前途無『亮』。」

唐蜜不放過這個千載良機，煽風點火道：「主人，為了保全令譽，免得破壞了常勝不輸的良好形象，奴婢斗膽建議，不如急流勇退，主動宣佈棄權，以期避免慘遭淘汰的難堪。」

小神通勃然大怒道：「放屁，閉上

妳的烏鴉嘴，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在我小神通的字典裡沒有『後退』這兩個字，也沒有人能夠擊倒我。」

啪！啪！啪！有人在鼓掌叫好。

不是唐蜜和白小痴。

而是歡喜頭陀。

佛祖神前一柱香
來來去去走四方
吃喝嫖賭俺都愛
阿彌陀佛使人煩

哼着歪詩，邁着方步，餘音未落時，人已施施然的走進小客廳。

歡喜頭陀與妙手神偷金滿堂，賭國奇女花香香同分並立魁首，顯得容光煥發，滿面春風，一進門便道：「精神可嘉，豪情可感，却絲毫改變不了你臭小子行將出局的悲慘命運。」

小神通怒眉雙挑的道：「老禿驢，你少觸我的霉頭！」

一揚手，就要準備飽以老拳，酒肉和尚啃了一口狗肉，喝了一口酒，道：「臭小子，別發火，佛爺我說的是老實話。」

「甚麼老實話？」

「南七北六十三省，歷屆的羣英大會上，第一天麻將桌上的排名，從來沒有在第二天推牌九時大幅改變的記錄，能夠前進兩個名次已屬奇蹟。」

「這是爲何？」

「因爲牌九的花巧少，積分低，贏家僅得一分，就算輪到當莊，以八人論，通吃通殺，也不過才七分，與麻將的滿貫二十分相距甚遠。」

「難道說，從來就沒有一個從第八躍至第四或第一的人？」

「沒有，沒有，史無前例。」

「明天，我小神通就創造一次歷史給你和尚開開眼界。」

「口氣雖大，奈何事不可爲，難！難！難！難啊！」

白小痴聞言大爲光火：「奶奶的，少幸災樂禍，你自己同樣前途坎坷，想得代表權，難如登天。」

一句話惹惱了歡喜頭陀，疾言厲色的道：「小混蛋，少無的放矢，再胡言亂語，小心摘下你的腦袋來當夜壺！」

白小痴不服輸，神氣活現的胡扯道：「笑話，我白小痴貴爲神通教的總管，是有身份的人，豈會信口開河，說這話自有根據。」

歡喜頭陀道：「根據甚麼？」

白小痴道：「根據你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不接受教訓，又喝酒吔！」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白小痴未及深思，僅是出之於嘻笑怒罵，却喚起了酒肉和尚的慘痛回憶，聞言立將酒葫蘆扔到牆外去，還煞有介事的連說了兩聲：「承教！承教，和尚我但能奪得代表權，一定弄幾個妞兒來請你『趴』！」

白小痴可高興不起來，心知失言，大事不妙，心說：「糟啦，糟啦，這個漏子可不小，臭小神通一定會罵我吃裡扒外，扯後腿。」

果然，不輸少爺瞪了他一眼，罵道：「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就會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接着冷然一笑，轉對歡喜頭陀道：「和尚此來，就是爲了說風涼話？」

歡喜頭陀目注窗門外，四下瞧瞧，道：「風聞教主在出售山水畫？」

「確有其事。」

「你不要了？」

「本公子出售的是複製品。」

「怎麼樣，送和尚一份如何？」

「是賣的，不送！」

「小氣鬼，須知這畫本來是老佛爺我的。」

「現在是我小神通的，已與你毫不相干。」

「一張多少錢？」

「怎麼？還不死心，想再繼續尋寶？」

「是呀，不到黃河心不死。」

「一張二萬兩。」

「嘖嘖，好貴，對原主人總得賣個面子吧？」

「不二價！」

「不二價？有道是漫天叫價，就地還錢——」

「野和尚，少討價還價，要就買，不要就滾！」

他賭場失利，心中正自懊惱，那有閑情逸緻和歡喜頭陀磨牙，話完一扭頭，又對白小痴、唐蜜道：「送客！」

這一下酒肉和尚可急了，不待白小痴開口，便自搶先說道：「好，算你狠，我要，我要。」

常勝公子手一伸，道：「要就拿銀子來。」

「畫呢？」

「三日後交貨。」

「自古銀貨兩訖，一手——」

「本教主的新規矩是先付款，後交貨。」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不願者滾蛋！」

「這簡直是惡霸，形同敲詐。」

「臭小子，你好厲害，貧僧算是服你了。」

小神通一路強硬到底，歡喜頭陀無計可施，只好乖乖的交出二萬兩銀票來，告辭而出。

「恭喜主人，又發了一筆橫財。」

「賀喜主人，又釣到一條大魚。」

唐蜜、白小痴抓住機會，猛拍馬屁，無非是想博他一笑，奈何小神通賭賽失利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冷冷的「嗯」了一聲，抱起胡蘆，兀自回房去了。

二人相顧愕然，隨後亦各自回房去睡大覺。

* * *

三更已過，夜靜如死！

正當好夢香甜的時候！

唐蜜被一個低如蚊蚋的男聲，在後窗外叫醒了。

「那一位？」

「是我，特使！」

「請放馬過來。」

「東南西北。」

「天地人鵝。」

「鯉躍龍門。」

「槓上開花。」

「果然是特使，屬下的緊急報告，關於複製山水畫的事，特使是否已看到？」

「看到了，小唐，妳做得很好，不枉主人的栽培。」

「今天是賭賽的第一日，小神通出師不利，僅僅搭上最後一班車，可能難逃明天被淘汰出局的命運。」

「但願如此，就怕事出意外。」

「會有甚麼意外？」

「本座躭心他的葫蘆會作怪。」

「特使也認爲葫蘆大仙的法力無邊？」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可有防範良策？」

「最好是設法偷走。」

「不可能，近來臭小子夜夜抱着葫蘆睡。」

「小唐，想辦法讓他抱着妳來睡就好辦了。」

「賭賽期間，他要養精蓄銳，不近女色。」

「最低限度，也得將葫蘆大仙的靈氣破壞掉。」

「怎樣破壞？」

「可用黑狗血。」

「三更半夜的，到那兒去找黑狗。」

「本座已有準備，就放在窗外。」

「如何用？」

「最好是以狗血澆灑，若無適當機會，塗抹亦可。」

「屬下遵命，請教連絡方法。」

「妳不必找我，有事本座會找妳。」

「賭賽情況，瞬息萬變，倘若臨時有緊急狀況——」

「小唐，妳放心，任何狀況皆在本座掌握之中。」

「特使莫非也在臥龍山莊？」

「不錯。」

「既然如此，何不多宰幾個準代表，讓主人中意的人順利過關？」

「入夜之後，臥龍山莊戒備森嚴，諸多不便，同時，死了四個，大家皆格外小心，不易得手，主人的指令，叫我們集中全力對付小神通一個人。」

「主人跟小神通有深仇大恨？」

「可能是吧。」

「詳細的情形是——」

「小唐，妳忘了主人的戒律：『只管奉獻生命頭顱，不得過問是非曲直』！」

「是！」

「本座告辭。」

「送特使！」

* * *

第二天的賽程是推牌九。

一大早，八名候選人便已準時到達。

依舊是男穿丁字褲，女穿比基尼。

小神通的葫蘆捧在白小痴手上，三柱檀香甫點燃不久，假如細心觀察，可以發現，葫蘆的四週有不太明顯的斑點血漬，想必是唐蜜的傑作無疑。

只有唱名清查人數，不會抽籤編桌，大會規定，八個人一齊賭，由一人當莊，勝者得一分，敗者零分，莊家通吃可得七分，癟十以落敗論，但如癟十對癟十，判定莊家得分。

八人按號次，輪流當莊，預定共賭八八六十四局。

賭賽已開始，由一名記錄員爲大家記分。

歡喜頭陀之言不差，南七北六十三省，歷屆的羣英大會上，第一天麻將桌上的排名，在第二天推牌九時，從無大幅改變的紀錄。

而小神通自己也說過，小牌九一翻兩瞪眼，勝負立分，甚少有作假的機會。

不知是否黑狗血當眞發生作用，破壞了葫蘆大仙的靈氣？

或是歷史的軌跡根本無法突破？

沒有出現奇蹟！

六十四局牌九，業已過半，完成了三十二局。

可是，小神通奮力拚戰的結果，僅僅從第八升到第七。

就算最後一半的戰況，能保持現在的水準，充其量小神通大不了升至第六名而已。

而五名以下的人，皆在今日淘汰之列。

換言之，不輸少爺會輸，常勝公子會敗，出局的命運似已成定局。

這是第三十三局，輪到賭國奇女花香香當莊，擲骰分牌後，小神通抓起牌來猛一翻，大叫一聲：「大天對子！」

大家定目一看，沒有錯，兩張牌共二十四點，是大天對子。

不賭皇上，不帶黑鬼子，這是一副最大的牌。

「大天對子！」

怪事，一副牌九只有兩張天牌，怎麼會跑出四張來。

還不止四張，其他的人將牌陸續攤開，七個人共出現十四張大天。

花香香玉面一寒，破口就罵：「騙子，騙子，你們通統作弊。」

妙手神偷金不換臉色一沉，道：「騷蹄子，先別咬人，看看妳自己的牌再說。」

賭國奇女的牌亮出來了，奇哉怪也，赫然也是兩張天牌。（**未完・七**）

上文提要：白衣教主約會的江湖名人有逢巨川、老狼神、郝公玄等，邀請他們入夥，却遭到拒絕，只好離去……

陸翰飛來到令狐宣的墳側潛伏，果見夏侯律來盜墓，跟着白衣崆峒師兄弟三人干預，二蕭受傷，陸翰飛和龍門帮衆現身，用火燄刀擊傷夏侯律，自己因元陽耗盡，倒地昏迷，要得朱菓才能救治。夏侯律得白衣人協助，趁機溜走……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擄人目的各異　救生致命不同

杜志遠悄悄推開房門正待閃身入內！

那知目光一瞥，心頭驀地一怔！

原來榻上空空如也，那裡還有陸翰飛的蹤影？連方才蓋在陸翰飛身上的一條棉被，也已不見！

這一下，當眞把杜志遠驚得目瞪口呆！

他那還敢遲疑，心頭一怔之際，身子早已一掠而入，縱目四顧，房中什物絲毫沒動，只是後窗已被人撬開！

窗外是寺後的一片菜園，圍着一圈高牆，牆外已是靠近山脚，地勢極為隱僻，平日極少有人走動。

這情形，顯然陸兄弟已然遭人從後圍劫走無疑。

心頭一急，不由大聲嚷道：「程老前輩，程老前輩！不好了，陸兄弟被人劫走了。」

奪命飛環邢長林首先掠入房中，接着陸地神龍程元規、千手儒俠史南溪、陰風煞、靈岩大師、楚湘雲、冷秋霜、黑娘子倪采珍紛紛走進。

楚湘雲一眼瞧到後窗敞開，嬌軀一扭，往窗外縱去，口中喊道：「我們快追！」

陰風煞眼快手快，一把抓住她手腕，低聲喝道：「乾女兒別忙，有程幫主在此，一切還是聽候程幫主調度為宜。」

陸地神龍程元規面色鐵青，雙目如電，向房中一轉，便自率同千手儒俠掠出後窗，大家也紛紛跟着縱出。

冷秋霜低低的問道：「師傅，妳看是甚麼人把陸大哥劫走了？」

陰風煞悄悄拉了她一把，要她不可多問。

陸地神龍程元規向四週略一打量，手撚長鬚，朝千手儒俠道：「來人劫走陸老弟，除了窗外留有兩個脚尖，菜園絲毫不見痕迹，足見輕功大是不弱，據老夫推想，只怕來人決不止一人，邢堂主你到牆外那幾棵大樹上瞧瞧，可有甚麼痕迹？」

奪命飛環邢長林答應一聲，立即縱身朝牆頭上撲去，杜志遠也自告奮勇，相繼竄上牆頭。

兩人分頭在附近幾棵大樹上勘察了一會，果然同時發現兩棵樹上，有人匿身潛伏過的痕迹，當下就說了出來。

陸地神龍微微頷首道：「你們下來。」

邢長林、杜志遠兩人跳落圍牆。

陸地神龍接着說道：「照這情形看來，來人最少也有四人以上，除了兩個隱匿樹上之外，一個潛入房中，抱起陸兄弟，一個在窗下接替，接替之人，因身形不高，才留下兩個脚尖，除此以外，園中雖有晨霜，却找不到半點痕迹，可見這兩人身手並不尋常。」

大家見他說得有如目覩，心頭暗暗折服。

奪命飛環邢長林道：「屬下要不要上屋瞧瞧？」

陸地神龍微微搖頭道：「咱們這些人全在院中，有誰敢上屋去？」

楚湘雲愁眉不展的道：「老前輩，那可怎麼辦呢？」

陸地神龍捋鬚笑道：「妳們不必焦急，從來人用棉被裹着陸老弟而去，可知決不會傷害陸老弟性命，尤其在大白天裡，抱着一個用棉被裹着的負傷之人，即使輕功再高，也終是累贅，極易引人注意，不可能走得太快，從老夫替陸老弟打通經脈，前後還不到一個時辰。」

楚湘雲道：「陸大哥重傷未愈，每隔六個時辰，就要打通一次經脈，現被人劫走了，這可怎麼好？」

陸地神龍點點頭道：「事不宜遲，咱們分頭追趕，還來得及。」

說到這裡，抬頭朝千手儒俠和陰風煞道：「老夫想請木老嫂子和總護法兩位，此刻立即以最快速度，分從山後兩條小徑，朝北追緝，越快越好，以兩位的脚程，賊人雖然先走了半個時辰，也不難在一個時辰之後，把他們追上，但不論追上與否，正午以前，務必趕回此地。」

千手儒俠，陰風煞同時答應一聲。

冷秋霜道：「師傅，我也去！」

陰風煞道：「妳替我留在這裡，為師去去就來。」

說話聲中，已和千手儒俠縱身往牆外飛去！

陸地神龍瞧了冷秋霜、楚湘雲一眼，點頭道：「兩位姑娘，還是留在這裡的好。」

接着又朝奪命飛環吩咐道：「邢堂主和杜老弟可帶幫中弟兄，分頭在附近三十里內，查詢有無可疑人物，及可疑船隻，也要在午前回話。」

奪命飛環邢長林、杜志遠躬身領命，匆匆而去。

靈岩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老檀樾調兵遣將，指揮若定，貧衲和敝寺十八羅漢，也願聽差遣。」

陸地神龍呵呵大笑道：「大師好說，以老夫推想，來人人手雖多，但山後兩條小徑，有木老嫂和史護法分頭追踪，已足可勝任。至於山前水陸兩途，料想他們插翅也逃不出龍門幫的手去，咱們還是坐着聽候消息，眞要遇上扎手敵人，也好隨時馳援。」

說着擺了擺手，魚貫返回屋中，大家在客廳坐定。

陸地神龍朝黑娘子道：「倪堂主，妳替老夫放出信鴿，要總柁立時通令各處分柁，注意水陸兩途可疑人物船隻，如有發現，不准驚動對方，隨時報告。」

黑娘子領命走出，立即放起信鴿。

靈岩大師口誦一聲佛號，低笑道：「幫主張下天羅地網，難怪貧衲無用武之地了。」

陸地神龍掀髯狂笑道：「百里之內，眞要讓他們逃出手去，老夫這個龍門幫，還能在江湖上立足？」

楚湘雲、冷秋霜聽陸地神龍這麼說法，也寬慰了不少。

時間過得很慢，太陽好像烏龜賽跑，慢慢的爬着，好不容易快到中午時分了，兩位姑娘早已望穿秋水，焦灼不已！

千手儒俠史南溪和陰風煞柯靈終於回來了，但使人失望的，他們分頭追踪，趕出百里，兩條小徑上，連人影也沒瞧到半個，接着，奪命飛環邢長林和杜志遠也相繼回轉，奪命飛環的報告：華山派的人，還住在衡陽偏西的關帝廟，點蒼獨角龍王沙無忌也在那裡，兩夥人似乎已合在一起，但並無甚麼可疑行動。

只有老狠神狠奇里師徒，業已先走，另外高黎共山的神鈎眞人郝公玄，也早已走得不見踪影。

白衣崆峒楊開源師兄弟，昨晚還住在衡陽西大街興隆客棧，直到清晨才離去，此外並無岔眼的人，也沒有負傷或裝作急病僱車趕路的人。

杜志遠負責調查水路，他的報告：石鼓山東北，停着一艘游艇，那是毒神逢巨川的，他和寵姬黑鳳仙虞三娘，在昨晚天黑以後就啓碇北去。

另外，是陸翰飛乘來的那條小船，在天亮時分，被一個老嫗和一個穿白衣的書生包去，這兩個人是母子相稱，帶着一件大行李，啓碇往南。此外還有兩撥，都是帶着許多箱籠，僱船南行的，幾乎沒有可疑船隻。

陸地神龍聽完報告，臉色漸漸凝重，只是捋鬚不語。

楚湘雲望望陸地神龍，又望望千手儒俠，忍不住道：「史老前輩，陸大哥會不會被老狠神劫去？」

冷秋霜一下跳了起來，道：「楚姐姐說得不錯，準是老狠神把陸大哥擄走了，他們前天還在陸大哥船上畫了狠頭，我們快追咯！」

千手儒俠史南溪還沒說話，陸地神龍忽然抬頭道：「狠奇里為人十分自負，劫走陸兄弟的決不是他，而且昨晚來人，如論武功，比狠奇里還差得遠！」

說到這裡，回頭朝黑娘子倪采珍沉聲道：「倪堂主速放飛鴿，要耒陽、桂陽、邢陽、永川四處分柁，注意陸兄弟那條原船，隨時以飛鴿報告行蹤。」

黑娘子答應一聲，立即退出身去。

千手儒俠遲疑的道：「幫主認為那白衣書生就是昨晚放過夏侯律，和幫主對過一掌的人？」

陸地神龍沉吟道：「那也未必，昨晚和老夫對掌之人，功力之高，恐怕不在老夫和狠奇里之下，只是老夫認

為他們僱用陸老弟乘來的原船，使人不易啓疑，在時間上也有巧合。再說從窗外接應的人，留下鞋尖，分明身材不高，可能就是老嫗，尤其他們母子兩人，怎會僅帶一件大行李，也頗堪尋思……」

正說之間，黑娘子倪采珍手上拿着一封信柬，匆匆進來，朝陸地神龍躬身道：「屬下遵諭通令沿江四處分柁，密切注意陸少俠那條原船，隨時報告行蹤，同時總柁也有一封加急函件，請幫主過目。

說着陸地神龍拆開信柬，才看了幾行，臉色登時大變，隨手把信箋送到千手儒俠手上，沉聲道：「總護法可曾聽到過江湖上還有一個白衣教嗎？」

「白衣教？」

千手儒俠楞得一楞，接過信箋一瞧，只見上面寫着——

「書奉龍門幫程幫主偉鑒：

本教創立之主旨，為聯合武林同道，統一江湖門派，素仰貴幫主領袖羣倫，聲譽卓著，茲敦聘台端為本教最高護法，其地位與教主相等，貴幫也同時併歸本教，希於文到十日內遵行。」

「白衣教主？」千手儒俠瞧得目瞪口呆，過了半晌，才歎息一聲，道：「看來平靜了許久的江湖，又要從此多事！」

陸地神龍大笑道：「南北雙嶽，相繼遭害，只是一個起端，其實江湖上早已多事了！」

靈岩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兩位說的白衣教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陸地神龍道：「聯合武林同道，統一江湖門派，少林寺自然不能例外，大師瞧瞧這封信就知道了。」

靈岩大師隨手接過信箋，一面凝目道：「劫持陸老弟的，說不定也是白衣教所為？」

陸地神龍點頭道：「老夫也有這樣想法。」

靈岩大師看完信箋，皺皺眉道：「不知幫主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陸地神龍捋鬚道：「依老夫看來，白衣教出現江湖，決非偶然，信中口氣固然稍嫌狂妄，但來者不善，也不可等閒視之，而且他們既敢向幫主下書，江湖上各門各派，自然也會同樣收到類似信件。即以昨晚那個白衣人來說，功力極深，從他放過夏侯律一事推測，那麼從殺害南北雙嶽，和貴派掌門人靈峯大師的被廢去武功，以及散播流言，使武林高手羣集石鼓山，其中可能就是一項極大陰謀。但中途似乎因某種原因而改變，至於陸老弟的被他們劫持而去，也可以從此一推測，尋到脈絡。」

靈岩大師合掌道：「幫主卓見，明若觀火，貧衲欽佩之至！」

說話之時，簾前突然噗噗兩聲，飛下一隻信鴿。

黑娘子趕忙伸手去接，取下一個竹筒，從筒中取出一卷白紙，瞧了一瞧，朝陸地神龍躬身道：「啓稟幫主，耒陽分柁緊急報告，陸少俠那條原船，已在白沙附近發現，船上母子二人，均已不知去向，目前正在搜索之中。」

陸地神龍雙目乍睜，沉聲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總護法，此事只怕耒陽分柁無法擔當得起，還是你和木老嫂子辛苦一趟，老夫此刻必須回轉君山，親自料理。」

陰風煞尖聲道：「幫主只管請回，我老婆子不信白衣教會猖獗到這個地步。」

靈岩大師也起身道：「貧衲大師兄武功已失，寺中也極需料理，幫主如無差遣，貧衲也要回寺一行。」

陸地神龍點頭道：「大師請便。」

大家各有心事，立時動身，陸地神龍程元規率着奪命飛環邢長林和幫中弟兄，回轉龍門幫總柁。

靈岩大師和十八羅漢，也趕返少林。

千手儒俠史南溪，陰風煞柯靈、杜志遠、楚湘雲、冷秋霜、黑娘子倪采珍等人，同乘一船，匆匆往耒陽趕去。

＊　＊　＊

彌勒舖，原是春水邊上的一個小鎮，這天中午時分，有一輛黑篷馬車，從這裡出發，往南而去！

這輛馬車，垂着很厚的黑油布車簾，不知裡面坐的是誰？

但趕車的車把式，却是一個身材魁梧，臉色黝黑的大漢，手控馬繮，輪聲轆轆，馳得極快！

馬車經過煙竹寺，永桂廳、在未申之交，已趕到楓木舖，剛出小鎮，忽然從路旁一所茅屋中趕出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只見他目光四轉，很快奔近車前，朝車把式低低的道：「啓稟洪大爺，方才郭三爺派人通知，說咱們行蹤已露，恐怕跟踪的人今晚就會趕來，特命小的在此等候。」

那車把式敢情就是他口中的「洪大爺」，聞言怔得一怔，問道：「郭三爺可會說，跟踪咱們的是些甚麼人物？」

那中年漢子對車把式執禮甚恭，躬身道：「小的只聽郭三爺說，好像還不止龍門幫一路……」

他話未落，車簾掀處，探出一個滿頭白髮，右眼已瞎的老嫗面孔，尖聲問道：「郭老三呢？」

中年漢子瞧到獨目老嫗，似乎有着深深的畏懼，急忙躬下身子，連頭也不敢抬，接着說道：「郭三爺已在前面等候，他交待小的準備馬匹，請姥姥，教主、和洪大爺騎馬先行，這馬車交由小的朝新田，桂陽方向馳去，好把所有追踪的人引開。」

獨目老嫗點點頭，道：「好，就這樣辦吧！」

她話聲一落，依然放下車簾。中

年漢子又躬身行了一禮，退後數步，回身朝路邊那所茅屋揮了揮手。茅屋後面，轉出兩個大漢，手上牽着三匹健馬，走近車前伺候。

那姓洪的車把式，立即從車上跳下，打起車簾，獨目老嫗首先從車中跨下。

中年漢子和二個牽着馬匹的大漢，同時垂手肅立，狀極恭謹。

車上接着走出一個身穿白衣的書生，他下車之後，回身從車上抱下一個大包袱，雙手托着，生似極為小心。

車把式見狀，慌忙趕前幾步，低聲道：「教主還是讓屬下帶着上路吧。」

白衣書生搖搖頭道：「不用了，放在我馬上也是一樣。」

說着，雙手托着大包袱，輕輕一縱，飛身上馬，然後把大包袱橫置身前。

獨目老嫗滿佈皺紋的臉上，隱現不豫，鼻孔中嘿了一聲，也縱身上馬，別瞧她老態龍鍾，光這上馬的身手，就可看出輕功着實不弱！

車把式見兩人上馬，也立時從伺立着的大漢手上，接過繮繩，躍上馬背。

這一瞬工夫，從茅屋中很快閃出一個龍鍾老嫗，和一個身穿白衣的人，相繼鑽進篷車。

那中年漢子回身從茅屋中取出一大捆行李，放進車廂，然後放下簾子，一腳跨上坐位，引繮待發。

獨目老嫗面露嘉許之色，朝馬上姓洪的車把式咧嘴笑道：「洪老大，瞧不出郭老三現在辦事也精明起來了。」

洪老大聳聳肩，笑道：「姥姥強將手下無弱兵，郭老三跟姥姥這麼多年，學也學精明了。」

獨目老嫗微露得意之色，忽然沉聲道：「洪老大，你總該知道，這個江湖，咱們論聲勢，論武功，都不及人家，如果再不精明一點，還想立得住腳嗎？」

說話之間，陰沉目光有意無意的瞧了白衣書生一眼。

洪老大口中連應了兩聲「是」，接着說道：「姥姥，他們這輛篷車要等咱們上路之後，才好動身，以免引人注意，咱們快趕路吧！」

獨目老嫗「唔」了一聲，道：「如玉，咱們走！」

手上繮繩一抖，當先朝一條小徑上馳去，白衣書生和洪老大也跟着動身，三匹馬蹄聲得得，霎時轉過一片樹林，跑出老遠。

中年漢子一見他們教主去遠，也立即催動馬繮，車輪轆轆，順着大路往東，朝新田，桂陽方向馳去。

遠山起伏，峯巒連綿！

一抹絢爛晚霞，正在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層沉沉暮色，籠罩四野，三匹健馬，循着崎嶇山道而行。

馬上三人，正是從楓木舖由篷車改為乘馬的獨目老嫗，白衣書生、和洪老大。原來他們就是五毒教的獨眼乞婆區姥姥，蛇蝎教主溫如玉，毒砂掌洪長勝。

自從五毒教的人把冷秋霜當作了北嶽門下楚湘雲擄去，被陸翰飛陰差陽錯的救走，後來溫如玉乘船趕到，自知不是陸翰飛的對手，匆匆退去，其實五毒教的人並沒死心，依然一路跟了下來。

石鼓山羣雄畢集，先後出現的老狠神、神鈎眞人、厲山雙煞、西毒逢巨川、白衣崆峒、和隨後趕到的龍門幫主陸地神龍！

這些人，就是二十年前五毒教在全盛時期，也一個都招惹不起，何況二十年後的今日，他們還在羽毛未豐之際，是以潛伏遠處，不敢露面。

直等陸翰飛負傷，大家在方廣寺下院歇脚之時，才由溫如玉、區姥姥潛入寺後菜園，趁機把陸翰飛劫出。

他們自然清楚，龍門幫在江湖上聲勢浩大，耳目靈通，是以沿路一再改變方式，由水路南行，到了白沙，立即棄船改乘篷車，再由篷車改為騎馬，用以混淆龍門幫的追踪。

此時，他們已進入五嶺山脈，距離他們的老巢逐漸接近！

忽然，一陣鴿羽劃空之聲，兩隻白色健鴿，從頭頂樹林上疾飛而過。

獨眼乞婆區姥姥仰望了兩隻掠空而過的健鴿一眼，陰森的臉上泛起一陣獰厲之色，回頭朝毒沙掌洪長勝道：「洪老大，你瞧到了沒有，這信鴿，已經兩次從咱們頭上掠過，只怕咱們行踪，已被龍門幫的人發現。」

洪長勝道：「他們有靈鴿搜索，眞使人防不勝防，如此看來，只怕篷車上的三人，都已落入他們手中了。」

獨眼乞婆陰笑道：「五毒教門下隨身帶有自了毒丸，老身倒不怕他們洩露甚麼，只是咱們尚有一夜路程，只要能過了今夜，他們縱有靈鴿搜踪，趕到地頭，管教他們有來無去。」

溫如玉道：「姥姥，這樣一來，咱們此後豈不是就難以安枕了？」

獨眼乞婆滿臉厲色，冷笑道：「咱們已經隱忍了二十年，眞要有人找到咱們頭上，那也顧不得許多了。」

天色業已全黑，峯嶺起伏，不遠處一叢松林中，露出一間茅屋，從屋中迎出七八個人。

當前一個正是調龍手郭老三，他此時已換了一身藍布衫褲，不似岳陽樓上的那副臭叫化模樣。

一眼瞧到三人，立時迎前幾步，躬下身去，口中說道：「姥姥，教主，一路辛苦了。」

獨眼乞婆一帶馬頭，飄身落地，點點頭道：「郭老三，你倒來得好快，他們都撤回來了？」

郭老三依然十分恭敬的道：「兄弟也剛到了一會，龍門幫目下已出動各

地分柁，水上陸地，全力搜索……」

獨眼乞婆不待他說完，陰哼道：「這個老身已經知道，下午還有幾批靈鴿，兩次追踪咱們，不過天黑了，鴿子無法追踪。你先把這三匹馬，要他們繞道馳上一陣，多留點馬蹄脚跡，讓追踪的人，奔波上一晚，明天中午，咱們到了地頭，就不怕了。」

他說話之間，蛇蝎教主溫如玉和洪長勝也已一起下馬，溫如玉手上依然鄭重其事的托着陸翰飛，不肯交給手下之人。

調龍手郭老三請示道：「姥姥，咱們沿途放出毒物，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豈不是好？」

獨眼乞婆桀桀尖笑道：「這樣豈不打草驚蛇，告訴了他們，是咱們五毒教做的手脚？老身自有計較，你只管照我吩咐行事就是。」

郭老三連連應「是」，伸手一擺，立時有三個漢子縱身上馬，潑剌剌的往林外馳去。

獨眼乞婆、溫如玉、洪長勝、郭老三相繼走進茅屋，其餘的人立即分散，在茅屋前後林中，佈了暗樁。

三楹茅屋，進門一間客堂上，早已擺好幾副碗筷，等着開飯。

獨眼乞婆回頭橫了溫如玉一眼，冷冷的道：「如玉，妳把他放到地下室去，咱們一天一晚沒休息了，吃了飯，好好休息上一晚再說。」

溫如玉答應一聲，托起裹着陸翰飛的棉包，往左邊那間廂房中走去，那廂房中只有靠壁處一張土坑，別無傢俱。

郭老三很快走在前面，手中執着燭台，替她照路。

走近土坑，伸手揭起木板，露出一個暗門，下面約有十幾級石階，正是地下密室的入口。

原來五毒教盤踞五嶺山脈，蟄伏已久，這座茅屋，正是他們入山第一個關卡，所以設有密室。

兩人走下地道，郭老先三放下燭台，便先行退出。

溫如玉把手上棉包，輕輕放到靠壁之處，然後解開四週捆着的繩索，又把棉被輕輕的揭開！

被窩中登時露出一張她熟悉的面龐，這是多少天來，一直在她腦海中縈迴不去的影子！

但他這時候臉色蒼白，呼吸微弱，失去了幾日前那種出世拔俗的颯颯英風！

她心中感到一陣歉然，同時升起無限憐惜，怔怔的瞧着他，半晌，兀自拿不定主意。

她不知道姥姥何以會對南北雙嶽門下有這般仇恨？

不錯，五毒教在二十年前，是被江湖上幾大門派聯手逐出中原的，但也不見得是毀在南北雙嶽兩人之手。

聽姥姥的口氣，她也並沒一定想覬覦金玉雙奇白衣劍侶藏寶，雖然她是以此為藉口的。

溫如玉貴為一教之主，但她自小由姥姥一手扶養長大，她平日任性使氣，姥姥總是百依百順，從沒拂拗過她，可是今日她發覺姥姥對自己的態度，似乎有點和往常不大相同！

她心念閃電般轉動，目光只是盯在陸翰飛臉上，一眨不眨！

漸漸，她發覺他傷得很重，此時既像熟睡，又像昏迷！

她突然想起自己身邊的白玉小瓶，那是兩粒五毒教的保命金丹——「寶蛇丹」——

據說「寶蛇丹」還是上代師祖傳下來的，其中以一百種舉世罕見的毒蛇膽，和許多珍貴藥物配製而成，專治各種重傷，只要還有三分氣在，無不藥到回春。

因為這藥丸有許多靈藥，不易尋覓，炮製尤難，藥丸用一粒，就少一粒，所以後來就成為教中不世之寶，只有教主身邊，才能携帶，也只備教主一人保命之用。

自己身邊從小就帶着這個玉瓶，瓶中已只剩下兩顆藥丸，玉瓶是用絲囊佩在自己貼身之處，十多年來，坐臥不離。

溫如玉想到「寶蛇丹」，心頭一喜，毫不猶豫的背過身去，從貼身之處，取出絲囊，抽開活結，很快從瓶中傾出一顆金箔為衣，只有黃豆大小的藥丸，俯身撥開陸翰飛牙關，塞入他口中。她動作極快，但好像做了一件虧心事似的，心頭小鹿禁不住怦怦狂跳，臉上也感到一陣熱辣辣的，難以平息。

她收起絲囊，纖纖玉掌在發燙的臉頰上輕輕按了一按，才沿着石級舉步朝上走去。

只見客堂中間一張方桌上，早已擺滿了菜餚，連飯也裝好，敢情就是等着自己。

溫如玉在上首坐下，獨眼乞婆區姥姥瞧了她一眼，臉上略有不豫之色，欲說又止，但終於捧起飯碗，吃了起來。

溫和玉怕她出口相詢，也不敢多說，只是自顧自吃飯。

飯後，調龍手郭老三匆匆出去。

毒沙掌洪長勝也跟着站起身子，說道：「姥姥和教主還是早些休息吧，就是有人追踪，今晚也不可能尋到這裡。」

獨眼乞婆冷笑道：「你道龍門幫的人會輕易被咱們脫身？老身估計，今晚準會有人尋上門來，不過，只要照我方才說的去做，縱然有人趕來了，也叫他們撲上個空。」

這時，桌上菜餚已由區姥姥貼身侍女紅兒收拾乾淨，替三人端上茶來。

洪長勝遲疑的道：「姥姥要他們全數撤走，兄弟總覺不妥……」

獨眼乞婆乾笑道：「教下弟子，武功平平，眞要有人趕來，那是人家對手？留在這裡，反而礙事，你和郭老三路徑熟悉，隨便一躲，不易被人發覺，既要留着，自無不可，其實今晚老身又不和人家動手，只要好好睡上一覺就行。」

溫如玉不知姥姥葫蘆裡賣甚麼藥，正想發問。

洪長勝點頭道：「這樣也好，兄弟這就出去瞧瞧，如有風聲，就以投石為號。」

說着大踏步往門外出去。

獨眼乞婆道：「如玉，妳隨我到地下室去，我有幾句話跟妳說。」

溫如玉怕姥姥發現自己給陸翰飛服藥之事，故意捧着茶碗，就唇邊吹了幾口，似乎茶水太燙，一面撒嬌的道：「姥姥，我要喝幾口茶呢，妳在這裡說，不也一樣。」

獨眼乞婆獨目閃過一絲兇光，道：「不，咱們到下面去！」

紅兒只有十四五歲，生得極伶俐，平日深得溫如玉疼愛，這會她瞧着兩人屈膝道：「姑娘還沒喝茶，要在這裡，姥姥就在這裡說吧，紅兒出去一會好啦！」

獨眼乞婆沉聲道：「妳也只知道跟姑娘幫腔，難道姥姥說的話，算不得數？我要妳留在這裡，妳就給我留在這裡。」

紅兒不知自己說錯了甚麼，嚇得噤聲不敢多說。

獨眼乞婆忽然覺得自己語氣極重，接着又柔聲道：「紅兒，只要過了今晚，姥姥就好了却一樁心事，姥姥就把妳收到門下，妳好好守在這裡，我有很重要的話，和如玉說。」

溫如玉不知道姥姥今天脾氣何以變得如此暴躁，尤其是她的那句「過了今晚，姥姥就好了却一樁心事」，這話，分明隱隱透露出有不利於陸翰飛之意在內，不然，何以堅決要到地下室中去？

她心頭不期有些忐忑不安，放下茶碗，起身道：「姥姥，妳要說些甚麼咯，我們這就下去好啦！」

獨眼乞婆沒有作聲，兩人一起走入左廂，跨下密室。

獨眼乞婆取過燭台，彈去燭芯，熊熊燭光，照着壁角的陸翰飛，口中發出一陣低沉的嘿嘿冷笑，自言自語的道：「小子，你終於落到我手上了，你還敢在我姥姥面前逞强不？你老鬼師傅也會死在人家手裡，但你却逃不出我的手去……」

溫如玉聽得瞿然一驚，照這情形，姥姥果然和南北雙嶽有仇，心中想着，在旁打岔道：「姥姥，妳不是說有要緊話要和我說嗎？」

獨眼乞婆突然放下燭台，臉露戾色，尖笑道：「不錯，老身要和妳商量的，就是今晚先宰了這個小子！」

她話聲一落，一雙鬼爪，懸空抓了兩抓，就有朝陸翰飛咽喉揑去之勢！

溫如玉吃了一驚，連忙伸手一擋，勸道：「姥姥，咱們出動這許多人，好不容易從龍門幫手上把他擄來，為了甚麼？」

獨眼乞婆兇眼一瞪，道：「我不希罕甚麼白衣劍侶的藏寶，何況究竟有沒有這回事也不知道。」

溫如玉道：「不，那船老大不是說令狐宣賽孫臏沒上石鼓山去之前，留了一封信給他，江湖上正盛傳着賽孫臏早已預先把藏寶取出了，那麼船老大說的那封信，一定另有文章，他此時重傷未愈，只要等他醒來了，不難問出下落。」

獨眼乞婆厲笑道：「我不要寶藏，我要他的命。」

溫玉怔道：「姥姥，這是教中大家決定之事，咱們得到白衣劍侶留下來的武功，就可稱雄江湖了。」

獨眼乞婆獨眼兇光炯炯，尖聲道：「如玉，我姥姥扶養妳十幾年，妳到底給不給我出氣？」

溫如玉擋在陸翰飛前面，為難的道：「姥姥，這是咱們教中決定的事，關係五毒教的盛衰，我不同意姥姥的做法。」

獨眼乞婆冷笑道：「如玉，妳不用擺出教主的身份壓我，我知道，妳是存心保護他，今天，妳一直把他抱在身邊，我知道妳看中這小子！」

溫如玉被她一口說穿了心事，不禁臉上一紅，接着又臉色一板，道：「姥姥，妳說甚麼？妳是長輩，說話也該有個分寸，我是妳扶養長大，但我總是一教之主，妳平日口口聲聲為着五毒教，今天怎的一反常態？」

獨眼乞婆臉上忽然飛起痛苦之色，也更顯得猙獰可怖，白髮飄動，喃喃的道：「我一反常態，如玉，妳說的對，姥姥是反了常態，我看到這小子，恨……恨不得立時揑死了他……」

她聲音凄厲，雙爪作勢，隔着溫如玉，恨恨不已！

溫如玉皺皺秀眉，低聲問道：「姥姥，妳和他有仇？」

獨眼乞婆漸漸平靜下來，身軀微微顫動，口中「唔」了一聲，道：「如玉，妳是教主，妳有權決定他的生死，姥姥雖然比妳長了一輩，但姥姥總是五毒教的人，給不給我出氣，全憑妳吧！」

溫如玉道：「他到底和妳有甚麼深仇大恨，姥姥非殺他不可？」

獨眼乞婆憤然道：「因為這小子是南嶽簡子眞的徒弟。」

溫如玉抬頭道：「姥姥，妳是說他的師傅是咱們五毒教的大仇人？」

獨眼乞婆被她問得默然不語，停了半晌，才頹然搖了搖頭徐徐的道：「不是，唉，如玉……」

溫如玉鬆了口氣，柔聲道：「姥姥，妳只管說下去咯！」

獨眼乞婆長歎一聲道：「如玉，姥

姥知道妳的心意，但妳也該知道妳是五毒教出身，五毒教是江湖黑白兩道誰都瞧不起的下五門！咱們配不上人家名門正派中人的，妳……別再痴心夢想了。」

溫如玉臉上一陣緋紅，跺跺脚道：「姥姥，妳說正經的咯！」

獨眼乞婆道：「姥姥對妳說的話就是正經話，姥姥這一生，就是妳的榜樣，唉，這快三十年前的事，那時我還只有二十二歲，哦，那時候，湘西、湘南，全是咱們五毒教的地盤，有一天，我經過雪峯山，瞧到一個穿藍衫的人……」

溫如玉道：「那人可是南嶽簡大先生？」

獨眼乞婆道：「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只見他約莫三十來歲，長得甚是英俊，正俯着身子，採一株藥草，忽然從草叢中竄出一條白影，一口朝他手上咬去！

「那人武功極高，眼快手快，瞧到白影，就是一劍，把竄出來的白影，一下揮爲兩段，那知他出手雖快，那條白影，也竄得極快，身子被他長劍斬爲兩段，但已一口咬住他袖角！」

溫如玉道：「那是甚麼蛇，竟有這般厲害？」

獨眼乞婆道：「當時我也吃了一驚，急忙擧目瞧去，被他斬成兩截的，竟是一條平日極少見的如意玉帶虺！這種毒蛇，就是廣西深山之中，也極難發現，因爲普通毒蛇，只有牙齒才有劇毒，玉帶虺卻週身無處不毒，是幾種出名毒物之一。我方自瞧得一驚，口中只叫了一聲『你快退！』但我話聲未落，那落在地上的下半截虺身，長尾捲動，同時纏上了他右腿。」

溫如玉咬著下唇，露出潔白的貝齒，笑道：「姥姥這就伸手救了他？」

獨眼乞婆道：「他袖角上還咬著玉帶虺上半截，脚下又被下半截纏緊，心頭一慌，衣袖甩了幾甩，沒有摔掉，就用劍切下袖角。這一耽擱，脚下毒氣已發，再想用劍尖挑玉帶虺下半段，已是不及，身子搖了兩搖，就昏迷過去！我當時還不知他就是三年之前，在泰山大會上，嶄露頭角的青年高手藍衫劍客簡子眞，等我躍落他身邊，只見緊纏在他小腿上的半條玉帶虺，本來瑩白如玉的蛇身，業已漸呈枯黃……」

溫如玉道：「那又爲甚麼呢？」

獨眼乞婆道：「那就是南嶽派的『少陽神功』，他敢情發覺蛇身有毒，立即運功抵禦，把玉帶虺半截蛇身煅成灰燼，但他運功才到半途了，已毒發昏倒。要知玉帶虺本是天下劇毒之物，他這功運到半途，突然昏倒，毒發得更快，我用盡教中解毒靈藥，足足守了他三天，才把毒氣退去，他也說出他叫簡子眞。我聽得心中更是高興，因爲他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劍客，但我卻沒勇氣說出我是五毒教主的師妹。」

她滿佈皺紋的臉上，開始流露出一絲青春的光耀，繼續說道：「從此之後，我時常到衡山去找他，他也對我不錯，這一段時間，我已經把心許給了他。」

溫如玉道：「姥姥，後來呢？」

獨眼乞婆嘆了口氣道：「這也怪咱們五毒教的人，實在太以胡來，弄得江湖上聲名狼籍，簡子眞可能知道我的身份，幾次在我面前暗示要找我規勸妳爹，約束門下。那時大師兄也得到手下報告，說我和簡子眞交往很密，心中很是生氣，幾次使人暗向簡子眞下毒，都沒得逞，咱們就這樣疏遠下來。」

溫如玉道：「這就是爹不對了，姥姥和簡大先生正大光明交往，又沒觸犯教規，爲甚麼要暗中害他？」

獨眼乞婆道：「這就是正邪水火，不能並存，後來我聽到傳說，北嶽司空曉有個妹子，叫司空蘭的賤人，時常和簡子眞並轡江湖，形影不離，我心中很是氣憤，憤恨天下男人，都是薄倖之輩，就偷偷的逃出去找他。那時各大派已有聯手驅逐咱們的企圖，簡子眞爲了我曾有恩於他，在各大門派之前，拍下胸脯，要單獨會會妳爹，勸五毒教革面洗心，改過向善，這就是我偷跑下山沒有多久的事，那知他隻身單劍，闖到咱們五毒教裏，試想咱們教裏的人，那會放過他，一言不合，就動起手來，他單人隻劍，連傷了教中許多高手，闖出重圍，但他也被教中豢養的毒物所傷，被毒神逢巨川救走，這一場怨仇，大家越結越深，我也在此時，被教中的人在路上截回。」

獨眼乞波婆道：「在這一場事的三個月之後，各大門派就聯手發動對付我們，簡子眞、司空曉，逢巨川和少林、武當，全都到現場，咱們五毒教在這一戰上，差不多全軍覆滅，而我的右眼……」

溫如玉聽得臉色漸漸凝重！

獨眼乞婆用手指指右眼道：「姥姥這隻右眼，就傷在司空賤婢的『穿雲指』下！」

溫如玉道：「妳也參加了？」

獨眼乞婆桀桀怪笑道：「當日，我救簡子眞的時候，就把如意玉帶虺收入皮囊，煉成了劇毒無比的『飛虺針』，這賤人就中了我三支『飛虺針』。」

溫如玉吃驚的「哦」了一聲，道：

「她後來怎樣了？」

獨眼乞婆獰笑道：「她自然不會出六個時辰，就毒發身死。」

溫如玉道：「那妳不是已經報了仇嗎？」

獨眼乞婆獨目圓睜，厲聲道：「但這賤人已奪去了簡子眞的心，簡子眞就是爲她一生不娶，當然，咱們教中，經過這場巨變，姥姥和他，自也沒有再和好的希望。但簡子眞心中，一

生都恨上了我，我……是對他有恩的人，我……也爲他失去了一生幸福。我恨不得親手殺死簡子眞，因爲我殺了他，也不過只算當年沒救活他，當年沒救活他，我不會懷恨一生……如玉，妳說，妳說……妳……我該不該在他徒兒身上，取得賠償？」

溫如玉聽完獨眼乞婆這段話，心頭感到十分惘然，她無法分得清這究竟是恩？是仇？是怨是恨？

簡大先生並沒有錯，姥姥也沒有甚麼不對。

姥姥固然因簡大先生而懷恨一生，簡大先生又何嘗不遺憾終身？但這是上一輩的事，和簡大先生的門人，該是無關的！

她心中想着，不禁抬起頭來，口中剛叫了一聲：「姥姥……」

「篤！」

頭頂上，忽然响起一塊石子的聲音！

獨眼乞婆忽然臉色一變，道：「外面有警，準是洪老大發現了敵踪！」

說到這裡，迅速瞧了溫如玉一眼，她還擋在陸翰飛身前，不由氣憤的伸手朝懷中一掏，摸出一個紙包，塞在溫如玉手中，急急的道：「姥姥話已說完，妳瞧着辦吧！」

身子一閃，匆匆朝石級上走去！

溫如玉跟着過去，獨眼乞婆已走出地道，回頭道：「妳暫不可出來！」說着，已把木板闔下。

溫如玉走近密室南端，那裡斜斜的有一個錢眼般大的小孔，正是可以覷看客堂上的事物。

此時堂前木門，業已下了門，溫如玉心中納罕，如果敵人眞的尋上門來，區區木門，就是再門上十道八道，又管甚麼用呢？今晚不知姥姥有何安排？

她俯身取過燭台，移到南首壁下，這樣，燭光就不會從小孔中漏出。

她返身正待朝陸翰飛身邊走去，忽然想起姥姥臨走時塞給自己的一個紙包，當下打開一瞧！

這一瞧，不由把蛇蝎教主怔住了！

紙包中是一小撮灰褐色的粉末，她自然認識，這是最厲害的「百日蠱」，服下之後，要過了百日，毒性才會發作，在沒有發作以前，並無絲毫異樣，但一經發作，無藥可救，一個人靈志盡失，變成白痴，渾渾噩噩，直到老死爲止。

姥姥要自己在他身上下「百日蠱」？

不錯，她要自己瞧着辦，何以她非在他身上報復不可？

「姥姥好狠的心！」溫如玉口中喃喃說着，心頭不禁大起反感，這明明是姥姥命令自己，照她的心意去做！

平時教中之事，都由姥姥做主，自己很少過問，也沒有感到如何，因爲在姥姥眼中，自己還是一個大孩子，但在這件事上，她開始覺得自己這個「教主」有名無實，一切都得聽姥姥的安排。

五毒教已經潛伏了二十多年，自己有心重振聲威，但從劫持陸翰飛這一件事，很可能又步上二十年前的覆轍。

敵人已經追踪尋來，其中不難想到威震江湖的龍門幫，有北嶽恒山一派，和少林寺的人在內，結果又是一場聯手對付五毒教的慘烈之事。

自己也和二十年前的姥姥一樣，暗暗的戀上了他，而他還有北嶽門下的那個師妹……溫如玉想得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內心堅決的說着：「不，自己決不能再蹈前人的覆轍！」

但她心中實在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一時怔怔的瞧着那包「百日蠱」發呆！

突然，她目光瞧到陸翰飛臉上，他蒼白的臉色，已經好轉了許多，但他還是昏昏睡着，沒有醒轉。

估計自己給他服下「寶蛇丹」，差不多已有半個多時辰，照說，他早該醒轉過來了！莫非在篷車上的時候，姥姥已暗中使了手脚不成？

溫如玉緩緩俯下身去，仔細察看了一遍，才發現陸翰飛原來被人點了睡穴，難怪他昏昏的睡了一整天，當下纖手一按，拍開穴道。

陸翰飛雙目一睜，忽然坐了起來！

原來他昨晚因全力施展「火燄刀」，又不諳收回眞氣的法門，以致一身陽氣隨掌洩盡！

差幸他以前服過蝮蛇寶血，因他內功不足，無法和本身氣血同化，大半仍潛伏體內，經陸地神龍程元規替他打通奇經八脈，催動氣血，這潛存的蝮蛇寶血，成了他一線生機的源泉，在體內逐漸發生作用。

陸地神龍不知此中因果，才有每隔六個時辰，打通經脈之言，其實，有陸地神龍打通一次奇經八脈之後，他自己也會逐漸好轉。

溫如玉喂他的一粒「寶蛇丹」，不僅是五毒教專爲教主保命的金丹，其中還有百種罕見蛇膽，正好和蝮蛇寶血，有相生相成之機，自然好得更快，只因被點「睡穴」，才沉沉昏睡。

此時一經溫如玉拍開睡穴，便立即清醒過來。

當他睜目坐起，發現自己躺在一間斗室之中，燭光熒熒，面前蹲着一個一身白衣的溫如玉，心頭不由大奇，目光一轉，正待出聲相詢！

溫如玉連忙輕噓一聲，搖手制止，一面壓低聲音道：「陸少俠不可出聲，你醒轉過來了，快先調息一會，看看傷勢好了沒有？」

陸翰飛經她一說，果然感到頭腦脹重，生似大病之後，無法支持，心頭雖有許多疑問，只好暫時放下，依言盤膝坐定，澄心運氣。（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名匠造膺品　冒充奪魂釘

酷熱的夏季剛過去不久，雖說秋天已經來到，氣候還是非常炎熱，只有一早一晚的時候，才有清涼的秋風吹來，中午，熾熱的太陽還是照射得草木抬不起頭來。

這時正是晌午時分，陽光火辣辣地照晒着，嘉興城裡那寬敞的街道上，平坦而整齊的青石，似乎冒起一層白烟，熱浪在陽光裡蒸騰直上，像是有一個巨大的火爐放在地上一般。

幾條大街，難得看到一個人影，人們若非有急事在身，絕不會冒着這麼大的太陽走到街上來的，甚至連在街邊找尋食物的野狗，此刻也躲在陰涼的屋簷下去休息了。

沒有一絲的訊息，也沒有囂鬧的聲音，大地似乎在靜止之中，一切都在烈陽之下獲得暫時的休息。

驀然，一陣密集的鐵蹄敲聲從街道的東側傳來，頓時破壞了這一片寂靜，隨着蹄聲的接近，兩乘快馬已急馳進了街道。

那兩匹駿馬一灰一棕，生得高大健壯，全是純粹的蒙古種良駒，晝夜之間趕個四五百里是絕無問題的，不過此刻牠們全都滿身冒汗，長長的鬃毛被汗水所濕，粘在身上，鼻孔裡也不住冒着白氣，顯見是奔馳過一段很長的距離。

可是說也奇怪，那乘坐在馬上的兩個騎士却是絲毫不見疲憊之態，他們的頭上戴着一頂同樣的竹笠，身上也同是穿着青色的長衫，都腰身挺得畢直，昂然的騎在馬背之上。

熾熱的陽光垂直的照晒而下，他們兩人的臉龐大部份都被竹笠的陰影所罩住，只露出自鼻端以下的小部份，那緊抿着的嘴唇被陽光所照，但却不見絲毫汗漬，彷彿他們是剛剛跨上馬一樣。

雙騎急馳，轉眼之間便已馳過大半條長街，那左邊的騎士倏地一揚首，爍亮的目光乍閃，沉聲道：「老二！就是這兒了。」

右邊的那個騎士應了一聲，道：「沒錯吧？」

就在這麼兩句話裡，兩乘快馬馳到一間很大的鐵匠舖門前，位於左邊的那個灰馬騎士沒有回答同伴的話聲，嘴裡低低一喝，猛地一拉韁繩，他跨下的灰馬已發出一聲長嘶，霍然人立而起，那等快速奔行之勢頓時便已刹住。

在同一時間之內，另一匹快馬幾乎以同樣的方式被勒住了前奔之勢，站立在那間鐵匠舖的門前。

那兩個青衣騎士緩緩的下了馬來，也沒理會那兩匹嘴裡不住噴着白氣的駿馬，向着鐵匠舖敞開的大門走了進去。

他們一跨進去，身形略爲停頓了一下，才看清楚在舖子裡，正有一個少年人坐在一張長櫈上，仰首望着他們。

那個少年身上穿着一襲灰布衣褲，捲起了袖子，右手拿着鐵鎚，左手持着鐵挾，看樣子正在打造什麼東西。

他的年紀很輕，大約十六七歲的樣子，瘦瘦的臉頰，挺直的鼻樑，配上烏黑圓亮的眼眸，頗爲逗人喜愛，不過此刻他的嘴際，臉頰到處都是一塊塊黑印，一條條白痕，使得他的臉孔看來頗爲滑稽。

顯然他正在工作時，不時的用沾過煤炭的手去擦臉，以致留下一塊塊黑印。至於那些白痕則是汗水流過的痕跡。

若是常人看到他這副樣子，一定會禁不住好笑，可是這兩個剛一進門的青衣人却依然嘴角緊抿，神態不變，彷彿他們並沒有看到他一樣。

這個少年微微愣了一下，隨即放下了手裡的工具，站了起來，臉上堆着笑道：「兩位……」

他的話剛一出口，便被截斷：「你們掌櫃的在嗎？」

這個少年的脾氣好像不太好，他那斜斜的劍眉微微一皺，問道：「請問兩位找他老人家有什麼事？」

那個站在右邊的青衣人沉聲道：「你聽到沒有？把掌櫃的叫出來。」

這個少年勉强壓着自己的性子，道：「他老人家此刻正在午睡，如果兩位是爲了照顧本店，要打造什麼鐵器，就不必驚擾他老人家了。」

「嘿！」那右首的青衣人冷冷地道：「龔跛子的架子也眞大，竟敢要我們兄弟等起他來了，他媽的……」

在喝罵聲中，他已大步的闖進屋裡。

那灰衣少年劍眉一軒，喝道：「你想做什麼？」

他攔住了那青衣人的路，不讓對方闖進屋去。

那表衣人振臂一揮，道：「滾開點！」

他根本就沒有把這個灰衣少年看在眼裡，在振臂揮出的時候，僅僅用了三成力道，以爲就可以把對方震得飛將出去。

那知他的手臂剛一揮出，觸及對方在胸前的雙臂時，只覺對方身軀一沉，這一臂之力，竟然只把那灰衣少年推得退出二步而已。

這個青衣人頗爲訝異，輕呃一聲，底下霍地飛出一脚，踢在那灰衣少年的腿上。

他這一踢之力又快又猛，儘管那灰衣少年以坐馬之式穩住了下盤，却也承受不起。

但聽他驚叫一聲，身軀離地飛起，碰在牆角，然後又從牆壁滑落，跌進堆在屋角的煤堆裡。

霎時，煤灰揚起，那個灰衣少年一身一臉全都變爲烏黑，躺在煤堆裡連動都沒動一下，不知是否暈過去了。

這個青衣人瞧都沒有多瞧一眼，彷彿曉得自己這一脚踢去，那個灰衣少年是絕對無法爬得起來了。

他依舊寒着一張臉，舉步向着屋內行去，看樣子是要把掌櫃的揪出來，他才甘心。

豈知他的脚步才一邁出，那個躺在煤堆上的灰衣少年猛然彈了起來，飛也似的向這個青衣人衝到。

只見他雙拳有如奔雷迅捷沉猛的攻到，隨着掌風揚起一片煤灰，瀰散着斗室，也遮住了青衣人的眼目。

他這一突如其來的一手，不但使得進入屋子的那個老二爲之一愣，就連站立門口處的老大也爲之輕噫一聲。

這聲輕噫剛自他的嘴裡發出，他已聽到老二大吼一聲，左袖一揮，右掌迎頭向那灰衣少年的頭顱拍下。

他們兄弟乃是武林中久著兇名的兇人，這個身爲老大的青衣人，自然曉得他那老二的武功。

他一見老二揮出的一掌，頓時便知道那個灰衣少年是絕對無法躲閃得了，馬上將會在掌下喪命，腦袋破裂而亡。

他的嘴角浮起一絲冷酷殘忍的笑意，身形未動，就等着看這一幕畫面的出現。

驀然，他只見人影乍閃，一個短髯老者從裡間躍出，右手一拉那灰衣少年，左手握着的鑌鐵拐杖飛快地迎着老二的掌刃擋去。

但聽「啪」地一聲輕響，那根鑌鐵拐已在這一掌之下斷爲兩截，沉猛的勁道從杖上傳出，使得那個拉着灰衣少年的老者虎口裂開，跌了出去。

那個被喚作老二的青衣人一見自己的一掌竟會被人擋住，頓時一張臉拉得老長，眉宇之間揚起一片殺氣，沉聲喝道：「龔跛子，你的膽子好大！」

喝聲之中，那站在門邊的青衣人也躍了進來，一把抓起跌倒地上的老者，怒道：「龔跛子，你不要命了？」

那個被稱作龔跛子的老者臉上堆着惶惑驚恐的笑容，道：「兩位賀兄請息怒……」

他的話聲未了，臉上已被賀老大摑了一掌，罵道：「龔江，你的嘴巴乾淨點，誰跟你稱兄道弟了？」

龔江苦着臉道：「賀大爺，你輕一點好吧？我跛子的這條胳膊若是斷了，可沒人替你們二位打造『奪魂釘』了。」

賀老大冷哼一聲，把龔江放開，道：「看在你這雙手的份上，今天就放過你這一遭，不過下不爲例。」

龔江揉了揉胳膊，頷首道：「是！是！」

「慢點！」那站在一旁的賀老二沉聲道：「龔跛子，老大放過你，我還沒答應呢！」

龔江一愣，道：「二爺，你……」

賀老二冷冷的目光掃過那滿臉一片烏黑的灰衣少年，問道：「龔跛子，那小子是誰？」

龔江道：「他是小老兒僱的伙計。」

「伙計？不像吧！」賀老二陰陰一笑，道：「龔跛子，這些年來，你的功夫可一點都沒擱下呀？」

龔江惶恐地道：「小老兒方才是不得已，冒犯了二爺您……」

賀老二冷冷道：「冒犯倒談不上，不過你這個徒弟的膽子可不小，竟敢跟我動起手來。」

龔江罵道：「該死該死，他眞是該死！」

他側首對那灰衣少年道：「你還不過來跟兩位賀爺道歉賠罪？」

那灰衣少年從被龔江把他在賀老二的掌下救走之後，便一直怔愣地站在牆邊，起先他是爲那青衣人的凶狠掌力而吃驚，隨即爲龔江的擧動而感到驚詫。

他心中正自不解師父爲何會如此怯懦，便已聽得龔江喚他向那個青衣人賠罪。

他臉上沾滿了煤灰，是以憤怒的表情不能從面上顯現出來，可是從眼中閃現的光芒裡，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是如何的不滿。

他抗聲道：「師父，我……」

「畜生！」龔江沒等他說完話，已怒叱道：「叫你跟兩位賀爺賠罪，你聽到沒有？」

那個灰衣少年似未想到師父如此聲色俱厲的叱責自己，愣了一愣，依然站在那兒。

龔江氣極，向着灰衣少年行去，邊走邊罵道：「你這該死的東西，現在連我的話也不聽了，看我打不打你？」

他走路之時雙脚一跛一跛的，加上手裡的拐杖已被賀老二拍斷，使得他走路的樣子更加難看了。

龔江的臉上浮現起無可奈何而又悲痛悽慘的神情，當他看到那灰衣少年依然不肯低頭認罪，咬了咬牙，揮起一掌，摑將過去。

他的手掌還未落下，陡地那站在他身後的賀老大已沉喝道：「住手！」

龔江的手在空中停頓了一下，然後遲疑地垂了下來，他緩緩的轉過身子，只見賀老大眼中神光炯炯，默然的盯着那灰衣少年。

他的心中一慌，囁嚅道：「賀大爺……」

賀老大淡然一笑，問道：「你這徒兒叫什麼名字？」

龔江哀求道：「賀大爺，他的年紀還小，一時無知冒犯了你們兩位虎威，請兩位原諒他……」

他的話被賀老二打斷，道：「龔跛子，你沒有聽到老大的話？」

龔江連忙應聲道：「聽到了，聽到了，他叫方瑟。」

那個賀老大也不知眞的聽清楚了灰衣少年的名字，還是故作聽懂之狀，他點了點頭，道：「很好，很好。」

龔江也不知道他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問道：「你們兩位是想……」

賀老大截斷他的話，道：「龔跛子，我很喜歡你這個徒兒，你讓給我們吧！」

龔江大驚，道：「這個……」

賀老大臉色一沉，道：「怎麼，你不肯？」

龔江道：「不是不肯，只是他……」

方瑟沒等他說完話，已大聲道：「師父，我不願意。」

賀老大大嘿嘿一陣冷笑，道：「小子，你跟了我們兄弟算是你的福氣，你可曉得我們是什麼人？」

方瑟罵道：「你們是土匪，强盜……」

賀老二怒叱道：「好小子，你不要命了？」

賀老大一把抓住賀老二，沉聲道：「老二，不要把他嚇着了。」

賀老二憤憤道：「老大，你忘了我們這次來是爲了什麼？」

賀老大道：「我當然不會忘記，只不過先把這孩子寄在這兒，等我們事情辦完之後，再來把他帶走。」

賀老二道：「老大，我們這次……」

賀老大敞聲笑道：「這次我們九個人全都到齊了，還怕那老禿驢能逃得了？老二，你少說些氣話好吧？」

他沒有理會賀老二，對龔江說道：「跛子，你告訴他，我們兄弟是誰。」

龔江不敢違拗，側首道：「瑟兒，你過來。」

方瑟的眼中已經充溢着淚水，但是他的本性倔强，當着外人的面前，儘管心中悲痛，却不讓滿眶的淚水流了出來。

他默然的走到龔江的身邊，問道：「師父，有什麼事？」

龔江指着賀氏兄弟，道：「這位是賀子龍賀大爺，那位是賀子虎賀二爺，他們兩人乃是武林中有名的漠北雙雄……」

賀子虎冷笑一聲道：「龔跛子，你又何必替我們兄弟倆臉上增光？我們明明是漠北雙凶，什麼時候又變成漠北雙雄了？」

龔江尷尬地笑了笑，道：「當今武林中有九位最高的高手，他們兩位便身居其中，所以賀大爺看上你，應該算是你的福氣才對……」

方瑟把頭一昂，道：「我不願意跟着他們！」

龔江的臉都嚇得青了，連忙叱道：「混帳，你不要命了？」

賀子龍搖了搖手，道：「不要罵他，我就喜歡他這股倔强的脾氣，嘿嘿，年紀輕的人應該這樣才對。」

龔江堆着笑臉，道：「賀大爺，實

在對不起你，待小老兒勸勸他，相信他一定會……」

賀子龍道：「這事目前不急，反正我們在這兒還要逗留半個月之久，等到辦完了一件大事之後，我們才離開此地，回地漠北，到時候我才預備把他帶回去……」

他的話聲一頓，道：「現在，你叫他進去洗澡吧！」

龔江似乎沒料到賀子龍會變得如此和藹，他愣了一愣，喜出望外地道：「瑟兒，你還不快謝過兩位賀爺？」

他見到方瑟默然不吭一聲，道：「你這孩子怎麼攪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個名師學武功嗎，現在名師就在眼前，你却……」

「好啦，好啦！」賀子龍道：「他一個孩子懂得什麼？叫他進去吧，我們還有事情找你。」

龔江鬆了一口氣，道：「瑟兒，你進去洗澡吧！我跟賀爺有事商談。」

方瑟默然的點了點頭，也沒作什麼表示，便轉身走進裡面。

龔江跛着腿走到屋角端來一張板欖，道：「兩位請坐，我這兒又髒又亂，實在沒什麼可以招待你們……」

賀子龍冷聲道：「龔跛子，你也不必張羅了，我們馬上就走。」

龔江見到他們的臉色又回復到原先的冷漠，心中忐忑地問道：「兩位大駕光臨，有什麼事情要找小老兒。」

賀子龍道：「沒什麼，只是找你打造六十支奪魂神釘，前年你替我們打鑄的五十支神釘，早就用光了，去年找你，誰知你早就搬了，害得我們到處找你……」

他的話聲一頓，眼中射出一股森冷如電的鋒芒，沉聲道：「你是在躲避我們兄弟倆？」

「這是那兒的話？」龔江惶恐地道：「前年是因爲小老兒的老伴過世，我守着那個破店忍不住傷感，所以才把店舖賣了，搬到這兒來……」

賀子龍冷哼一聲，道：「龔江，你也不用替自己辯白了，總之你也曉得我們兄弟倆的手段，你若是想要躲避我們，哼哼，憑你那手功夫，打鐵還差不多，若是要跟我們動手，就算再練三十年也沒用。」

龔江堆着臉笑道：「你們兩位又不是不曉得小老兒這手功夫，只是莊稼把式罷了，尤其是這條腿跛了以後，更是行動不方便，那還談得上動手？」

賀子虎冷哼着道：「若非是看在老大的面上，我剛才就把你另一條腿也打跛了……」

賀子龍打斷了他的話，道：「老二，廢話少說了，我們還得趕去會合呢！」

他的目光轉向龔江，問道：「龔跛子，這六十支奪魂神釘，你要多久才能打造好？」

龔江道：「還是照舊，三天的工夫……」

「不行，」賀子龍道：「三天的時間太長了，我們等着要用。」

龔江爲難地道：「你們曉得奪魂神釘的構造複雜，這三天的工夫，小老兒還得日夜趕造才行，不然絕不可能……」

「不可能也得可能！」賀子龍道：「明天這個時候以前，你就得鑄好。」

龔江苦笑道：「小老兒除非長了十隻手，不然無論怎樣都沒有辦法打好，您知道熔鐵的時候，火候一定要夠，否則神釘的重量就受到影響……」

「我不跟你多說廢話了，」賀子龍問道：「你日夜趕工，到明天這個時候，最多能做好多少支？」

龔江沉吟了一會，道：「最多只能打造成二十五支。」

「不行，」賀子龍道：「最少也得打好三十支才夠用。」

龔江道：「以兩位的絕世武功，天下已經沒有幾個敵手了，一時之間又那用得了這麼多的奪魂神釘？小老兒先做好二十五支給你們，其餘的容後再……」

「你那來這麼多的廢話？」賀子虎叱道：「你可曉得我們要對付的是什麼人？」

龔江一愣，道：「天下有誰值得兩位動用奪魂神釘，並且還要用得如許之多？小老兒眞不相信……」

「嘿！」賀子虎冷笑道：「你沒聽過，般……」

「老二！」賀子龍打斷賀子虎的話，沉聲道：「龔跛子，就這麼辦，明天中午以前，你負責鑄好三十支神釘送到城外的柳雲山莊來，不許有絲毫差錯，聽到沒有？」

龔江吃了一驚，道：「柳雲山莊？那是秦大官人所住的地方呀！」

賀子龍頷首道：「我們今晚就住在那兒，明天等你的奪魂神釘了，喏，這是銀子，我們不會短少你一分錢的。」

說着，他自懷中掏出兩錠銀子，拋在龔江的面前。

龔江拾起銀子一看，每一錠足足有十兩以上，若是用來付鑄造奪魂釘的材料和工錢是足夠有餘了。

他愣了一愣道：「賀大爺，要不了這麼多……」

賀子龍道：「大爺賞給你的，你就收下吧，只要你把神釘按時做好就行了。」

他好似想到了什麼，話聲一頓，道：「打造好了之後，你叫那孩子送去，切記，不能誤了時刻，否則我們的手段你是曉得的，到時候別怪我們辣手了。」

龔江勉强笑道：「兩位大爺的事，絕對誤不了，可是又何必一定要方瑟那孩子送去呢？小老兒另外派人送去就是……」

賀子龍臉色一沉，道：「你說什麼？再說一次我聽聽？」

龔江苦着臉，道：「你既然要瑟兒送去，明天就讓他送去吧！」

賀子龍嘴角緊緊抿了一下，臉上現出一股凶煞的神色，狠聲道：「龔跛子，你若是想弄什麼鬼，以爲可以逃得我們的手掌，那麼你便想錯了，你可曉得秦鵬飛是誰？」

龔江道：「名聞武林的鬼斧神鞭秦鵬飛大俠，小老兒怎會不曉得？」

賀子龍道：「你既曉得秦鵬飛，當然也曉得我們的交情如何，以及我們這九大凶人的綽號的來由，所以你無論逃到那裡去，都逃不出我們的手掌。」

龔江堆着笑臉，道：「小老兒有幾個腦袋，敢逃避兩位大爺？兩位錯怪小老兒了。」

他乾笑兩聲，接問道：「賀大爺，你說的秦鵬飛大俠就是柳雲山莊的秦大官人？」

賀子龍道：「你知道就行了，不過我們警告你，你若是敢胡亂說出去，等到秦鵬飛來找你，可沒有像碰到我們兄弟這麼便宜了。」

龔江道：「兩位大爺放心好了，小老兒絕不會胡亂說出去的。」

「我們走了，」賀子龍道：「切記，不能夠誤我們的事。」

龔江點頭道：「兩位大爺放心好了。」

賀子龍和賀子虎不再多言，轉身向屋外行去，一齊戴上笠帽，然後跨上了馬，向着城西飛騎而去。

蹄聲由緩而急，人影由近而遠，很快地便馳出了龔江的視線之外，消失在城外。

龔江收回遠望的目光，也沒理會街旁的行人和從鄰屋窗口探出頭來的熟人用詫異的眼光望着自己，轉過身來，跛行着走到店裡，很快地把店門關上了。

厚厚的木門把陽光拒於門外，室內頓時爲之一暗，爐裡的微弱火光馬上便成了室內唯一的光源。

龔江在這個店裡住了兩年，把裡面的環境都摸熟了，就算閉了眼睛也能進入內室，不然他跛着一條腿，屋裡的鐵器又多，眞是會寸步難行。

他一跛一跛的走到了內室，向着右邊拐去，進入一間小房間裡，只見一張木床，一張圓櫈依然靜靜的擺在屋裡，就連擺在床頭的小藤箱和掛在牆上的那柄單刀也還在，唯方瑟竟不知到那兒去了。

龔江喃喃地道：「這孩子，跑到那裡去了？」

他走出了小房間，高聲呼道：「瑟兒，瑟兒，你在那兒？」

從屋後的天井裡傳來了方瑟的答應聲：「師父，我在這兒。」

龔江循聲而去，過了一條短而狹窄的通道，來到了天井裡。

他一踏入天井裡舖着的青石板上，只見方瑟赤着上身，穿了一條短褲，正蹲在井邊汲水。

陽光照在方瑟那結實而白晰的背部，反射出一片瑩白的油光，他蹲身立在井旁，三把兩把的拉起滿滿一桶井水，然後舉起木桶把裡面的井水傾倒在身上。

井水從他的臉上流下，滑過他那健壯的身軀，洒落在青石板上，發出「嘩啦啦」一片水聲。

龔江嘴角浮起一絲笑意，靠在木柱旁坐了下來，抱着雙腿，含笑望着方瑟。

方瑟放下了水桶，用右手在臉上抹了一下，也不管身上的水珠仍在滑落，回頭見龔江走來，問道：「師父，那兩個人走了？」

龔江的笑意一斂，微微點了點頭，問道：「瑟兒，你在生氣？」

方瑟道：「沒有啊！」

龔江望着他那英俊中帶着一些稚氣的臉龐，輕輕嘆了口氣，道：「瑟兒，你不用騙我，我曉得你是生氣了，你在怪我那樣軟弱……」

他的話聲微微一頓，見到方瑟默然無語，於是繼續說道：「其實你弄錯了，若是只有我一個人，我縱然明知不會是他們的對手，也會跟他們一拚的，可是，爲了你，我不能那麼做，那樣做會害了你一生的。」

方瑟憤憤道：「他們太欺負人了，我才不管他們是什麼漠北雙凶，一定要跟他們拚了。」

「唉！」龔江輕嘆一聲，道：「瑟兒，你的年紀太輕，不會曉得事情並不像你所想的那麼簡單，別說是你，就是老夫我，來個十八、二十個，也不是人家的對手，與其被他們白白殺死，又何不忍耐一下？」

方瑟道：「這口氣實在叫人難以忍受！」

龔江道：「老夫也曉得你的心裡不好受，可是遇到這種人，我們總得忍受下去……」

他嘆了口氣，道：「你以爲我的個性一向這麼軟弱？我年紀輕的時候，脾氣比你更壞，動不動便跟人兵刃相見，終於被人打斷了一條腿，這才痛改前非，不再與人爭强鬥勝。」

方瑟道：「只要出了這口氣，就算被他打斷腿又有什麼關係？」

龔江搖頭道：「瑟兒，你這樣想是錯了，要知你被人打斷一條腿，將來還能做什麼？你這輩子等於完了。何況這賀氏雙凶毫無人性，當年他們闖進華山，幾乎把整個華山的道士全都殺絕，屍橫遍山，鮮血染紅了數千級石階，事後點了一點，有三百多具屍體，你想，他再多殺一兩個人豈不是輕而易舉之事，你的年紀還輕，將來還有一番作爲，若是葬身在他們之手，多不合算？」

他長長吁了口氣道：「所幸他們還是要我替他們打造暗器，曉得殺了我之後，天下便沒有第二個人能打造那

麼精巧的奪魂神釘，這才放過我們……」

方瑟沉吟一下，問道：「師父，他們這樣凶殘，難道武林中沒有人出來懲治他們嗎？」

龔江道：「若是論武功來說，他們雖是一流高手，却也不能說天下沒有敵手，比如少林的圓慧大師，雁蕩的鐵陀行者，武當的銅冠道長，還有江南大俠藍天雄等正派高手，每一個人的武功都超過他們……」

方瑟道：「這些人既然稱爲正派高手，難道眼看漠北雙凶把壞事做盡，都不出來懲治他們？那還算什麼正派高手？主持什麼武林正義？」

龔江苦笑道：「瑟兒，事情沒像你想的那樣簡單，他們這些高手的武功雖然高强，可是天下的凶人太多，勢力更大，使得他們無法下手……」

他的話聲稍頓，道：「瑟兒，你是親眼看見那賀老二一掌把我的鑌鐵拐杖拍爲兩截的，他的掌力已夠厲害了吧！但是比起賀老大來，他的功夫又要差上一截……」

方瑟聽他說到這裡，想起一件事情，道：「師父，你的手剛才不是……」

龔江張開握緊的右手，望了望虎口的裂痕，道：「沒關係，這僅是崩裂的傷口，已經止了血，等會敷點金創藥就行了，此刻我有許多事情要跟你說清楚，然後替你想好一條出路，我絕不能眼看你落在漠北雙凶的手裡。」

方瑟道：「他就算要收我爲徒弟，我的心裡不情願，還是沒用！」

龔江苦笑道：「他們這些人手段毒辣，有什麼事做不出來？你若是落在漠北雙凶的手裡，這輩子等於毀了。」

他的眼裡露出慈愛的神色，凝望着方瑟，道：「瑟兒，你的骨格，稟賦都是上上之材，跟了我也等於是糟塌了你，這兩年來，我時時刻刻都想替你找一個明師去學藝，所以沒有把我這兩手莊稼把式教給你，只傳了你一套內功心法，就是唯恐害了你……」

他說到這裡，搖了搖手，制止方瑟開口，繼續說下去，道：「我自問這一生，除了學得一手精巧的打鐵技術之外，對於武術方面，只有這套內功心法還可以算是武林正宗的心法，因爲這確確實實傳自少林一脈的，唉！當年若非是授我心法的圓通禪師遭到血影人魔厲毅之害，今天，我也不會淪落成這個樣子……」

方瑟問道：「師父，記得兩年前您老人家授我內功心法時，也曾提起那血影人魔厲毅，不知他比起漠北雙凶來，那一個厲害？」

龔江道：「這些便是我要告訴你的，當前武林的形勢，你在離開我之前，是必需要知道的。」

方瑟驚道：「師父，你老人家眞要徒兒跟從漠北雙凶？」

「當然不！」龔江道：「我早就想要替你找一個名師，只是一直想不到什麼人，另外因爲我捨不得離開你，這才一直留你在身邊，如今發生了漠北雙凶這件事，使我覺悟到固然明師難求，同樣的高徒亦難找，你是一塊未開鑿的璞玉，任何武林高手，見到你之後，一定不會放過你的，因此，我決定等你在明天把奪魂神釘送去之後，便送你到杭州城找江南大俠藍天雄，懇求他收你爲徒，你的意思如何？」

方瑟沉吟一會兒，問道：「師父，那江南大俠比漠北雙凶的武功要高一些，還是……」

龔江道：「藍大俠出身峨嵋，一套『少陽劍法』使來有神出鬼沒之能，當然要比漠北雙凶的武功要高了！」

方瑟問道：「他比起血影人魔厲毅來，誰高誰低？」

龔江道：「那血影人魔厲毅乃是邪道大魔頭，成名武林有三十年之久，身居天下九大凶人之一，武功之高，就是五大劍派的掌門人出來，也不會是他的對手！」

方瑟很有興趣地問道：「師父，聽你那麼說，武林中有九個凶人，那麼除了漠北雙凶和血影人魔之外，其他的六個人是誰？」

「漠北雙凶在天下九大凶人裡只能算是一個！」龔江道：「這九大凶人是按照武功高低來排名的，第一位是紅燈老祖，其次才是血影人魔、枯木尊者、霸天魔刀、毒殭屍、白蛇娘子，金笛書生、漠北雙凶、鬼斧神鞭，因此他們雖被稱爲九大凶人，其實有十個人之多。」

方瑟凜然道：「漠北雙凶這麼高的武功，合他們兩人之力，才居於九大凶人的第八位？其他的人豈不是更加厲害？」

龔江道：「所以你剛才怪怨那些正派高手爲何不出來主持正義，其實，他們鑒於九大凶人的惡勢力太過龐大，不敢輕易出面，唯恐打蛇不着，反被蛇噬，落得身敗名裂不算，就連門下弟子都遭到株連……」

方瑟道：「他們難道不能聯合起來，對付九大凶人，然後予以各個擊破？」

龔江道：「九大凶人的行踪飄忽，他們平時雖然各做各的事，可是一遇有重大事故，便能很快的滙合在一起，據武林傳言，他們的耳目遍佈天下，另有一種特殊的傳訊方法……」

他的話聲稍頓，道：「兩年以前，我因爲不願再替他們打造奪魂神釘，所以才從大名府秘密的搬到這兒來，那知他們依舊找到了這兒，雖然他們並沒說起是如何找到老夫，但我却從他們的話中聽出是鬼斧神鞭告訴他們的。」

「鬼斧神鞭？」方瑟詫異地問道：「他又如何知道您老人家住在這兒？」

龔江道：「老夫這點武功，在武林中本來微不足道，是絕不可能會認得

這些絕代大魔頭的，只因我這手鑄造兵器暗器的手藝，才會認得漠北雙凶，到現在為止，我也僅僅就認得他們兩個而已，原來搬到這兒時，以為不會那麼湊巧會再度遇見他們，那裡曉得鬼斧神鞭秦鵬飛就住在嘉興城裡，又惹出了這個麻煩……」

方瑟訝道：「那鬼斧神鞭竟然住在嘉興城裡？」

龔江頷首道：「城外的柳雲山莊，你總曉得吧？那個秦大官人就是鬼斧神鞭了，賀氏兄弟今晚就歇在他那兒。」

方瑟怔了一怔，道：「那麼大的一個莊院，竟然會是殺人不眨眼的凶人所住着？他們也眞是太狂了……」

他的劍眉一揚，接道：「師父，他們十個橫行天下，肆無忌憚，難道沒有一個人能剋制得了他們？」

「誰說沒有？以他們的凶殘暴虐，若是沒人剋制的話。」龔江道：「武林中早就沒有這樣平靜了，也不會有什麼九大門派，正邪之分了，整個武林都已被他們所分割……」

方瑟急忙問道：「師父，那個人是誰？誰有這麼大的本事？」

龔江的臉上浮起一片肅穆之色，道：「提起這個人可說是舉世同欽，百年以來，除了傳說中的東海雙仙之外，只有他老人家最受武林所尊敬了，若非是他約束九大凶人，武林中早就天翻地覆，江湖上也只見到狠鼠當道了……」

方瑟問道：「你老人家說的到底是誰？快說嘛！」

龔江看到他那焦急迫切的神態，笑了笑道：「瑟兒，看你急成這個樣子，可見你的那顆心是多麼嚮往江湖，其實江湖凶險，在刀頭上舐血的日子並不好過，老夫不願你這一輩子涉身武林……」

他的話聲一頓，只見方瑟一臉的不以爲然之色，不由得搖了搖頭，道：「老夫心裡眞是非常的矛盾，一方面希望你能投身在江南大俠門下，練得一身好功夫，將來可以揚名武林，另一方面又唯恐你會遭受什麼危厄，以致毀了你的一生，而不願你投身江湖……」

方瑟感動地道：「師父，你老人家的心情，瑟兒非常諒解，不過我就算要投身江湖，也不願拜在江南大俠的門下。」

龔江一愕，道：「爲什麼？」

方瑟道：「像師父你老人家方才所說的鐵陀行者，銅冠道長，江南大俠等人，他們的武功還比不過九大凶人，瑟兒如果投身在江南大俠門下，早晚出師之後都會碰到那一班凶人，與其送命在他們手裡，我還不若不去學武，師父，你說可對？」

龔江曉得方瑟個性耿直，嫉惡如仇，眼見什麼不平之事，往往挺身而出，捨身相鬥，從來不問自己是否能夠取勝，他日若是遇見九大凶人，的確有喪命的危險。

「你的話很有道理，的確是不宜去練武，」龔江有點惋惜道：「不過這麼一來，也埋沒了你這一身好骨格。」

方瑟搖頭道：「不，我並不願這樣埋沒一生，我要找一個天下無敵的高人，跟他去學武，就像師父剛才你說的那個人一樣……」

龔江吃了一驚，道：「般若神僧在武林中人的心目裡，有如神仙一般，他老人家的行蹤不定，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在江湖上一現便又飄然而逝，你到又那兒去找他？」

方瑟肅然道：「瑟兒預備花上三年的工夫，到江湖上去找尋他老人家，如果在這三年內還找尋不到，那麼我就決定乘船出海，到東海去找尋東海雙仙……」

龔江愕了半晌，脫口罵道：「胡鬧，眞是胡鬧，你……」

他見到方瑟臉上浮起錯愕之色，不由輕輕嘆了口氣，道：「孩子，我實在不該跟你說這些事情的，我應該早想到依你的個性，你一定會去胡思亂想。你要知道，般若神僧已是十年之中難得一現江南了，那東海雙仙更是武林中的傳說而已，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們的眞面目，更不知道他們是否眞的住在東海，你到那裡去找他們？」

方瑟道：「記得師父您說過『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這句話，瑟兒我只要抱定決心要找到他們，一定可以達到願望的……」

龔江道：「唉！你這孩子……」

他原想多說幾句話，卻已聽得遠處傳來一陣陣的敲門聲。

天井距離大門有兩丈多深，依然能夠聽到門口傳來的敲擊聲，可見那敲擊之人，費了多大的勁。

龔江站了起來，道：「大概是阿德他們回來了，瑟兒，你快穿好衣服，我們得開始趕工了，不然明天交不出三十支奪魂神釘，還有大麻煩……」

方瑟應了一聲，望着龔江跛行而去的身形，消失在暗暗的通道裡，楞楞的想了好一會兒，方始擦乾身子，穿好衣服，匆匆走到前面的鋪面。

* * *

自從兩年以前，龔江攜着方瑟來到嘉興城，開了這家長興鐵鋪以來，他可從沒有關過店門。

就連晚上，店裡的兩個伙計打開鋪蓋睡覺時，爲了貪涼，也從沒有關好店門的，到了冬天，由於爐裡的火旺，若是關上店門，就不太通風，因而那兩個伙計，同樣的也是敞着店門，反正屋裡暖和，也不怕冷風鑽進來。

龔江收留這兩個伙計，一個叫德明，另一個叫德光，兩人全都姓陳，卻並不是同胞兄弟。

他們由於終日打鐵的原故，練得身強體壯，就跟兩條牛似的，再加上

龔江傳給了他們幾套普通的拳法，使得他們的體魄更加結實了。

那年頭雖然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樂業，可是地方上總有一些不務正業的宵小毛賊，他們起初見到長興鐵鋪夜不掩戶，也曾有人動過腦筋，不過他們見到長興鐵鋪裡的這兩個伙計，全都曉得功夫，不好下手，也就按兵不動，等待機會了。

也就在那些地方上的宵小等待機會要大偷長興鐵鋪的東西時，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使得整個嘉興城裡的地痞宵小全都爲之死心，不敢再動這家長興鐵鋪的腦筋。

那是在三個月以前，有一天方瑟到城外去替人家送十柄鋤頭，他用草繩串着孔，把鋤頭背在背上，剛走出城外不遠，便看到一條牛像是瘋了似的狂奔而來，在那條牛之前，一個莊稼漢嚇得面無人色，使勁狂奔，儘管他繞着圈子跑，也擺脫不了身後瘋牛的追逐。

他在一片驚叫聲裡，雙手抓住了牛角，借着狂牛衝來的強勁力道，腳下一旋，雙手一拋，那條狂牛就在那些農人的腿下飛了起來，摔落在數尺之外的田裡，跟死了一樣，動彈不得了。

眼見他的氣力已經用盡，就要在牛角之下喪命的時候，那些在田裡觀看的農人，除了大聲鼓噪之外別無辦法之際，方瑟已經飛身迎了過去，擋在那條瘋牛之前。

他在一片驚叫聲裏，雙手抓住牛角，借着狂牛衝來的強勁力道，腳下一旋，雙手一拋，那條狂牛就在那些農人的腿下飛了起來，摔落在數尺之外的田裏，跟死了一樣，動彈不得了。

當然，那個牛角之下獲得餘生的莊稼漢，對方瑟的捨身相救之恩，感激無比，爲此，他還把龔江也請了來，又是設席開宴，又是迎神做戲，一直鬧了兩三天，才算表達了他的一番心意。

這件事從此以後便傳開了，無論城裡城外的人都曉得長興鐵鋪裡的幾個伙計全都會功夫。

因此那些曾經想動腦筋要發一筆橫財的地痞，從此以後便死了心。

是以，當龔江門上大門時，那些路上行人跟左鄰右舍都詫異地望着他，不知是什麼原因。

尤其是那兩個出外送貨的伙計回來之時，竟然見到店門緊閉，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這才用力的擂起來，聲音一直傳到室內天井。

* * *

且說方瑟匆匆的走到鋪裡，只見陳德光大聲道：「師父，那一個兔崽子敢這樣橫蠻，我們去打斷他的狗腿……」

龔江沒等他說完話，叱道：「胡說八道，你以爲憑着你那兩套拳法，便可以到處欺負人是不是？老夫傳你拳法是爲了讓你自衛強身用的，可不是用來打架……」

「師父，德光就是這麼毛燥，你原諒他吧！」那站立一旁的陳德明見到龔江發怒，趕忙上前勸說。

龔江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你沒有看到老夫的那根鑌鐵拐杖變成什麼樣子？你認爲你的脖子比拐杖還硬？」

方瑟見到師父發脾氣也勸說道：「師父，你老人家請息怒，這一切都是瑟兒不好，惹出的事故，您如果要責的話，不要惱德光哥，還是……」

龔江道：「老夫不是罵他，而是警戒他的年輕氣盛，他在老夫身邊都是這樣，假使離開了我，豈不是更加囂張？到時他碰到江湖惡人，這條命豈不報廢了？」

「師父！」陳德光垂首道：「請你老人家原諒我這一次，下次徒兒一定不敢再……」

「唉！那裡有下次了？」龔江嘆了口氣，道：「等他們打造完了這三十支奪魂神釘之後，我就要把這間鐵鋪賣了，遠走他方……」

他還未說完話，他的三個徒兒全都大驚，陳德明駭然問道：「師父你老人家……」

龔江搖了搖手，道：「你們不必多問，這件事情我已經決定，詳細情形，明天我再告訴你們，現在我們立刻開始工作，德光，你快加煤抽風，德明，你把老夫的鐵拐焊起來，瑟兒，你快把鐵砂拿出來……」他的話聲頓了頓，道：「老夫這就去把神釘的圖樣畫出來，好着手釘模子。」

他的話聲一完，鋪內立即忙碌起來，鏟煤的鏟煤，抽風的抽風，等到龔江畫好了圖樣出來，陳德明已把他那根斷去的鑌鐵拐杖焊好。

龔江有了那根拐杖，行動方便多了，他指揮三個徒兒熔鐵砂，澆模子，然後自己拿着鐵錘細細的敲打着完成的粗胚。

他們師徒四人一齊動手，工作到深夜，已經聽到街上敲了初更，龔江方始放下手裡的工具，吩咐他們洗澡安歇。

他抹了抹頭上的汗，道：「這一下午的時間，雖然只做好十八支，老夫曉得你們已經盡了力量，爲了在明天中午之前能順利完工，所以讓你們先去歇息，等到五更的時候，老夫再喚你們起床，現在你們快去洗澡安睡吧！」

陳德明和陳德光兩人都應聲到後面去沐浴，只有方瑟依然留在鋪內未走。

龔江詫異地道：「瑟兒，你怎麼不去睡覺？」

方瑟搖了搖頭道：「師父，您老人家忙了一天也累了，還是讓瑟兒來收拾這些東西，你好早點安歇。」

龔江苦笑了一下，道：「我就是睡

也睡不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麼，說道：「瑟兒，有些話我本來想在明天你從柳雲山莊回來後再交待你，現在我反正睡不着，還是先告訴你吧，來，你把這盒奪魂神釘捧好，跟我到房裡去。」

方瑟捧好木盒，跟着龔江走進了他的卧房。

龔江進了卧房之後，轉身關好了房門，然後走到床邊盤膝坐着，接過方瑟遞來的奪魂神釘，道：「瑟兒，你坐下，我有一些話要吩咐你。」方瑟恭敬地坐在床邊的木椅上，凝目望着龔江，等待着他說話。

龔江啓開木盒，自裡面取出一枝奪魂神釘，然後伸手在枕頭底下取出一個包袱。

方瑟詫異望着龔江，不曉得他這是要做什麼，心中正在詫異之際，已見龔江解開了一層層的包袱，從裡面拿出一枝奪魂神釘來。

龔江把手裡的兩根奪魂神釘一齊交給方瑟，道：「瑟兒，你看看這兩根奪魂神釘有什麼不同之處?」

方瑟接過兩根奪魂神釘，就着桌上的燈火凝神望去，只見兩枝釘都是長約四寸，同樣的釘尖銳利，釘尾漸粗，呈傘形，上刻極細的溝紋。

他看了好半晌，搖頭道：「師父，瑟兒看來，兩枝釘完全一樣，並無什麼差異。」

龔江微笑着接過那枝神釘，道：「這兩枝釘的差異太大了，一種射進人身之內，立刻可以要人的命，另外一枝却只能使人受傷而已……」

他的身軀微彎，湊近了方瑟，道：「瑟兒，江湖上的暗器種類那麼多，爲什麼這種很普通的釘形暗器會被稱爲奪魂神釘，你可知道?其中的差別就在這釘上傘形的溝紋……」

說到這種，他把兩枝神釘舉在方瑟的眼前，道：「瑟兒你看，這一支神釘的傘形溝紋是嵌上去的，若是以一種特殊的手法發出，釘頭的細針射在任何物件之上，釘上的傘形溝紋立刻就會彈開，造成比針頭要大十幾倍的傷口，你想，那一個人的身上若是開了這麼一個大洞，他還能不能夠活命?」

方瑟倒吸了一口涼氣，道：「好歹毒的暗器!」

「漠北雙凶成名江湖，固然武功高強，但他們能躋身在天下九大凶人之內，却多半是仗着這種歹毒無比的奪魂神釘!」龔江肅然道：「我就是因爲心裡不安，才從大名府搬到嘉興來的，不願再替他們做這種助紂爲虐之事，誰知他們又從秦鵬飛之處得到消息，在兩年之後的今天又找到了我……」

他撫摸着那打造極爲精巧的奪魂神釘，沉思半晌，方始沉聲說道：「天下九大凶人向來都是獨來獨往，除非遇有侵害他們九人共同利益之事，方始會合一起之外，從來也沒見他們相聚過一起，這次漠北雙凶之與鬼斧神鞭會合一起，老夫從他們的話中聽出，他們似乎要用來對付一個姓班的，雖然我想了許久，也沒想出江湖上有什麼姓班的高人值得他們要用三十支奪魂神釘去對付。可是爲了不使他們的計劃得逞，因而我預備造三十支假的奪魂神釘給他們，方才你也看到了其中的差異之處，主要在於釘上的鋼片不能彈出……」

「若是他們發現了這件事，」方瑟道：「師父，你老人家的生命安危……」

龔江道：「所以老夫準備等你把奪魂神釘送去之後，便把這間舖子賣了，分點錢給阿德他們，讓他們去另謀營生，老夫將遠去他方，至於你嘛──還是先投身到江南大俠那兒去，只要你肯下苦功，以你的天賦，在三年之內，定然有很大的成就，到了那時，你還有機會可以碰到般若神僧，在武學上求得更深的造詣，你認爲對不對?」

方瑟默然片刻，答道：「瑟兒聽從你老人家的安排。」

龔江微笑着點了點頭道：「年輕人最忌的就是好高騖遠，不能腳踏實地；你能夠聽從老夫的話，老夫也放心了。」他自包袱裡取出一枝捲成一團的像帶狀軟劍，交給方瑟道：「這是十多年前老夫在苗疆無意得到的一柄軟劍，不知是那位冶劍大師所淬煉，通體是以緬鋼所鑄，鋒利無比，幾乎有斷金斷鐵之能。老夫因爲內力不夠，加上又不會劍法，一直都沒取出來過，正好留來給你，也不負你跟我兩年，吃了一番苦……」

方瑟接過那柄軟劍，只見劍鞘的斑紋黑白相間，雜以墨綠色的斑點，頗爲美觀，他看了好一會，也沒有看出是什麼所做的。

當他聽到師父把這枝軟劍說得那麼好，忍不住握着那墨綠色的劍柄，拉直了軟劍，把劍刃緩緩抽了出來。

劍刃出鞘，映着昏黃的燈光，立即反射出一泓如水的瑩亮光華，燦人眼目。

方瑟只覺寒芒漾動，臉上身上都浮現起冰冷的感覺，他不及細看劍鋒，趕緊歸劍回鞘。

那知劍鋒是軟的，劍鞘也是軟的，他這麼往鞘內一插，根本就沒法把劍鋒插進去。

龔江笑道：「劍身是軟的，你又如何能插進去?得用點內力才行。」

方瑟吸了口氣，運起內力，緩緩的把軟劍抖直，費了好大的勁，方始把劍身插進鞘中，他搖了搖頭，道：「師父，這好麻煩!」

龔江道：「你現在的功力不夠，根本無法使用此劍，自然覺得麻煩了，以後等你練好了劍術，就能應用自如了。」

（未完・一）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